武俠世界



烟波江上使人愁（「探索」大集故事之二）司馬翎・著
——人生如夢，何曾夢覺？
不但世俗的人無法跳出此一格式，有時甚至最灑洒、最無牽掛的
宗行者，也跳不出！
本來不是跳不出，而是有負累有牽掛。所以結論還是「跳不出」
少林寺當今七大高手之一的山凝之（法號微塵）正是如此！
但在一連串滔滔滾滾而來的事件中，山凝之和當代刀法名家
客的決戰，卻只不過是序幕初揭而已。
$3.50
1096

編者話 本刊今期刊出一部巨型別開生面的文藝式武俠名著——「烟波江上使人愁」。是篇內容情節啣接一〇九二期「劍雨情烟兩迷離」，由輟筆已久的老作家司馬翎撰著。

「烟波江上使人愁」有很奧妙奇趣的故事題材，而又饒有趣味的人生哲理，整個故事具有智慧、抉擇深奧奇詭變幻的情節，閱讀之餘，沉思腦海，使你對「人生如夢，何曾夢覺？」大歎觀止。

**　　**　　**

神州奇俠故事之六「神州無敵」今期開始刊載，這個充滿俠義磅礴、正氣激昂的傳奇性故事面世以來，由於故事中人物性格突出、行徑仗義，在他們過往的凜然事蹟裡，往往令人擊節讚賞，嘆天下之浩氣長存。

**　　**　　**

美國軍方研究「UFO」的秘密為甚麼一直不肯公諸于世？而「39號室」又是甚麼地方？這不但使世人關心垂注，尤其對愛好太空科學幻想小說的讀者更急欲知曉。我們在下期裡將刊出一部對以上問題的科學幻想故事「美蘇太空戰」，切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探索「大集故事之二」

烟波江上使人愁

司馬翎·文
盧令·圖

十年刀上淚　臨風洒向誰



天空雖然已經晚白，但朝陽未探頭出來，便永遠浮動迷濛昏暗味道。

在校場點將台上，晓風獵獵吹動許多人的衣袂。最初是水柔波的衣裳飄飛得最好看也最令人情迷意亂。幸而不久宮妝高髻眉目如畫的「雲鬢雨鬢」南飛燕也出現了。才使人感覺回到世間，神魂也安定了很多。

該到齊的人（包括陶正直在內）都到齊。

陶正直躲在最不受人注意最遠的角落。現在打死他也不敢再揑那小和尚的脖子了。因爲他已知道這個小和尙敢情正是當今少林七大高手之首的一塵大師。人家的童子功已練到全身可以縮小連樣子也變爲童子，功力之深厚眞可駭死人。陶正直當然不敢再無禮招惹。

微塵（山凝之）仍然作俗家打扮，熊背虎腰，英風颯颯，自然而然有股瀟洒味道。

他發覺南飛燕今天特別注意他。因而忽然有一陣子心神不定。

祇因南飛燕這個女人不但美艷絕倫，而且身段玲瓏巧妙，武功則是當世有限幾個高手之一。老實說山凝之寧可跟呼延逐客甚至刀王蒲公望決鬥，也不願對手是南飛燕。

何况她古怪得很？更何况她是個「女人」？

呼延逐客在晨風中挺立宛如石像，氣勢堅凝信心十足。「悲魔之刀」連鞘握在左手，刀鞘上巳經透出森寒可怕殺氣。

山凝之居然空着雙手，而且看來居然準備用空手應付「悲魔之刀」。

不過那麼多人，包括一塵大師在內，都無人表示詫異或担心抗議。

因爲少林神拳乃是天下聞名的鎮山之寶之一。雖然「神拳」祇是一個總稱。其實還可以分爲「大力金剛拳」，「隔山打牛」，「大天星」，「小天星」等等。但總而言之所謂「神拳」，就是練成一種勁道可以隔空傷人。雖然威力不能及遠，但三五七尺內却比大鐵鎚還厲害可怕。所以練成這種絕世神功的人，當然不必携帶兵刃。

雙方任何話都不必多說，也不必担心這一場决戰會不公平。因爲當世高手，在場已經有七個之多。誰贏誰輸鐵定是一目了然，絕對不能狡辯爭論。

山凝之忽然問道：「雷施主，呼延老師的悲魔之刀眞的很可怕麼？」

雷傲侯道：「眞的。此是異邦古國重寶，實是不同凡响。可惜呼延兄離家太久，隱光韜晦滑練太久，反而不能完全發揮此刀威力。」

這幾句話大是不合常理。古往今來任何練武之人如果能離棄妻兒等一切埋首苦練，當然祇有精進之功而無荒疏之弊。何以呼延逐客反而不能發揮此刀威力？

雷傲侯解釋道：「這把『悲魔之刀』一定要性如烈火之人使用，才可以發揮巔峯威力。呼延兄自己取名爲『逐客』，拋棄妻子斷情絕義，『忍』則有之，『性如烈火』就一定不可能的了！」

山凝之微笑道：「呼延老師，眞是彼此彼此半斤八兩。敝寺有些武功也很矛盾。如果不是具有冷酷狠毒心腸之人，永遠到不了巔峯。但佛門弟子以『慈悲』爲第一義。所以練起這些神功就一定大打折扣了！」

人人都很用心聆聽，沒有人表示不耐煩。因爲現在任何一個人敢開口的話，這些話當然必是極有份量極有價值。

南飛燕忽然問道：「嚴北、蒲公望，如果你們聯手對付一塵和尚的話。我應該賭那一邊贏那一邊輸？」

「刀王」、「血劍」聯手之威自是可以震驚天下。少林七大高手之首的一塵大師縮縮脖子伸伸舌頭，應道：「貧僧當得望風而逃。但他們兩位當世頂尖人物難道眞會聯手對付我？南姑娘你這種想法有沒有離譜了一點？」

嚴北和蒲公望神色絲毫不動。連眼珠都不轉一下。但他們都心中有數。由於巳經答應過南飛燕這個條件，所以如果她提出要求，他們非聯手出擊不可。莫說對手硬如「一塵」，縱然是第九流武師們也不能違約而不出手。

南飛燕笑道：「他們固然是當世頂尖人物。但我也是，我一定會證明給你看的。啊，我可能話太多了，應該讓他們動手决戰啦……」

於是，氣氛忽然凝重而又寒冷。水柔波簌簌發抖，身子縮成一團。

山凝之大聲道：「雷施主，貧衲落敗並不在乎勝敗生死，却想知道如果貧衲落敗那一刹那，畢竟會看見何等景象或徵兆呢？」

雷傲侯露出遲疑神色。呼延逐客知道他的意思，立刻說道：「雷老板盡管說，兄弟也很想知道。」

雷傲侯才道：「不但是局中之人，即使是局外之人也看得見一個明顯徵兆。如果任何人忽然看見『悲魔之刀』刀尖，那兩顆金剛鑽，居然變成眞的眼淚那種景象。微塵大師，那時你巳經輸了。而且你絕對無能爲力無法自救。換言之，你非死不可了！」

人人都昇起好奇之心，都想瞧瞧這種奇異景象。但當然這是勉强不來之事。甚至連山凝之自己也禁不住好奇。但他當然不肯爲了看這奇異景象而故意落敗。

雷傲侯四下看過衆人，知道巳無人會再開口了。忽然大聲喝道：「準備……開

始……」

祇見刀光宛如掣電，一道道電光忽然縱橫閃射照亮整個點將台。但同時之間拳風急遄發出悶電也似聲音，可見得拳頭的威勢竟是拳攻而刀守。

少林神拳果然名不虛傳，果然是人間罕見絕藝。尤其是山凝之有一拳擊中刀身（正確說法是尚有兩尺之遙），居然「噹」地大响，有如禪寺晨鐘悠揚遠傳，連綿起伏巒壑之間。

然而你一定想不到所有觀戰之人（無一不是高手），對少林神拳祇不過贊歎訝異而已。但對那兀自採取守勢的「悲魔之刀」，却都或多或少泛起不由自主不能克制的驚懼情緒。

「悲魔之刀」必定具有一種說不出神秘力量。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而尤其是陶正直。他離戰圈最遠，却偏偏祇有他自從刀光一起就沁出冷汗，就感到懼意是從骨髓冒出來。

雖然在這種情況下，陶正直居然還能分心還有本事觀察別人。發覺最受魔刀影响之人正是他自己。而最不受影响的竟然是一塵大師和正在出手拚鬥山凝之。

若論年紀輕和純潔，自非水柔波莫屬。根據雷傲侯的說法，此刀對大奸大惡之士有特殊神秘力量（如蛾撲火，身不自主須臾命絕）。水柔波當然絕非「奸惡」之人，但他所受的影响竟然甚於一塵微塵，可見得此刀與心靈意識有關。越複雜越會計算之人，就越受影响。

陶正直簡直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他是山凝之的位置，一定早已心胆俱裂，所以也一定早就被「悲魔之刀」殺死了。

至於事實上身在局中的山凝之，並非沒有發覺「悲魔之刀」神秘力量。祇不過作爲一個禪宗行者，在心靈意識方面已修持到空靈透脫境界，正如六祖所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所以山凝之不但不受牽制不受威脅，反而發現呼延逐客的弱點空隙。

那呼延逐客一共發出十二刀，其中有三刀是攻擊。而守勢却佔了九刀之多。但不論是攻是守，呼延逐客每一招總是留有餘力蓄勢待發。

留有餘力而且蓄勢待發本是武學中至爲精妙上乘境界。可是「悲魔之刀」的眞正威力居然因而施展不出。當然如果換了一個性如烈火之人，一出手就不管三七廿一盡全力施爲拚命斫殺，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山凝之覷得眞切雙拳連環擊出。這一招稱爲「聲東擊西」，很普通平凡的拳招。但眞正高手使出來却完全脫胎換骨，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祇見他右拳先出，左拳後發。但任何人一望而知殺着是落在後發的左拳。

然而山凝之的右拳却又使人感到排山倒海的威勢。老實說單單是這一拳之威，如果不是一流高手根本連脚步也站不住，所以那後着殺手談都不必談。

然則呼延逐客應該如何化拆？如何反擊？答案是呼延逐客應該放棄全力先堵截反擊對方先發的右拳，絕對不可以蓄留後勁以應付對方後着殺手。

因爲當他放盡全力之時，「悲魔之刀」才眞正發揮出神秘力量。祇須這一刀就足以擊敗山凝之，甚至取他性命。

但正如山凝之心靈感應所得答案，呼延逐客仍然不能放開手不能肆意出擊。

因此這一刹那間呼延逐客露出致命的破綻。

因此山凝之根本不必當眞使用後着殺手的左拳，祇用右拳就可以擊斃敵人，就可以贏得這場決戰了。

不過這個結論絕對不適合呼延逐客與別的敵手決戰。因爲最主要問題出在「悲魔之刀」全然不能尅制山凝之這一點。如果換了別的敵手，呼延逐客的弱點會不被看破眞的大感疑問。

但山凝之左拳「神拳」勁道忽然大打折扣。明明這一拳應該有千斤之重，却變成一二百斤。因此威力效果當然也就不同。甚至得到相反的效果。山凝之之拳力忽減之際，長刀便已到了他喉嚨要害。連山凝之自己也幾乎要閉起眼睛等死！因爲他已看見兩大滴眼淚，淚光亮晶晶閃動。

其他的人沒有一個看不見。水柔波發出猿啼似的凄厲驚叫！

這一刹那短促得你連眼睛也來不及眨。但以「思想」速度來說，却又長久得足以了解很多事情。

山凝之幾乎是同時想到。第一點我脚下堅硬地面何以忽然軟塌了少許？以致拳力消散大半？

第二點是「死亡」本是等閒事。「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但何以又忽然知道一定不會死？

「悲魔之刀」森寒鋒利刀刃已幾乎碰到他咽喉。但却推不出分毫，所以山凝之咽喉絲毫無損。

當然人人都已看見「悲魔之刀」是被一隻銀色小鈎鈎住，銀鈎用一條極細銀絲紮住，另一端是在南飛燕手中。

單憑這枚銀鈎絕對不足以阻止刀勢，事實上呼延逐客已經彎腰縮頭躲過三種暗器。

決戰中的兩人都分開了，而所有的眼光也都集中南飛燕面上。

南飛燕微微一笑，「女兒愁」銀鈎已縮回袖中。她獨步天下的暗器這回才眞正顯出威力。她之所以能擠身於天下武林前十名高手之內，果然是有眞功夫眞本事，與她的美色全然無關。但她爲何出手解了山凝之之危？換言之她何以壞了呼延逐客的大事？

除了一塵大師水柔波之外，人人望住她的眼光中都迷惑而又大有敵意，因爲她這種行爲絕對不能令人接受，尤其是嚴北蒲公望孟知秋等人，已經等如公證人身份，豈能容許豈能忍受她這種行爲？

南飛燕道：「山凝之，我一直等候這個機會，我不知道你突然落敗是別有原因抑是『悲魔之刀』威力忽然大盛？但我救了你一命，你不會否認吧？」

山凝之道：「貧衲豈能否認？」

南飛燕轉眼望向其他的人說道：「勝負既已分出，對你們來說山凝之是死是活根本不重要，但對我來說却剛好相反。」

雷傲侯問出大家都想知道的問題。「爲什麼妳剛好相反？爲什麼你要救山凝之一命？」

南飛燕反問道：「你博知天下一切奇珍異寶，但你可知道我巫山神女宮數百年來至高無上秘傳神功的名稱？你可知道這門神功的奧妙？」

雷傲侯眼睛極快掃過衆人，這一眼已可以肯定沒有一個人知道。所以他心中歎口氣，既然人人都不知道，他何必讓人家知道他知道呢？

他搖搖頭表示不知，其實却是表示心中的不滿，唉！巫山神女宮本來是天下唯一純女性的名門大派，歷史之悠久豈止數百年，根本就有二千多年之久，但現在，却已漸漸變成邪惡門派了，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爲神女宮都是出色女子（包括美貌才智和武功），而她們全都鄙視男人，敵視男人之故？

南飛燕道：「諒你也不知道，敝宮這門神功稱爲『雲雨巫山必斷腸』，就算是金剛不壞之身，就算能够保持外表不壞，但裏面已經腸斷心碎斷滅了生機。」

水柔波忽然聽出不妙，挺身勇敢問道：「神女宮秘傳神功跟他有什麼關係？」

南飛燕瞧也不瞧她一眼，冷冷道：「嚴北，蒲公望，如果我認爲山凝之是理想人選，我要他試驗我神功威力，你們反對麼？」

嚴北，蒲公望一齊搖頭，他們霎時已從頭到尾想過，根本找不出「反對」的理由。

南飛燕道：「所以呼延逐客活着對你們有用，而山凝之則對我有用。」

這個結論很妙，因爲她又弄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呼延逐客戰勝活着的話，對嚴蒲二人有何特別用處？

南飛燕目光凝注呼延逐客，柔聲道：「你呢？如果我想帶走山凝之，你支持我抑是反對我？」

呼延逐客一面將「悲魔之刀」入鞘，一面立刻答道：「我支持你。」

水柔波又發出一聲驚叫，聲音中透出無限驚惶，無限哀婉，尤其是配合她的表情，凄艷得比杜鵑啼血還有過之，凄艷得人人爲之心酸腸斷，却極願意擁抱着她輕柔安慰她。

祇有南飛燕眼中射出憎恨而又快意的光芒，她道：「山凝之，長話短說，我這一關你過得了你才算是活着。如果你過不了，你仍然不會死亡，但你却已不算是活着了。」

沒有人聽不懂，因爲如果活着比死亡還難過還可怕的話，這種生存就不能說是活着了。

南飛燕一定是這個意思，山凝之也一定了解，所以他祇問道：「妳爲何偏偏選中我，是不是因爲水柔波的關係？」

南飛燕不作正面回答，說道：「如果你過得這一關，證明你將必是少林寺第一高手，你的成就必可超過現在的老方丈大鐵脚神僧，但如果你過不了，你將嘗到生不如死的滋味。」

山凝之沒有作聲而且望住她，好像在看一件稀世之寶或者是在看一件稀奇古怪的東西一樣。

一塵大師走前兩步，他樣子實在很不起眼，由頭到脚都祇不過是十三四歲的小和尚，而且鬆垂的衣服顯出一副垮兮兮的樣子。但他一動却招集了所有的眼光。

祇見他身形忽然間已高大了將近一倍，所以那一身僧衣反而顯得有點窄小。

這是世間罕睹的神功絕藝「童子功」，與江湖上偶爾可以看見的「縮骨」功夫不同。

童子功硬是可以把骨骼肌肉作均匀比例壓縮。像一塵大師可以縮小將近一半，祇怕已是天下絕無僅有的了。至於縮骨功則最多可以縮小一點而已，以全身而論亦無法作均匀比例的縮小。如果縮矮則身體一定肥些，縮細則變得長些。

人人都不禁有歎爲觀止之感。

一塵大師很和藹微笑，却掩不住凜凜神威氣概，他道：「南姑娘，你好像還沒有問過我的意見？」

南飛燕道：「好棒的童子功，但在我們女人立場來說，却一點也不欣賞，因爲你已經永遠不能近女色不能娶妻生子，你一點也不覺得可怕？你眞的那麼絕情？」

這種話題凡是練童子功的人（已徹底摒絕女色）都很不適合甚至會苦惱，何況是「和尚」？怎肯跟這種名女人談論娶妻生子以及情愛問題？所以人人預期一塵大師必定沉下臉色，至少也有點不高興。就算神色間不表露出來，也必將不回答任何話。總之，南飛燕想氣氣他，想使他不高興的心願是可達到。但每個人都猜錯了，一塵大師不但沒有生氣，沒有不高興，甚至他的慈藹笑容還加添上憐憫味道，就像大人們聽到小孩問出一些幼稚可笑的問題時那種憐憫笑容。

一塵大師道：「南姑娘，如果你很愛一個男人，你甚至已深信自己這段愛情是最眞摯的，任何人也不能改變你，攔阻你，這種愛情恐怕不會是假的吧？」

高僧說法已是緣遇難求，而高僧談愛情那更是少有的事，所以人人都很有興趣側耳而聽。

南飛燕道：「當然不假，而且又値得羨慕。」

一塵大師道：「但當你心懷嫉妒或忿怒之時，或者是當你窮愁潦倒上無寸瓦下無立錐之地的時候，又或者當你青雲得志名成利就之時，又或者當你靜居林泉心曠神怡之時，你在這種種不同境界中，你的愛情會不會隨之而有所不同？」

南飛燕楞了一下，才道：「在種種不同環境中，愛情或濃些或淡些，或强些或弱些，雖有程度上的變化，但却沒有實質上的不同。」

一塵大師道：「程度之變化也即是『感情』的變化，如果你能够消滅能够去除這種會變化的感情，你不會有程度上的變化，你若能够如此是好不好？」

南飛燕道：「當然好。」

一塵大師道：「能够絕滅這類時時變化之情，也可以叫做絕情，所以『絕情』這個概念並不一定代表錯誤或者代表不好，但你剛才用絕情來形容我，却顯然是不好，是錯誤的意思。然而你又親口承認能够絕滅會變化感情是『好』的，可見得習慣上用詞跟眞正實情大相矛盾，但你却不知道也不加以深入觀察，你爲何如此粗心大意，是不是人人都如此粗心大意？如果是的話，你提出的問題是否已變化成沒有

意義的戲論呢？」

南飛燕眞不知怎樣回答？她雖然知道佛敎徒對世間萬事萬物都另有一套看法，却絕對想不到原來從凡俗的看法，佛敎徒也隨時可以指正你的錯誤。她立刻決定祭出她的法寶，她的法寶就是不做「君子」。君子的意思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但反過來「小人」就「動手不動口」了。

南飛燕淡淡一笑，道：「我要帶走山凝之這個想法，你認爲我應該問問你的意見，因爲你是山凝之的師兄，你又是少林七大高手之首，但可惜少林七大高手祇有兩個人在此，而贊成我支持我的人却有血劍嚴北刀王蒲公望，還有呼延逐客雷傲侯，甚至大自在天醫李繼華也站在我這一邊，李大夫武功不怎樣，但祇要他袖手旁觀，水柔波的問題就嚴重得很了。」

「大自在天醫」李繼華馬上抗議道：「我可沒有表示過支持任何一方。」

南飛燕笑一下走到他身邊，低聲道：「你一定會支持我，因爲你想親眼看見嚴北蒲公望的決鬥，何況你是雷傲侯朋友，你當然不想阿雷吃虧受苦對不對？」

李繼華的確想目睹嚴蒲之戰，却又的確知道嚴蒲二人既然支持南飛燕，可見得他眞有本事使他不能躬逢盛會，至於雷傲侯也的確是他的朋友，他當然不能使朋友吃虧受苦，所以他祇好表示支持南飛燕。

一塵和微塵不禁相視苦笑一下。

如果祇是出手拚鬥的問題，那就簡單得多，但水柔波性命揑在李繼華掌心，這一點就大大成爲問題。何況嚴蒲二人聯手的話，一塵大師絕對沒有取勝機會（山凝之有南飛燕一個對手已不易解決，何況尙有呼延逐客和雷傲侯等人）。

最重要而又最可怕的一點就是任何人絕對想不到嚴北，蒲公望這種絕代高手，居然肯聯手出擊。

事實證明根本在場的頂尖高手，個個支持南飛燕，少林這邊實力單薄得不成比例——祇有一塵和微塵，還加上一個累贅水柔波。

山凝之當機立斷，朗聲道：「南飛燕，我們成交了。」

南飛燕笑道：「成交的意思是不是你答應親自歷經我神女宮秘傳神功『雲雨巫山必斷腸』考驗？」

山凝之點頭道：「正是。」

南飛燕道：「若是如此，當然沒有人會妨碍李繼華醫治水柔波，而且山凝之你大可放心。不論你過得過不得我這一關，你都沒有性命之憂，也不會失去苦練多年的武功。最重要的是明天，你就可以回到水柔波身邊。」

這一點果然是最重要的。水柔波長長舒一口氣，放下了心，既然山凝之一定沒有性命之憂，一定可以明天就回來，還怕什麼呢？

所以當一塵帶她回去時，她已經全不憂慮。還笑着向山凝之道別，囑他小心應付。

其餘的人却竟然沒有一個露出離開點將台之意。

祇見孟知秋在剛才戰圈範圍內徐徐行了一圈。然後停步在當中位置，仰頭向天，露出一副黯然無語問青天神情。

人人都不作聲，但所有目光都集中孟知秋身上。終於看見這位「神探」長歎一聲，說道：「這一件事屬於信不信由你，又不由你不信之類。我意思說如果山凝之若是由於外來因素影响而敗，則這種外來因素必須是死人才辦得到。死人就是『巧手天機』朱若愚。祇有朱若愚才能够佈置這種最巧妙的機關，使山凝之脚下忽然陷落兩分。」他停歇一下又道：「脚底堅實地面忽然陷落兩分，在普通人可能不會察覺，但高手性命相搏之際，却不啻閻王爺的帖子。各位當然明白，所以我不必多說了。我想說的是巧手天機朱若愚平生並無傳人。這是他去世前一年左右，他親口告訴我的。所以他若有傳人，最多也不過跟他一年左右。但我絕對不相信有人能在一年短短時間之內學會巧手天機朱若愚的絕世之學。」

雷傲侯道：「你何以如此肯定一定是巧手天機朱若愚的絕學？」

孟知秋道：「因爲『無跡可尋』。各位當然深深知道，朱若愚的機關埋伏永遠有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事前事後莫不如此。」

他巳明顯告訴大家查不出此一機關埋伏的架構及發動操縱的綫路。如果查得出發動機關的位置所在，那當然變成十分簡單之事。祇要回憶一下當時衆人所佔位置就知道是誰了。

雷傲侯目光在陶正直面上停留一下。陶正直一直露出謙卑諂媚表情。雷傲侯銳利目光並沒有使他改變。但他內心却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哼，哼！你們儘管恥笑我！儘管看不起我。你們以爲武功高明功力深厚就穩操勝劵麼？哼，嘿！天下第一神探就能够無所不知麼？我在你們心目中微不足道，是個卑鄙是個夾縫中苟活的小人。但你們這些大人物，遲早一個個死於我心中。你們甚至到斷氣時還不知道是被我弄死。哈，哈……」

雷傲侯的確無法使自己相信這個卑鄙而又沒有骨氣青年，就是擺設機關之人。而且他暗中幫助山凝之有何好處？但遍看點將台上諸人，除了陶正直之外，却又沒有第二個人可能是「巧手天機」朱若愚的門生弟子。然而朱若愚肯收這種弟子麼？

他終於認爲絕不可能而收回眼光，却也發現孟知秋和他一樣放棄陶正直這條綫索。

然而難道那令致山凝之落敗的機關埋伏竟是「天然」的？或者難道是「巧手天機」朱若愚會從墳墓中跑出來弄下手脚？

答案當然是「不可能」。而孟知秋大可以追究查探下去。可惜現在時機不對，因爲「現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血劍」嚴北忽然說話，聲音嚴冷如冰，表情亦有如冰霜。他道：「呼延逐客，我和你相識逾二十年。却直到今天才知道才見識你『悲魔之刀』。」

呼延逐客歉然道：「是的。在下故意隱藏不露，這一點我很抱歉。不過，大江堂之事在下却心力盡瘁。北公您諒必早巳深知。」

嚴北道：「我們談目前之事。因爲目前時機已經成熟，至少你是這樣想法。」

呼延逐客道：「是的。」

嚴北道：「我自信一定不會誤會你的心意。你其實志在『刀王』蒲公望。不過你又認爲如果能擊敗我，也就等如可以擊敗蒲兄了？」

呼延逐客嚴肅而又敬佩地答道：「是的。」

如果你有蓋世凌雲之志，如果你自認是不世傑出英才；又如果你遇見竟能深切瞭解你的人。你豈能不肅然起敬？你豈能不既佩服而又感動？

嚴北道：「很好。現在，大家都在此地，除了那年輕人之外，俱是當世無雙之士。大家都知道都了解我的話。所以你可以立刻回答，你決定選擇那一個？蒲兄？我？」

人人都屏息靜聽。因爲嚴北沒有估計錯誤，人人心裏都很明白。那呼延逐客以當代刀法大家之成就，却屈就大江堂香主之職，十年來不求聞達，不露絲毫鋒芒，甚至連嚴北都不知道他的「悲魔之刀」。

爲什麼？因爲呼延逐客平生練刀，刀客生涯的巔峯成就，當然莫過於擊敗當世「刀王」蒲公望。

可是如果貿然找上蒲公望的話，勝敗全無把握。所以如果換一個方向設法接近嚴北窺探清楚他劍法之造詣。暫時以嚴北爲假想敵。如果最後贏得他的「血劍」，無疑就可以贏過「刀王」了。

現在嚴北已經知道並且巳經當衆問他，呼延逐客也就非回答不可了。

他的聲音堅定而又含着強烈敬意，道：「北公，在下選擇蒲老。」

嚴北臉上居然泛起欣慰歡愉的笑容（祇怕是數十年來第一次），道：「好，我爲你押陣。我保證即使『巧手天機』朱若愚復生，他也不敢弄任何手脚。我希望你們兩位答應等到明天才舉行這一場天下無雙刀法印證盛舉。因爲一來呼延兄必須休息一天。二來我想瞧瞧朱若愚或他的門人弟子還敢不敢弄手脚！」

他向蒲公望躬身施了一禮，又問道：「蒲兄接不接受呼延兄的挑戰？」

「刀王」蒲公望仰天一笑，道：「他是敵手，所以我當然接受。」

嚴北又道：「明天午時？」

蒲公望道：「最好了。」

嚴北那對像利劍般的眼光，轉到南飛燕面上說道：「希望你也趕得及這一個盛會。」

南飛燕笑一笑，道：「當然趕得及，爲甚麼趕不及呢？」

這問題誰也不能回答，即使是當事人之一的山凝之，亦祇有「無可奉告」四個字。

山凝之如果有想到男女方面，他腦中心中祇有水柔波的倩影。祇不知水柔波芳心有何感想？她這一夜怎生排遣呢？

山凝之不敢多想，却也禁不住歎了一口氣。

——莫道黃花明日事，劇憐紅粉此時顰。

× × ×

山凝之坐得很舒服，紅木細雕的羅漢床，墊着又厚又軟的狐皮厚褥。矮脚方几上擺着兩種時鮮水果以及兩色精緻糕點。還有香茗熱茶。

不過如果你面臨不可知的命運遭遇，而又枯坐了三個時辰之久，就算更舒服的地方你也會覺得難過。

山凝之神色間却沒有露出不耐煩，也沒有不安，反而很恬靜安詳，好像坐在他自己坐慣的禪榻。又好像從來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過。

華燈巳上，矮几上的熱茶，也換了廿四次。換茶的是妙齡女郎，長得很白很美，但却好像啞巴，雖然一直進出這個房間，却從未開過口，從未說過一句話。

不過山凝之比她更狠，因爲他由開始到現在，根本未曾瞧過她一眼。

他們似乎是在賭氣。

但其實山凝之祇不過讓自己停留在空空冥冥境界中，所以既沒有注意那美貌女郎，更沒有想到這種態度會不會令人受不了。

南飛燕忽然出現。而山凝之居然也馬上從空冥境界中回到現實世界，默默望住她。

南飛燕道：「你果然有點道行。」

山凝之苦笑一下，道：「這不算是道行。我做了幾十年和尙，難道連打坐也不會？」

南飛燕道：「別在門縫裏瞧人把我瞧扁了。有沒有道行我還看得出來。」

山凝之道：「好吧，就算我有道行，但有甚麼用處？還不是落在你掌握中？」

南飛燕喲了一聲，道：「少來這一套，姑奶奶絕對不會心軟放過你。你必須保持純潔之體才可以救得水柔波。但你能不能保持呢？你的禪定功夫能不能安然渡過這一關呢？」

山凝之愼重地道：「我不大明白？」

南飛燕道：「我這門神功稱爲『雲雨巫山必斷腸』。如果你做了雲雨巫山之事，就算你有少林神功護體而不至於骨蝕魂銷。但爲了水柔波的緣故，你巳不能救她，所以必定斷腸無疑了！」

山凝之忽然精神大振，嚴肅地道：「你爲何故意提起水柔波？爲何又把許多內情告訴我？」

南飛燕道：因爲你是和尙。」

山凝之訝然問道：「我是和尙便如何了？」

南飛燕道：「你們少林寺雖然是天下第一大宗派，雖然博識天下各種奇功。但我這種床第間的惡毒功夫，你們和尙可能不敢知道，當然也可能不想知道。所以我略畧解釋。」

山凝之道：「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們當和尙的却不是個個都像食古不化的道學之士。我們無所不學，也沒有忌諱。」

南飛燕道：「我讓你枯坐了這麼久，難道你全無奇怪之感？」

她這時才坐在羅漢床上，紫色披風裂開，露出晶瑩雪白肥腴的大腿。

山凝之居然凝視她裸露的部份，又居然讚美道：「妳好漂亮好迷人，我想知道妳巳經顚倒了多少衆生？」

南飛燕道：「我先問你，所以你先回答我。」

山凝之聳聳肩，這個小小動作看來却甚有瀟洒味道。「我當然奇怪。」他說：

「因爲你已浪費很多時間，你應該越早出手對付我就越有把握，但爲何你白白浪費時間？」

南飛燕道：「現在你還想不想知道我曾顛倒過多少衆生？」

山凝之搖搖頭，道：「好像不必啦。因爲我忽然感到妳已經要出手了。」

南飛燕輕輕歎口氣，道：「跟你說話眞舒服，心裏雖然有十句話要說，但祇說一句你就知道下面的話，你說得對，我要出手了。」

山凝之忽然又道：「我又有奇怪感覺。感到你並非向我直接出手。但如果你不須直接向我出手而能贏得我制服我，我當然更加佩服你了。」

但如果裸露出誘惑的肉體已經算是「出手」的話。南飛燕便是已經出手了。因爲她雪白膩滑的肉體越來越裸露得越多。胸前挺聳雙峯固然顫巍巍在山凝之眼前跳盪，腹部以至大腿亦全無寸縷。

因爲她的紫色披風現在祇附在背後。

她修長渾圓雙腿發出使男人垂涎的光采香氣。脚尖的指甲上塗着鮮紅蔻丹。

她柔聲道：「好，現在開始，請你注意。你必須十分小心地注意着……。」

× × ×

房內很暖和，所以那個女郎雖然完全赤裸，却絕對不會寒冷。

她雪白肌膚在華燈高燭照耀之下，反映得房間似乎更爲明亮而又旖旎香艷。

但和她在一起的男人却祇裸着上身。

這男人顯然極力抑制自己不使自己墮入慾海，不使自己被慾火焚身。所以祇有掙扎克制的表情。

裸體女郎終於抱住男人，倒在床上。但却並沒有任何動作。兩人仍然在說話。所謂說話其實是女的問男的答。

這一幕情景　應該是兩幕。因爲隔壁房間也同樣有一個裸女和一個精赤上身的男人，而進行的情形亦一模一樣。

任何人也猜想不到山凝之和南飛燕居然沒有參與而在另一個房間，透過特別設計的孔隙，可以把兩邊房間都看得聽得淸淸楚楚。

山凝之甚至不必起身，祇須繼續的坐在羅漢床上，就可以左右逢源，目睹一切了。

他居然還能够泰然自若面對雪白身子從紫披風裂口裏裸露出來的南飛燕。甚至南飛燕一雙大腿已經完全伸入他懷抱中，他也依然面色不變。

其實他們已經乾了十幾杯酒。如果山凝之酒量不佳，祇怕已被酒精解除他精神一切防禦力量而沉溺於色慾之海。

南飛燕道：「你當然認得那男人？」

山凝之道：「認得。他們是呼延逐客的左右手，也是大名鼎鼎的刀法名家西門雙飛燕，他們何以會在此地？」

南飛燕道：「我派兩個女弟子施展敝宮秘傳神功『雲雨巫山必斷腸』特地用西門兄弟分作試驗品。你一定也知道他們西門兄弟在女色方面聲名很好，甚至可以說不喜歡女色。然而我却可以保證他們過不了這一關。」

山凝之道：「憑良心說，你選的兩名門下都姿色過人。男人實在很難拒絕。」

南飛燕道：「但情形不同。因爲我們事先已警告西門兄弟。他們並不是糊裏糊塗掉在溫柔陷阱中。」

山凝之道：「我對他們坦白說出的事很感興趣。」

南飛燕道：「我也是。我也想不到他們兄弟兩人竟然是呼延逐客最凌厲狠毒一招刀法之中的一部份。」

山凝之道：「根據他們描述，如果我那一拳沒有意外因而擊退甚至擊傷呼延逐客，則馬上惹出他們這一招最後殺着。我的確不敢想像這三人一齊出刀一齊化爲一招刀法會有多麼凌厲可怕！」

隣室已經停止談話。祇見西門兄弟所摟住（其實本來被裸女先摟抱着）的裸女像蛇一樣蠕蠕而動，她們的動作很有節奏，看起來很有強烈魅力，而且她們老早已閉上眼睛，一望而知她們一切動作以及喉嚨的吟聲，已經不須做作而是自然而然如此。可見得這些都是神功的一部份。

西門兄弟仍然祇裸着上身而已。亦沒有任何淫褻情慾動作。但看來却很不妙。雖然還未沉下水也還未死，但那種表情却就像一個人快要沒頂溺斃之前，那一陣子可以意會又極値得同情。

裸體女人脚指甲的蔻丹紅得像櫻桃般，正因如此，才會使人發覺突如其來的變化。

祇見指甲顏色忽然變淡變成沒有顏色。然後進一步變成青紫色，又然後脚背完全變成青紫色。這股奇異刺眼的色彩還會蔓延，由脚背慢慢伸展上小腿至大腿，到了小腹之處才好像不再往上伸展。

西門兄弟如像墜入噩夢之中，眼睛半瞑，全身微微顫動。隨便是誰也瞧得出他們已經失去淸醒理智，已經不能控制自己了。

山凝之嘆口氣道：「南飛燕，這兩位刀客若是到如此爲止，全身功力雖然不失，却已永遠不能再有進步了。其實他們如果還能保持原來功力也已經是大幸了。」

南飛燕道：「是的。」

山凝之道：「妳爲何這樣對付他們？明晨呼延逐客豈不是少了一招生平最凌厲最可怕的刀招？」

南飛燕道：「西門雙飛燕仍然能够帮助呼延逐客。正如你剛才所說，他們刀法祇不過永遠不能再精進而已。這是因爲我那兩個門人功力有限，所以不能使他們『斷腸』。但如果是我，你猜怎樣？」

山凝之道：「我看男人這一方祇要不動淫邪之念，你的神功就沒有任何威力。這一點我有些把握，希望妳相信我。」

南飛燕道：「有把握也沒有用。你就算四大皆空，心中已全無男女相，也沒有用！」

山凝之忽然大爲震驚忽然流出冷汗，因爲如果南飛燕祇是平常的淫娃蕩婦，當然不必怕她。但事實上，她不是普通淫娃蕩婦。她不但是武林頂尖高手，而且她大有學問，並非不明白佛道兩家三際托空斷絕凡俗慾念的理論。所以，她既然說得出這種修持功夫不管用，那就一定是不管用的了！

南飛燕笑聲很嬌媚悅耳，柔聲道：「山凝之，因爲你修行功夫再好，却仍然還有一副皮囊。正是人之患在於有這個身體，而身體却不是木石塵土，祇要有刺激就一定有反應。你說是麼？」

山凝之聲音枯澀，道：「是的！」

南飛燕又道：「普通的刺激對你當然起不了作用，可是你莫忘記我這一邊有一位天下無雙的大國手，他的本事如果你不服氣大可以試上一試？」

山凝之大爲凜惕，肅然道：「怎樣試法？」

南飛燕道：「祇要喝一杯酒，你就知道能不能抑制你的慾望。當然你可能已喝過這一杯有問題的酒。」

山凝之的確憂慮不安了。因爲以當世第一神醫配製的藥物，當然能够達到無色無味無嗅之境，並且絕對能够不使酒味變濃或變淡。換言之，任何人那怕是使毒專家或者最佳的品酒專家也不會發覺有異。所以莫說祇喝了一杯，就算已裝在肚子的杯杯皆是有問題的酒亦不稀奇。

但將會出現甚麼問題呢？

任何問題都可能發生。例如山凝之忽然變成啞吧終身發不出聲音，或者辛辛苦苦練成的武功忽然不見了。或者突然七孔流血而死。又或者忽然變成慾火焚身的野獸，而野獸却是一定不會選擇對象的。當然變成野獸的成份最大，所以山凝之簡直已經流下冷汗。他本想譴責南飛燕不該使用這種卑鄙手段。如果她祇用巫山神女宮秘傳神功取得勝利，敗力當然輸得心服口服。何況以南飛燕身份地位，誰想得到竟會使用陰謀手段？

但譴責又有何用處呢？徒託空言不切實際。所以山凝之考慮到實際行動——趁現在尚無異象之時全力出手。

南飛燕的話聲使他暫時忍耐。她道：「你現在祇有兩條路可走。」

山凝之更加不肯馬上出手了。但奇怪，有那兩條路可走？爲何連我自己都想不到？

南飛燕道：「你如果趕快運聚全身功力或者用禪定之功抵禦藥力，或許能控制得住熊熊慾火。這是第一條路。至於第二條路，你祇好試試看能不能在藥力發作前出手全力把我殺死。不過第二條路祇屬於理論而實際行不通。因爲你到現在爲止，還不知道有沒有喝下那杯有問題的酒。何況你就算祇當中計已經喝了那杯酒，就算你出手能殺死我。但有何意義？難道你是爲了『報仇』？」

眞正的佛教徒如果「殺生」的話，當然不是爲了報仇，否則他一定不是眞正的佛教徒。

南飛燕又道：「我知道你不會爲洩憤而殺人。那麼是不是爲了替天行道爲世除害？答案當然也不是。因爲你知道當今之世値得我出手的人已經很少很少了。」

山凝之不禁苦笑道：「你究竟想說甚麼？」

南飛燕道：「你先看看目前我們的姿勢。」

山凝之根本不必看，但還是看了。

南飛燕雪白赤裸曲綫起伏的身子完全離開紫披風。她那雙豐腴修長大腿仍然伸入山凝之懷中。情景很誘惑迷人，但山凝之居然並無異樣感覺。

南飛燕道：「如果我能使你忽然慾火焚心，我們現在的姿式對一切情形都特別方便。換句話說你馬上就失去純陽之體，對不對？」

山凝之苦笑道：「是。」

南飛燕道：「你當然明白我爲何要使你失去純陽之體？」

爲了「水柔波」，山凝之苦笑點頭。

南飛燕道：「我爲何明說而不暗算你呢？」

山凝之搖搖頭道：「我確實不明白。我可能太蠢太笨了。」

南飛燕道：「聰明的人才敢說自己笨。所以你一點不笨，你很聰明。不過我們目前並不是研究這個問題，是麼？」

山凝之道：「是！」

南飛燕笑着把大腿稍爲挪動一下。立刻使山凝之感受到「聲、色、香、味、觸」五種本能感覺的强烈壓力。

「聲」就是她嬌軟悅耳的話聲笑聲。

「色」是視覺，她整個身體每一寸肌膚都暴露於視覺內。「香」有好幾種，她口脂之香雲髮之香肌肉之香都不相同，而都能使人想入非非。「味」祇是剛才美酒餘波而已。目前還不敢確言有問題的酒是否發生作用。而「觸」就是肌膚廝磨的强烈刺激。

南飛燕柔聲道：「你一定會盡力，會不惜一切醫好水柔波。但如果你失去純陽之體，你這個禪家行者既拿得起也放得下。你一看反正無能爲力了，你反而會有『解脫』之感。我希望沒有看錯你。」

山凝之苦笑中含有驚訝成份。唉，南飛燕能够列於武林前十名高手之內，果然不同凡響，果然極爲可怕。但她究竟想怎樣呢？

南飛燕又道：「我請求你用頭腦好好想一下，你是否深信我眞能使你不知不覺中就失去純陽之體？」

山凝之道：「是的。」

他好像除了最簡單的「是」或「不是」就沒有其他好說了。

南飛燕道：「既然你明白既然你承認已經失敗。你便須答應我的要求。我的要求是你雖然還得保持純陽之體，雖然還有醫治水柔波的條件，但你却不能做。你可以找任何人代替帮忙，但你自己却不能做了。」

要醫好水柔波除了藥物之外，還必須有一個純陽之體的男人，既愛她又爲她所愛。然後，按照李繼華的指示眞正合體交歡。

這種事情怎能找到別人帮忙？

山凝之忽然伸手在她雪白光滑結實的大腿上撫摸，道：「其實得到你的話，任何男人都應該沒有遺憾。」

南飛燕反而吃一驚，道：「你……你知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山凝之的手簡直不規矩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因而南飛燕，忽然身子微顫忽然發出呻吟聲。

場面情景香艷刺激無比。任何人絕不相信在表面之下竟然隱藏着當代高手激烈拚鬥。一般的拚鬥祇不過以體能做成搏鬥兇殺的結果，但現在這場拚鬥表面上香艷風流旖旎浪漫。一個男人和一個美麗的赤

裸的女人在床上，彼此肌膚相觸。誰會認爲又誰會相信這已是超乎肉體的拚鬥呢？

南飛燕看來已經完全沉醉於肉慾的渴望中。現在看來任何男人她都絕對無法拒絕。當然如果這個佔有她的男人竟是山凝之那就更完美了。

但她居然還能伸手輕輕按住山凝之大肆活動的手，輕輕道：「山凝之，你到底知不知道正在幹甚麼？」

她手指纖長，鮮紅指甲襯得皮膚更白更美觀。單祇是這隻美麗玉手就可以迷死很多男人。但這隻手却是世上幾隻最可怕的手其中之一。

山凝之把她纖柔如無骨的手捏在掌中，回答道：「我想證明給你看，沒有李繼華那盃有問題的酒，我仍然可以跟別的男人一樣。」

南飛燕又發出呻吟之聲，全身軟得好像棉花，但却予人彈性光滑之感。

她道：「你老早已證明過，實在不必眞刀眞槍的。你難道忘記了水柔波？」

山凝之其實祇有雙手不規則，其實沒有別的行動。但當然任何女人都很容易知道他是不是强有力的男人。

山凝之道：「但相反的我亦想向你證明，就算我喝了那盃有問題的酒，我仍然可以跟別的男人不一樣！」

南飛燕大驚道：「你說甚麼？」

她馬上知道他不懷好意。因爲首先他兩隻最可怕却已十分美麗的手完全癱瘓無力，連小指頭也不能動。

少林寺的點穴固然天下無雙。其實除了點穴之外，還有很多奇特手法可以使人身體局部不能活動。

南飛燕又大驚道：「你捏斷我兩手筋絡？」

山凝之冷冷道：「咱們走着瞧，說不定妳雙手永遠不能施展九種暗器，連任何一種都不行。但你仍然可以拈針弄綫，可以繡出美麗精巧的女紅，但也說不定妳仍然可以恢復如常，那是因爲我及時解救之故。」

南飛燕眼淚幾乎奪眶而出，她那副赤裸豐滿嬌軀忽然毫無生氣。變成眞正「玉」體橫陳。因爲血肉之軀已變成玉石那麼冰冷生硬。

她道：「我想不到你會暗算我，我該怎樣做？」

山凝之笑道：「我想知道你有沒有痰盂？」

南飛燕道：「床底下有。不過……」

山凝之說道：「我並沒有把你塞入痰盂的意思。妳不必害怕。」

南飛燕道：「你放了我，我不再騷擾你，好不好？」

她那副乞憐的神態的確很動人很容易使人心軟。甚至連山凝之也心軟了，道：「好吧。妳是天下最可怕又最美麗的女人，不是普通女子，所以我相信妳，所以不要你提出保證。」

南飛燕問道：「你說我甚麼？我最美麗？水柔波呢？你把他放在那裏？」

山凝之歎氣道：「我們男人固然不懂女人。但有時你們也不懂得男人。美麗其實有很多種，牡丹芍藥各擅勝場，並不是一加一等二那麼呆板的事。」

南飛燕定神尋思，然後惘然道：「祇有你這樣說，別人總是拚命賭咒說我是天下無雙的美人。」

她歎口氣，轉眼間似乎心神已定，又道：「我想知道你何以忽然變得像石頭一般强硬？」

山凝之道：「因爲我練過一種小功夫，可以把吃喝到肚裏的東西全部拘壓在一角，我隨時可以吐出來，等如從未吃過一樣。」他不覺稍露譏諷笑容，又道：「其實我怕的是你這對手，好美麗的手，但却十分可怕。」

南飛燕低聲道：「你想怎樣呢？」

山凝之道：「明天中午我們一齊去看刀王蒲公望和呼延逐客這兩位刀法大家的刀法。然後我把你交給雷傲侯。他肯不肯使你雙手恢復如常，那是他的事了。」

南飛燕用乞求聲音道：「你先恢復我雙手自由行不行？我求求你。我絕對不能被雷傲侯控制。他一定會欺侮我。」

山凝之訝道：「照我看他對你很好。妳也很愛他。爲何妳反而迫自己對他懷着敵意？難道有本事很出色的女人，反而不敢被所愛的人看到軟弱的一面？」

南飛燕一怔，道：「喂，你這個和尚怎樣當的？人家男女間情事你爲何如此注意？」

山凝之道：「別生氣，我不再提就是了。」

南飛燕聲音馬上軟弱，道：「你對女人總是這麼溫柔的？」

山凝之苦笑，問道：「我該怎樣才對呢？」

南飛燕忽然舉起右腿，修長而又結實的大腿在華燈下映出一片眩目雪白光芒。尤其是腿根屈曲處肌肉凹凸的綫條，更是放射出迷死人的魅力。

由下風而搶佔上風的山凝之，忽然感到自己又落在下風。他驚問道：「妳幹甚麼？」

南飛燕道：「我喜歡你，眞的，我從沒有這樣子喜歡一個人。當然我意思並不是男女之間那種喜歡。」

山凝之反而覺得更不妙，道：「我並不是問你的感情。」

南飛燕道：「你錯了。如果我不是喜歡你。你現在已經爬在我身上。你現在已經變成我許多男人之中的一個了。」

山凝之道：「但妳別忘記妳一雙手，那是非常重要非常美麗而又非常可怕的手啊。」

南飛燕道：「這叫做兩敗俱傷。你以爲我有沒有這種胆量勇氣？」

山凝之忙道：「但你一定忘記我練過的小功夫？」

南飛燕搖頭道：「你又錯了。李繼華給我配的藥物，並不是對付普通人。事實上是專門對付一流高手，尤其是道行很深的高僧仙道。你恰好是一個高僧，是不是呢？」

山凝之很想口氣强硬一點。可是却發覺自己聲音很軟弱，說道：「李繼華又可惡又可怕。他爲何跟和尚道士過不去？」

南飛燕道：「他說祇要喝下那盃酒，就算立刻吐出沒有吞到肚子裏，藥力也已經侵入四肢百骸，已經會產生一定的反應

，祇不知你信不信李繼華眞有此本事？」

山凝之道：「我……我當然相信。」

南飛燕笑道：「所以如果我不喜歡你，我就會使藥力忽然發作，於是你失去純陽之體，而我却不一定不能恢復雙手的自由。」

山凝之搖頭歎氣道：「我現在使你雙手恢復如常行不行？」

南飛燕高高舉起的一隻大腿在空中搖晃一下，老實說連山凝之也不得不承認魅力强烈，使人禁不住勇起抱住那大腿又加以愛撫的慾望。幸而南飛燕已徐徐放下玉腿。不但如此，她甚至把赤裸的玉體藏回紫披風內。

這才道：「山凝之，你是頂尖高手而又是高僧，所以我直到現在爲止，仍然不敢認爲你全無反擊之力。」

山凝之道：「你太過奬了。」

南飛燕道：「我的想法是『死』並非最可怕之事。其實你有一百個機會可以殺死我，而我也有同樣多機會可以殺死你，然而你和我都沒有趁機出手，爲甚麼？」

山凝之又泛起苦笑。

當然他們彼此都很了解，這是一場過程緊湊而又相當複雜的戰爭。「複雜」意思是裏面有智慧之戰，有男女之戰，有心理之戰。

同時「武功」、「毒藥」、「情慾」等因素貫流全局。

南飛燕道：「你難道祇會苦笑麼？」

山凝之道：「不，我還會做很多事，例如解開妳雙臂禁制之類。不過我很懷疑你披風內有古怪，所以我現在不敢伸手碰你，但如果我要解除禁制，却非得伸手碰你不可。你認爲有沒有道理？」

南飛燕格格嬌笑道：「你使我更喜歡你了，因爲你眞的又守禮又聰明。」

「守禮」這字眼不像恭維而是諷刺。因爲山凝之剛才明明非常放肆，祇除了沒有眞個銷魂之外甚麼都做了。如果這樣也叫做「守禮」，天下的人通通是聖人君子了。

南飛燕又道：「我披風內當然有古怪。但却不是準備對付像你這種高手，所以你看……」

她那具使人垂涎的裸體又從披風裂縫中滑出來，雪白肌膚和時濃時淡香氣令人想起「活色生香」的形容詞。

山凝之問了一個愚蠢問題，他問出口之後就知道自己已經輸了。那問題却也很平常，祇不過是「你用甚麼法子來對付我呢？」

你怎能詢問敵人，你難道期待敵人會把最高秘密告訴你讓你防範，你若不是計窮力竭又怎會發出這種問話？

所以他坐起身攤攤雙手表示無可奈何的心意，苦笑道：「你贏了。」接着在她兩邊肩頭捏了幾下。又道：「現在你又擁有世上最美麗而又最可怕的手，你開條件吧！」

南飛燕身子縮回披風內，道：「我不是怕你看，祇表示尊敬你。」

山凝之歎口氣，像她如此聰慧和有深度的女人，怎能不成爲「强人」的呢？

南飛燕又道：「你如果制住我，甚至殺死我，但祇要要回去一見到水柔波，她立刻就蠱毒發作，像曇花一樣在你眼前凋萎，因爲這才是我向李繼華要的藥物，也讓你喝下肚子，其實，那時候你已經輸定了。」

山凝之道：「是的，我最了不起也不過扳回兩敗俱傷的結局。但李繼華何以肯這樣帮你？我是不是終身都不能再見到水柔波？」

南飛燕道：「你祇要等半年，我會把解藥送給你，否則你決不能接近她，兩丈以外才沒有危險，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難題，據李繼華說，除了他的解藥之外，還有兩種方法可行，你想不想聽呢？」

山凝之道：「當然想。」

南飛燕道：「一種方法是你能找到一種叫做『九葉一枝花』的藥物，這是毒教中人視爲至寶的東西，你不但可以解去自己的藥力禁制？而且還可以立刻醫好水柔波。」

這種寶物不問可知必是萬分難覓，所以山凝之立刻問道：「第二種方法呢？」

南飛燕道：「此法就比較複雜了，你要找一個輕功極佳之人，飛渡二十丈遠的懸崖峭壁。你事先把這個藥囊給他啣在口中，你當然知道這一段能令人粉身碎骨的距離是多麼嚴酷可怕的考驗，所以那人的精炁能使藥囊內的藥物發生奇妙變化，你把藥囊貼胸掛着，半個時辰就完全恢復如常，也就是說，你不但可以去見水柔波，也可以碰她摸她了。」

山凝之腦中閃過少林寺所有高手的面影，但飛渡廿丈的懸崖峭壁竟沒有一個辦得到。

何況就算有人可能辦得到，也祇不過是「可能」而已，豈敢請他帮這個忙？

那藥囊綉得很精美，祇有三指寬三寸長，却蘊藏着人間深邃莫測的智慧。

如果她半年後不送解藥來，如果找不到「九葉一枝花」，山凝之忽然記起泰山的「鷹愁峽」。當中裂開峽谷兩道峭壁高入雲霄，相距大約廿丈左右，他可以住在一邊的峭壁上（任何懸崖峭壁都往往有凹入地方或洞穴，但當然住的不舒服）。

當然這祇是浮光掠影一現即逝的念頭而已，既然南飛燕親口答應「半年」，就一定不會爽約。但命運不是人類智慧所能預測，也不是人類意志勇氣所能支配控制，縱然是當世之「强人」也無力頡頏無力突破。

所以，山凝之會在鷹愁峽住上多久？誰也不能預知也不能回答。

不過有一點朕兆却應該知道，中國人累積幾千年的經驗之後說：「自古紅顏多薄命。」

水柔波旣是當代第一美人，旣是紅顏中的紅顏，因而未來的不祥陰影應該老早就看得出了。

×　×　×

清涼晨風不但清新無比，而且把薄薄朝霧吹散。

任何人站在東校場點將台上，一方面感到頭腦清爽，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懷着興奮的期待——刀王蒲公望終於要出手了。

「刀王」蒲公望近年已很少出手，事實也亦沒有甚麼人值得他出手。

當年膾炙人口的事蹟，例如他單憑一

把「橫行刀」大破太行山廿一寨，孤身單刀獨鬥「北邙三刀」。而最駭人聽聞的是每一個死在橫行刀下之人，身子一定劈爲四片，即是由頭直剖成兩片，又在攔腰加上一刀。

又據說死者雖然成爲四塊，但蒲公望却祇是揮出一刀而已！究竟「橫行刀」有沒有傳說那麼厲害可怕？「悲魔之刀」畢竟又如何呢？

當日據水雲寺雲源老禪師說：那「悲魔之刀」刀法兇殘慘厲，一刀就能確知勝負。

如果知道無法取勝，却又能够在三招之內與敵人拚個同歸於盡。

那呼延逐客能不能施展出「悲魔之刀」刀法呢？如果使得出的話，又能不能與蒲公望拚個同歸於盡呢？

呼延逐客身子畢挺，面容沉肅，他雖是清晨即到一直站到中午，但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似乎比昨天之戰更正常更不緊張。

「悲魔之刀」已經出鞘，刀尖兩點淚珠映出萬千精芒。「橫行刀」亦露出鋒芒，刀光如雪，殺氣瀰漫。

蒲公望身形高大，濃眉環眼，當眞是威風凜凜大有王者氣象。

據說他當年一招擊敗「北邙三刀」之戰，那北邙三刀雷氏兄弟本已擺出最厲害的「霹靂錐」刀陣，蒲公望却居然使天下高手都估計錯誤。因爲他竟然不是蹈隙尋虛攻破那刀錐陣勢，而是以雷霆萬鈞之勢，堂堂正正之師，硬是從正面攻入。一刀就破了雷家刀陣，而且一刀就殺死了那三個可怕敵手。在此之前，以後都屬有類似的驚世駭俗傑作。所以他終於被封爲「刀王」。

王者氣象果然是雄姿英發不同凡俗，。在「橫行刀」面前，呼延逐客終不免有點邪異之氣。

西門雙飛燕分別佔據兩翼位置，手按刀把，完全不掩飾蓄勢待發的企圖。但在那短暫對峙的時間中，他們心中却都泛起了無能措手無法加入之感。

呼延逐客根本忘記西門兄弟，他連靈魂都投入了這一場戰役中。

十年來刻苦鍛鍊以及摒絕世間一切享受，也不過是爲了今日之戰　擊敗「刀王」。

作爲一個刀客，生平事業巔峯無疑就是擊敗「刀王」。但代價却鉅大得你不敢想像。

十年來祇能在夢寐中看見故鄉田園，看見溪畔楊柳，妻子是不是已經蒼老憔悴很多，兒子和女兒也應該婚嫁甚至已有了孩子。

刀尖上的兩顆淚珠的確是「悲哀」的象徵，但無論如何此刀終於在「刀王」面前出鞘。就算結局是死亡之悲哀，也讓它降臨吧……

「悲魔之刀」閃出奪目懾魂精芒。在那麼一刹那，似乎已將大地置於俎上可以任意宰割任意魚肉。

但「橫行刀」却宛如連續不斷的轟雷閃電，驅散籠罩宇宙的晦冥黑暗，一切魑魅魍魎都無所遁形。

「王者」代表法律和秩序，「魔鬼」代表黑暗和詭詐。

但這祇是指刀法表現的形象風格，刀法的路子而言，如果論及「人」的本質，却說不定呼延逐客平生行事以及爲人比之蒲公望更近乎「王者」。

他們當然是一出手就差不多等如結束，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個，又如果你一刀（平生功力刀法之精華）竟然全無勝算的話，你就算勉力支撐多三二十招或者三五百招，結果並無分別，祇不過時間拖長一點而已。

這是絕代高手與一般高手極大不同之處。

一般的高手拚鬥時還可以希望在纏鬥過程之中，等到對方忽然發生錯誤因而趁機取勝。

但已具備「宗師」身份的絕代高手却永遠不會發生錯誤，就像一加一等如二那麼簡單那麼呆板。輸或贏幾乎是一招就找出答案了。

而「悲魔之乃」本身就有這種奇異力量——一招就可以知道輸贏。

何況呼延逐客潛修苦練十幾二十年，他的造詣亦已經達到可以一招就知道勝負的境界。

他這一招當然是蘊聚竭盡平生功力之作。而由於寶刀的奇異力量，所以最受影響的是陶正直，他邪惡天性被眩目刀光壓迫尅制，祇差一點就胆裂昏死。

因此陶正直事後驚魂乍定，便湧起希望此刀永遠沉埋在大江底的想法。

但當然很難辦到，所以退而思其次，此刀最好落在一個刀法功力都有限的人手中。

別人都看出「悲魔之刀」隱隱有個破綻，莫非正如「海龍王」雷傲侯所說，此刀主人必須性如烈火。而呼延逐客潛修苦練多年，反而變成深沉能够忍耐，也因此不能完全發威魔刀威力，反而有落敗致命的破綻。

「悲魔之刀」第二招居然是虛晃一刀，當然虛晃一刀必有莫大作用。

所有觀戰的人忽然看見西門雙飛燕齊齊飛起，靈翔迅快得眞有如燕子一般。

這時人人也就明白何以呼延逐客要虛晃以使爭取時間的原因了。

「悲魔之刀」這一刹那間，刀尖上兩顆鑽石閃爍眩目光芒忽然消失。

事實上並非眞的消失，而是因爲人人都看見兩顆大滴亮晶的淚珠。

淚珠剛剛成形剛剛可以分辨出來之時，第一個是陶正直，忽然間袂褲都濕了。

其他的人亦莫不心弦大震，莫不眩惑驚愕於如此奇異可怕景象中。

但「刀王」」却沒有眩惑，他可能也勾起深心中杳冥不可知道的恐懼，但他絕對不曾眩惑，亦沒有退縮。

「橫行刀」倏然化爲一道光華强烈的精芒，人刀合一冲天飛起，宛如經天長虹，瑰麗雄壯，氣象萬千。

這才是氣象萬千能衝破天地晦冥，能劈開大地山河的王者之刀。

也是中國古老文明數千年孕育蘊結之精英——冶煉出胸襟氣魄胆色體能都臻達上乘境界的一刀。

象徵悲哀死亡兩顆淚珠有如輕烟細霧，忽然散入濛濛空冥裏。

所有的刀光也都忽然消歇，忽然恢復秋高氣爽的晴午。但有些事物却是一去永不再來，有如逝水年華一樣。「生命」就是其一。

失去生命的人那是永遠都不能獲得生命，古往今來，絕無例外。

首先是西門雙飛燕，這一對江湖上負有盛名的刀客，一齊像破鞋子一樣掉落塵埃。

而呼延逐客却仍然和刀王蒲公望挺刀對峙。

不過這兩個刀道大名家面色都不好看。他們面色都很蒼白，蒼白得一望而知肉體必定負傷，而且都傷得不輕。

所有的人都屏息等候。等候他們其中之一倒下。

結局必定是一個人倒下。其實在「命運」面前，世上有那一個人最後能够不敗亡能够不倒下？

呼延逐客忽然道：「你眞是君臨天下的刀王。至少我認爲如此。」

蒲公望道：「你可還有什麼心事？」

這句話已不啻宣佈呼延逐客的敗訊和死訊。

呼延逐客道：「我只希望我手中這把刀，能够回到我兒子或孫子手中，能够有一天，跟拿着『橫行刀』的人再次決一勝負。」

刀王蒲公望面色已恢復原狀，笑聲也響亮一如平日。道：「這個使得。將來拿着橫行刀的人，一定會找到呼延家後人再印證一次刀法。只不知此刀將付託何人送去？」

呼延逐客道：「雷老闆。」

蒲公望道：「雷老闆在江南罩得住，但北方就差一點了。你最好付託孟知秋兄。他能是點頭，比全國所有鏢局加起來還穩當。」

這話祇有一個人不同意，那就是陶正直。

孟知秋急忙道：「我不想搶雷兄的生意。」

雷傲侯道：「這種生意有賠沒賺。還是請孟老總你接下爲妙。」

他們忽然都不講話，因爲呼延逐客身軀前後搖晃，又看得出他用盡全力支撐着暫時不倒下！

孟知秋嘆口氣，大聲道：「好，呼延逐客，我答應你。」

呼延逐客聲音變得衰弱，然而却很嚴肅，道：「謝謝。」眼光轉到南飛燕面上，忽然露出很奇怪的表情。說道：「再見了，南飛燕，很可惜我此生已沒有和妳再聚一天的機會。」

南飛燕先是怔一下，接着也眞情流露而湧出兩顆淚珠（人人都覺得簡直悲魔之刀上面的淚形鑽石）。

她揮揮手，大聲應道：「再見。你雖然先走一步，但我們都會跟着來的，誰也不能例外。所以你不必灰心絕望。你不過先走一步而已。」她深深又歎息一聲，又道：「但你說得好，可惜我們沒有機會再聚一天。唉，一天何其短促，在每個人一生之中算得什麼？可是那時候你就是得不到那一天。啊，那怕只是一天，但你却永遠得不到……」

她的話有點像夢囈像自言自語，但聲調中表情上透出無邊深沉悲哀，却能使別人了解感染。此是亘古以來人類之悲愴。

尤其是當你步過人生一段路程之後，你必能了解也必會於心中淌淚哀嘆！

相逢常恨晚從此別繁華

雷傲侯三十年來第一次看見管家于忠臉色如此難看。于忠雖然只是雷傲侯的管家而已。但于忠在江湖上不但有名，而且有名得出乎意料之外。三十年來他不但闖蕩過江湖，亦因雷傲侯之故而見過當世最高的頂尖的人物。因此他臉色不對，眼睛透出煩亂和驚恐情緒時，雷傲侯就知道問題一定不小。

于忠默默將一叠欵式顏色不同的拜帖遞給雷傲侯！

雷傲侯隨手放在几上，先喝幾口熱茶。廳子裏靜得連蚊蠅飛過也很吵耳。

雷傲侯平靜地道：「我向來很少朋友登門拜訪。而且如果是朋友，你不會如此緊張，看來一定都是江湖上最難惹的人物，而且都是報怨報仇。是麼？」

于忠那張四十多歲却很多皺紋的面上，一點也不曾稍感寬慰，雖然雷傲侯猜中了。他道：「老爺，這些人江南江北都有。又有些近十幾年來無聲無息，人人都以爲已經年老衰病亡故的老魔頭。例如『午夜飛鉗』陸白，『陰風』趙老甫，『白骷髏』常覺。這些都是惡人譜上著名的惡人。另外又例如無錫桃花溪劍道世家宋氏。又淮陽大俠『風雲一條鞭』應無求等等。唉，老爺你開始頭痛了沒有？」

雷傲侯泛起苦笑，道：「我的頭不但痛，而且很大。」

于忠道：「何以這些人多少年來都不知道你與血劍嚴爺的關係！但現在却忽然全部知道？會是誰透露洩露這個秘密？」

雷傲侯道：「經過這幾天種種的事情，有可能知道的人太多了。我知道你一定猜想過甚至於查訪。但你並沒有想到結論吧？」

于忠道：「是的，老爺。」

雷傲侯道：「照你看，會是誰呢？」

于忠道：「嫌疑最大的就是陶正直。而小人剛打聽到陶正直的外號竟然叫做『人面獸心』。老爺，這種人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他曾經出賣他的老師（他有好幾個師父），却只不過爲了幾兩金子。他姦殺過嫡親嫂子。又曾經做過變童，他自己也養過變童。總之，這個人不但專折拆汚，同時爲了女色男色或錢財，竟可以無所不爲。」

雷傲侯似乎不在意，道：「我老早瞧出他是這一類卑鄙無恥的人。但他一定不可能是我們要找的人。」

于忠道：「除了他之外，就只有兩個人可能洩秘害你。」

雷傲侯嘆氣搖頭道：「絕對不止兩個人有可能。而事實上你說的兩個人其一必是南燕飛。你認爲她因嫉妬等緣故而修理我？我有沒有猜錯？」

于忠道：「老爺，你沒有猜錯。」

雷傲侯道：「還有一個是誰呢？你一定是在這一羣人中用心查看。對了，一定

是孟知秋。你一直認為公門中人絕不能交朋友，必須步步為營小心提防。」

于忠道：「是的，老爺。」

雷傲侯長吁一聲，道：「我寧願猜測陶正直也不能相信是南飛燕和孟知秋所為。而事實上這幾天得知嚴北蒲公望等和我在一起的大有人在。所以我們最好改個方向，最好調查這個圈子之外的人。」

于忠道：「老爺，你從未猜錯任何一件事，所以小人不敢不信。但小人心中却覺得陶正直嫌疑最大。」

雷傲侯道：「他有這種本事？」

于忠想了一下才道：「的確，好像沒有。」

雷傲侯道：「像陸白趙老甫常覺這等惡人，能找到一個已經很不易。何況還有桃花溪宋家，以及應無求這些人物？桃花溪宋家自從『無痕劍』宋天星被嚴北殺死之後，現在又出了什麼人物？」

于忠一定已查訪探聽得很清楚，因為他立刻已回答：「一個二十歲不到的瀟洒書生，就是宋天星的姪子。名叫宋去非。外號『滄海月明』。聽說他的劍法至少不弱於無痕劍宋天星。」

雷傲侯道：「滄海月明這個外號很雅緻，我已經可以想像得到他外表一定很風流儒雅！當時他的劍法也一定能夠發揮『瀟洒』特點。這正是桃花溪宋家劍法的特色。這個人可眞不好應付。」

于忠道：「淮陽大俠風雲一條鞭應無求祇怕更難應付。」

雷傲侯道：「用不着你提醒我。其實還有名列惡人譜上那些惡人，那一個是容易應付的呢？」

于忠現出憂心怔忡神色，道：「老爺，你現在可有打算？」

雷傲侯苦笑一聲道：「我海龍王的『七尺飛紅』亦是當今武林一絕，亦不是好應付的。」

于忠道：「如果對方有一百個人，你雖然戰勝殺死九十九個。但祇要輸給其中一個，你就非常非常划不來。」

雷傲侯道：「對的。我平生絕不做這種有可能蝕本的買賣。」他深深嘆口氣，又道：「但可惜有時身不由己。所以有時只好認命。」

于忠放低聲音道：「老爺，難道就毫無辦法可想？譬喻說血劍嚴爺刀王蒲爺，他們難道對你的境遇都坐視不理？」

雷傲侯道：「他們當然不會不管。但可惜這一類保鏢我請不起，其實天下也無人請得起。第二，現在一共是八張名帖。但明天後天還有多少？消息一旦外傳之後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奇人異士，都會找上門來。嚴蒲二位能保得我這種鏢麼？」

他變成喃喃自語，道：「不，不行！但不想任何辦法應付亦不行。所以我只好使出最後一着了。誰叫我有一個兒子？誰叫我愛兒子更甚於自己呢？」

于忠面色也變得更難看，道：「對，老爺。咱們死了沒有關係，但還有少爺。如果您已準備好最後一着，小人希望你立刻使出來。」

雷傲侯道：「我最後一着祇是卅六着的走為上着。我已佈置了幾個地方，隨時隨地都可以隱姓埋名，他也不能像現在這樣吃喝嫖賭逍遙自在了。他肯麼？」

于忠也只能嘆氣。因為他想起雷少爺雷不羣孤傲目空一切的樣子。也想起他沉緬於紙醉金迷的樣子。當然也想起他俊逸倜儻以至娘兒們都被丰神迷醉的樣子。這樣的一個年輕人，要他為了看不見的災難而隱姓埋名，要他過着村夫俗子的生活，看來倒不如殺死他更為乾脆。反正他一定不肯聽話，一定不肯一輩子藉藉無聞，與草木同腐。

本來很簡單一件事，以雷傲侯的富有以他的謹慎遠慮，他所佈置的狡兔三窟必定部署周密無比，就算叫神探孟知秋出馬恐怕也找不到他。但現在由於拖了一條尾巴，簡單就變為複雜。無懈可擊就變成破綻百出。

× × ×

其實雷不羣的眞正形象，跟他父親以及于忠所想像的有相當距離。外表上雷不羣俊逸略帶傲岸，但其實他性格仁慈，心地忠厚。他不但樂於帮助任何在困苦中的人，而且他修養還眞不錯，通常對人（尤其身份低卑者）總是和顏悅色。不過他這些好處都被一樣物事連累而被抹煞。那就是「酒」。

雷不羣喜歡飲酒，但他酒量却不怎樣好。

他喝得醉醺醺時，當然多半是在風月場所，而風月場所正是最容易鬧事出事地方。

所以雷不羣常常闖禍之後扶醉回家，他根本不知道詳細經過，更不會善後，因為他已經醉了。而以後的事情大半是于忠甚至雷傲侯親自處理擺平。

故此在他們心目中，雷不羣正是好酒貪色驕橫撳人那種紈袴子弟的標準貨色。

如果雷不羣不是雷傲侯唯一的兒子，祇怕老早就被雷傲侯趕到塞外蠻荒不毛之地了。

幸而他不但沒有被放逐，而且一睜眼就有俏麗伶俐的小婢替他梳洗換衣。然後先是燕窩，繼而各式美點，菓盤的香蕉葡萄等名貴水果散出誘人香氣，有時甚至有哈蜜瓜。

外面傳來潑刺水聲，雷不羣才記起自己敢情身在秦淮河最有名的「縈香」畫舫中。敢情昨夜喝醉了所以沒有回家。

穿紅衣小婢輕聲問道：「雷少爺，你為何每夜必飲？又為何每飲必醉呢？」

另一個穿綠衣小婢笑道：「別多嘴，小心李大媽知道你問東問西打腫你的嘴巴呢。」

雷不羣喃喃自語道：「我為何每飲必醉呢？」

紅衣小婢道：「難道雷少爺你也會有心事？難道你也有求不到的東西？」

雷不羣現在才注意着她，她只有十五六歲，白淨俊俏不在話下，但使他心裏一動的是她眼中的關切柔情。

他問道：「妳叫什麼名字？」

紅衣小婢道：「我叫小芳。」

雷不羣又問綠衣小婢，知道她名叫小香。

當即拍拍手叫了李大媽進來，問過她們的身價若干，便付了贖身銀兩。

小芳小香好像做夢一樣，歡歡喜喜自

去收拾衣物回家。

但雷不羣却仍然好像失落在荒寂無垠原野上，世間上的確終究有些東西不是財富可以獲取的。

他忽然聽見柔靡絃管清脆檀板以及婉約歌聲。樂聲歌聲是從隔壁廳子傳來的。

雷不羣起身走過去，他撥開簾子，沒有人攔阻他做出如此無禮的動作，李大媽還趕緊進去準備打圓場。

那個廳子內四個人圍着圓桌飲酒，另有兩名樂師和一個女子奏樂唱歌助興。

這本是極平常場面，尤其是圓桌邊的四人共是三女一男，雷不羣已認識兩個女的乃是這「縈香」舫上的姑娘。

但雷不羣態度却使得氣氛奇異尷尬。因為他居然不跟佔用此廳主人打招呼，使得李大媽推笑介紹的話祇說一句就說不下去。

雷不羣直勾勾望住那歌伎，但人人都看得出他並不是「看」而是在「聽」。

——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斷腸聲裏憶平生……

雷不羣深深嘆口氣。不錯，只有身為人間惆悵之客，才能够知道「你」為何事淚痕縱橫。唉！斷腸聲裏憶平生……。

他終於回到現實世界，於是看見座中唯一男人，這人使他微感驚訝，因為他不但英俊瀟洒，而且眼神極足，尤其是這種情況之下他居然全無絲毫慍色。

雷不羣立刻極誠懇地作揖道：「仁兄請寬恕在下失禮之罪，就因此曲使在下回憶起一些往事，所以不覺失禮冒犯。」

那瀟洒英俊的人微笑：「怪罪之心全無，但奉邀同飲幾杯之意却有。」說話也起身還禮，態度文雅而又誠懇。

雷不羣馬上參加，一口氣乾三杯。才互通姓氏邦族，而知道對方姓宋名去非，家住無錫桃花溪。

使他意外的是席上那個未見過的美麗女郎，看來最多十六七歲，態度却很大方很世故。她也敬了他三杯酒，才回答他的問題。說道：「妾身沒有在秦淮楚館章台平康待過。祇不過秦淮河風月，膾炙天下人口，所以妾身隨同外子前來開開眼界而已！」

雷不羣面孔登時變成紅柿一樣，把人家美麗年輕的妻子當作是陪酒鬻身的妓女，還當面問她是在那兒做？言下大有光顧之意。這種大意誤會當然非常尷尬。

幸而宋去非汪洋大度，一點也不在意。還取笑他妻子幾句。

所以雷不羣自己罰了十杯酒之後，這場尷尬風波也就揭過。

喝了一點酒雷不羣反而頭腦變得清醒，他驚疑地注視擱在櫃上的長劍，道：「無錫桃花溪宋家？你是宋家的人？」

宋去非道：「是的。」

雷不羣道：「聽說桃花溪宋家劍道江南第一，小弟今日居然認識宋兄，眞是三生有幸。」當下連乾三杯。

宋去非微笑道：「雷兄文質彬彬，却很清楚武林之事，只不知雷傲侯前輩是你的什麼人？」

雷不羣皺眉道：「什麼都不是。」

任何人如果因為「雷傲侯」之故與他結交，他寧可一生孤獨，寧可沒有一個朋友。所以他在外面永遠不提到父親，亦不承認有任何關係。

但他並非看不起父親，又不是感情上有磨擦有衝突，他祇不過想自己交朋友，不想受聲名財富等影响而已。

宋去非的妻子黃氏問道：「你天天都來這種地方？你天天都喝酒？」

雷不羣又有點尷尬了，苦笑道：「嫂夫人，這種話題只適合男人之間談論。」

宋黃氏笑一下，那對眼睛明亮得使人心動。她道：「你不妨把我當作男人。其實我的想法，我的作風比男人還大胆，你不相信不妨去問問去非。」

雷不羣苦笑道：「妳的意思仍然是要我回答妳的問題？」

宋黃氏嫣然道：「正是此意。」

雷不羣看看宋去非樣子簡直好像沒有聽見。只好道：「對，我非來這種地方不可。也非得喝酒不可，尤其是秦淮河上的畫舫，是我唯一睡得着唯一能忘記煩惱的地方，我這樣回答嫂夫人妳滿意麼？」

宋黃氏用那雙比羊脂白玉還白的纖手，捧着一杯酒送到他唇邊，讓他喝酒，才道：「我十分滿意，因為你已經是第七個把我誤認為勾欄中人，而當他們發現弄錯，又發現我是桃花溪宋家媳婦，就全都態度大變，拚命阿諛奉承，拚命討好我們。但只有你不一樣，只有你還能保持本來面目。」

雷不羣仍然苦笑道：「這便如何？」

宋黃氏道：「這才顯得出海龍王雷傲侯的兒子果然不同於凡夫俗子。」

雷不羣大訝道：「妳……妳早已知道？」

宋黃氏道：「老實說只有我知道。連外子也不知道你竟是雷傲侯的獨生子。」

雷不羣忽然望向宋去非投以同情的眼光。

任何人娶得這樣一個妻子，保證必是苦樂參半，甚至是苦多樂少殆無疑義，此所以雷不羣以「男人」的立場同情宋去非的不幸。

宋黃氏又道：「你等一下回家麼？」

雷不羣道：「下午我會回去。」

宋黃氏道：「很好。」

雷不羣訝道：「很好是什麼意思？」

宋黃氏道：「雖然你喜歡偎紅倚翠，尋花問柳，雖然你逃避於酒國醉鄉中，但你清醒的時候還會回家，所以很好。」

雷不羣只好苦笑，這個美麗的妙齡女郎如果是風塵女人，這一類話就會發展的很有趣。可惜她既不是風塵女郎，而她丈夫就坐在旁邊。宋去非插口道：「不好。雷兄你今天最好不回家。」

雷不羣又訝道：「啊！你叫我不要回家？」

宋去非道：「是的，你留在此舫飲酒聽歌，內人也留在這兒陪你。」

雷不羣簡直大吃一驚，道：「你說什麼？」

宋黃氏吸起艷紅小嘴，道：「他叫我留下來陪你談天，陪你喝酒作樂。」

連雷不羣自己也覺得「苦笑」次數太多，肯定比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苦笑加起來還多。他道：「宋兄很會講笑。」

宋黃氏道：「他講話素來很認眞，他

當眞要我留下陪你。但你却不必向邪歪處想。他只不過認爲你有風度絕非胡作亂爲之人。所以也很放心。」

雷不羣仍然苦笑，道：「就算我很君子，也沒有理由叫我不走，又要你留下陪我？他到底想考驗你？抑是考驗我？」

宋黃氏笑容很驕俏，聲音也很悅耳，說道：「都不是，他只想和你保持良好關係，說不定將來還可以做朋友，當然這只是他的想法，我却不是這樣想。」

雷不羣不止苦笑了，而是大聲道：「你是怎樣想法？」

宋黃氏吃吃笑道：「別緊張，更不必往邪歪處想。」

雷不羣實在很不放心。他有一個極鮮明感覺，這個年輕美麗女郎很不簡單。

她對男人心裏尤其了解透徹。似乎你動任何念頭，任何想法，她却能够看穿，能够了解。

這種美女當然十分可怕。尤其羅敷有夫已經是別人的妻子，更加危險可怕。

「苦笑」幾乎已變成雷不羣的招牌了。他道：「宋兄，你不要我回家，到底爲什麼？」

宋黃氏却搶先應道：「你要他講老實話，抑是假話？」

雷不羣道：「爲什麼有假話？我當然要聽眞話。」

宋黃氏道：「如果他講了眞話。第一件你不許生氣。第二件你答應下午不回家，你答應留下來讓我陪你。」

雷不羣想來想去，就算下午不回家，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

無論從那一個角度推想，身爲男人的雷少爺絕對不會吃虧。所以他下了決心道：「好，我不回去。我要聽實話。」

宋去非緩緩道：「因爲下午我要帶劍去見令尊。」

雷不羣除了苦笑之外，好像已忘記其他任何表情。

宋去非仍然用緩慢又很清晰聲音道：「我宋家有一個人死在血劍嚴北劍下。而現在我們才知道令尊和嚴北的密切關係。才知道有人透過令尊關係使嚴北出手，讓嚴北賺到很多血腥黃金。」

雷不羣登時不會作聲。因爲關於他父親雷傲侯和嚴北等人的密切關係，他當然不可能全無所知。

他可以不洩秘，甚至刀子頂住心口也絕不透露一個字。但要他睜着眼睛講謊話，把白的說成黑的。把眞的硬說是假的，這一點他却辦不到。他只能緘默，還有苦笑。

宋去非又道：「是非恩怨本來就不容易弄得很清楚。像你這種人品脾氣性情，我們很可能變成很好朋友。但現在旣然有了困難障碍，我只希望你不要在場。我們各交各的，賬也各算各的。」

雷不羣第一次居然會發出如此軟弱的：「你不去找他不行麼？」

宋去非只歎一口氣。宋黃氏却道：「如果他力有未逮。如果無法贏得雷氏的『七尺飛紅』。桃花溪宋家只好從此死了報復之心。」

但如果宋去非贏了，當場殺死雷傲侯呢？如果宋去非技藝不精功力不及，當場死於「七尺飛紅」之下呢？

又如果雙方都暗中另有幫手，因而贏者不光明磊落，輸者則死不瞑目，又如何呢？

總之其中問題甚多，豈是一言兩語就能概括那麼簡單？

雷不羣苦笑得嘴邊筋肉已經痠痲。他深深嘆息一聲，道：「家父知道你們找他麼？」

宋去非道：「他當然知道，我已呈上拜帖。也說明拜見他的用意。」

雷不羣道：「你一向都是這麼固執的麼？」

宋去非緩緩道：「如果你最敬愛的嫡親叔叔又是你授藝恩師被人殺死。你想不想報仇呢？」

雷不羣沉默一會才道：「我只希望你落敗。因爲家父從未殺過人。」

宋去非道：「我也是。」

但事實上高手相爭，到了勝負分出之時，也大抵是生死立判的關頭。這其間原本就是「一羽不能加」的境界。

有一千斤力量誰也不敢只用九百九十九斤。能够刺入心臟之劍絕對不敢改刺肩臂，這就是高手相爭的凶險可怕之處。

雷不羣搖頭道：「不行，我不能不在場。我可以狎妓飲酒縱情聲色，但我旣然知道，便更不能不回去。」

宋去非聳聳肩，道：「好吧，如果我是你，我也不能不回去。」

雷不羣站起身拱拱手，道：「我告辭了。」但他的頭忽然暈得很厲害，不但眼睛花了，連雙脚也浮軟無力。

宋黃氏道：「雷少爺，你的答案我一看見你之時就知道了。」

雷不羣深深吸一口氣，勉強提聚眞力，勉强使自己不倒下去。苦笑道：「所以這是妳的手段，與宋兄毫不相干？」

宋去非訝道：「你們說什麼？」

宋黃氏眨動明亮迷人的美眸，嫣然笑道：「是的，他一點也不知道。我只不過用了三種不同派別，不同種類的軟痲藥物。如果你一定要回去，那就只好由我扶着你回去。」

雷不羣的苦笑根本沒有機會收起。道：「不行。你扶我回去，而你的丈夫却要跟我父親動刀子拚命，這像什麼話？」

宋黃氏道：「所以你還是留在這兒比較好些。唉，其實這三種藥物應該給去非服下才對。可惜藥力再强，也只不過六個時辰。我總不能每天給他服藥使他天天不能動彈。所以我只好使雷少爺你暫時不能動了。」

雷不羣坐回椅上，長長歎息。

他看見宋去非用銀盆盥洗，用香毛巾拭抹。然後才從櫃上拿下長劍。

宋去非左手挾劍，說道：「雷兄，我的確不知道賤內會使用這一手，你可相信麼？」

雷不羣決定不再繼續苦笑，因爲他覺得兩邊嘴角肌肉已經僵痲不堪。所以他冷冷道：「我相信或者不相信，都不能改變局勢，也不能改變你的決心。所以已經無關重要。我只想問你一句話，希望你肯回答。」

宋去非道：「只要我答得出，我一定

從實坦白奉答。」

雷不羣輕輕道：「你這位嫂夫人，從那兒娶到的？你可感到煩惱，可感到後悔麼？」

原來這是簡單而又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

宋黃氏眼睛都突出來，盯住那兩個男人。

宋去非想了一下，才輕輕道：「她是我宋家明媒正娶的媳婦。對於她的感想，我和你一樣，所以我猜你一定明白。」

宋黃氏大聲問道：「到底是什麼感情啊？」

雷不羣又不知不覺苦笑，道：「宋兄，祝你旗開得輸馬到功敗。更希望你快快鎩羽而歸，快快把嫂夫人帶回家去。」

但當他看見宋黃氏目送她丈夫離去時，眼中面上流露的無盡關切憂色，就忽然感到問題非常嚴重。

他也覺得忘記不了宋去非眉宇問那股冷峭孤傲神色。這種自負高傲之人，必定是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之人。

所以他絕對不會輸也絕對不能輸。因爲「輸」的意思就一定是「死亡」。

只不知這一點那慧黠善解人意，那口舌便給而且古怪手段甚多的宋黃氏知不知道明不明白？

他又忽然看見宋黃氏眼睛變得更美麗，散發凄艷的誘人魅力。原來她美眸中迷迷濛濛加上一層淚光。

——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人世間無窮無數迫不得已的生離和死別，其實又豈是一掬情淚數聲悲歌就能形容得出的？

嚐過滋味因而心已成灰的人，當然知道你爲了何事而淚痕縱橫滿面。

雷不羣一面暗想一面又感到內心之孤寂。似乎因爲宋黃氏的孤寂也疊貯於他心中，所以使他感到加倍的孤寂感到命運的無可奈何。

冷落廳角已久的歌伎檀板一拍，樂師們忽然奏出姑蘇古調。那是幾千年前吳國遺音。

歷史上吳國雄主闔閭曾經威震天下，只是兵凶戰危最後也不免敗於越王勾踐手中，因傷而死。

其後吳王夫差崛起擊敗勾踐，亦是雄強威震中國的霸主。可能終於過不了美人關——英雄無奈是多情。

艷色天下無雙的西施人去樓空。曾經叱咤風雲號令天下的吳王夫差也兵敗自刎而死。吳國的宮殿樓台傾圮荒蕪。祇有那激越而又凄涼的亡國遺音至今猶存。

——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徑塵生鳥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綠。

換羽移宮萬古愁，珠歌翠舞古梁州。

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那歌伎唱得極好。極好就是凄涼得使你懷念，使你掉淚，使你勾起天涯海淚萬千縷相思的意思。

如果你嚐過生離死別的滋味，你就會了解何以宋黃氏和雷不羣的感情如此脆弱？如此容易傷感。

——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

× × ×

巨大廳堂內竟無一件傢俬，但巨大楠木樑柱及光滑細緻潔白粉堊又顯出此廳造價不菲。地面也是堅硬美觀的欅木地板。

幾名僕人迅速搬了四座兵器架進來，又迅速插滿各式各類兵器。

然後，廳堂內只剩下兩個人——雷傲侯和宋去非。

雷傲侯銳利目光審視對方。他看見宋去非冷峭傲岸神情，也看見手中之劍。

雷傲侯此生已不知道見過多少人手中拿着劍，這個宋去非拿劍姿式並不奇特，可是却自有一種瀟灑味道，使他整個人變得更儒雅也更冷傲。

「你就是『滄海月明』宋去非？你就是『無痕劍』宋天星的姪子和傳人？」

「我是！」

「看來你劍道造詣比令叔當年已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去非的聲音很自信道：「如果不是這樣，今天我也不敢來了。」

雷傲侯沉默一下，才道：「但你知不知道你還未達到劍道最高峯？」

宋去非道：「不知道，我已經盡力修練務求日有精進。」

雷傲侯道：「你就算贏得我也必敗於血劍嚴北劍下。這句話當年我也向令叔說過，你信不信？」

宋去非道：「不信！所以我一定要試試。」

雷傲侯嘆口氣，道：「二百年來桃花溪宋家劍道天下知名，武林膺服，你知不知道爲什麼？」

宋去非道：「魏晉清談了國事也誤了蒼生。所以我向實事求是。」

雷傲侯道：「年輕人，你聽我說，以你資質氣度，你可以承繼宋家劍道成爲天下無雙高手。不過你必須得到我的指點，因爲你顯然已經犯了錯誤，這個錯誤是聚九州之鐵鑄成的大錯，不是一招一式的小小謬誤。所以你永遠不能成爲天下劍道無雙高手，但如果肯聽我指點……。」

宋去非冷峭神情變成溫和微笑，道：「雷前輩，難道一個活人的武功，竟然也像奇珍異寶，而你竟然也能一眼看穿看透了？」

雷傲侯道：「不錯，可惜我知道你不肯相信。」

宋去非答道：「如果我們再談下去，說不定我的信心我的決定會動搖，所以請勿見怪，我準備出手了，請小心提防。」

雷傲侯徐徐脫掉外衣。裏面結束得甚是俐落。左手却多了一對短劍，晶亮光芒閃閃耀眼。每一把短劍長約八寸。柄端有一條極細烏絲繫住雙腕。

他一邊做脫外衣等動作，一邊說道：「滄海月明珠有淚。你外號是稱爲『滄海月明』，而你居然不反對不設法更改。僅僅這一點我已知道你對你宋家無上湛深的劍道未達巔峯了。」

宋去非退身後兩步，躬身道：「請前輩不吝指點。」

雷傲侯道：「桃花溪宋家劍道以空靈瀟洒近於無拘無碍境界。但你想想看，『滄海月明珠有淚』這區區七個字，那一個字能够超然物外？可有無拘無碍境界？」

宋去非神色仍然很鎮定毫無變化，只不過眼中射出敬佩仰慕光芒而已！

他道：「縱然這是前輩危言欺我，縱然是無中生有的理論，但晚輩我仍然十分佩服。」

雷傲侯苦笑一聲，道：「危言？無中生有？唉，年輕人，當年連你叔父無痕劍宋天星也不敢不相信我任何一句話呢。年輕人，你外表瀟洒不羈。其實內心每一尺每一寸都是拘束。你如果眞能洒脫至於無拘無碍境界，你根本不會呈遞拜帖，不會訂明今天約會時間。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劍法也受這許多觀念限制，你怎能突破凡俗界綫？怎能達到揮洒自如的境界？」

宋去非面色微變：「前輩的敎誨我永遠不會忘記。」

雷傲侯嘆口氣，道：「人生如夢，何曾夢覺？人人都是這樣子，明知是夢（夢亦可改爲眞理），却不能亦不肯覺醒（不依照眞理去做）。我對這種種愚蠢固執軟弱的現象已經十分厭倦灰心，亦無所顧惜。請出劍吧！」

宋去非內心感覺得出强大無形的壓力。此一壓力當然來自對方，最可怕的是「壓力」並非純武功的威脅。甚至可以撇開武功，那壓力其實淵源於「智慧」。

「智慧」能够發生壓力根本一點不稀奇。如果你以爲一個賽跑或游泳健將能够取勝，關鍵只在於體力。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很少人知道任何一項運動要能出人頭地，竟然必須「智慧」，在競賽之時固然要智慧，在平時鍛鍊亦一樣！

所以任何傑出的運動名家，不但絕對不會有呆痴之人，簡直可以肯定必是聰慧過人之士。

「武功」以生死、榮辱爲賭注，在「適者生存」「强存弱亡」的角度來看。顯然是更尖銳更殘酷的淘汰方式。

所以武功超卓之士，內在智慧的修養必須與武功並駕齊驅。

你由此可知甚至可以感受的壓力——敵人能把你看得清楚透剔。你豈能不驚心動魄？豈能不趕快動員你腦子一切能力設法找出正確的應付方法？

宋去非動作緩慢却極爲優美掣出長劍。劍鞘扔在一邊。

但扔鞘動作除了優美舒徐悅目之外，却又透出淒厲堅決的意味。

顯然這個小小動作已透露出內心「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回」的決心。

他知道雷傲侯絕對不會趁隙偷襲，所以不但動作從容，同時還能偷空想起不少事情。而首先閃現腦海中的面容，就是他的妻子！

她不但漂亮，而且心竅玲瓏，千乖百巧，但這都不打緊，但令人担心的是她專門做一些出乎人人意料之外之事。例如這次前來金陵，在秦淮河畫舫上召妓飲酒作樂。此舉在良家婦女來說，已經十分駭人聽聞。

誰知她還悄悄告訴他，這種神女生涯很有趣，尤其是將來萬一要她負起報仇責任之時，她一定會嚐試過這種生活。

因爲神女身份旣有趣而又行事方便得多。打聽任何消息都容易得多。

她絕對不是嘴吧說說算數，宋去非不禁泛起一抹苦笑。如果我今天戰敗身亡。她必定會替我報仇，而且我可以肯定她會用最奇怪的方式進行。她會投身娼門，等候報仇的機會。

她是不是故意作賤自己，故意斷絕一切關係，以便維持「復仇」的火焰呢？

宋去非的劍勢的確非常瀟洒美觀，當然絕對不同戲台上的招式，而是眞眞正正能够殺人而又悅目的招式。劍身上透出的內力，更是深厚强勁得出人意料之外。

可惜雷傲侯却不包括在其中。他一點也不感到意外，他雖然已屆微微發胖的中年人，但一切動作却仍然快得有如迅雷閃電。

宋去非只攻了三招就知道情況不妙，因爲雷傲侯似乎深諳桃花溪宋家劍道神妙秘密招式。

所以每一招都能早一步躲閃或拆解。這種局面當然是有輸無贏，除非……。除非拚命，除非決心同歸於盡，否則今日這一局不但輸定，而且輸得很慘——連性命也得輸掉。與其因輸而喪命，自是不如搶回一點主動，盡力撈一點本！

但見宋去非劍法忽然凌厲惡毒無比，尤其是一股慘烈氣勢使人泛起「瘋狂」之感！

宋去非一共有五招這一類劍法。平時修習絕對不給任何人看見，保持最高度秘密！

當然你已不可能在他身上劍法上看得見絲毫瀟洒味道，祇有凶殘慘烈氣象。

這五招拚命劍法一出手就如狂風驟雨，又如萬軍衝殺，凶厲却絕對不能止步不能够回頭。而且招招連續接續更無一絲空隙，但第三招剛使完第四招正要發出的一刹那間，一把短劍已經揷在他胸口！

所有動作突然停止，時間好像也忽然不會移逝。

宋去非的確感到難以置信，因爲這五招劍法近百年來宋家秘密傳授，外間從無一人知道也從無人見過。

就算當年叔父宋天星與血劍嚴北那一戰曾經施展過。雷傲侯豈能記得。豈能找出破綻？又豈能把握得住稍縱即逝的機會呢？

所以他一時沒有倒下，雖然明明感到短劍鋒刃已刺入心臟，他一定要弄清楚，否則眞是死不瞑目。

雷傲侯露出惋惜而又歉疚神情。道：「你年紀還輕，而且你很正派。所以我本想殺死你，何況你如果肯研究虛心改進，你一定可以成爲一代劍道大家。」

宋去非聲音堅定却很虛弱，道：「你早已識得我這幾招劍法？也識得我宋家劍法？」

雷傲侯道：「武功亦正如珍奇異寶。你如果有淵博的智識，又有足够眼力。你就不難鑑定眞僞及價值。你知不知道我這一對眼睛，曾經看見過多少劍法多少種奇異功夫？」

宋去非忽然想起美麗却大胆放肆的妻子，她已扣住雷傲侯獨生子雷不羣。

但他却沒有利用這件事威脅雷傲侯。如果她知道了，一定非常非常生氣。

不過妳生氣與否已經毫不重要了，因爲我已經死了，已經沒有任何知覺。沒有榮辱也沒有愛恨……。

妳可能在歲月瀑流中漸漸地忘記我，但我却馬上就會忘記妳。因爲我已經「死亡」。

我不必再在人生歷程掙扎，我不必爲了技壓羣雄、不必爲了對付想殺我之人作永無休止刻苦的練劍，不過可笑的我終於因劍術未精而喪生。早知如此，從前何必白費時間、白費心力，又更何必冷落了妳而苦苦練劍呢？

生命之火本來就很脆弱很容易熄滅。宋去非感到全身精力已經耗盡。祇除了「意識」還存在，但似乎也已漸漸糢糊，漸漸消失了！

意識本是死亡過程中最後才消失的。只不過由於身體已僵冷，所以意識無法表達任何意思。

據說死者意識竟可存留世間達七日之久。當然你決不會知道，因爲死者的意識沒有法子可以跟活人打交道，沒有法子傳達意思。

所以眞正樂觀，眞正了解有生必有死的死者，他一定極不希望有人爲他嚎啕大哭。因爲這會使他心亂而產生壞的和可悲的感應。

而且旣然有生必有死，旣然明知人生好像做一場夢，爲何夢醒離去時要悲哀，要痛哭呢？爲何不歡歡喜喜慶幸他逃出這無可奈何的大夢呢？

但宋去非眼中忽然恢復神采，雙腿和身子有如鐵鑄石雕一樣硬朗，不肯倒下！

他眼中出現一個人●像一枚黑色長釘釘住地面（因爲一身黑色衣服之故）。

黑色人釘相貌相當清秀，看來年紀不大。大約是卅歲？四十或五十歲？這一點似乎很難找出可靠答案。

他左手握着一把形式古雅長劍，劍鞘是老鯊魚皮還鑲着黃金，所以一望而知珍貴得很。

宋去非身子雖然挺直屹立如石像，聲音却很虛弱，道：「你一定是當今天下劍道可以稱爲宗師的血劍嚴北？」

黑色人釘清俊面龐上沒有一絲表情，微微頷首，道：「我就是嚴北。」

宋去非道：「我終於能見到你，總算不虛此行。」

嚴北道：「不錯，很少人尤其是武林中人能够見得我。」

宋去非道：「時間無多，所以不說客氣話了，我想知道如果我請你指敎，你是否也像雷傲侯一樣，十招之內就能取勝，就能取我性命？」

嚴北道：「你相不相信，我現身出來，正是爲了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已準備好答案，答案就是：多少招才可以取勝，才可以殺敵，根本無關重要，最重要是結果——贏或輸。」

宋去非道：「答得好，我衷心感謝，不過以我這種情況，只怕已沒有時間可以慢慢體會箇中深意了。」

嚴北點頭道：「這話也是，不過事實上我所講的也是眞話，你想想看，如果結局是贏，你一招就贏跟一千招才贏有何分別。」

他居然也會輕輕嘆口氣，又道：「你若是一眼看得出對手的弱點，當然一招解決，但如果一時看不出，纏鬥千招也不稀奇。」

宋去非仍然固執地問道：「我呢？」

嚴北只好道：「三招！」

宋去非歎一聲，又問道：「刀王蒲公望呢？你對付他要幾招？」

嚴北搖頭道：「不知道，我已經磨礪了廿年，他也一樣，但至今我仍無把握，當然他也一樣。」

其實嚴北這些話可以不說的，因爲宋去非已經忽然跌倒地上，閉上雙目已經氣絕斃命。

但嚴北仍然一絲不苟個個字清清楚楚講完，才轉眼望住雷傲侯：「傲侯兄，我們的秘密似乎已經洩露？」

雷傲侯苦笑一聲，回答道：「你猜對了。」

嚴北道：「顯然不久的將來天下有名有姓的人物會來拜訪你。他們當然不是來找你喝酒的。」

雷傲侯道：「你猜我知不知道呢？」

嚴北道：「你有何打算？」

雷傲侯道：「我自從認識你那一天開始，已經有了打算，二十年之後你才問我這句話，你看會不會遲了一點？」

嚴北道：「對不起，我的確太疏忽大意了，但現在講的是實際問題，是關係到你生命和身家財產的問題。」

雷傲侯道：「我早已準備好，却也沒有什麼妙計，只不過來一記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而已，當然我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身，可以一輩子隱姓埋名也不必賺錢養家。」

嚴北道：「那你還等什麼？」

雷傲侯道：「第一，等看完你與蒲兄那一場印證武功。」

嚴北不由皺了皺眉頭，問道：「第二呢？」

雷傲侯道：「第二，我已接到八張拜帖，宋去非是第一個上門的，但第二個也已經來了。現下在另一間練武廳內。」

以「海龍王」雷傲侯之富，府第內有兩間練武廳不算稀奇，事實上他有五間之多。

嚴北道：「好吧，第二個是誰？咱們去瞧瞧。」

雷傲侯苦笑道：「不但第二個已在那裏等我，其實第三個也到了。」

嚴北道：「就算剩下的七路人馬全部到齊，你也不必担心不必苦笑。」

雷傲侯訝道：「我不必担心？應該是誰担心呢？」嚴北答道：「我！」

另外一個雄壯聲音接着應道：「還有我！」

人隨聲現，高大魁偉的「刀王」蒲公望大步走進來。他和嚴北一樣，都用一種奇怪的眼光望住雷傲侯。

其實走入練武廳一共有兩人，只不過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身材矮小其貌不揚，所以跟刀手蒲公望走在一塊之時，很多人會忽略他的存在。

孟知秋居然也自告奮勇，道：「也還有我。」

雷傲侯看看這三個人，稍微想一下，才苦笑道：「你們爲何都對我這麼好？你

們是不是要我猜測。」

蒲公望道：「咱們是老朋友了，為老朋友做點事情難道不應該？」

雷傲侯道：「哼，老朋友？」他眼光轉投孟知秋面上。又道：「你呢？孟老總，莫非你也為了老朋友的緣故，所以拔刀相助，所以肯放棄你一向公正執法、禁止私鬥的原則？」

孟知秋道：「難道我們帮錯了你？」

雷傲侯答道：「你絕不會帮我私鬥，而你們兩個……」他用手指指嚴、蒲二人，又道：「你們雖會帮我，但一定等我開口求助才肯出手，絕對不會自告奮勇，替我擋災消難。」

嚴北不悅道：「不是等你開口求助才肯出手，而是等你開口之後才敢出手，因為誰也不知道你已經作了何等樣的安排？如果貿然出手豈不反而壞了你的計劃。」

雷傲侯道：「那麼目前之事我開口求助了沒有呢？」

沒有人回答他這句話，因此雷傲侯苦笑一聲，道：「瞧，我並沒有瞎疑心，沒有神經過敏，到底是怎麼回事？」

粗豪率直的蒲公望首先道：「對，是有點問題，但卻遠不如你目前遭遇之事那麼嚴重。」

雷傲侯微微變色，立刻問道：「有問題？問題是不是來自南飛燕？」

孟知秋說道：「正是，前兩天我已提醒過你，我可沒有說錯吧，女人一妬嫉起來，什麼事都幹得出，管你是天王老子她也不怕，但何以你居然沒有考慮她的反應呢？」

蒲公望道：「你可知道她製造了什麼問題？」

雷傲侯苦笑道：「我當然知道，她深知如果能使我錯過了『血劍』對『刀王』這一場盛舉，我會覺得比死掉還難過，她目的就是要我難過，越難過越好，所以她根本不必動刀動槍，她是不是已經達到目的了？」

孟知秋道：「對，本來你還有一綫機會。雖然這一綫機會看來是不可能的，因為除了嚴蒲兩位主角之外，南飛燕只邀請兩個人參觀並作見證，其一是大自然天醫李繼華，另一個人她沒有指定是誰？所以這是你的一綫機會，不過我很懷疑她怎肯給你這一綫機會，簡直全無道理。」

蒲、嚴二人齊齊頷首，表示同意他的觀點。

雷傲侯道：「旣然我是有一綫機會，且還管合理不合理，我只想知道何以我忽然連這一綫機會都消失了不見了。」

孟知秋陪笑道：「這却是我的不是了，你知道我也早就下了決心不惜一切非參觀這一場賽事不可，所以我用了一點不正派的手段，迫得嚴北兄不能不讓我去。」

雷傲侯訝異問道：「他竟是被迫答應的？」

孟知秋道：「我老早已動用種種關係，預先調派數萬神兵沿江演習，其中當然包括水師精銳，所以如果我太空閒又太失望的話，很可能有上千的人丟了性命。」

丟性命的人數旣然上千，當然就是嚴北「大江堂」的帮衆。

孟知秋動用如此龐大官家力量，只求參觀這一場血劍刀王之鬥。的確可以稱為不顧一切了，當然亦怪不得嚴北非讓步不可了。

雷傲侯已感到事情無可挽回，所以唯有苦笑道：「孟老總，我確實棋差一着，萬萬想不到你會使出這一招。」他目光在這三位當世無雙高手面上巡視一番，又道：「所以你們都覺得對我很歉疚，所以都自告奮勇想帮我做點事。」

他們都緘默無言，對於雷傲侯的抱怨誰有話可說呢？雷傲侯又道：「說不定這許多人忽然會找上門來，也是南飛燕的傑作。」

孟知秋道：「不會吧？她不是這種人，絕對想不出這種主意，如果你疑心是姓陶那年輕人，我更相信些。」

雷傲侯固執地搖搖頭，道：「不，陶正直為人卑鄙，只是個可厭的小搗亂，何況他怎能識得這許多一流人物？除了南飛燕，我想不出別的人了。」

嚴北道：「就算是南飛燕吧，但你當急之務不是追究洩秘害你的人，而是如何應付無窮盡天下高手的『拜訪』。」

他望望蒲公望，又道：「蒲兄以畢生功力一刀拚掉呼延逐客，他本身也有內傷，所以他只可押陣助威，不可出手。」

蒲公望哈哈一笑，道：「雷老闆有你拔劍相助，天下還怕誰呢？」

雷傲侯問孟知秋道：「你呢？」

孟知秋道：「我向來反對私鬥。任何事情、任何仇恨也應該經由法律途徑解決，但如果我必須跟嚴、蒲兩位離開此地，我怎能分身阻止那些武林人向你尋仇，向你報復呢？」

雷傲侯道：「那麼你能做什麼？」

孟知秋說道：「目前我只有替你擋住從江北來的兩路人馬的時間，其次我只能夠忽然變成醉貓或者呆子，所以此地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知道，其三，將來我回到此地，我一定替你查出到底是誰洩秘來害你！」

蒲公望不以為然咆哮道：「在這種地方這種時間還有這些人物，老孟你還說什麼法律？乾脆聯手出擊，快快把老雷目前的問題解決。」

孟知秋嘆口氣道：「你們習慣了拔劍而起挺身而鬥這一套，你們根本不知道法律之尊嚴須得犧牲多少小我才換得來。」

血劍嚴北道：「傲侯兄，我們還站在這兒幹什麼？」

「我們」意思是眼前的四個人，他們俱是當代無雙之士，彼此身份名望都堪匹敵。

所以講起話來反而輕鬆爽快些，彼此不必咬文嚼字不必禮數週全。

蒲公望道：「對，你眼前之事盡快打發了，我們馬上就要動身前赴巫山。」

雷傲侯道：「這是怎麼回事？為何你們要老遠跑到巫山，南京難道就不可以比武？」

孟知秋答道：「南飛燕提供一個絕佳場所。當然南京不可能有這種地方，地點是在一個極巨大的山腹中，洞口很小很隱蔽，入洞三丈左右，就突然極為廣闊，一道石樑突出，下面是百餘丈深的幽壑，據南飛燕的估計，下面幽壑至少有數里方圓之大。

雷傲侯道：「你們當然不會為了一個隱藏山腹內的幽壑而遠赴巫山。」

孟知秋道：「對，可是那幽壑有個很有趣也很可怕的名字，叫做『不歸壑』，南飛燕說任何人若是掉下去，縱然不當場跌死也絕對上不來，就算輕功高明如她也無辦法，因為那山腹就好像一隻碗反轉扣覆地上一樣。而那道突出的石樑開始時有一丈許寬，但到最尖端處只有半尺，這道石樑長達三十丈，南飛燕拿一支火炬在最尖端處，我和李繼華各持一炬在外面，當中就是嚴蒲兩位了。」

他雖然描述得很簡略，但已予人極深印象，總而言之，「不歸壑」是一處天險地絕的所在。

在石樑上交鋒拚鬥之人，一招落敗跌下幽壑的話，就算未曾負傷亦永遠不能回人間。當然這等險絕之地，才配得上「血劍」嚴北「刀王」蒲公望這兩個當代無雙的高手比鬥。

嚴北道：「這些內情雖然值得聽聽，但我仍然有一個感覺，雷兄你好像有意拖延時間？」

雷傲侯用一聲苦笑抹掉想像中那幽暗險絕地方，那驚世駭俗的劍氣刀光，他道：「是的，我必須先處理桃花溪宋家高手滄海月明宋去非的屍體，我正在等候棺木，當然要最好的楠木棺材，他胸口致命的那把短劍，也送給他做紀念。」

蒲公望皺眉，不滿道：「你幾時變成這般婆婆媽媽？死人還要甚麼紀念品。」

雷傲侯道：「除了你和嚴兄這一場比武之外，你猜我最關心的是什麼人？」

孟知秋立刻道：「你的獨生子。」

雷傲侯道：「一點不錯，所以如果我錯過了比武，我一定要設法保全我那獨生子性命。至於我自己的生死禍福，反而不是重要事，你們同不同意呢？」

誰也無權不同意，因為天下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古今一樣，所以人人只好同意了。

雷傲侯深深嘆息一聲，說道：「但是，我却必須做一件非常殘忍的事，唉，其實我並不是想殺死這個年輕人，可惜他劍術太好了，迫得我非殺死他不可，否則就不能取勝。」其他的人當然都明白這個道理。

孟知秋問道：「宋去非的屍體究竟要送給誰？」雷傲侯疚歉地沉默好一會，才輕輕道：「他的妻子。」

蒲嚴孟三人雖然很吃驚很迷惑，但面上却不曾露出來。

他們見慣了千奇百怪的事，也明知世上往往有這種表面很不合理，而事實上却非如此做不可的事。

所以他們只能把情緒隱藏心中，只能等雷傲侯自己解釋。但他們却一致相信一件事，那就是雷傲侯必定是極强有非如此做不可的理由。

所以，他們都很耐心等候雷傲侯自己講出來，但如果他不肯講，他們也不會失望。

× × ×

上好楠木不但帶着香味，而且特別沉重。

地點雖然也是在巨大船舶上，却已經不是香艷的「縈香」畫舫了。

船艙內霎時間瀰漫着棺木所帶來的香味。

香氣雖然是濃郁得奇怪，但棺木內更吸引所有人的注意了。

棺木內有沒有屍體呢？如果有，會是誰呢？假如是宋去非的屍首，何以用最好、最貴重的棺木裝送回來呢？

船艙地方倒也寬敞，所以雖然多出一副巨大棺木，但雷不韋仍然可以躺在床上，看看年輕美麗滿腦袋古怪主意的宋黃氏，她仍然坐在長几邊，靜靜自斟自飲。

宋黃氏喝的雖是陳年花雕，酒性不烈，但若是喝多了，終究還是會醉的。

而她自從宋去非挾劍走了，她帶着雷不羣回到這邊船上，馬上就開始喝酒。

雷不羣那時本是陪她坐在几邊光滑潔淨艙板上，他不知道應該說什麼話，老實說他也很担心父親的安危，所以他不但沉默得像一塊石頭，而且也陪她喝酒。

但只喝了九盃，十盃還不到，宋黃氏就使出她古怪主意很多的本領，忽然過去其勢洶洶把雷不羣揪住按倒。

如果他們的性別互相調轉，那麼就算傻瓜也會認為宋黃氏想「强姦」雷不羣。

宋黃氏雖然性別沒有改變，雖然仍是女人，但她動作粗暴有力，忽然已扯開雷不羣外衣，並且硬是給脫掉。

雷不羣駭然道：「嫂夫人，你想幹什麼？」

他當然認為宋黃氏大有問題，同時又知道她不但練過武功，而且練得極好，所以他根本不能掙扎抗拒，莫說他現在四肢全身都軟痲無力，就算是全身氣力武功尚在，但若被她五指拿住脈門，亦絕對無法抗拒。

宋黃氏道：「我要看看你一共穿幾件衣服。」

她雖然已經停了手只跪坐在旁邊，但雷不韋絲毫不感到安慰輕鬆，仍然大為震駭，問道：「為什麼你要知道我穿幾件衣服？」

宋黃氏道：「因為我要你通通脫掉，一件都不許賸。」

雷不羣一看她眼睛神色、一聽她聲音語調，就知道她絕對不是開玩笑，而是眞要這樣做。

他唯一不知道的是她為何要剝光他衣服？因為不但那個娘姨李媽——四十來歲，身體壯健，神情悍潑——隨時會進來，還有就宋去非——她的丈夫，也是秒秒鐘挾劍回來的。

所以此時此地絕對不是脫衣服的適當的時刻，何況宋黃氏雖然年輕，雖然漂亮，但旣然已認識宋去非，至少目前雷不羣沒有胃口，也沒有妄念。

宋黃氏盯住他眼睛凝視一陣，才又道「你雖有浪子之名，却實在不算是貪淫好色之徒，你的眼睛已告訴我了。」

雷不羣又掛上「苦笑」招牌，道：「你也猜想我不是的。」

宋黃氏道：「你想不想知道我為何要脫光你身上衣物？」

雷不羣道：「想，簡直想得要命。」

宋黃氏道：「你又想不想知道我為何先要查明你穿件幾了衣服？」

雷不羣回答得比打針還快，道：「當然也想知道，但妳肯告訴我麼？」

宋黃氏道：「如果我不肯告訴你，我何必問你。」

雷不羣苦笑道：「是，我錯啦。」

宋黃氏道：「你一定願意躲在被窩裏自己動手脫掉，對不對？」

雷不羣道：「對極了。」

宋黃氏道：「所以我必須先知道你身上有多少衣服，不然我怎知道你脫光了沒有，你說對不對？」

雷不羣心中用一句三字經加强語氣，所以整句答話本來應該是：「你他媽的太對啦。」

宋黃氏當然聽不見他心中的三字經，於是風平浪靜又繼續他們的談話。

她道：「如果這樣一個大男人光着屁股，你敢不敢在光天化日下，跑到大街小巷？」

雷不羣瞪目而又苦笑，道：「當然不敢，你可不是要我這樣做吧？」

宋黃氏說道：「這倒是一個不壞的主意。」

雷不羣這時才知道人家本來想到這一點，因此心中不禁直罵自己當眞是混蛋加三級。

幸而宋黃氏又道：「暫時我不想這樣做，我只要你不敢光着屁股逃上岸就可以啦！」

所以雷不羣後來一直躺在床上，而且用被子蓋得嚴嚴密密的，也一直只好用眼睛陪她喝酒。

現在一具名貴香噴噴的棺材剛好放在他們當中，剛好隔開了他們。

李媽進來道：「送棺……送東西來的人都走光啦，我已經吩咐船家開船……」

宋黃氏點點頭，不快不慢的啜飲盃中的陳年花雕。

船身果然震蕩移動，不久顯然已離開船舶擠逼的碼頭而駛到河中。

李媽也一直靜靜看她喝酒，這時才道：「少奶奶，你一定是想用酒忘記一些東西？」

宋黃氏嘆口氣，道：「是的。」

李媽道：「但妳知不知道妳想忘記，想逃避的是什麼事？」

宋黃氏道：「我當然知道。」

李媽的聲音很固執，堅決道：「不，妳不知道，妳只不過猜想而已，如果妳已經知道打開棺蓋，我當然不會這樣說，但那時亦可能妳根本不必逃避，不必忘記任何事。」

這番話連雷不羣也不禁心中大大喝采，眞想插嘴助她聲勢，但他沒有作聲，因為宋黃氏忽然站起身，步伐十分穩定走到棺木旁邊，雙手搭住棺蓋。

她眼睛却回望住雷不羣，道：「我今年才十八歲，正當燦爛青春錦綉年華。我本來認為人生多姿多采，所以我有許多幻想憧憬，但現在却忽然泛起這種想法很膚淺很無知的感覺。你覺得可笑麼？」

當然一點都不可笑，這正是活在「有限」的宇宙中的悲哀。在這個宇宙中的悲哀。在這個宇宙的人生舞台上，一切事物甚至思想，都有起點也有終點。一切都變幻不是永恒。

雷不羣心中充滿同情憐憫，所以避開她冷澈如水的目光：「妳現在深沉巨大的痛苦，我也曾經經歷過，所以我能够了解妳。」

「但我却不能安慰你，也不能幫助你。每個人都必須獨自走完他自己人生的路程——既孤獨而又寂寞之路程。」

宋黃氏又道：「我名字叫黃蓮，很多人都說名字不好，聽起來好像最苦的黃蓮一樣。但我却一直很喜歡，我說『苦』的滋味最好最有深度。我覺得這話好像很有詩意很有哲理。你覺得可笑麼？」

有些人在他一生某一階段本來就會狂放不羈，如此不切實際，當然一點都不可笑。所以雷不韋眼中露出嚴肅意思，微微搖頭。

黃蓮又道：「但如果棺內眞是去非，而他永遠不會說話，不會微笑，不會擁抱我，我忽然覺得自己好像已走到懸崖盡頭而且摔下去，一切都變成粉碎空幻。唉，雷不羣，妳告訴我，人生眞的這麼悲哀痛苦麼？」

雷不羣一定早就深思觀察過這些問題，所以他答得很快：「不是的。事實上有快樂必有痛苦，有痛苦也必有快樂。只不過我們人人都害怕悲哀痛苦，所以往往在醜惡殘酷痛苦的事情上加上虛偽的美麗外衣。不但欺騙自己，麻醉自己，也欺騙別人，麻醉別人。於是很多本來是如此的事，便變成『不應該』。妳遭到不應該的事當然會痛苦。但如若你知道是應該如此，妳就不會痛苦了。」

他看得出黃蓮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只停頓一下，又道：「死亡也一樣。只不過你認為不應該那麼早就死亡，所以你悲哀，你痛苦，甚至憤怒，但如果你深入觀察，死亡是每個人的結局，本來是應該的事實。所以我們回到原先話題——人生並非那麼悲哀和痛苦，快樂也一樣。」

黃蓮沉思了一下，忽然用尖銳如錐子的聲音，提出尖銳如錐子的問題：「我揭開棺蓋，如果發現棺裏躺着的是你父親，你的道理能不能派上用場？你能不悲哀痛苦？」

雷不羣苦笑道：「不能，懂得道理是一回事，能不能奉行又是另一回事。」

黃蓮居然不生氣，道：「唉，知易行難自古皆然。」

雷不羣道：「不一定，事實上大多數時候是知難行易。」

黃蓮冷冷瞅住他，道：「你明知不該為死亡悲傷，却做不到，這還不是能知不能行麼？」

雷不羣道：「這正是因為我們的確並非眞正知道死亡是什麼之故。我們只認為我們知道而已，尤其是在實用知識在技術的範圍內，應該是知難行易才對。」

黃蓮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雷不羣道：「譬喻你天天燒開水，你能做得很好。但你却不知道何以用火燒水而水就會沸騰的原理。妳可以回答說因為火是熱的，水遇熱就會沸騰，那麼何以『熱』能够把水煮開？」

黃蓮道：「我不知道，你知道麼？」

雷不羣道：「我也不知道。但我却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你知道何以用火可以把水燒開，何以用火可以煮飯燒菜的原理。你一定可以找出其他辦法，不必用火（例如用光波或微波）也可以做到同樣的事。」

黃蓮道：「理論總是空冷而不切實際。你自己也不能照理論去實踐，理論有什麼用？」

雷不羣苦笑道：「我雖然不行，却不代表也不能證明理論沒有用處……」

他本來還有話說，但看黃蓮已緩緩揭開棺蓋，登時噎住發不出一點聲音。

棺蓋才掀開一點縫隙，整個船艙內香氣更濃。

這時連站在艙門的娘姨李媽也懷疑地掀掀鼻子，說道：「奇怪，為什麼這麼香呢？」

黃蓮冷冷道：「雷傲侯富甲天下，如果他覺得心理有愧，多用此名貴香料又算得什麼呢？」

李媽聲音也冰冷刺骨，道：「小姐，我先綁住那小子。我覺得事情有點不太對勁。」

黃蓮說道：「不要緊，那三種使人軟痲無力的藥物最少要卅六個時辰（即三晝三夜）才消散！何況在大江當中，插翅難飛。」

雷不羣苦笑道：「如果我能動彈，在大江中的形勢對我恰好有利。因為我水性比陸上功夫還好幾倍。」

黃蓮眼睛一直沒有望向棺中，雖然棺蓋已揭起逾尺。因為她一眼望下去，似乎一切都必須有個決定結果。

她道：「別吹牛，你的水性怎會好得過陸上功夫，全然沒有這種道理！」

雷不羣嘆口氣道：「家父當年堅持我必須精通水性，而且必須精通到高手地步。在他嚴格督促訓練下，我在長江論水性就算不是第一至少也是第二了。家父說過一句話。他說你必須精通一種別人想不到的功夫。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你是我的兒子。」

船艙內靜默好一陣。雷不羣又苦笑道：「他思慮週詳深遠，本來這一着果然可以使你們措手不及，我只要往河裏一跳就行啦。可惜他當年却沒有想到我會被三種痲藥制住。」

李媽的嚴悍面龐上泛起一點笑容。因為覺得雷不羣不是作僞說謊的那種人。

黃蓮將棺蓋再掀高一點。

她的面龐雖已慢慢側斜向着棺木。但眼光却沒有隨着面龐移動，沒有透過那道空隙望入棺內。

她的眼光仍然凝定於雷不羣面上。她是不想揭曉？抑是不敢？

但不論是「不想」抑是「不敢」。黃蓮總不能永遠瞧着雷不羣而不把謎底揭曉的。

只不過當他要移開目光的刹那間，雷不羣發覺她眼光很奇異。奇異得能教任何男人心靈震撼。

黃蓮的眼光只離開雷不羣一下，馬上又回到他面上，並且輕輕放下棺蓋，好像生怕驚醒長眠於棺材內的人。

雷不羣嘆口氣道：「妳現在想殺死我嗎？」

黃蓮聲音平靜得出奇，道：「是的，這是一了百了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既然你父親不但殺人，還把遺體送回來示威，我也只好學他的手法，將你送回去。」

送雷不羣回去的意思當然是送「屍體」回去而已，當然不是釋放活生生的雷不羣回去，雷不羣當然也不會誤會。

雷不羣道：「我絕不怨妳。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家父也會殺人。所以我想知道妳怎會知道宋兄乃是死於家父手中？」

黃蓮道：「他胸口還是一把短劍，劍柄還殘留着數尺紅色絲綫。這會是誰的兵刄？」

雷不羣道：「聽來已毫無疑問是寒家秘傳『七尺飛紅』了。」

李媽發出尖厲可怕的聲音，道：「小姐，殺死他，不必多說了，快殺死他。」

黃蓮尖聲的道：「如果我揭開發現棺材中躺着的是你父親，你能不悲哀痛苦？」

雷不羣道：「假如你今天沒有殺我，妳將會怎樣做？」

黃蓮道：「我實在不願看見這種情況發生。因爲你將來有一天會忽然發現，發現你倒不如現在死掉更好！」

雷不羣打個寒噤，道：「妳心氣的堅決，妳眼中的怨毒太可怕了。妳的柔情蜜意以及妳的旖旎纏綿風緻，到那裏去了呢？莫非仇恨一旦充滿心中，別的任何情緻都被排擠出去？都不能存在？」

黃蓮道：「是的，我很抱歉。」

她何須抱歉？殺夫之仇本來就不共戴天。無論她使出那一種惡毒手法，都是應該的。她爲何要說抱歉？

雷不羣道：「但事後的報復總是將來之事。眼前的生死存亡必定比將來尚未可料的事更重要，也更爲緊急。所以也很抱歉，我只好設法逃生。」

黃蓮眞是聰明絕頂，立即醒悟，瞠目道：「一定是這具棺木的香氣有古怪。誰能够利用棺木傳香便能够解去三種痲藥力量？當世之間只有『大自在天醫』李繼華，唉，一定是他！」

雷不羣突然連人帶被撞破船艙壁，「砰訇！」聲中，木屑紛飛，跟着又傳來重物墜水聲响。

黃蓮奔出船頭，只見大江茫茫中，那張綉被浮在水面。

黃蓮似乎是喃喃自語，又似乎是說給跟緊身邊的李嫣聽。道：「雷不羣一定很驚喜，因爲他忽然發現不是落在秦淮河而是長江中。因此他的水底功夫更加可以派上用場。」

李嫣遞給她一張長弓。那是兩端鑲金嵌玉當中却是鐵胎的硬弓。

她另一隻手平胸伸出，手中拿着箭壺。箭壺中只有六支箭，箭翎顏色分爲金色銀色兩者。

黃蓮接過硬弓，又喃喃道：「但雷不羣你却萬萬想不到『射潮弓』竟是在我手中。我的『沉魚落雁箭』可以射死水底兩丈深的小蝦……」

大約八丈遠的水面忽然冒出人頭。

黃蓮又喃喃道：「太近了。雷不羣，你不妨再潛泗一次，我最喜歡的距離是廿丈。」

她已抽出一支金翎長箭，搭弓作勢起來。

李嫣露出冷酷笑容，道：「當他忽然發覺有一枝箭射透尋丈江水深深插入他身體時，他一定十分驚詫。我好希望能够看見他的表情。」

弓弦「錚」地一響，金翎長箭宛如電光一閃即隱，遠遠沒入十六丈外的滔滔江水中。

水面上忽然浮起白皙軀體，旁邊一團血紅色顯然是血水。

當然任何人都想不到潛泗於水中尋丈深處，還會被弓箭射傷。通常最强勁的矢石，入水尺許就完全失去勁道。

所以精通水性的人都知道只要潛下兩尺就安全了。誰知……

但那白皙的身體居然還會動，一下子就沒入江水深處，失去影踪。

李嫣搖搖頭，不滿意地咕嘀道：「小姐，雷不羣的爸爸殺死姑爺，而妳却只射傷他的腿。若是被宋家的人知道，他們會怎樣想？」

黃蓮輕輕道：「如果我一箭射死他，以後的日子我還有什麼事好做呢？所以我留下他性命，我要慢慢收拾他。」

李嫣道：「大江茫茫，波浪滔滔，你怎麼知道他逃到那處去？妳怎能够找得到他？」

黃蓮哼一聲，道：「如果他從此逃走隱姓埋名，當然很難找到他。不過我仍然有辦法，最了不起我去做妓女，遲早一定會碰到他。」

李嫣並不吃驚，但露出不以爲然的神情。道：「如果八年十年還未碰見他。但妳却已經老了，小姐，人老珠黃就絕對不能混這一行。那時候你怎麼辦？」

黃蓮冷笑道：「我做鴇母，我開一家秦淮河最好的娼館，用最華麗的畫舫，最漂亮的姑娘，我絕不相信他不來光顧。」

如果你問黃蓮，究竟是爲了怕生活單調枯燥，抑是當眞爲丈夫報仇，才這樣做？她一定回答不出。

×　×　×

如果雷不群水性稍爲差一點，他一定已經淹死！因爲他一條左腿已經不會動彈。那支金翎長箭貫穿大腿，痛得他幾次幾乎昏厥。

在陸上昏厥十次八次沒有關係。但在水裏却是一次也昏不得的。

因此他爬上岸時，眞有再世爲人之感。不過他已沒有時間唏噓嗟嘆，因爲心力一懈便忽然昏迷不會動彈。

幸而他昏迷之前已經用雙臂鎖住一叢灌木的根部。所以雖然他下半身仍然在水中，仍然隨着那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波浪飄擺，飄擺得像海藻一樣。却仍然沒有隨波逐流而去。

偏入蛟龍窟　江晚正愁濃

茂興綢緞莊門面高大，裏外都裝修得很富麗很有氣派。所以除非是大客戶，普通人若是打算只買幾尺花綢，還眞不敢踏進大門。

林掌櫃大概五十來歲，面上總是掛着和藹笑容。

從他舉止及不時命令其他掌櫃伙計做這做那的派頭看來，他就算不是老闆，也一定是全權替老闆看守荷包的人物。

他把那個抱着一歲嬰兒的少婦請到一間華麗會客室。他注意到這位打扮樸素的少婦對綢莊堂皇氣派以及華麗陳設佈置都毫不驚訝畏懼，她走動或坐下一切舉止却很嫺雅大方，全無絲毫侷促之態。

林掌櫃拿着一封信，那是她特地來交給他的。但林掌櫃却沒有拆開，並且請她到會客廳，顯然有機密話要說。

林掌櫃道：「這封信暫時會躭擱一下。相反的我這兒也有一封緊要密函要給沈神通。可是他已不在杭州，所以我沒有法子把這封信交到他手中。」

那少婦顯得迷惑地道：「這是怎麼回事？」

林掌櫃再打量她一會，才謹愼地問道：「妳是沈神通的女人？妳貴姓名？」

那少婦點點頭道：「我叫馬玉儀。」

林掌櫃道：「這孩子也是他的？叫什麼名字？」

馬玉儀答道：「是他的孩子，叫做沈辛。辛酸的辛。」

林掌櫃皺眉搖頭道：「就算你們經歷過辛酸辛苦日子，也不必在孩子身上留下痕跡。」

馬玉儀道：「也許不應該，但這却是事實，我們不必把悲慘的事實用美麗的綾羅綢緞遮掩起來，對嗎？」

林掌櫃嘆口氣，道：「妳一定有過很可怕的悲慘遭遇。人往往在苦難中才會成熟。」他同情地望住馬玉儀，又道：「如果我這封密函托你帶給沈神通，他會很快收到麼？」

馬玉儀道：「不知道。可能很快收到，也可能永遠收不到。」

林掌櫃道：「我明白。幹他們這一行就是這樣。你永遠不知道他幾時回來，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回來。唉，沈夫人既然妳撫育他的孩子。我只想知道他臨走時留下多少錢給妳？如果他很久才回來，你母子的生活能支持到什麼時候？」

馬玉儀沒有直接回答，只微笑一下，但笑容却含有無盡辛酸淒涼，甚至驚懼。她道：「那已經不是重要問題了。」

林掌櫃柔聲道：「比起一個人的生死，錢財固然不重要。但問題是妳和沈辛還要活下去。」

馬玉儀說道：「三五年之內還不成問題。」

林掌櫃道：「那麼我替妳安排一下，希望一二十年之內都沒有問題，妳順便把密函帶去，也希望妳很快地就交到他的手中。」

如果她能够很快見到沈神通把密函交給他，那就等於說沈神通已經無恙，已經安全。當然這是人人都願意爲她祝福，願意看到的結果。

但沈神通已經到了鎭江，也已經入了虎穴。他究竟要幹什麼？究竟能不能回來呢？

×　×　×

破舊狹窄的房間，一燈如豆閃動着昏黃的光芒。臭蟲聯羣結隊在牆壁牀舖間遊行示威。

這種第三流的旅館，誰也不相信浙江省總捕頭會落脚居住，而且一住就是三天之久。

不過沈神通安慰自己，又安慰得力助手「笑面虎」何同說：「爬險峻的高山，開始時步伐必須緩慢。」

「笑面虎」何同只有廿餘歲。外表像個白面書生，永遠帶着微笑，完全不似公門捕快。但事實上他嘴巴很牢，武功很好，爲人機警又不貪酒色錢財。所以沈神通近兩年一直帶他在身邊一直訓練他。

因此何同已經成爲沈神通的衣缽弟子，成爲浙省公門第二把高手。

何同連一句都不問爲何要等候這麼久還不動手緝拿嚴、蒲？就算不久會被臭蟲蚊蟲吃乾了全身血液，他也絕對不會多嘴詢問。

當然沈神通並非故意隱瞞，並非對何同有提防之心，只不過時機未到，所以懶得提起，懶得談論。關於「公事」方面，他們照例不肯多講一句廢話。

第四天早上他們跑到菜市場吃過牛肉油豆腐細粉，一路走回客棧。

路上何同曾經掏一把銅錢施給一個乞丐。他們沒有回房間，却在客棧附近一間茶館各泡了一盅龍井。茶客已經不少，其中有很多托住鳥籠，神色悠閒。

沈神通羨慕地嘆口氣，道：「他們並非有錢人。他們等一會就要開始做事。但他們日子過得優遊自在。工作時也許很辛勞，但一個鳥籠，一杯龍井，或者加上幾盆花草。便足以使他們的人生另闢境界，使他們內心沒有煎熬沒有煩躁。很多很多人都是這樣熬過艱苦年頭，不但不被生活重担磨折成神經病，反而還能從恬淡中享受一些樂趣！」

何同的微笑消失一下，就像把面具暫時收起來，然後又掛上了。說道：「但我們決不可能過他們那種生活，沈公你辦得到麼？」

沈神通道：「我從前不行，但現在却可以了。我可以在長江邊那座房子過隱居生活。我可以一年足不出戶……」

何同當然知道南京靠江邊那座房屋就是馬玉儀和小兒子沈辛的居處。

那兒已離開城市，但屋後不到一里就是村莊。那兒也就是沈神通另外一個家。

看來沈神通的「心」已經放在這個家，而不是放在杭州的家了。

也許過一二十年之後，何同也可以收斂隱退。但現在却絕對不行。現在還不能接受不能欣賞那種清淡生活。所以他說：「沈公，請振作起來。等完成這次任務才考慮別的問題。」

沈神通點點頭，道：「你接到什麼消息？」何同只怔一下就笑道：「沒有事情能瞞過你的眼睛麼？」

沈神通道：「希望沒有。你這一次好像比以前沉默，你的招牌（笑容）也常常消失不見，你有心事？」

何同想了一下，忽然道：「沈公，我們能不能放棄這一次任務？反正不是在我們轄區。而且我們有很多時間，我們可以設下羅網耐心等候，等到『他』自投羅網那一天。『他』一定會到杭州，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沈神通道：「這就是你的心事？」

何同道：「我們在這兒勢孤力弱，你又不肯叫這邊的人帮忙。但『他』却正好相反，此地是老巢穴老根據地，精銳盡聚於此。我覺得好像以卵擊石，我們是鷄蛋，他們是石頭。你認爲如何？」

沈神通道：「你到底得到啥消息？」

何同道：「只知道『他』還在家裏，三天以來，未出過門口一步。」

沈神通道：「那乞丐很年輕，眉清目秀，脚下也有點功夫！他是你佈置此地的眼綫？」

何同道：「是的。已經一年，但從未動用過。」

沈神通慢慢地站起身。何同深深歎口氣道：「我們不能張設羅網？我們非去不可？」

沈神通聲音很輕很輕，有如耳語却十分清晰。道：「對，因爲有一個鳥籠告訴我。馬上就有一輛馬車會駛入一條地道。

我們必須乘搭這輛馬車。這是唯一的空隙，也是『他』身邊最少人護衛之時。」

何同目光掃過桌子上七個鳥籠，但看不出任何一個有什麼異狀。他顫慄一下，似乎忽然掉在冰窖。

這個「老總」永遠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奇怪，佈置奇怪手法。而且他幾乎在鎮江埋下了「綫人」呢？踏出茶館時，何同居然還提到「羅網」的事。他道：「沈公，我們還是回杭州張設羅網的好。『他』不是簡單之輩，而且他手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我們眞能够順順當當入虎穴探虎子麼？」

× × ×

馬車在黝黑地道緩緩駛行。車夫一手拉住嚼環徒步帶路。所以馬匹不必用眼睛，亦不會驚慌亂發脾氣。

車裏有兩個乘客，本來是兩個妙齡美麗的少女，但是，現在已換上沈神通和何同。

馬車忽然停住不動，在黑漆的車廂裏沈神通伸手拍拍何同肩膀，接着互相摸到對方的手，互相摸到對方的手，互相緊緊握一下。這一握當然表示了很多意思。

沈神通感到何同的手掌十分冰冷，而且也有冷汗。因此他再拍拍何同肩膀，示意他安慰他，不要太緊張。

馬車其實已經停在一間寬大而空蕩蕩的房間內，車夫走到角落扯動一條紅色綢帶。

車簾深垂，沈神通稍稍弄開一點縫隙，車廂內立刻明亮得可以看手相看掌紋。

平滑牆壁上忽然軋軋微響，露出一道門戶。

沈神通很希望門口出現的人是嚴溫。但他不能不微感失望，因爲出現的是一個卅歲左右的女人。

這個女人面貌五官只能形容爲端正而已，美麗談不上，但她却有一股能溶化男人的熱力四射。

這是因爲她身上只穿一件薄如蟬翼、簡直透明的外衣，而外衣之內顯然並無其他衣物。

所以那對高聳震盪的乳房，小腹下面隱秘地帶，都能大致看得見。

「大致」意思是看得見却並非絲毫畢露。這女人身裁之佳美性感，恐怕一萬個女人也選不出一個。

所以她能使男人覺得像是掉在鑄鐵煉鋼的火爐一樣，熾熱得使人受不了。

馬車夫面向屋角，變成一個木人似的，沒有回頭瞧看。

那個性感女人根本不是走路，而是滑行於堅冰上，一下子就滑到馬車前。

她伸手撩開車門厚厚的簾幕，忽然睜大雙眼，滿面俱是驚訝之色。但她居然不叫喊，也不會逃走。

這是因爲她一來已經啞了，根本發不出聲音，何況二來她雪白的頸子上已被一條金色鍊子纏住，就算能够叫喊也叫不出聲音，當然更不能退後逃走了。

纏在她脖子那條鍊形狀正如公門捕快所用的鎖鍊。天下能使用這種兵器祇有一家——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

所以沈神通是孟知秋的嫡系弟子絕無疑問。而金鎖鍊套住那啞女人頸項那種無聲無影的手法，眞是叫人歎爲觀止。

沈神通柔聲道：「妳不必着急，也不要掙扎。我知道妳是誰。」

啞女人身子靠倚車門邊，既無力移動全身任何一部份，同時亦發不出聲音（假設她不是啞吧的話）。祇有眼睛還能轉動，骨碌碌瞧看車廂內兩個男人。

沈神通又道：「如果嚴溫在書房裏，我想見見他，但我並沒有暗殺他的意思，我們是執行法律的人，如果他的確有犯罪，那也是法曹的事，又如果我們跟他有私怨，亦不會做出公報私仇的事，希望你肯相信我。」

啞女人用眼睛表示相信，她祇用眼珠轉動的動作，就居然使這兩個男人十分明白。

沈神通又柔聲道：「現在我們去跟嚴溫見面談一談好不好？」

啞女人居然表示「不好」。

沈神通堅持道：「不行，我們非見他不可，告訴我，他在那邊書房裏？有沒有別人？」

啞女人眼珠竟然能表示不少奇怪意思，其中包括「嚴溫在書房」，「不要進去，請不要進去」，「危險，快離開此地」等等。

沈神通心靈上忽然發生感應，情況似乎奇怪而且不妙。爲甚麼？莫非嚴溫已有準備了？已經佈置足够人手？但嚴溫怎能知道？是誰洩漏了秘密？

何同的微笑招牌老早已經消失、他一定也覺得情況不妥，所以輕輕說道：「沈公，等有機會才捲土重來好麼？」

沈神通嘆口氣，道：「你和我一樣心裏很清楚，如果眞有問題，回頭之路也絕對走不通。」何同喃喃道：「是的，是的。如果有問題，大江堂精銳伏兵一定早已堵死回頭之路。」

沈神通瀟洒笑了一下，柔聲道：「妳且在馬車內歇一歇，女孩子看見兇殺場面到底不大好。」

啞女人當然沒有反抗或抗議餘地，她躺在馬車內之時，已經被點了穴道昏睡過去。

沈神通當先下了馬車。何同眼光在啞女人豐滿得極誘惑男人的身體上巡逡一會，才跟着下車，並且拔出長刀。

這兩個公門「強人」終於走過那道門戶，置身於一個比廳堂還寬大的「書房」內。

對面角落有一張鋪着虎皮的太師椅，俊秀白淨的嚴溫坐得四平八穩，一點也不因爲沈何二人出現而驚訝。

沈神通大步走過去，距他尋丈才停步，說道：「我看我祇怕今天無法離開貴府了？你就是嚴溫，你的確長得很漂亮，很俊秀！」

嚴溫懶洋洋指指牆邊的靠背椅，道：「請坐。老實說，公門中人，也祇有你們兩位能踏入我的書房，我很佩服你們的勇氣。」

兩張交椅當中的紫檀木茶几，已經放着兩盅香茗。

沈神通居然坐下，何同自然也跟他一樣落坐，並且還拿起茶杯啜飲。

沈神通忽然提出比利刀還鋒利的問題

：「嚴溫，你已經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大人物，你爲何還要強姦女孩子？而且強姦了很多個？」

嚴溫輕輕皺起眉頭，道：「現在恐怕祇有我問你而不是你問我，你說對麼？」

沈神通冷笑一聲，道：「不對，因爲如果你的回答我認爲滿意，又如果有我滿意的保證，我很可能跟你和解。有我點點頭，至少有六省吃公事飯的人不會找你的麻煩。」

嚴溫楞一下，才道：「你，沈神通也會跟我這種人打交道談條件？」

沈神通道：「當然不會，但我眞想不到棋差一着，所以我也不得不考慮這種可能性了！我仍然希望你回答我們的問題，你肯不肯回答呢？」

嚴溫沉吟一下，緩緩道：「本來你說得不錯，對於女人我嚴溫何求而不得？但我却覺得不够刺激……」

沈神通嚴厲批評道：「你心理有問題，你妄自尊大慣了，所以根本不會替別人想過，難道這世界上祇有你最重要？」

嚴溫泛起苦笑，道：「別這麼兇好嗎？如果不是六省公門不找麻煩，這種鉅大誘惑，我理睬你才怪！」

沈神通又冷笑道：「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不管你大江堂已調集了多少精銳高手在此，就算他們能把我剁成肉醬，可是現在我一出手，仍然能够早一步殺死你，因爲你劍法雖然不錯，却祇不過得到『血劍』嚴北的三四成眞傳，你最好相信這一點。」

嚴溫面色變得很蒼白，道：「這點我相信。」

任何人祇要看見沈神通炯炯目光以及無限自信的神情，絕對不能亦不敢不相信他的話。

嚴溫又道：「你到底想怎麼樣？難道想把我抓回去審訊定罪？」

沈神通道：「原來是這個意思，不過現在……」

他眼睛轉向窗外，外面數株參天古樹映眼，一片蒼翠。「綠色」的確能使人有寧靜之感，也使人想到廣闊無限，無拘無束的大自然。但沈神通却從清涼碧綠中看見馬玉儀，也看見小兒子沈辛胖嘟嘟的面龐。

他知道目下尚有一綫機會，所謂機會祇是指公事而言——因爲他可以突然出手，與嚴溫拚個同歸於盡。但這世間的一切，尤其是馬玉儀和小兒子，却是永遠永遠也不能再見了！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你是沈神通，你會怎樣做呢？

× × ×

馬玉儀把屋子裏外都打掃抹拭的纖塵不染，屋裏傢俬固然乾淨不過，但她却變成有點蓬首垢面了。

「忙碌」通常能使人沒有時間流淚，尤其是等待着未可知，却可怕命運揭曉的人，忙碌是消磨時間最好的方法。

所以馬玉儀把幾件衣服放在竹籃裏，又把新舖好的床單換下來放入籃子，另一手抓起搗衣的木杵，匆匆走出家門。

園子裏菊花開得正盛，空氣中浮動桂花馥郁香味，秋日溫暖陽光使萬里晴空更顯得曠朗蔚藍。

可惜馬玉儀甚至不敢在園子裏多停留一陣。因爲在這兒她會聽到沈神通的笑語，會看見他充滿歡笑活力的面龐。

所以她走到江邊，沿着一道伸入江水的石階下去。緊接水面的幾層白色石階特別寬闊些，以便於幾個人同時洗滌衣裳，甚至幾個人可以坐在階上眺望着亘古東流滔滔茫茫的江水。

馬玉儀忽然大吃一驚，因爲她看見左面峭直江岸邊，有一個白色的人躲在樹叢裏。

假如不是相距祇有六七尺，又假如她不是從側面縫隙望入去，絕對不會發現叢生灌木裏面竟然有一個男人，而且這個男人居然沒有穿衣服，白皙皮膚也使他更觸目。

馬玉儀跟着又知道這個裸體男人已經對她不構成威脅，因爲他顯然已經昏迷，祇靠雙手環扣叢樹根部。

所以雖然下半截身子還泡在水裏，還隨着江浪飄擺，却不曾隨波逐流而去，不曾葬身江流魚腹中。

她剛得到一個印象，這個裸體年輕男人長得很俊秀，就已經無暇視察他了，因爲一艘順流而下的巨船向她駛來！

相距雖然尚有數十丈之遙，但馬玉儀却感覺到那艘巨船是向她駛來，而且一定跟裸體男人有關。

馬玉儀開始不慌不忙拿出床單衣物泡在水裏。她知道就算巨船來到兩三丈之內，但由於角度關係，決計瞧不見那裸體男人。

巨船不一會就到了三十步之內，篙師沒法把船停在那兒，船頭上一個女郎長得很美，一身雪白羅衣在江風中飄拂。

而馬玉儀却注意到她鬢邊插着一朶白絨花，因此她那一身飄逸衣裝便變成慘淡喪服了。

那美麗的白衣女郎聲音不高，却能透過江風，透過浪嗚咽聲，很清楚傳入馬玉儀耳中。

她道：「妳常常在這兒洗衣服麼？」

馬玉儀裝出驚訝神色，大聲道：「是的，洗了很多年啦！」

船上女郎又問道：「有沒有看見一個人，一個沒穿衣服的男人？」

馬玉儀道：「妳說甚？我聽不懂？」

有人說一個好的男人每天說謊十次，好的女人却每天說謊廿次。

可見得「說謊」乃是人生日常不能不做的事情，而却以女人爲甚。

馬玉儀隨口應答，簡直不必考慮，雖然她說的都是謊話！

船上白衣女郎道：「妳長得很漂亮，可惜沒有梳洗而且不會打扮，妳要不要跟我走？我會把妳打扮得比孔雀還美麗。」

馬玉儀搖搖頭道：「不行。我兒子快醒啦，我兒子一醒就要吃奶，我不能够走開！」

白衣女郎道：「眞可惜，我甚至看不出妳已生過孩子，你兒子叫甚麼名字？」

馬玉儀應道：「他爸爸姓沈，我叫他小辛。」

白衣女郎道：「小辛？好怪的名字，但一定很可愛。」她從皓如白雪的手腕褪下一隻金鐲，又從頭髮上拔下一支金釵，

很快地用金釵在鐲上刻幾個字，然後把金鐲丟到馬玉儀竹籃內。

馬玉儀一時倒沒有想到白衣女郎何以能够在三丈之遠隨手就把金鐲丟入竹籃？

白衣女郎道：「給小辛，希望他平安長大，希望他將來變成不平凡的人。」

馬玉儀不覺呆住，却發現一轉眼間巨舶巳經隨着滔滔江水而遠逝，不知駛向何處？

她當然巳不能安安靜靜洗衣服了，這一幕衝擊得她緊張而又興奮。

樹叢內那個裸體男人究竟是誰？是好人抑是壞人？白衣女郎是誰？她送了一隻金鐲給小辛，看看好像不是壞人，但如果她不是壞人，則她追趕的人當然就是壞人了。

不過世事却又絕非如此簡單，好人可以追趕壞人沒錯，但好人何嘗不能追趕好人呢？

何況那個裸體男人瞧來一點也不似是爲非作歹之徒，他究竟是不是壞人呢？

馬玉儀忽然站起身，並且很快將床單撕開，聯成一條相當長的「繩索」。

她很艱苦才爬入樹叢，將床單一端縛住那男人。另一端巳經繫在石階（亦即是碼頭石階）邊的樹根，然後用中指勾住那男人姆指根部的「魚際穴」，食指則勾住他姆指尖的「少商穴」。

馬玉儀祇用少許氣力，那裸體男人雙手環扣忽然鬆散。因此他整個人沉墜水中，接着隨波逐流漂走。

但馬玉儀毫不着急，慢慢爬向石階，然後扯緊床單撕成的長索，很快就把那男人拉到石階邊了。

看見他男性的身體，馬玉儀不免有點不好意思。但現在巳無可選擇，非趕快做下去，並且把事情做妥不可。幸而附近沒有人家。所以她可以把裸體人橫拖直拽，而且休息了七八次才拖回屋子。

當然她巳經發現這個男人右腿上有一支金色的長箭，但她却不敢胡亂動手拔下來。

用一碗熱騰騰的紅糖薑湯灌下去，那裸體男人不久就悠悠回醒，於是馬玉儀知道他姓雷名不羣。

雷不羣雖然文秀白皙，但身體很好，回醒之後，除了皺眉忍住箭傷的疼痛之外，竟也可以述說他的遭遇。

馬玉儀說道：「你所講的人，甚麼桃花溪宋家，甚麼血劍嚴北，甚麼海龍王雷傲侯我都從未聽過，我祇想知道你有沒有法子把腿上箭拔出來？」

雷不羣盡量小心揭開被子，以免身體裸露得太多，他仔細看過那支金箭。

歎口氣道：「想不到『射潮弓』竟是在她手中。這一支是沉魚落雁箭之中的『沉魚神箭』。怪不得我在水裏仍逃不了一箭之厄。」

馬玉儀祇問道：「現在怎樣辦？」

雷不羣尋思半晌，才道：「此箭巳貫穿我右腿，如果直接硬拔的話，箭鏃會造成更大的傷口。但此箭桿却又是五金之精鑄成，沒有可能拗斷。」

馬玉儀訝道：「莫非永遠任得此箭插在腿上？那多不方便？何況還會痛？」

雷不羣道：「箭翎是羽毛，可以割掉或燒掉。這樣箭桿大小一樣，就可以從另一頭拔出來了。」

馬玉儀立刻找出剪刀，將兩片美觀的箭翎剪掉，一面道：「很簡單不是麼？爲何你不早說呢？」

雷不羣苦笑一下，突然手起掌落，拍在箭桿末端，又從另一端兩指箝住箭鏃，一下子就將金箭拔出。

他大腿兩個傷口都流出鮮血，大腿裏面當然更痛，因爲任何人在腿內上開一條通道豈有不痛個半死之理。

他包紮好之後，祇淡淡的好像談論別人事情一樣告訴馬玉儀說：「這個拔箭方法很不妙，因爲箭翎有毒。我這條腿巳經殘廢，終身都變成跛子了，所以我沒有早說。」

馬玉儀不覺獃住，她早巳感到世上很多事情表面看來簡單，其實不然，現在這個感覺更强烈更鮮明。她問道：「你早巳知道？」

雷不羣道：「是的。」

馬玉儀道：「你怎會知道的？」

雷不羣歎口氣，道：「因爲我父親是『海龍王』雷傲侯。所以總比別人多知道些。這支箭上面鐫着『沉魚』兩個字。如果是『落雁』那就是銀色的。」

隔壁傳來小兒啼哭聲音，馬玉儀輕輕道：「是我的兒子，他叫沈辛，我希望他長大之後能有你的學問，能有你的勇氣，還有能有你的瀟洒風度。」

雷不羣道：「他一定會，而且比我好得多，因爲你先生不是普通人，而妳也不是凡俗女孩子，所以你們的孩子也一定不平凡。」

馬玉儀不禁變色道：「你知道沈辛的爸爸是誰？你見過他嗎？」

雷不羣俊秀的面龐上居然有汗珠，這種天氣祇蓋一條薄被絕對不應該會熱得流汗。

所以馬玉儀更狐疑更担心了。他流汗，是不是表示心中有愧呢？

「你是不是曾經在附近窺伺過，所以知道我先生是誰？」

雷不羣微笑道：「沒有。我爲甚麼要窺伺你們呢？祇不過有些事情可以用腦子想出來的。你年輕而又美麗。你先生不在家。但你却敢把一個負傷男人帶回家（他雖然不提裸體這件事，其實口氣中巳包含此意），而且妳似乎不怕你先生突然回來，不怕他看見我這副樣子。你爲何不怕他誤會？還有就是你先生是甚麼職業呢？我看不見任何可以推測他職業的綫索！就算做木匠，也應該有些工具，既然沒有一點綫索，反而證明他不是普通人，當然妳也不是普通女孩子，所以才配得上他。」

馬玉儀訝道：「你說得頭頭是道，說得很有道理。但你爲何流汗呢？」

雷不羣道：「那是因爲我腿上箭傷毒力發作之故，我想現在我還是快點告訴妳爲妙。我很可能會疼得昏迷不醒，我會發燒發冷。但祇要多喝白開水，不必吃藥。熬過三天後就會痊癒。有時候有些毒藥藥性很奇怪，你既不能也不必使用其他藥物，祇靠本身的抵抗力熬過一段時間就可以了。」

馬玉儀忙道：「我很抱歉，我居然沒

有想到你流汗是因爲傷痛之故。但請你再支持一會，請暫時不要昏迷，我想知道我要不要通知甚麼人？那個穿白衣服美貌新寡的宋夫人會不會再到這兒來找你？如果她來，我該怎樣做？難道把你交給她？」

雷不羣道：「對，如果她能够找上門來，妳一定要將我交給她！」

他想起黃蓮的倩影，也想像得出她用恨恨神情盯住他與及恨恨地扼他脖子的樣子。唉，妳爲何不把我一箭射死呢？我跛了一條腿，終身成了殘廢，活下去又有何意思？

他覺得自己疼痛得快要昏迷，所以趕快又道：「如果可以的話，我最好在這兒躺三天。請切勿通知任何人，因爲你一定找不到家父。祇徒然走漏消息反而替妳惹來麻煩。」

馬玉儀疑惑不解，道：「我進城一趟，去見你父親並不是難事，他不肯見我？他不會相信我？」

雷不羣道：「家父將宋去非的屍首送回船上，雖說巳經偵查出，也巳經得知我的情況，所以利用『棺木傳香』使我恢復行動之能。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告訴我要我離開南京，要我隱姓埋名。如果我不改名換姓不離開南京。別人不說，單單是黃蓮爲了報殺夫之仇，就決不肯罷休，妳想想看，她丈夫巳死於家父手中，我就算有能力，我能殺他麼？如果不殺她，事情又會變成怎樣呢？」

馬玉儀歎口氣，說道：「我總算明白了。」

雷不羣竟然還未昏迷。所以能感覺得到她替他拭汗時溫柔動作，顯示她的善良仁慈天性。如此美麗如此年輕，又如此善良的女孩子，何以居住於如此偏僻地方？何以害怕有人窺伺他們？可惜現在他巳經毫無能力帮助她照顧她。

所以他歎口氣，道：「希望你先生趕快回來。」

「我一定勸他帶妳搬到別的地方居住。此地太荒僻了，附近周圍，都沒有人家的。」

馬玉儀道：「如果眞有可怕的事情發生，就算附近有很多人家也沒有用。」

雷不羣道：「對的。」

馬玉儀說道：「何況我們不想被人知道。但如果住在城裏，那裏的公人都認得他……。」

她忽然發覺這些話會洩露身份，所以立刻閉上嘴巴。她的警覺很有道理，因爲雷不羣一聽見「公人」兩個字，馬上就聯想起公門中赫赫有名的沈神通。

馬玉儀深深喟歎一聲，道：「我也希望他早點回來，如果他不回來，那就是永遠都不會回來了。」她的話既慘淡不祥而又不大邏輯。但女人往往用這種方法表達內心意思，她們腦筋裏向來不大理會邏輯不邏輯的。

雷不羣一直痛得流汗，他很想昏過去，但現在却不行，因爲馬玉儀顯然懷着無限沉重的心事，如果他不能使她寬慰，至少他也應該爲她做一點事。他道：「如果沈辛的爸爸就是沈神通。如果連沈神通也必須將女人孩子安置在這種地方，事實一定非常嚴重非常可怕。」

馬玉儀忽然流下明珠般的淚水，她太想聽見「沈神通」這個名字，祇要有人跟她提起，跟她談論，她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既然雷不羣巳經猜到也巳經提到，她當然情不自禁，也不必隱瞞了。

她道：「你認識他？事情的確很嚴重可怕，天啊，你怎會猜到是他呢？」

雷不羣極力裝出微笑，說道：「妳一定還不知道沈神通名氣有多大，也不知道許多關於他的神奇傳說？而他爲人公正廉潔，也是天下著名的。他是眞正的英雄人物。」

馬玉儀的眼淚像泉水湧出，喉嚨也發出嗚咽聲。能聽到別人這樣讚美沈神通，使她感激之情飛騰洶湧。

她抓住雷不羣手臂，雷不羣居然還不昏迷，居然還能用另一隻手輕柔撫拍着她肩頭。

雷不羣知道自己最多祇能替她做這麼多事，設法使她哭出來，以便用淚水冲去大部份無補於事的焦慮。縱然馬玉儀是他嫡親妹子，他能做的也祇有這麼多事，這種事連金錢也完全失去效用。

而雷不羣目前祇有「金錢」（他一個簽押就可提取用不盡的銀子），別的甚麼都沒有，連身份名字都沒有……

小沈辛傳來呀呀哭啼聲，馬玉儀忽然停止哭泣，眼睛恢復清澈神采。

她說道：「你現在可以昏迷了，我會照顧我的小兒子，我會把你當作親哥哥一樣。」

雷不羣果然很聽話，馬上就昏過去。

在這世界上人類的災難以及人生的悲劇何時才會終止？

× × ×

幾片梧桐葉隨着秋風飄落廳堂門口。

雷傲侯道：「我們其實跟落葉沒有分別。我們這些人雖然個個都不凡，但時間一到，却也跟落葉一樣枯萎，也一樣變成塵土。」

廳堂內有「風鬟雨鬢」南飛燕（她剛剛到的），「大自在天醫」李繼華，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等人。

連「海龍王」雷傲侯在內一共四人，人人各有驚世絕學，所以的確可以形容爲「平凡」。

李繼華道：「秋天的味道很特別，是可以使人回憶很多往事，使人感到去日苦多的季節。」

南飛燕道：「秋天的味道很特別，是可以使人回憶很多往事，使人感到去日苦多的季節。」

南飛燕又道：「我們以爲你腦袋裏祇有醫書和藥材，那知你居然也會像別人一樣悲愁。」

李繼華道：「我不是石頭，像妳這種女人站在我面前，我仍然看得出妳很漂亮，我決不會把你看作醜八怪母夜叉的。」

南燕飛笑得很嬌媚，很美麗，道：「喲，那我眞的應該向你道歉，因爲我一直以爲你是既沒有眼睛也沒有感情的人。」

李繼華道：「孟老總，你也在這兒觀賞秋天景色麼？你想起甚麼人？」

他聲音中顯然含有諷刺意思，所以孟知秋皺起眉目，使得那張平凡臉孔有了表情有了生氣。

孟知秋道：「難道我就不可以悲秋懷人？我又不是石頭。」

李繼華道：「人人都可以，你却不行，因爲我記得你答應過要替老雷擋去兩路人馬，現下連南姑娘聞風趕來，說不定她也會帮忙打發一兩個，而且坐得很穩，莫非你坐着就可以忽然到了他們面前。」

南飛燕插嘴聲明道：「我祇是來看熱鬧，不是來帮忙打架的。」

李繼華又說道：「你可以因爲你是女人。」

南飛燕馬上反駁，聲音也有點不高興。「你的意思是說女人不會打架，不會打贏。」

李繼華道：「我意思是說女人脾氣不易捉。明明應該帮的人她會不帮，而不該帮的人她却偏偏要帮。」

孟知秋道：「我還坐在這兒是因爲我正在等一個人。」

李繼華訝然道：「等人？誰？」

孟知秋道：「嚴北。」

李繼華道：「他馬上就會從房間出來，也馬上就會到另一間練武廳，你知不知道他拿着劍去那邊幹甚麼？」

孟知秋道：「我當然知道，淮揚大俠『風雲一條鞭』應無求正在等候雷老闆，却萬萬想不到出現的人竟是血劍嚴北。」

李繼華道：「既然如此，嚴北兄那有時間跟你聊天？莫非你又來那一套反對私鬥要公平執法的大道理，你想阻止嚴北兄出手？」

孟知秋道：「都不是。」

南飛燕不甘寂寞插嘴道：「你認識應無求？你們是朋友？」

孟知秋道：「我剛才已聲明過我不是石頭，其實可能是秋天的緣故，使我忽然記起廿七八年前一個人和一件事。」

南飛燕仍不放鬆，釘着問道：「你識得應無求，你們是朋友？」

孟知秋歎口氣，道：「廿七八年以來我都沒有再見過他，那時我才出道不久，才祇是廿二三歲小伙子，但他已經威名四播，已經是卅多歲壯盛之年，而且主持全國最大的鏢行，由江南到關外都可以看見大漢鏢局的鏢旗，那時候大漢鏢局勢力之大，局子裏高手之多，你們恐怕都不曉得，說出來你們也不會相信。

「我在總局的內廳第一次見到淮揚大俠風雲一條鞭應無求，所謂內廳就是鏢局的心臟，由大門到內廳有八重警衞，因爲藏放無價珍寶的地庫祇有一個入口，入口就在內廳，不過我當然不是爲了他們保鏢的無價珍寶而去。

「我祇是爲了一名鏢師李謙而去，事實上李謙已經離開大漢鏢局，已經不是大漢的人，同時他爲人一點也不謙，脾氣簡直壞極了，所以外號叫做霹靂火，他的刀法極佳。」

人人都不作聲聽他講故事。

「霹靂火李謙在蘇州犯了事，跑來南京就住在大漢鏢局裏，府衙出公事要人，大漢鏢局推得一乾二淨，如果硬闖抓人，則不免做成死傷，何況大漢鏢局朝廷中有人撐腰，硬幹是一定不行的。」

這時南飛燕插口問道：「究竟李謙犯了甚麼事？」

孟知秋道：「很小的事，祇不過酒後鬥毆打傷十幾個人而已。」

南飛燕道：「這等小事值得你傷這許多腦筋麼？」

孟知秋笑道：「我那時可能太傻了，我祇知道公事公辦，而且一定要辦好，所以我調查了七日之久，那天假扮附近飯莊的伙計，居然瞞過八重警衞直入廳，見到應無求和李謙。」

誰都知道孟知秋那時處境萬分危險，因爲他祇是孤身一人，却是深入人家重地，陷入無數高手重圍之中。

不過人人也知道危險情勢突然消失，因爲最怕是見不到主持人應無求，既然已經見到，同時李謙也在場，應無求除非決定殺死孟知秋並且毀屍滅跡，否則祇好讓孟知秋抓人，由於李謙犯的不是甚麼大罪，就算抓了去也不過賠給湯藥費，最多是關上三五天，所以凡是主持大局的人絕對不肯爲此殺死公人，何況應無求俠名已著，更不肯做此種事。

孟知秋說道：「我和應無求就祇見過一面，我甚至沒有留下姓名，應無求很尊敬地送我出去，他說以我的耐心智慧胆色，就算武力不怎麼樣，將來也必能替很多老百姓主持公道。」

雷傲侯道：「這些你果然做到了。」

李繼華道：「你答應過帮老雷的話，現在總不能反轉來去帮應無求對付嚴北或老雷？」

南飛燕道：「他除了跟應無求聯手之外，我看不出有甚麼其他法子可以帮助應無求。」

孟知秋問道：「嚴北呢？」

這話自然是向雷傲侯詢問的，雷傲侯忽然一驚道：「他現在一定已經找上應無求，他殺人時不喜歡有人在旁邊瞧看，所以故意不經過此廳，也故意不跟我們打招呼。」

南飛燕道：「現在趕去恐怕已太遲，這兩人一出手，誰能阻止得了？」

其實她是一邊說一邊走，其他的人也都跟着，走過一條長廊，雖然廊邊種着各式各樣美麗花卉，還不時可以看見掛着精緻鳥籠，籠裏都是名禽異鳥，却居然不能吸引任何人一眼。

他們雖然沒有奔跑，但一步步行去的速度居然比普通人跑還快。所以他們很快就來到練武廳，廳門沒有關閉，但門內却有一塊屏風，擋住望入廳去的視綫。

人人一齊停住在大門口，他們雖然看不見裏面情景，也聽不到兵刃或叱喝聲，但却可以感覺到森厲寒勁的殺氣透出來。

這時候當然誰也不可冒失踏入，並非因爲危險，而是由於誤會所產生的仇恨。

南飛燕的笑聲不但嬌媚悅耳，而且保證能傳出數里之遠，所以廳內的人祇要不是聾子，也保證必能聽得十分清楚。

她笑着說道：「孟知秋，你號稱天下第一神探，據說對任何人望一眼，就能知道他擅長甚麼武功，知道他功力造詣深淺，又據說你耳朶一聽鼻子一聞，就能知道許多別人不知道的事，請告訴我，現下廳堂裏是怎生情況？」

孟知秋的種種神奇傳說早已膾炙人口，所以他現身說法的吸引力，當然强大無

比。南飛燕這一招乃是針對嚴北施展，祇不知她這回有沒有摸準「男人」心理。

孟知秋說道：「此地每一位都是當代無雙之士，所以我平常使用和觀察方法全不適用。現在我祇知道一件事，那就是『風雲一條鞭』應大俠已經眞正了解眞正承認『血劍』嚴北是當世最可怕、最冷靜的殺人專家。」

南飛燕道：「難道應無求從前不知道嚴北是甚麼人物？」

孟知秋道：「當然知道，但現在才眞正親自體會到，這裏面大有分別。」

南飛燕道：「你怎知道應無求的感覺以及他的想法？」

人人都想問這一句，所以人人都不覺豎起耳朶等候答案。

孟知秋道：「應大俠退休十二年，日日優遊林間享受滿堂兒孫之樂，他年紀也屆望七之年，任何人處於他的地位，決不會聞訊就挾鞭孤身登門，但偏偏他就會，因爲他向來重義輕生，所以他是淮揚大俠而我不是，此所以他自知面對血劍嚴北（眞正要報仇對象）時，已經具足壯烈威猛氣勢，但何以應大俠憑恃這股氣勢而居然遲遲不能出手。」

南飛燕道：「很有趣很有意思，請快說下去！」

孟知秋道：「因爲血劍嚴北雖然亦一時不能出手，但他的可怕殺氣他無上精湛劍道却也是足以使應大俠出不了鞭，應大俠深知自己年歲已老，體力和雄心都非復當年，繼續僵持下去，大是不利，也知道嚴北正是此意，更知道嚴北不到血濺五步那血劍決不出鞘。」

一方是劍拔弩張，一方是劍仍在鞘，一方是急圖決戰，一方是靜待良機。整個畫面呈顯出嚴北已經控制大局。

孟知秋又道：「南姑娘，如果妳是嚴北，如果應大俠答允你有生之年不再找你，當然連雷老闆在內，你答案是不肯抑是轉身走開？」

南飛燕也不覺一怔，道：「應無求此來既然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你竟然能勸他認輸，他肯在垂暮之年自毀英名？」

孟知秋道：「好吧，我不妨去試一試看！」

他居然不走進練武廳，仍然在門口說道：「應大俠，我希望你還記得廿八年前，花了七天時間調查觀察，終於在大漢鏢局內廳見到你一面的小小捕快。」

廳內傳出宏亮哈哈大笑聲，說道：「我當然記得，廿年來我一直猜想當年那位捕頭是不是你。」

孟知秋問道：「你的答案呢？」

應無求道：「那還用說？如果嚴北不反對，我馬上回家抱孫子。」

廳內傳出的陣陣殺氣忽然消失。

孟知秋道：「應大俠，我有事先走一步，希望將來能够拜訪你，能够見你第二面。」

應無求雄壯宏亮聲音傳出來，道：「嚴北已經走了，孟兄，我一定等着見你第二面。」

南飛燕忍不住道：「孟知秋已走了？應無求，我眞想不通，你何以肯答應孟知秋？」

應無求道：「難道有人居然敢認爲逮捕嚴北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飛燕訝道：「逮捕嚴北，瘋子才認爲是容易的事。」

應無求道：「所以孟知秋兄很耐心等候，十年廿年卅年都不要緊，我當然也在等候。」

等到他們第二次見面時，當然就是表示嚴北已經被捕，已經依法律懲處。但「血劍」嚴北是天下無雙的殺手，他會被捕麼？」

× × ×

孟知秋還未走出雷府，在一個幽靜寬敞的院落停住脚步。

他並不是不想走出雷府，而是因爲有一枚黑色「人」釘以及一地鮮血阻住他們去路。

黑色人釘自然就是血劍嚴北，一地鮮血却是從一顆頭顱流洒出來。

嚴北渾身散射出鬼魅似的陰森殺氣，嚴峻冷酷眼光盯住孟知秋，他聲音也冷峭得很可怕。說道：「你知不知道地上這顆人頭本來長在誰人身上。」

孟知秋頷首道：「我當然知道，他本來叫做趙老甫，外號『陰風』，但現在人頭和身體分了家，趙老甫這個名字可就不知道要給人頭好或者給身體好？」

嚴北道：「趙老甫名列『惡人譜』上，總算也是個名人，祇不知他這種下場在你看來應不應該。」

孟知秋道：「如果他這一類人全都得到這種下場，天下立刻太平無事，我意思就是說應該之至。」

嚴北道：「假如死於我劍下都是這種人，你有何評論。」

孟知秋臉孔平凡得近乎愚蠢，但眼光忽然變得銳利堅決，面孔也就跟着不平凡了。他答道：「我的評論是『幹得好』，但可惜死於血劍之人並非個個歹惡，何況以個人私見執行懲罰，從人羣長遠觀點看爲害甚大。」

嚴北的殺氣的確使人不寒而慄，尤其是瞬息間就能殺死「陰風」趙老甫還割下人頭，因此連震懾天下黑道頂尖人物神探孟知秋，心裏也爲之波瀾起伏，嚴北的劍術究竟高明到何等地步，他的殺人技巧難道當眞妙到呼吸間就能殺死趙老甫？

嚴北冷冷道：「我承認曾經殺死過一些不算壞的人。」

孟知秋嘆口氣，道：「我也曾抓過不該抓的人，祇要你殺人，並且繼續殺，不管你存心爲了除去奸狡邪惡，但你一定不免要殺死一些好人，我也一樣。雖然事後我還可以想點辦法，但一定還有些被冤枉的。」

嚴北不以爲然道：「你也會犯這種錯誤？」

孟知秋說道：「我祇是人而不是神，況且『對』與『錯』，有時很難確定，我們評估一個人，却常常因時因地不同而改變，北方的大車用十幾頭牛騾拽拉，可載四五千斤貨物，駕車祇有車主和助手兩人，你看見他們慫年勞苦，簡直不是人，尤其是霜雪泥濘時更慘更苦，你必定心生憐憫，人活得如此悲慘怎能算是人呢？」

嚴北道：「我見過，的確很可悲，但

的話是甚麼意思？」

孟知秋道：「當你忽然又看見他們喝着酒帶着妓女，就躺在車廂底的地上，然後又吵鬧叫囂甚是無賴惡劣，你又會覺得他們壓根兒不值得憐憫，由此可知我們對人的判斷常常很有問題常常無法確定。」

嚴北道：「你腦子裏這些問題，使你不像傳說中老練狠辣的神探。」

孟知秋道：「你也不像外表冷酷無情，我奉告你一句話，說完我就走，因爲我答應過雷傲侯替他擋退兩路人馬。」

其實誰都聽得出，孟知秋的「贈言」等於買路錢一樣，有些人不一定要錢，嚴北就是，有些人的話可能比錢寶貴得多，孟知秋就是。

嚴北道：「請說。」

孟知秋道：「假如有人能够殺死你，那一定是因爲你的心不够黑，你的血不够冷。」

「請走。謝謝。」

孟知秋走出院門，却仍然禁不住回首向地上人頭望了一眼，嚴北眞的能在指顧呼吸之刹那間，殺死趙老甫，如果能够，他的劍道造詣高明精妙到何等地步？能不能描述形容？

雷府由內而外全無異狀。門房老頭殷勤行禮送出大門。

孟知秋站在台階上，站了好一會。

忽然發現了門房老頭還陪笑着站在旁邊。

孟知秋道：「世界便是如此，結局都很簡單很悲哀——分離，不論是生離或死別，都是一樣。」

門房老頭陪笑道：「是，孟老爺。」

孟知秋道：「我雖然沒有送你主人走，但却知道他已經走了，也許要等很多很多年後他才會回來，你心中的悲傷是不是怕年紀太大，恐怕等不到他回來那天。」

門房老頭笑容消失，黯然點頭。

孟知秋歎口氣，喃喃道：「我爲什麼要講這麼多話？唉，我也要走了，但奇怪小沈何以還沒有消息，我是不是太担心，因而不覺躊躇徘徊，希望在拔脚離開最後一刹那竟能等到他的消息？」

小沈就是沈神通，他應該兩天前就會在雷府大門外面下記號，表示巳接到密函，這樣孟知秋就可以安心前赴巫山神女峯，因爲沈神通一定可以把「悲魔之刀」，安全送到呼延逐客的兒子手中。

其實孟知秋也認爲沒有替沈神通担心的理由。沈神通是他最得意門人，連武功也巳經跟他差不多。誰想殺死沈神通的話，一定發現是非常錯誤的決定，何況沈神通現任浙江總捕頭？

南飛燕嚴北等人巳經出發，大家巳經約定時間地點會合，如果孟知秋還不趕快辦妥擋退兩路人馬之事，還不趕快去會合的話，他就會錯過刀王血劍兩大高手的決鬥了。

但他拔步離開時，仍然禁不住望一眼沒有暗記的牆壁，沈神通爲何沒有及時趕到呢？

× × ×

答案除了沈神通本人之外，還有副手何同以及「空前絕後」嚴溫回答得出。

書房外清涼綠蔭並不能使任何人沸騰的內心寧謐下來。

嚴溫面色變得很蒼白，眼中顯然流露出恐懼。他根本不必沈神通說出來，就知道沈神通一定不肯妥協。

沈神通一定會出手。也必定是蘊集全力的一擊。如果躲不過而喪命，那時就算大江堂如雲高手能把沈神通剁成肉醬，但對於嚴溫巳經全無意義了，嚴溫的恐懼便是由此而生。

沈神通眼光從窗外婆娑綠蔭收回，馬玉儀的嬌靨，小沈辛的胖胖面龐都消失不見，心中一片出奇平靜。但話聲却鏗鏘有力，道：「如果不能活捉，死的也好！」

何同應一聲「是」，身子巳像彈簧蹦起來疾撲嚴溫，在空中那一瞬間亦巳拿出長刀，閃耀出一溜精虹。

但人影飄閃從何同身邊掠過。沈神通居然比他更快，後發先至，一伸手巳經搭在嚴溫肩上。他五指箕張有如龍爪，指尖都嵌入嚴溫骨頭。這時嚴溫當然絕對無力反抗也無力逃跑。他甚至不知道這種功夫就是中原絕藝「天龍爪」。

沈神通如果要取他性命，當時五指只要換個部位就可以了。大局巳經奠定，因爲嚴溫活捉到手，等於是一張通行證，一定可以安然離開大江堂勢力範圍了。然而沈神通都忽然面色大變，五指鬆開從嚴溫肩頭滑下。

那是因爲他脅下突然一陣劇痛，一把鋒快長刀深深刺入。

長刀刀柄巳經沒有人握持。因爲本來握刀之人，棄刀疾退了七八步之多。

沈神通眼光既迷惑又悲傷，道：「何同，怎會是你？」

何同面色非常難看，甚至好像也有點悲傷之意。他親自出手暗殺沈神通，還有什麼好悲傷的呢？

「你當然想不到，我本來就不是何同，只不過兩年多以前殺了何同，冒充他的身份成爲你的手下。」

沈神通說道：「你究竟是誰？」

「我的姓名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但我義父伊賀川你一定知道。他幾天前巳經死在你的師父孟知秋手中。所以我一定要完成他的付託一定要殺死你。」

沈神通雖是在極大痛苦中，仍然能露出驚訝神色。道：「啊，暗殺道第一殺手伊賀川。他終於被家師除去？眞不容易。聽到這個消息我更感慚愧。我不但不能逮捕嚴溫歸案，還要死在我最親信的人的刀下。」

他話聲雖然不響亮，却也居然並不衰弱無力。

所以「笑面虎」何同驚懼地又退開六七步。因爲如果沈神通竟然還能够出手一擊的話，這一擊定是非同小可。而嚴溫肩骨盡碎，巳經不能動手帮忙。

不過沈神通仍然屹立不動。假如他還有最後一擊的力量，對象當然最好是抵抗力巳不强的嚴溫，而不是生龍活虎的何同了。

故此沈神通寸步不移很有道理，而嚴溫那清秀俊俏面龐也因痛苦和恐懼而肌肉抽搐皺縮，變得很難看很醜陋。

沈神通又道：「雖然你是伊賀川義子，雖然你用盡方法投入公門變成我手下，

但你和嚴溫怎會搭上關係？」

別人可能不明白沈神通何以會有此一問？但何同却極了解極清楚。那是因爲一年來沈神通下了不少工夫偵查嚴溫，這個偵查網當然萬分嚴密。甚至嚴密得連何同暗中與嚴溫勾搭私通的話，也不可能瞞得過沈神通。

但是事實上何同居然與嚴溫搭上，而沈神通居然絲毫不知。所以他要問，顯然這個問題在沈神通來說，是個死不瞑目的疑問。

何同道：「有一個年青人叫做陶正直，你有沒有印象？」

沈神通道：「我知道，聽說他武功很不錯，身兼數家之長。但爲人十分卑鄙，外號稱爲『人面獸心』，是不是他？」

何同道：「就是他。我跟他認識很久。所以他知道我本來是誰。所以我有時也不得不聽他的話。而他跟嚴溫關係密切非常。所以如果這次嚴溫發生事故，我一定沒有好日子過。況且我義父巳死，我也不能再不出手了。」

嚴溫第三次從劇痛昏迷中回醒，發出呻吟之聲。

何同皺眉望地，道：「嚴公子，你就算肩骨被揑碎也不該這樣呀。你一向很怕痛？」

嚴溫乏力地道：「如果內傷未癒，忽然加上一記硬傷。你受得住麼？」

何同道：「我也受不了。我這兒有藥，你吃了一定很有帮助。」

嚴溫道：「我不吃你的藥。」

何同道：「別害怕。如果你死了，我就收不到一萬兩黃金。我絕對不想損失一萬兩黃金。所以也不想你死。」

嚴溫面色非常蒼白，冷汗佈滿額頭面頰。看來隨時隨地都會再昏迷。所以他不再拒絕何同的藥。事實上服藥後他立刻精神振作。顯然何同的藥很有效眞能止痛。

但沈神通却道：「嚴溫，如果我是你，我絕對不吃他的藥。」

嚴溫訝道：「你還未死？照我看何同那一刀巳經刺入你的心臟。你何以還不會死？」

沈神通苦笑道：「生命力太强也不是好事。我現在就是在受活罪。我一時三刻還死不了。除非你拔出這把刀。」

何同道：「沈公（他仍如此尊稱），你的遺體將會連這把刀一齊送回公衙。」

沈神通道：「無怪你這一刀用的是少林刀法。不過若是孟老總看見，一定看得出破綻。一定知道不是眞正少林刀法。」

何同道：「陶正直說孟老總絕對不可能回到杭州或南京。他意思說孟老總永遠留在陰間，不會回到人世。」

沈神通歎口氣：「這話以前我絕不相信。但現在我不得不承認陶正直的確是很可怕人物，尤其是他年輕又沒有名氣。」

何同道：「對，他很厲害。」

嚴溫道：「我爲何不該吃他的藥？」

沈神通道：「唉，你祇會記掛自己，別的事一概沒有興趣？」

嚴溫道：「我是的。」

沈神通道：「何同是伊賀川義子。伊賀川是東瀛忍術大家。天知道伊賀川有多少古怪離奇本領。所以你吃了藥，可能永遠受制於何同，永遠要聽他命令。不過既然你巳經吃了藥，這些話不說也罷。」

嚴溫道：「何同，沈神通的話你不至於聽不見吧？」

何同道：「的確不至於。」

嚴溫道：「如果我不聽你話，有何後果？難道會死不成？」

何同道：「好像是的。」他那張白淨斯文臉龐上掛着溫和笑容。使得這句回答不但毫無殺氣，甚至像是說笑而巳。

嚴溫道：「你其實不必這樣做。這樣使我們關係變得很惡劣。必要時我甚至不惜先殺死你，才想法子找解藥。大自在天醫李繼華肯替我醫治很嚴重的內傷，當然也肯替我解毒。」

何同道：「李繼華也和孟老總一樣永遠不會回到人間，所以你最好還是另外找一個名醫。老實說，我就是想活着出去、想活着拿到黃金才用這種手段。你最好仔細考慮一下，因爲你的命比我的值錢得多了。」

嚴溫道：「你出去之後仍然回到公衙？仍然當你的副總捕頭？」

何同道：「我爲了私怨私慾害死沈公。我唯一能稍報答他的方法，就是用他教我的本事，繼續盡力維持治安。反正我黃金巳經多得用不完。我不必枉法徇私求取錢財。而你的大江堂，祇要你嚴公子一日當權，我也可以限制你們的活動不准太過份。」

沈神通忽然歎口氣，眼光轉到窗外。在那充滿盎然生氣的清涼綠蔭中，浮現出馬玉儀婷婷盈盈倩影，小沈辛胖嘟嘟紅撲撲臉龐。我本來還可以提聚內力作最後一擊。但我橫豎巳經活不成，而這兩個人活着却各有用處（對社會而言）。我這一擊的目標應該是誰？

——唉，玉儀小辛再見了。唉，我甚至當我尚有能力之時也不能出手報仇……

——爲何當此生命之火，即將熄滅的瞬間，我仍然想起浩淼長江邊小小家園？玉儀可是在臨水石階洗濯衣服？她洗濯是假，遙望等候歸帆才是眞的。

——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

——她將遙望等候到何年何日才肯罷休？她本是命運坎坷的弱者，所以生命樂章總是沉鬱悲哀。但我呢？我曾是「强人」，然而命運却更强，所以我現在……

載愁悲歸槳　鑄錯憶芳樽

江水滔滔波茫茫，灰色雲層低得好像伸手可以摸到。偶然從雲層中傳來孤雁嘹亮悲唳，秋風更冷更凄緊。

馬玉儀站在臨水石階上。江風不但吹得她長髮和衣裳都飄飛不定，還使她冷得顫抖。但她仍然遙望着大江，遙望着那些隱隱約約的風帆，她忽然覺得江風不够冷，因爲她的血液驟然沸騰，全身熱得幾乎出汗。

那是因爲有一艘輕舟，筆直迅速向這邊駛來。啊，沈哥你終於回來了？如果你還不回來，我祇怕快變成傳說中的石頭——望夫石了。

輕舟很快駛到岸邊，船首碰擦石階時

發出令人悅耳的聲音。低矮船艙內走出一個人，不是沈神通。

但馬玉儀的興奮仍未有降低。那個年輕人很白淨很斯文，臉上掛着溫和笑容。他是「笑面虎」何同，是沈神通的得力副手。

既然是何同前來，當然有沈神通消息。所以為什麼她的興奮會消失呢？

輕舟很快就走開，何同拾級而上。但臉上笑容却越來越淡。

他們一齊回到美麗溫暖屋子裏。何同喝一口熱茶，才道：「玉姑，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馬玉儀眼光移到外面沉沉天空，彷彿還聽到一聲孤雁悲唳。現在忽然冷得要命，那可恨的風雪，可恨的秋風……

何同又道：「玉姑，老總暫時回不來，他……他失陷在大江堂裏。」

馬玉花祇覺得一陣昏眩，完了，一切都完了。青春的歡笑，融洽溫暖的家庭，未來之憧憬，難道一切忽然都破滅、都消失了？這一切究竟有沒有存在過呢？

何同又道：「我相信大江堂不敢加害他，因為我已逃了出來；但會不會放他却又很難說？所以我來這兒等候他，何況你和小孩子住在這麼偏僻的地方，也是危險的。」

馬玉儀變成木石造成的人像，內心亦是一片痲木。不過當小沈辛啼哭時，她仍然會照顧他。

她還不到二十歲，還存留着少女的嬌羞，所以如果是平常時候，她喂奶時一定會躲起來。但現在却痲木得忘了嬌羞，忘記把乳房露出於年輕男人眼前是不大妥當的事。

她也沒有發現何同的眼光，時時會投向她雪白豐滿的胸脯上，但即使她發覺，她也祇能怨怪自己，而不能責怪血氣方剛的小伙子。

她也不能發現何同忽然對這間屋子特別小心查看，前後內外查看又查看。

若是沈神通遭遇了不測之禍，世上還有什麼事再值得關心呢？

但仍然有兩件事她關心的。一是兒子沈辛。二是何同談到如何營救沈神通。

可惜「營救」之事似乎毫無把握，而且沈神通已經失陷了七天之久，仍然沒有消息，可見得必是凶多吉少。

半夜時分馬玉儀在夢中看見沈神通被人一刀砍中頸子，駭得大哭大叫。

驚醒時心中餘悸和悲哀猶在，也聽到兒子的哭聲。同時也發現何同坐在床邊，寬厚有力的手掌握住她的手。

何同道：「不要灰心，不要絕望，我們再等。」

馬玉儀軟弱地說：「我們要等到幾時呢？」

何同柔聲道：「等下去，我已經請了一個月假，我們一定要等下去。」

直到第二天晚上就寢時，她想起隣房的何同，心中多多少少有點溫暖。這個年輕人，不但斯文漂亮，而且十分溫柔體貼。她甚至發覺自己有一種非常倚賴他的心情。

所以，半夜時她忽然驚醒，那是很奇怪的聲音，是夢魘中掙扎聲音。當她聽出那是何同在隣房發出時，她馬上跳起身跑過去，點上燈火，大聲叫道：「何同，何同，你怎麼啦？」

何同從噩夢中驚醒，不但滿臉汗光，連身上也盡是汗珠。當然他仍然迷迷糊糊，所以並沒有扯起被單，以遮蓋他赤裸的上半身。

縱然祇是裸露出上半身，在那時候已經非常不禮貌，非常震驚女性，尤其是年輕得有如馬玉儀這種少婦。

馬玉儀祇作沒有看見。但她當然看見這個白皙強健充滿年輕活力的身體。她甚至懷疑這個年輕男人遮蓋在被單裏的下半身是不是也都赤裸？

這個男人使她不禁想起那赤裸的雷不羣，當然他們有顯著的不同。雷不羣稍為瘦削，綫條柔和修長，顯出養尊處優的身世。而何同則充滿活力和堅實，也表示他經歷過艱苦。

雷不羣已經走了，使她留下深刻印象，留下奇異回憶。他到底走向何方？他變成跛子之後，獨個兒如何生活呢？

但願何同不會也給她留下奇異的回憶。祇希望沈神通能够快快平安歸來……

白天裏何同的知情識趣和溫柔體貼，很令馬玉儀驚異。她的確想不到年輕如他的男人，居然如此成熟？也如此的令婦女感到可以倚賴？

傍晚時雖然天氣依然陰冷，江上秋風使江浪不停捲拍江岸而發出寂寞濤聲。但馬玉儀感到已沒有那麼孤單無助，至少有一個人可跟她聊聊，可以說些沈神通的事情給她聽。因而她可以少點胡思亂想。

「阿同，你還沒有討媳婦嗎？」

「還沒有。」

「你昨夜一定作了可怕的夢？」

「是的。但我以前從不會作惡夢，從不會半夜驚醒，但最近却時時發生，我甚至會一邊哭一邊哇哇大叫。你可能不知道，我平生還沒有哭過，最艱難最痛苦的事情我都不哭也都熬過去了。但最近……」

「你夢中究竟看見什麼？」

「看見沈公。看見許多人欺負他，而我却完全無能為力。」

馬玉儀幾乎倒在他白皙却壯健的胸膛，因為她很想偎貼於溫暖、有血有肉的胸膛裏，悄悄啜泣或者大哭一場。

當然她是為沈神通哭泣，為小兒子哭泣，為自己哭泣！也為了渺茫變幻、全然不可知的未來命運而哭泣。

但為何要偎貼在溫暖有血有肉的男人胸膛裏才哭得痛快舒暢？難道女人都是弱者？祇有男性才是强人？

祇是她忽然又發覺原來男人有時候更軟弱更可憐。那是第三晚聽到何同的叫聲哭聲，跑過去看見他又是一身大汗從惡夢掙醒時，她覺得何同祇不過是大男孩，而她必須予他關懷愛顧才行，所以她必須予他關懷愛顧才行，所以她把何同的頭放在自己懷中。

何同完全清醒之後，好像有點羞愧接受馬玉儀的關懷愛憐。

但一連五個晚上都是如此，何同竟也好像已經習慣。

他清醒之後仍然枕住馬玉儀大腿，甚至把頭臉深深埋入她懷中，好久才恢復正

常，才離開她懷抱。

這種現象甚至連馬玉儀也暗暗內疚，暗暗責怪自己。因為雖然何同是沈神通的副手，雖然有如一家人，但他終究是年輕男人，而她則是年輕女人，一男一女枕腿偎懷的親密行為，難道當眞沒有一點雜念綺思？難道心理生理反應都能純潔如嫡親兄妹或嫡親姊弟？

事實當然不是。不但何同不是，連馬玉儀自己也知道不是。

沈神通現在究竟怎樣了？他能不能脫險歸來？而且能不能「及時」歸來？

祇要他一回來，一切問題都將烟消雲散，生活將回復到正常軌道上。但如果他不能及時歸來呢？馬玉儀不敢想下去……

一個嬌柔美麗的少婦，迷陷於坎坷而又非常奇異命運之羅網，她能抵抗支持到幾時呢？

×　×　×

沈神通到底在那裏？他到底死了沒有呢？

悲魔之刀落在何人之手中？現下在什麼地方？

江湖上已經盛傳「悲魔之刀」之事。凡是魔道名家高手，無不知道呼延逐客刀仗着悲魔之刀擊敗了少林七大高手之一微塵和尚之事（其實山凝之當時不但不是落敗，反而已經佔先可以取勝。但由於地面有人做了手脚，才使他反勝為敗）。江湖上也知道「刀王」蒲公望擊敗呼延逐客之事，居然亦知道悲魔之刀付托孟知秋運回北方之事。

何以這些秘密消息會傳出江湖？

但不管消息是緣何洩漏，反正沈神通已經變成天下注視人物。因為江湖方面由於有消息說悲魔之刀將由沈神通（孟知秋弟子）負責運到北方而對他注意。官府方面是因為他忽然失踪而大為緊張，不但浙省一地，連兩湖以及江蘇等省級衙門無不偵騎四出。

沈神通究竟死了沒有？

天下無人得知，甚至連嚴溫都不知道。因為那天嚴溫被揑碎肩骨，在痛不可當的情況下，且又在服過何同神秘藥物下，派人送走何同。另一方面鷄婆婆（嚴溫生身之母）和啞女人替嚴溫敷藥處理，所以現在連嚴溫本人亦不知沈神通究竟死了沒有？至少他最後離開之時，沈神通仍然活着。

所以當嚴溫稍為恢復精神體力，也由於聽到有關各省官府及江湖都找尋沈神通的報告時，就立刻驚覺情況緊張危急，必須盡快採取應對步驟。但沈神通到底死了沒有？如果沒有，把他藏在那裏？

鷄婆婆尖而突出的咀巴使任何人都留下深刻印象。但她眼光落在嚴溫面上時，表情却十分溫柔慈藹，幾乎連盲人也感覺得出。

嚴溫也望望啞女人。她的眼睛面龐都會說話。但這回却全無表情。

所以嚴溫祇好轉眼望向鷄婆婆，道：「告訴我，沈神通現在怎樣了？」

鷄婆婆道：「你安心養傷吧。沈神通固然不值得想，連何同也不必放在心上，他臨走雖然留下一手整你，但我也沒有放過他，祇不過在未找出你的解藥以前我不會動他就是。」

嚴溫說道：「你知道不知道現在有多少人在找沈神通？所以我要知道他是死是活。」

鷄婆婆道：「連我也不知道，那天我替他動手術拔出刀子，也替他敷藥包紮妥當。我把他囚禁在地牢石室內，有專人負責照料。昨天還昏迷發熱未醒，今天就不知道了。」

嚴溫道：「他傷勢很嚴重，能多活幾天已經不容易。當然最好他能活着，如果他不死就變成我們的皇牌。這張牌一打出去，隨時可以要了何同性命，何況悲魔之刀據說在他手中，我很想看看那把刀。」

鷄婆婆柔聲道：「好，好，我盡力而為。希望他能活下去。但希望很微，你最好趁機養好身子，別的事少担心，那把什麼悲魔之刀根本不值得想，不值得看。」

嚴溫道：「伯父還在沁紅院麼？」

鷄婆婆搖頭道：「啞女天天去看，還沒回來。他當然不會這麼快回來。因為他到巫山神女宮去。哼，那兒準不是好地方，一定是有妖精。」

嚴溫不覺失笑，道：「我以為人老了就不會像年輕時吃醋。」

鷄婆婆面色很難看，所以嚴溫又道：「好啦，別生氣啦。何同有消息沒有？」

鷄婆婆道：「我這邊沒有。」任何人對自己親生兒子總是生氣不太久的。鷄婆婆祇說了一句話，面色很快就回復正常（雖然正常時也很嚴酷可怕）。她又道：「何同回過杭州寫過報告，然後忽然失踪，到現在無人得知躲在什麼地方。」

嚴溫咬牙切齒道：「這個人拿走了黃金，在我身上下毒，我希望能够親手殺死他。」

但嚴溫一定沒有撫心自問有多少人也想親手殺死他？世人多半都是這樣——寬恕自己而記恨別人過錯。

鷄婆婆忽然把臉孔拉得很長很冷，道：「你已經可以四處走動，所以你一定會去看看沈神通的情形，因此我現在先警告你……」

嚴溫訝然道：「你很少對我這麼兇，難道我去瞧瞧沈神通也不行？」

「你把沈神通斬成八塊都行。」

「那麼你為何這麼兇？」

「現在囚禁沈神通的地牢，我特地派痲雀負責，你不准欺負痲雀。」

「痲雀是誰？我根本從未聽過從未見過，而且我為什麼要欺負她？」

「因為痲雀是個女孩子，長得很漂亮，脾氣却又壞又硬。而你這個人見不得漂亮女孩子，一見到就會想法子整人家，你整任何人我都不管，就是不許動痲雀。連腦子裏想都不行。」

嚴溫感到鷄婆婆認眞得已達到嚴重地步，所以祇好連連頷首，道：「好，這一個例外，我絕不動她腦筋。」

其實他更急於想看看「痲雀」。第一點當然想看她是否眞的漂亮，第二點則是想弄明白何以絕對不能「動」她？第三點他忽然對「鷄婆婆」生出極大惡感。因為她居然想管束他想支配他，縱然是親生母親，嚴溫也覺得絕不能忍受，所以也許可以利用痲雀挫折鷄婆婆，使她痛苦傷心。

× × ×

「麻雀」很嬌小玲瓏，但全身以及四肢骨肉均勻，所以任何男人都會覺得她很性感而不是骨感。

何況她面貌非常美麗，眼睛若是水汪汪浮動着一層迷濛秘艷味道。男人很難不被這種朦朧神秘的美眸迷住。

嚴溫也跟別的男人一樣。他一看見麻雀的眼睛，就全身酥軟，幾乎不會走路不會說話。

麻雀笑得更撩人情思，說道：「我偸偸看過你幾次，我早巳覺得你眞是美男子，但現在面對面看，覺得你比遠看更瀟洒，更漂亮。」

她看來最多不超過二十歲，尤其是從體型方面觀察，她有八成還是處女，還未得到過男人雨露滋潤。

但何以她態度說話如此開放大胆呢？何以她能散發出誘人的入骨的風流冶艷味道？

嚴溫非常小心把她從頭到脚再看一遍，才道：「妳就是麻雀？」

「我是，我是不是不像麻雀？」

「妳像孔雀，就算不是孔雀至少也是錦光溷爛的雉鷄。她絕對不像麻雀。」

麻雀笑得很愉快，所以唇邊他兩個深深酒渦顯得更迷人更明艷。嚴溫突然懷疑她知不知道曾有多少男人想吻她唇邊的酒渦？

「我只是一隻吱吱喳喳小麻雀，但對你却有點用處，至少我巳經讓沈神通繼續活着。不過，他傷勢太嚴重，所以不是單靠藥物就能使他渡過危險。」

「他還需要什麼？快給他。」

麻雀搖搖頭道：「他需要的是求生意志，而且要非常堅强才行。我可沒有辦法給他。」

嚴溫道：「讓我試試看。但爲何我從前沒有見過妳，妳一直躲我？爲什麼？」

「這是乾媽的命令。你當然知道我乾媽就是鷄婆了。她不准我在你面前出現，所以我祇好有時偸偸看你一眼。」

嚴溫道：「妳知不知道妳用這種語氣這種內容的說話，會使任何男人都爲妳瘋狂？」

麻雀笑得更明艷迷人道：「爲什麼會瘋狂？我不明白。」

「瘋狂意思就是會爲妳而不顧一切，做出人人意料不到的事情。」

「好極了。你的話使我心花怒放。但可惜至今還沒有任何男人爲我瘋狂過。」

「妳等着吧。終有一天會討厭會害怕。瘋狂的結局一定不好，我希望妳記住這話。」

麻雀又吃吃而笑，又散發出强大誘惑魅力。她道：「但可惜你不會瘋狂。」

嚴溫道：「暫時還不會。因爲我先要看看沈神通，看看能不能激起他堅强求生意志。」

沈神通其實就在隔壁。這個地牢很堅固寬大，一百十個房間，加上走道和兩頭守衞專用小廳，所以面積不小。

所有房間厚厚鐵門都鎖上，如果不打開鐵門上的方洞，則牢房內之人就與世隔絕。祇能够看着四壁花崗石的花紋。事實上房內很黑暗，所以根本連石頭花紋也很難看見。

沈神通躺在床上。床上居然有墊褥，也有燈火茶水等。看來他挺受優待。

嚴溫在床前站了相當久。沈神通忽然睜眼向他說話，但聲音相當衰弱低微。他道：「何同呢？」

嚴溫道：「我正要問你。他回杭州作過報告之後，自此失踪。幾天來無人找得到他。」

「你爲何會來看我？」

「因爲呼延逐客以手中悲魔之刀戰勝了少林七大高手之一的微塵大師。但是不久敗之於刀王蒲公望刀下。他的悲魔之刀托孟知秋運回北方。江湖上凡是刀道名家，無不垂涎此刀，所以你的下落忽然變成最受人關注之事。當然官府方面也正在找你。」

「但你知道我根本不曉得悲魔之刀的事。爲何還來煩我？」

「我怕悲魔之刀會落入何同之手。」

「呼延逐客敗亡托刀之事，一定很秘密。何以江湖上都知道？」

「這點我還未查出來。不過我心中有數。」

「我恐怕巳活不成了。你還不敢告訴我實話？」

「我猜是陶正直的傑作。他縱然不曾參與刀王蒲公望與呼延逐客拚鬥那一役。但是，他必有辦法得知，也有辦法把消息傳出。」

「陶正直？人面獸心陶正直？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我們關係很密切。」

沈神通蒼白疲憊面上居然泛起諷刺笑容，道：「很密切？他這種人絕對沒有朋友。所以你和他誰是男的誰是女的？」

嚴溫面色不變，因爲在那時候的社會中，同性戀問題雖然不公開討論。但社會中對此都不予關心不予重視。似乎當時巳有足够開明態度以承認這種人的變態行爲。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窺見中國的文化精神的確能容忍許許多多的異端。

「誰是男誰是女似乎和你的生死不發生關係，你究竟還想不想活呢？你有沒有值得記掛值得關心的人？我希望你活下去。因還不想死，請你坦白告訴我。」

沈神通微笑一下，道：「你很大方。我手中的東西，包括一本唐詩以及一些撬門開鎖小工具，還有千里火，三寸長的小飛刀等等，你都仍然放在床頭几上，一件不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難道你居然想我逃走？」

嚴溫攤開雙手，道：「我也不知道。這幾天我任何事都管不了。因爲我傷勢不輕。我這條右臂巳經廢了。是你下的毒手，你大概不會忘記？」

沈神通道：「我怎會忘記？你不妨也弄斷我右手，咱們從此扯平。」

嚴溫道：「我一動手你身體受不了，馬上就會死亡。莫非你求生不能所以有求死之念？我不會這樣做。」

沈神通道：「隨便你。但如果悲魔之刀落在何同手中，便又如何？」

嚴溫道：「對我沒有影响。但我猜想你一定不願意。何同是使刀好手，悲魔之刀落在他手中便如虎添翼。他將來的名聲

地位可能超過你。也可能超過孟知秋。因爲孟知秋巳經不會回到世間。何同的確很容易超過你們。」

沈神通却把話題岔到別處，說道：「我記得看見過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她是誰？」

嚴溫回答道：「她叫麻雀。她想醫好你。」

沈神通道：「這個女孩子很奇怪。有時她高貴純潔得有如不食人間烟火仙女。但有時却像是地獄中最可怕的魔女。我不明白何以同一個人能具有完全不同完全相反的風格氣質？她是誰？」

嚴溫道：「你聲音巳顯出身體更加衰弱。如果你想親手收拾何同，那就跟我談妥條件。我祇要大江堂不受官家干涉威脅。同時我還要那把悲魔之刀。」

沈神通不覺精神一振，道：「你祇有這兩個條件？」

嚴溫道：「我用先父名字發誓。我要的只有這兩樣。我不惜付給你上萬兩黃金，你盡量利用黃金的力量，把何同抓到，把悲魔之刀帶來給我。」

麻雀忽然走入來，美眸中仍然盪漾着如烟似霧又水汪汪的秘艷嬌媚。

她道：「悲魔之刀有什麼好處呢？」

沈神通道：「妳就是麻雀？」

麻雀道：「我就是。」

沈神通道：「如果我年輕二十年，我一定拚了命不顧一切追求妳。」

麻雀笑得更冶艷動人，道：「你很會講話。如果能嫁給如此英雄而風趣人物。這一輩子就沒有白活了。」

嚴溫皺眉不悅道：「你們打情罵俏等我不在之時才開始。」

沈神通道：「原來你還未曾得到她，否則你祇有驕傲歡喜。任何人都不會向一個垂死之人呷醋的。」

麻雀笑道：「你好厲害，一句話或者一點小動作，你都能够看得出很多其他意義？」

沈神通道：「妳一定忘記我是神探孟知秋的得意門人？」

麻雀吱吱喳喳道：「那麼你對我還看出些什麼呢？」

沈神通道：「嚴公子，你居然不反對我們談話聊天？」

嚴溫道：「不反對。因我也想從你口中對她多知道一些。」

沈神通喃喃道：「你們的關係一定很特殊。至少麻雀必是神秘又特殊人物。」

嚴溫居然頷首道：「她是的。」

沈神通道：「麻雀小姐，妳學過兩種最可怕的刀法，又有三種特殊暗器，所以如果我必須動手拚命的話，我絕對不挑你做對手。」

麻雀笑了笑道：「兩種刀法三種暗器？好像給你猜中了。是不是嚴公子事先洩漏，好讓你唬我一下？」

沈神通道：「他爲何要唬妳？難道你不但身份可以與他匹敵，甚至還保持着很多秘密，所以嚴公子想多知道一些？」

麻雀道：「我決定不開口了，一開口總會給你一些資料。」

嚴溫道：「她學的甚麼暗器？」

沈神通道：「我希望沒有弄錯，她學成了巫山神女宮三種可怕暗器，神女宮九種暗器威震天下。她練成三種巳經變成最可怕的女人了。」

嚴溫道：「她不哼聲不反對，大概你猜中了。祇不知她練刀又練了那兩門刀法呢？」

沈神通說道：「也和暗器一樣可怕。天下有五大名刀她居然學了兩種。我眞想知道她憑什麼能够投入這兩大名刀世家門下？」

嚴溫道：「我以後會想法子找出答案告訴你。但現在你先告訴我，她練過什麼刀法？」

其實他問麻雀也是一樣，可見得他根本就是想確定一件事，那是江湖上無人不知的傳說。據說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祇要眼睛一掃耳朵一聽鼻子一嗅，就知道在他面前的任何人出身於何家何派，擅長何種武功。並且知道功力造詣如何。

既然沈神通是孟知秋得意門生，同時又巳表演了一點眞功夫，所以嚴溫很有興趣徹底弄個清楚。

沈神通道：「她學過閩南連家『拔刀訣』，這是天下刀道最沒有變化又最霸道的一種。你一定聽過閩南連家吧？」

嚴溫連連點頭，他怎會忘記閩南連家？十年前他還年輕，巳經見識過連家『拔刀訣』。那一次他六名保鏢（當然是一流高手），一轉眼間個個屍橫就地。

那一次如果不是「血劍」嚴北，恐怕他也早巳變成孤魂野鬼了，當然嚴北和連家的交情一定是那一次結下的。

麻雀神秘冶艷面龐上露出响往表情，道：「連家的拔刀訣當眞那麼厲害那麼精妙？」

沈神通道：「不一定。如果對手是南疆的『纏綿毒刀』。那纏綿毒刀也是天下五大名刀之一，堪與『拔刀訣』媲美，可惜麻雀小姐妳放棄了千萬人求之不得的機會。」

雀麻驚道：「爲什麼？我一直都很用心修習，吃了不知多少苦頭。幾年來我夜夜都睡不够，都是因爲練刀。」

沈神通說道：「這兩種刀法本來是互相尅制。妳應該專心修習一種，等到巳經大有成就，才可以學另一種。如果血劍嚴北知道，他一定不准妳修習第二種。這叫『大道以多歧而亡羊，學者以多方面喪生』。嚴北一定不知道，當然嚴公子亦不知道。」

麻雀垂頭喪氣的樣子巳經是等於回答了。

嚴溫道：「孟知秋果然名不虛傳。沈神通尚且如此，其師可想而知。可惜沈神通你恐怕巳活不下去了。」

沈神通道：「我知道傷勢很嚴重。但你話中似乎另有含意？」

嚴溫道：「是的，我希望你肯振作，我答應讓你去找何同，况且你可能還有值得關心值得牽掛的人。」

當然沈神通馬上就想起了馬玉儀和小兒子沈辛，他們甚至沒有太久的生活費用。但想活是一件事，究竟活得下去活不下去，又是另一回事了。

嚴溫對麻雀道：「盡一切辦法幫助他。因爲他巳經想活了，即使他要你替他傳

送訊息也不要緊。你替他做而也不必告訴我。我相信這樣可以帮助他激起强大求生意志。」

麻雀吃驚道：「眞的？你敢放心？萬一他通知官府調集大軍對付我們呢？」

嚴溫笑一下，道：「他是眞正的男人，是大丈夫。他一定寧可等到他康復之後才跟我算帳，妳不信可以問問他。」

麻雀已不必問，她一看沈神通的眼睛就知道嚴溫沒有猜錯。也因此她忽然覺得男人是很複雜、很莫名其妙的動物，更奇怪的是他們何以能够知道，能够肯定？

麻雀覺得最可怕的是他們（男人）的洒脫、互信和氣魄，竟然變成强大無比的魅力。使她對這兩個男人爲之芳心傾倒（這是從來未曾有過之現象），使她極爲甘心情願替沈神通換藥包紮，爲他擦拭整個身體。

另一方面，她也乖乖的聽從嚴溫的吩咐……

×　×　×

夜已深，秋風所挾的寒意，使任何人都不禁翻起衣領匆匆而行。

但麻雀却覺得全身燠熱，寒意甚重的秋風，居然不能使她心中熱度稍降。

她已曾再三思索，爲何嚴溫後來把隱秘告訴她，要她深夜到他密室去？爲何他叮囑她不可向任何人提起？

他究竟爲了沈神通之事？抑是另有目的？另有企圖？

她也問過自己，如果嚴溫另有企圖（當然是存心不良之意）的話，她明明知道還肯不肯前往呢？

當然麻雀沒有答案，也許她不敢想得太多，何況她很年輕，年輕的人都是較多傾向於感情用事。也容易使自己向好一方面想，容易忘記（故意地）壞的後果。

巨大的密室裏溫暖如春，也明亮如白晝。

嚴溫的微笑比任何時間都溫雅瀟洒，使得麻雀芳心怦怦亂跳。

嚴溫替她搓搓背脊和手臂，使她恢復溫暖。又給她一杯琥珀色的酒，等她喝完了。才說道：「鷄婆婆爲何不讓你見到我呢？」

麻雀發覺自己聲音發顫，道：「我也不知道，她不准我見你不准我認識你。」

她爲何聲音會發顫？爲何全身發熱，心跳加速？她怕什麼？難道她認爲嚴溫會有某種行動——男女之間的行動？

如果她已有這種恐懼，如果她眞的不想有這種情形發生。那麼她何必更闌夜靜時獨自跑來嚴溫密室？

嚴溫笑了笑，說道：「你日子過得快樂麼？」

麻雀道：「我不知道，我好像一輩子都祇有練功夫一件事。學完一樣又一樣。我認識的都是年輕小夥子，他們從來沒有問過我快樂不快樂。」

唉，已經過去了的日子，管他快不快樂？

嚴溫你笑容好古怪，你眼光好邪好亮，你打着邪惡主意？

我爲何全身內外發熱發燙？我爲何一點不怕他有邪惡念頭？甚至竟喜歡他，希望他對我「邪惡」一番？

我應該立刻從這張軟綿香暖大床爬起身，立刻扯動床後角落那條藍色綢帶，鷄婆婆會被驚動馬上從開啓了的暗門進來。

但爲何我現在不想她出現。

麻雀雖然巳變成沒有羽毛光禿禿的麻雀。但她既不冷也不怕。她心中迷亂而身體狂亂，也從嚴溫光滑裸露的身軀攝取暖熱。所以她不獨不冷，反而比平生任何時間都熱，熱得她淚水汗水一齊出現。

嚴溫忽然靜止不動，但絕對不是寂然空虛的不動，而是火山行將爆發之前短暫的靜止不動。

他在麻雀耳邊說道：「我腦筋忽然清醒，情緒也冷靜得多，所以我忽然有點後悔……」

「你眞的後悔？」

「妳動作雖然很狂放，却很笨拙。我在這方面很有經驗。這張床上演過不知多少次這類悲劇。」

「難道一定是悲劇？」

「我不必用眼睛看，就知道你是頭一回跟男人上床做這件事。」

「我是的，因爲沒有一個男人我看得上眼。」

但她忽然也想起那杯琥珀色的酒，香香甜甜並不濃烈。可是有古怪的多數是這樣的甜酒，因爲很多女孩子喝不下刺鼻嗆喉烈酒。

嚴溫吻她迷矇的眼睛，吻她絲緞般嫩滑的身體。百忙中居然還能抽空說話。

「我知道鷄婆婆一定會傷心，會生氣的。」

麻雀道：「當我想認識你接近你，她就會告訴我，你是非常邪惡可怕的人，但平時她却又說你是最英俊最可愛的人，世界上簡直沒有任何人比得上你。」

她忽然發現脖子很敏感，所以當他嘴唇遊吻其上時，她禁不住全身抽搐以及躲避。殊不料這些動作却引致火山爆發。然後一切復歸沉寂。

世間上的任何事情都一樣，有開始就有結束。有快樂就有痛苦。有黑夜就有白天……

×　×　×

白天這種時分（是清晨七時）嚴溫通常好夢方酣。

但兩個鐘頭前送走麻雀之後，他居然睡不着。因爲他考慮如何才可以使鷄婆婆放棄成見，把麻雀給他，讓她隨侍身邊？

他這一輩子三十多歲以來，竟還是第一次渴望把一個女孩子留在身邊。麻雀似乎有一種異常的妖艷（當然她的身材皮膚面貌都是第一流的）。在床第間也好，平時有距離相對也好都有强烈神秘吸引力。

但鷄婆婆這一關似乎不易過，老實說如果不是鷄婆婆（嚴溫明知她是自己生身母親）强烈排斥麻雀和他在一起，昨夜一定不會發生那種事情，因爲嚴溫對男女床第之事早巳毫無興趣。她必須有特異的刺激，甚至找同性作對手才激得起情慾。

所以可能由於麻雀受到特殊保護才使他異常興奮，才使他非佔有她不可吧？

躺在床上想這些問題他也很不習慣，故此他來到地牢沈神通石室內。

沈神通氣色很好。牀頭几上有些湯粥餘漬，嚴溫伸手摸摸几面，微笑道：「還熱的，剛拿走而巳。我猜是燕窩粥，雖然加了點補中益氣的藥材，但味道仍然很鮮美。」

沈神通道：「本來我既不知道也無意知道你的私事，但現在却不同了，麻雀到底是誰？她有些神態表情很像你。我本來猜想可能是你妹妹，然而你却大有呷醋意味，可見得她不是你的妹妹。」

嚴溫初時也吃一驚，不錯，麻雀可能眞是他的妹妹，否則鷄婆婆，何須嚴禁他們接近？

但他旋即鬆口氣露齒微笑，麻雀絕對不可能是他妹子？因爲那天嚴北講得很清楚，他們祇有一個晚上而巳。

一個晚上的緣份，即使是天下最雄壯强健的男人，也不能使女人同時懷孕兩次，而且生產時間相距十二年以上。

如果是別的男人，你祇要見過鷄婆婆的樣貌就知道絕不可能，她滿面的皺紋，下垂的雙頰，還有突出尖喙有如母鷄……

沈神通歎口氣，道：「我一定巳經太老了，我居然猜錯很多事，當然錯得最厲害，是關於『人面獸心』陶正直。」

嚴溫很感興趣問道：「陶正直又怎樣了？」

沈神通道：「他居然是厲害無比的脚色。但我們却錯估以爲他祇是下三濫卑鄙傢伙。」

嚴溫同意點頭道：「他的確很厲害很高明，當然他的武功也不錯。」

沈神通道：「他究竟怎樣對付家師孟知秋他們呢？」

嚴溫道：「他是『巧手天機』朱若愚傳人，這是當世一大秘密，人人都以爲朱若愚沒有繼承之人，所以那天少林七大高手之一的微塵和尚雖受到暗算落敗，但毫無一人懷疑是他的傑作。」

沈神通道：「的確可怕而又高明，但以後呢？」

嚴溫道：「家伯父嚴北，刀王蒲公望，孟知秋，李繼華，還有巫山神女宮主南飛燕，都前赴巫山，因爲有一處天險地可以給他們使用。當然陶正直會施展從『巧手天機』朱若愚學來的絕藝，使這些都是當世無雙的高手們沒有一個能够再回到人間。」

沈神通提醒他道：「令伯父也是其中之一，你敢是忘記了。」

嚴溫道：「沒有忘記，但既然血劍絕藝巳經寫好畫好，巳經不會絕傳，你不必担心，也不必多一個管束我的人。」他停一下，又道：「老實說，我很想知道這五個當世無雙人物，能不能逃過陶正直毒手？你看呢？」

沈神通沉吟一下，才道：「你沒有做錯。如果陶正直能一擧害死他們五個絕世高手，那麼他們其實也不能算是絕頂高手了。」

他想一下又道：「這個秘密，現在可能祇有你我知道了。」

嚴溫微微而笑，但笑容很虛假很冷酷。「不對，祇有我和陶正直兩個人知道，因爲你巳經是死人，死人不會知道任何事情，對不對？」

沈神通道：「我承認你很有道理，但可惜除了我之外，很可能還有一個人知道秘密。」

嚴溫大吃一驚怳然道：「何同麼？」

沈神通道：「既然你和何同是陶正直從中拉綫，何同又巳知道陶正直的厲害手段，日後他一定能從這條綫索查出那五位當代高手何以都不能回到人間，事實上陶正直巳向他透露不少消息，你看何同查得出查不出眞相。」

嚴溫登時回心轉意，道：「好，連你這世上有三個人知道這個秘密，你我和陶正直，但我想看看悲魔之刀，又不想任何官府找我大江堂麻煩。」

沈神通沉思片刻，道：「如果我居然死不了，我答應一定辦到。」

嚴溫道：「你會活下去，我一定盡一切力量使你活下去，但記住，祇有你我陶正直三個人知道。」

「我不同意，應該一共是四個人知道，因爲還有我。」

說這話的人是麻雀，她手中還拿着盛裝燕窩粥的青花瓷碗，但她的反對、她的抗議嚴溫絲毫不知道，因爲嚴溫走了她才出現。

「麻雀姑娘，如果我是妳，我一定忘記剛才聽見的任何一句話，除非妳愛上嚴溫或者愛上我。」

麻雀幾乎跌落手中的碗，大訝道：「愛上他或愛上你？」

沈神通微笑道：「是的，但我知道你九成會愛上嚴溫。」

麻雀道：「何以見得呢？」她把碗匙都放在几上，免得眞的跌墜地上，她覺得這些男人越來越有趣，例如垂死之人如沈神通，居然也講到「愛」的問題。

沈神通道：「妳昨天還坦然得很，但今晨却閃閃縮縮的，不敢被他知道你來看我，不敢被他知道你餵我食燕窩粥，爲什麼？」

麻雀道：「好吧，就算我巳經愛上他。而且也可能同時愛上你，這便如何？」

沈神通道：「你跟我們那一個要好都不要緊，要緊的是妳既巳變成我們其中之一的人，那就等於仍然祇有三個人知道，嚴溫陶正直和我而巳。」

麻雀微笑搖搖頭，道：「不對，連我在內一共是七個人知道這個秘密。」

沈神通不由得大爲驚訝，道：「竟然有七個人之多，那眞是想不到的事情，而且妳特別聲明妳仍是其中之一，妳爲何不肯附屬於我們？你有什麼野心？」

麻雀道：「我是練刀的人，所以我想要那把悲魔之刀。」

沈神通道：「很合理，但何以知道秘密的一共有七個人之多。」

麻雀道：「因爲啞女一直跟着嚴溫，她必定知道，而南飛燕不但知道，帮着陶正直將雷傲侯迫得走投無路，當然陶正直最後的一着南飛燕可能不知道，因爲這一次她自己也是受害人之一，第七個知道一切秘密的人，也就是把這一切告訴我的人了。」

沈神通馬上猜到，道：「唔，一定是那位鷄婆婆，她究竟是什麼人？」

麻雀沒有回答，却把雷傲侯如何被天下高手迫得棄家遁逃的事說出，最後又道：「昨天還聽說天下黑白道高手抵達南京

越來越多，他們去過雷府之後，却留在南京等候雷傲侯回來，因爲雷府內無數奇珍異寶仍然擺放得好好的，所以沒有人認爲雷傲侯會永遠不回家。」

沈神通道：「陶正直這一招眞厲害可怕，雷傲侯祇好永遠不回南京了，但最奇怪的是鷄婆婆，像她這種人怎能得到嚴家如此信任？」

麻雀道：「她怎麼啦。」

沈神通道：「她全身由頭到踵纖塵不染，乾凈得不能再乾凈，襟袖間散發出變幻不同香氣，她眼神之冷酷，以及面部巳經變形，在在足以證明她是毒教高手，這種人動輒翻臉殺人，誰敢信任而且托以腹心呢？」

麻雀由衷讚歎道：「你師父我沒見過，但你眞是不折不扣的神探。」

沈神通道：「毒教之人不能寄予腹心之故，就是因爲太狠辣太冷酷，你想想看，一個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竟然連自己容貌捨得不要，世上還有什麼事她做不出的呢？」

麻雀顯然還不甚明白他話中之意，所以沈神通又解釋道：「鷄婆婆從前不但不是這種樣子，甚至還可以看得出從前她相當漂亮，由於修習某種最惡毒最可怕的毒功，她後來才慢慢變形，終於變成現在的樣子，當然她一早就知道有這種可怕後果，但他仍然捨得放棄美麗容顏。你說可怕不可怕。」

麻雀搖頭道：「但她……唉，我不妨告訴你，她是我的義母，她對我非常愛護非常關心。對嚴溫也是，我一點也不覺得她狠辣冷酷。」

沈神通沉默了一陣，才道：「既然如此，我勸你不要愛上嚴溫，她一定不答應的。」

麻雀訝道：「你怎麼知道，她的確很反對並且提防發生這種事情。」

沈神通雖然回答，但麻雀却聽不見他說什麼。因爲剛好從敞開的門口傳來幾種奇怪聲音，以至淹沒了沈神通話聲。

門外是陰暗的甬道。通道上還有很多道鐵門，顯然每一道鐵門後面都是一間深入地下，堅固無比也永遠見不到陽光的石室。

這種石室自然不是用來招待貴客，而是用來囚禁最危險最可恨（以嚴家角度言）的仇敵。故此另外九道鐵門內有人在裏面並不稀奇，事實上現在這些吵耳聲音就是好幾間石室發出，有哭聲有笑聲也有長嘯及怪叫聲，加上砰訇撞擊鐵門聲，各種聲音都震耳欲聾，可見得這些人若不是筋骨強健力大無窮，就一定內功深厚丹田力足，換了普通人關在那麼厚的鐵門後面，祇怕弄出少許聲音都不容易。

沈神通和麻雀祇好暫時停止談話。

這種可怕鬧聲每天都有三次，也就是每天早午晚三餐時分，祇要水和食物一送進去，馬上就靜寂無聲。

由於沈神通身負重傷不能行動，所以鐵門平時根本虛虛掩住，麻雀既然在房內，鐵門不但不關反而大大敞開，所以沈神通看得見兩個彪形大漢運送食物，在通道內迅速派發。

不久各種聲響沉寂，那兩名大漢沒有進入沈神通這間石室，所以沈神通像平日一樣，祇能看見他們打赤膊上身盡是黑色長毛，動作迅速有力，樣貌長相則看不見，不過由於偶然可以聽到他們咆哮聲，想像中這些看守地牢的大漢們，必定兇悍得有如野獸。

麻雀恢復談話，道：「你知不知道這兒一共關着幾個人？」

沈神通道：「沒有人。」

麻雀訝道：「沒有？你耳朵又沒有聾，那些聲音你每天可以聽到三次，還說沒有人？」

沈神通歎口氣道：「我意思說他們巳經不是人，他們一共有七個，但現在絕對不能稱爲『人類』了。」

麻雀道：「爲什麼？你這樣一說，我想我應該去瞧瞧他們還是不是人類。」

沈神通道：「不必瞧，你瞧見了會覺得噁心可怕，他們巳沒有一個會講話，個個鬚髮遮住面孔，個個一身垢汚骯髒，每道鐵門上小方格每天祇開三次，每次都一開即閉，但我這兒巳嗅到臭味，可見得每間石室都髒臭無比。」

麻雀道：「你雖然是神探，可是總不能每件事都猜對吧？你怎能夠好像親眼看見一樣講得詳詳細細頭頭是道？」

沈神通道：「如果你看見過有些地方的死囚監牢，妳任何時候閉上眼睛就能記起那些人和那些地方。」

麻雀一言不發飛快出去，但很快就掩住鼻子回來。

沈神通笑了笑道：「你白白吸了一肚子臭味，但什麼都看不見，你應該聽完我的話才決定。妳眞的完全想不到石室內黑漆一團，別無光綫？妳怎能看見裏面情形呢？」

麻雀臉孔拉得很長，却仍然很美麗好看。

「我一定會想辦法看到。」她說：「但你先告訴我，他們是誰？」

沈神通道：「你以爲我應該知道他們是誰？」

麻雀說道：「你是神探，當然應該知道。」

沈神通道：「如果我說不知道，你一定會生氣，以爲我騙妳，我實在不想讓你生氣，所以我祇好盡力猜猜看。」

麻雀綻出美麗燦爛笑容，像沈神通這種男人既本事又有趣，如果能够嫁給他，一輩子一定不會煩悶無聊，但可惜，我巳經不能嫁給他，祇能嫁給嚴溫，何況沈神通傷勢那麼嚴重，能不能活下去都很成問題。

他仍然不禁輕輕歎氣，道：「好極了。但如果你太累就不必啦，我可以等，我們還有不少時間對不對？」

沈神通筆直望住她眼睛，他眼光好像能看透她心思，說道：「妳並不認爲有很多時間，因爲我的傷勢。」

麻雀祇好點頭承認，道：「但我希望你挺得過去，我希望你活着。」

但這是傷者自己既不能應付亦不能控制的危險。所以沈神通祇好笑笑，道：「我猜想那七個不幸被囚禁者其中有一個是女性，他們出身一點共同的，就是全都是武林高手，從前是現在還是。他們被囚後也有兩個共同點。一是他們喪失說話能力，可能因藥物所致，但也可能舌頭都巳被割掉，二是他們意志勇氣巳被摧毀，祇賸下要求食物維持生命的本能。」

麻雀目瞪口呆，這個男人好像有無窮的智慧，還有無視生命之氣魄，祇不知換了嚴溫落到他這種境地時，還能不能侃侃談笑？

沈神通又道：「他們其中兩個外功極佳，所以撞門擂牆的聲響可以駭死人，加上每次送食物給這兩個人時，門上方格總是開閉得比別人快些，可見得連送食物的人都禁不住有點忌憚畏懼，當然那兩人祇不過急於得到食物而巳，就像餵狗一樣，有些狗會特別急切衝撲向食物，通常這種狗天性一定兇猛些。」

他稍稍停歇一下又道：「我遍想近二十年來，江湖上的高手，有二十九個忽然失踪下落不明，其中有十五人傳說被血劍嚴北殺死，但却都沒找到屍體，所以我猜此地囚禁的七人，必定屬於那十五個人之中，而這兩個外功特佳高手，大概就是泰山派馮當世和鄂北袁越了。」

麻雀說道：「泰山派以劍術著稱，不是硬功。我以前也沒有聽說過馮當世這個人。」

沈神通說道：「馮當世在十幾年之前失踪，妳當然不知道，其實他昔年在江湖上着實很有名氣，人稱泰山怒漢。此外，泰山派雖是劍道大門大派，但是，秘傳『不敢當神功』也是武林絕學。當年泰山怒漢馮當世據說巳練到全身刀槍不入地步。祇不過我猜想他一定不敢讓嚴北的血劍刺中。」

麻雀接問道：「那麼另外那一個袁越呢？」

「袁越外號『擂地有聲』，當時江湖上論拳力之重，當推他第一，他十二式擂手無人能學。這是因爲拳力不够重的人，不學這十二式擂手還可以長命百歲，一學會了一定死得很快。」

這種武學上的道理自然不必多所解釋，你祇要聽到祇有一百斤氣力的人，却去學一千斤氣力才可施展的武功，此人的前途命運不問可知。

麻雀忽然用驚疑眼色瞧他，問道：「你爲何講得這麼起勁？我感覺出你好像轉動可怕念頭？」

沈神通不由歎了一口氣，居然直認不諱地說道：「是的，我正在想像，如果將這七個高手放出來，而嚴北正好不在的話，此地將會怎樣的結果呢？妳能想像得出麼？」

麻雀伸伸舌頭，道：「如果他們個個瘋狂錯亂，當然嚴家上上下下八十條性命大血案休想避免。」

沈神通道：「我保證必定如此。」

麻雀道：「你爲何向我講出來？從現在開始你一定巳經沒有任何機會縱放他們，難道你不知道？」

沈神通道：「我當然知道，但我却更知道七個瘋狂頂尖高手離開嚴家之後，必定會有十倍百倍更大血案發生。」

麻雀不禁露出欽佩神色，輕輕說道：「如果是我，絕對不會考慮以後大血案問題。」

沈神通說道：「如果我活不成的話，恐怕將來也不會有人對妳講這種話了，所以我再提醒妳，多顧慮那些無拳無勇的人，在命運牢籠中他們比我們軟弱比我們乏力，他們往往連捨命一拚的能力勇氣機會都沒有。」

麻雀道：「你的確是一個很奇異的男人。」

她臨走時又說：「無論如何我都希望你活下去。」

我當然想活下去，可惜何同那一刀實在刺得太重，我當然想親手拘捕嚴溫何同，更想再見到馬玉儀和小沈辛，但我能够麼？

石牢的鐵門仍然大開。

他們不必防範沈神通會逃走，因爲一來他活得成活不成還是一個大疑問，何況通道到地面出口處層層設防，嚴密得連老鼠也鑽不出去，又何況沈神通半死不活的人？

不過如果眞的放出那七個老一輩高手，他們人人武功仍在，情形當然有天淵之別，但沈神通肯麼？

其實更重要的是，沈神通究竟活得成活不成？如果活得成，他可還有反擊的力量和妙計？如果活不成當然什麼都不必說了。

× × ×

沈神通生命力自是强絕無倫，像他這種强人當然極不易死，何況他不但要保護嬌妻稚子，還要申張正義，要嚴懲不法之徒，所以他既不會死，也不能死。

本篇到此暫告結束，後事如何請看本故事之三：「望斷雲山多少路」。

武俠傳奇中篇故事

楊威·文
盧令·圖

掌心雷

楓林鎮上

雲彩麗依約來到楓林鎮，比約定的時間早了三天。

她身上穿着粗布衣服，只有個小包袱，揹在背後，風塵僕僕，像是出遠門的樣子。

在小飯店內要了碗粗麵，像是吃着山珍海味似的，津津有味。

夕陽殘照，滿山紅楓，整個天地都是熱鬧的紅光，已是黃昏時分。

她秀眉深鎖，望着那紅艷艷的斜陽，似乎這即將來臨的黑夜，帶來很不小的煩惱。

一位單身少女，囊中盤費不充裕，晚上住宿的確是個很頭痛的問題！

飯店老闆是這樣想，旁邊幾位吃飯的客人也是這樣想，在他們眼中看來，相信是這樣！

麵吃完了，雲彩麗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望住那隻空碗，呆呆出神。

「她大概是為了那碗麵錢在發愁吧！」旁觀幾人在想。

「姑娘，你大概是過路的，這碗麵算是小店奉送；小老兒一個人最好客，下次再光顧時別忘了小店才是！」飯店老闆張老實陪笑道。

「我，不！不行，怎可以吃東西不要錢！」雲彩麗說時，急急忙忙解開包袱拿錢。

天，只有二十幾個銅錢，包裹內的東西很簡單，大家一目了然，因此更相信這

天外來鴻

少女如今是窮途末路，同情之心也油然而起！

「這位姑娘的麵錢算我的帳！」靠右邊的一位中年人揚聲道。

「范大爺別客氣，一碗粗麵不值兩個銅板，我這小店還可以請得起！」張老實答道。

「好啦，我不和你爭啦！」那位范大爺笑笑道。

雲彩麗感到不好意思，粉面微紅，輕聲道：「多謝張老闆！多謝范大爺！」

「姑娘，」那位熱心的范大爺莊容叫一聲，誠懇道：「你一個年輕女孩子，出遠門，盤川不够，有何打算？」

「我本到襄陽投親，誰知舅父他們全家都到金陵去了，所以我……」雲彩麗說時，一雙妙目瑩瑩欲淚，益發顯得楚楚可憐。

「金陵地方很大，你舅父的地址可知道？」范大爺又問。

「不知道，是我舅父在襄陽的隣居這樣說，我也不知他在金陵什麼地方！」雲彩麗愁眉苦臉道。

「這不行，千里迢迢，你孤獨一人趕路很危險；老漢資助你幾兩銀子做路費，本來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事，趕到金陵又找不到令舅父，那時又如何是好！」范大爺嚴肅道。

「我也不知如何是好！」雲彩麗惶然不知所措。

范大爺沉吟半晌，緩緩道：「老漢倒有一個主意，說出來讓姑娘考慮考慮！」

「范大爺請說！」雲彩麗感激道。

「老漢在楓林鎮上，有兩家小鋪子，姑娘暫時帮帮手；時常有到金陵去的朋友，托他們找一找你舅父，得到確實消息，再去不遲！」范大爺侃侃而言，說出一番話，這主意確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雲彩麗立刻站起身來，檢衽為禮，同時道：「范大爺古道熱腸，小女子雲彩麗感激不盡！」

「哈哈，雲姑娘別客氣，我們范大爺在楓林鎮上，是眞眞正正的大好人，你今日撞到他，的確是幸運！」小飯店的張老闆高興道。

「好啦，張老闆別帮我吹牛，我帶雲姑娘到周大娘家裏暫住，休息一兩天再做事吧！」范大爺說時站起身來。

雲彩麗只好站起身跟着走！

天色已快黑了，雲彩麗就像做夢似的，舒舒服服的住在周大娘家裏！

人的際遇有時的確很奇怪，幸運時一帆風順，倒霉時四處碰壁；雲彩麗一個孤身少女，投親不遇，却有今日這樣幸運，那的確是件好事！

雲彩麗眞像她說的那樣麼？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她今日來楓林鎮，是人家再三邀請而來，因為楓林鎮附近，出了幾件怪事，似乎是武林高手的傑作，當地幾位武林名家，商請峨嵋山出雲峯的奇人——落塵庵主隨緣大師出山，隨緣大師自己不來，却派了這徒弟下山。

第二日，周大娘鄭重其事的出門買菜，留下雲彩麗一人坐在家內。

周大娘出門還不到片刻，就有人來敲門。

雲彩麗只好自己開門應付，門一打開，看到門外那人，不由一怔，原來那人正是昨晚小飯店的客人，大約二十五六年紀，此時正含笑站在門口。

「周大娘出去了，大爺等會再來吧！」雲彩麗低聲道。

「噢，姑娘住在這兒，我化了不少功夫才查出來，大清早等到現在，已快冷僵了！」那青年含笑道。

「大爺你說什麼呀！」雲彩麗想不到碰到這種事，惶然不知所措！

「我們到屋內去說如何，一肚子的話，站在門口，清風送爽下，恐怕會忘了一大半！」青年說時不待雲彩麗答應，幾乎是硬撞進門去！

雲彩麗莫可奈何，只好任由那傢伙衝進門；她雖然有一身絕頂武功，像這樣的事情，還是第一次經驗到，也有種新奇感覺！

「小可莫世雄，在楓林鎮，也算是薄有資產，昨晚見到姑娘，整夜都在思量；以姑娘目前情境，不如嫁給小可，這事情可以慢一步再談，先給姑娘一個時間觀察，認為小可勉强可以高攀，那時再決定如何！」莫世雄說得很誠懇，好像眞是那樣打算呢！

雲彩麗默然安坐一旁，沒有答覆；無論是眞是假，她都無法回答，所以沉默是最好的答覆。

「姑娘快說呀，周大娘就要回來，那時就不方便說呀！」莫世雄急得直搓手。

雲彩麗的心頭微動，暗笑道：「我來個不睬不理，看你如何辦？」

莫世雄再也坐不住，「颼！」地站起來，在那塊不大不小的客廳上團團轉！

雲彩麗端然危坐，低垂螓首，完全是一副少女害羞的神態。

莫世雄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在客廳上轉個不停，唉聲嘆氣的，心內直喊救命！

雲彩麗見了那副模樣，幾乎要笑出聲來。

突然，莫世雄微微一頓，雙目呆板瞪着雲彩麗，「撲通！」猛地跪在雲彩麗面前，直挺挺的訴道：「姑娘，你不答應小可的請求，我就死給你看！」

這一來，雲彩麗再也坐不住，像逃走似的往旁讓開，心頭急跳，她眞個有點受不了！

「颼！」莫世雄跪勢不變，上身微微一提氣，又端端正正的跪在雲彩麗面前。

這一下，顯示了莫世雄有一身武功，雖不是如何出類拔萃，倒也有十年以上的苦功，雲彩麗心頭微動，低聲道：「你站起來再說！」

這聲音很小，幾乎小到聽不到；但莫世雄却聽得很清楚，他深深感覺到，那是世上最好聽的聲音，簡直是九天以上的仙音玉律。

「呼！」猛的跳起來，這小小聲音，賦予莫世雄的是無窮勁力，整個人直蹦上屋頂，「砰！」的聲響，撞在大樑上，聲勢相當驚人，雖未將屋頂撞破，長久已來的積塵，卻花雨繽紛般的灑將下來！

忙了半天，才將屋內掃乾淨，雲彩麗眞有點惱，雖不至於罵人，但不高興的臉色，已令到莫世雄驚惶失措，氣急敗壞道：「我該死！我混蛋！」

「周大娘就快回來，你快走吧！」雲彩麗低聲道，她眞個怕周大娘回來，那時不知如何解說！

「你下午到小飯店前可好！」莫世雄妙想天開。

雲彩麗這回倒沒堅拒，淡淡道：「到時再說吧！」

「好，我等你！」莫世雄得到這樣答覆，就像滿載而歸的尋寶的人，歡天喜地走了！

雲彩麗暗自盤算，能够不露痕跡在楓林鎮住下，才能暗中着手訪查，莫世雄本身會武功，已經是個訪查對象，因他而安住楓林鎮，更可以進一步行動，當下決定先和他應付應付！

第二天，雲彩麗意外的到了，莫世雄那份高興，更不用說了，忽地翻幾個斛斗，頻頻用手打頭，重重的咬自己舌頭，「哎喲！」的痛得叫起來，才知道那是眞的，高興得哇哇怪叫。

雲彩麗見他那形像，「咭」的笑出聲來！

「多謝姑娘賞臉；古人說：人約黃昏後。看來黃昏這時候最富詩意，尤其是今天，我更喜歡它！」莫世雄高興極了，滔滔不絕講述自己的心意。

「嗯！」雲彩麗漫應一聲，望住滿天夕陽餘暉染成的雲彩，加上遍山紅葉，霞

光萬道，好一個熱鬧的景色，不禁看得痴了！

莫世雄望住她的嬌靨，也呆呆的看痴了！

不知過了多久，彩霞漸漸黯淡，晶瑩的星光現出，晴朗的晚空，寧靜安謐！

「好美的夜景！」莫世雄眼中的景色，美極了，又發出由衷的讚嘆！

「楓林鎮地方好，住在這裏的人眞有福！」雲彩麗悠悠說道。

「姑娘既然喜歡這地方，那更好了！」莫世雄高興。

「你們這兒的人也好，像張老闆、范大爺及周大娘等，都是好人！」雲彩麗由衷道。

「還有我呢！」莫世雄笑道。

「哼，只怕你才不是好人！」雲彩麗咬牙笑道。

「哈哈……」莫世雄放聲大笑，顯然開心極了。

「你……瘋啦，這樣笑法，人家聽見了，成什麼話！」雲彩麗大發嬌嗔。

「我……該死！」莫世雄說時，曲起大拇指，用力在額頭重重敲一下。

雲彩麗給他引得笑起來。

突然，有一陣極輕微的衣袂帶風聲，在左側十丈外的樹林响起，雲彩麗知道那是夜行人經過的聲音，心內暗暗忖道：「楓林鎮果然不簡單！」

莫世雄尚未發覺，猶自說個不停，笑個不停，只是聲音壓低很多；他眞怕惹翻了這位雲姑娘。

兩人信步走來，已離開小飯店很遠了，由於地方平坦乾淨，月光下，不知不覺走遠了！

如果是一般女孩子，當然不會走這樣遠的黑路，只是雲彩麗不同，爲了幾種原因，所以才破例答應莫世雄的約會！

夜行人的出現，令得雲彩麗精神一振，與莫世雄越發談得起勁，隱約聽到，那夜行人仍在遠遠跟踪！

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座村莊，黑壓壓的怕沒有百來戶人家，燈光閃耀，地方眞不少呢！

雲彩麗早已留上了心，越看越思疑，這村莊有條很寬的護莊河，雖沒有圍牆，但零零亂亂的房子，却暗藏奇門八卦的生尅排列，而且是極高明的佈置，普通人根本看不出其中玄機！

莫世雄仍然說些少年人的情話，似乎並未注意那座村莊，雲彩麗有意無意，往那村莊中走去！

「颼！」一條黑影竄出，往二人身上撲到。

莫世雄手急眼快，跨前一步，揮掌擊出，「克察」的骨骼折斷聲，「汪！」狗的哀鳴聲，同時响起。

一條小牛般的大狠狗已打死，掙扎了幾下，立即死去。

雲彩麗看得分明，這大狠狗爲西藏名種，極其兇狠，像剛才的出現，一聲不發，就撲出來咬人，要不是莫世雄會武功，只怕已經受重傷，甚至已給咬死也說不定，這村莊的人敢做這樣事，定然不是簡單人馬！

「快走！」莫世雄微微一呆，立即低聲道，神情頗爲惶恐不安！

雲彩麗這時只有表現極端害怕，幾乎連走路都站不穩之狀。

「有賊！」莊內突然有人大喝。

「啊呀！小黑給他們殺死了，好兇的賊！」

「捉賊呀！」只見有二十幾人分兩旁衝出來，後邊還有幾個點起燈籠，往外追來。

莫世雄立即拉起雲彩麗的手急跑。

如果沒有施展輕功，以普通步法跑路，莊稼人比較優勝很多，莫世雄與雲彩麗很快就給趕到，二十幾個鄉下佬立即聲勢洶洶，要綁起兩人送官！

「你們這是幹什麼？」莫世雄急道。

「捉賊，幹什麼？小子還蠻會裝瘋作傻呢！」

「一男一女，什麼事不好幹，竟做賊，下流！」

……………

鄉下佬聲勢洶洶，似乎眞不是鬧玩的呢！

「各位，我莫家是薄有資產的人，還會去偷你們什麼東西，別誤會才好！」無法之下，只好說出來歷。

「莫家，你是莫天泰的兒子！」其中一鄉下人叫道。

「正是莫世雄！」

「不錯，你是莫世雄，去年我見過，野夜裏我差點認不出來；以莫家財產，確實不會偷東西，但你們爲什麼偷偷摸摸到我們莊內去呢？還打死了我家的小黑，請你說出理由！」那鄉下人侃侃而談，步步進逼！

「我不是存心的，那隻狗猛古丁從黑裏竄出，駭了我們一大跳，出掌重了些，就將牠打死了！」莫世雄這回倒霉極了，給人像審賊似的審個不休。

「打，爲我們小黑報仇！」喝聲中，那結實有力的扁担當頭敲下，勁力充沛，雖沒有貫注內家眞力，打在身上，一樣不好受！

莫世雄又驚又怒，混亂中傷了人，麻煩更大，萬一雲彩麗給打傷，那更加不得了！

「砰砰！」莫世雄受了兩下，不敢怠慢，雙脚齊飛，已將兩人踢開去，右掌輕快揮出五下，又打倒五人，以他的武功，對付一般鄉下佬，當然是游刄有餘！

「打，我與你拚了！」

這般鄉下朋友鬥志極旺，雖然不是莫世雄的對手，他們眞個要拚命了！

「快走！」莫世雄眞怕了他們，脫出包圍圈，急急如喪家之犬，拉住雲彩麗急奔！

回到鎮上，已經是初更時分，周大娘還沒有睡，只是臉色很難看，一個少女，跟一個初相識的男人在外邊，混到這時候才回來，在滿腦子三從四德的婦人心目中，無論如何說不過去！

雲彩麗也懶得多說，自顧自回房睡去了！

她知道明天還會有麻煩，那也只不過是一番嚕嗦，相信可以應付得了！

雲彩麗來到楓林鎮只不過一兩天，就發現了有夜行人跟踪，莫世雄會武功，以

及那養有惡狗的村莊，在這荒僻小地方來說，這全是不合理的事情！

她正在細細思量之際，覺察到有人接近，輕功還蠻不錯呢！不知是否剛才林中的夜行人，還是第二個？他來了不知有何目的，倒要看看！

毫無疑問，來的這人十分小心謹愼，他在附近已伏了半個更次，才竄上這間屋頂，然後以倒掛珠簾身法，脚勾住屋簷，在隙縫中往房內端詳！

雲彩麗閉目安睡，毫無異狀，整個房內也沒有任何兵刄，看情況並不像什麼危險人物。

好半响，夜行人決定試試，右手按在窗門上，內力緩緩吐出，橫栓已斷，輕輕推開窗門，飄然落下。

雲彩麗睡得很安穩，最少在外邊看見這樣，夜行人緩緩舉起手掌，看到如此清麗的臉，似乎有點下不了手，僵在那兒，好半响仍未決定！

突然，雲彩麗睜開雙眼，朝夜行人微微一笑。

夜行人似乎大感意外，微微一怔，立刻清醒過來，悶哼一聲，鐵掌猛擊！

雲彩麗毫不慌張，她右手輕揮，是那樣輕而易舉的，手指劃過夜行人的寸關大穴！

所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夜行人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今晚遇到前所未有的高强對手。

他正想逃，雲彩麗己俏生生站在窗門口，雖未出手，夜行人也知道無法走脫，只好僵立原地，靜觀其變。

行人年紀不大，看樣子約五十餘歲，一臉精幹神色，雙眼望住雲彩麗，並未露出怯色！

「你爲什麼要追踪我！」雲彩麗聲音很平和。

「要殺就殺，何必弄這些虛套！」夜行人恨聲道。

「咦，這是什麼回事！」雲彩麗愕然，看這夜行人一臉堅毅不屈神色，即是用刑逼供，也沒有意思，心念疾轉，已有了計較。

夜行人以爲今晚要遭殃，誰知雲彩麗突然移開身形，坐在張椅子上，自顧自倒杯茶，悠然自得喝起茶來。

夜行人再也忍不住，怒喝道：「士可殺不可辱，還不快點動手！」

雲彩麗想想好笑，望住夜行人愕然道：「無寃無仇，我爲什麼要殺人，趕快回去吧，賴在這兒要死要活，我沒有這些閒工夫與你胡鬧！」

夜行人厲聲道：「你眞放我走！」

這回，雲彩麗連話都懶說，竟自揮了揮手，眼睛都未瞧一下，竟自喝茶去了！

夜行人一咬牙，雙脚疾蹬，穿窗竄出，人已站在屋頂瓦面，見雲彩麗眞個沒有追出，立即全力奔出，往來路拚命逃去。

雲彩麗手一揮，八尺外的燈火，應聲熄滅，身形輕飄飄浮起，順手將窗門關上，脚尖輕點，幾乎是貼着瓦面，平射落在屋外，貼地往前疾竄，尾隨夜行人追去。

夜行人果然是那村莊裏的人，他這回毫不遮掩，畢直由大門口衝進去。

雲彩麗微一提氣，身形如脫弦之箭，早已越過夜行人的前面，伏在暗處。

「是誰！」一個雄渾的聲音在前面响起。

「師伯，是我！」夜行人應聲答應。

「是漢輝麼，找到他們巢穴麼！」仍然是先前那聲音。

這名叫漢輝的夜行人穿窗而入，來到處大廳上，裏面燈火輝煌，總有七八人在座，顯然正在商量什麼，見夜行人回來，立刻站起來，個個神情激動，顯然關心地這一行成敗！

夜行人低聲述說這一行經過。

大廳內幾人，顯然震驚於雲彩麗的武功，大夥兒臉色沉重，顯然十分躭憂！

「照漢輝所說，這位姑娘顯然是初出道，當今江湖上，並未聽說過有這樣年輕高手，她怎會與莫世雄那樣的人走在一起，當時他們在莊前，並無異狀，眞個是巧合麼？」坐在上首那名老者，眉頭深鎖，細細推敲這件事。

看來這村莊遭遇到很大的變故，到底是怎樣的變故呢？其它的不說，他們這幾人，武功不弱，難道說還有什麼匪徒光顧麼！

雲彩麗心中暗暗奇怪，決心查個水落石出。

突然坐在上首那名老者揚聲道：「姑娘既光臨荒莊，何不賞臉下來喝杯茶！」

雲彩麗一驚，莫非對方已看破自己行藏，似乎不可能吧！

果然，右手旁的一名高瘦老者過了半响開口道：「我不相信她能闖過奇門陣區，追踪此地！」

「唉！」爲首老者深深嘆口氣道：「天下之大，奇人異士，多如過江之鯽，我們紅葉山莊這點玩藝兒，在一班武林人眼中，固然頗具威力，但在一些特級高人面前，根本算不了什麼。」

「我總有點不信！」高瘦老者道。

雲彩麗知道這高瘦的老者正在用激將法，但她心內仍然不服，同時許多不可解的謎，必須當面詢問，否則，又如何得到進一步的資料！

心意已定，雲彩麗拿起張瓦片，微微一用力，瓦片巳分開許多小碎片，微一提神，已落在右側窗口上端，大廳內的人仍然毫無所覺！

手揚處，一顆瓦粒已打中大廳內枝燈心，這聲音立即吸引住衆人目光，雲彩麗已安然坐在張椅上面。

回轉目光，見到雲彩麗，所有的人「颼！」的聲跳起，如臨大敵，團團將她圍住！

只有爲首老者，仍然微笑端坐不動。

「看掌！」高瘦老者心內不服，首先施展看家本領，風雷掌法中最具威力的絕招──「雷動山川」，巳經全力打出，强勁掌風隱隱有風雷之聲

雲彩麗知道，如果不令他們心服，問起話來，一定得不到結果，當下右手輕揮，手指奇快地劃過對方脈門，然後沒事人一般，仍然安坐原處！

高瘦老者猛然間，受到極大震動，變目怔呆，像傻了一般！

大廳上老老少，七八人親目所見，這等神技，他們別說見到，即是有人說，

他們也不會相信，而且只是個妙齡少女，豈非天大的怪事！

「哈……」為首老者瞧見眾人神態，立刻暢快的大笑，好半晌才道：「你們總是不信，以為我誇大其詞，如今總算親眼看到了吧！」

「神技！神技！今天總算開了眼界！」使風雷掌的老者回過神來，喃喃自語，像傻了一般！

為首老者不理他，鄭重向雲彩麗一抱拳道：「老朽郭敏，江湖朋友常叫我火獼猊。」

「原來是郭莊主！」雲彩麗也落落大方見禮。

火獼猊郭敏接着一指那使風雷掌老者道：「這是老朽師弟風神李度！」

「多多得罪！」雲彩麗勉強微笑道。

那名夜行人不待介紹，自己抱拳道：「小的胡德仁！」

接着另五人也通報姓名，雲彩麗初出江湖，當然不知他們底細，但是，換一個人聽到這名號，只怕不震駭欲絕才怪，這幾人都是响噹噹脚色，紅葉山莊，在江湖道上也有一定地位！

忙了半天，才話歸正題，火獼猊郭敏首先抱拳道：「姑娘親來荒莊，莫非有以教我！」

「看剛才胡大哥所說，貴莊莫非有什麼遭遇！」雲彩麗首先道。

「唉！」火獼猊郭敏長嘆一聲道：「三月前，本莊有五名少女，莫明其妙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五日前，本莊歷年來積存養老金，也在一夜失竊，錢財還在其次，這五名少女吧，我眞急瘋了！」

雲彩麗心內暗道：「楓林鎭附近發生這事，自己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

「最近我們時常發現有武林高手出現，全力追踪，又失去他們踪跡！」胡德仁恨聲道。

雲彩麗沉吟半晌，朗聲說道：「小妹到此，也是為了這件事情，今晚又見了幾位，我們分頭進行吧，有消息再聯絡，再見！」

郭敏是老江湖，他知道這種武林高人的習性，也不作什麼虛套，即站起身來抱拳道：「姑娘好走！」

雲彩麗步出莊來，已是三更時分，心內正在盤算如何着手，突然，又聽到左側樹林中的响聲，相信這不會是紅葉山莊的人，當下精神一振，對方只要肯出來，事情就好辦多了！

這時，雲彩麗並不施展絕頂輕功，只是不快不慢往荒野地方走去。

大約有二人，跟在後面，半晌仍未動手，雲彩麗無法，只好坐在塊大石上等。

暗中那兩人，躲了足足一個更次，斷定附近並沒有碍眼的人，立即施施然走出來！

雲彩麗假裝沒有聽見，依然呆坐石上，似乎在想什麼心事！

「小姑娘！」一個四川口音低聲叫。

「你……是什麼人？」雲彩麗似乎給駭得跳起來，結結巴巴問道。

「我們是可以帮忙你的人，瞧你愁眉苦臉的，一定受了氣，告訴我，是那個混帳王八蛋欺負你，我要他好看！」一名滿臉橫肉的壯漢笑道。

「我不認識你們！」雲彩麗叫道。

「哈哈，第一次生，第二次熟，很多朋友，那有生下來就認識的！」壯漢笑嘻嘻道。

「這麼說，我們明天再說吧！」雲彩麗說時站起身來。

「慢走！」壯漢攔在前面。

「你們想怎樣，三更半夜的，欺負一個女孩子，難道此處沒有王法嗎！」雲彩麗怒道。

「嘿嘿，我們哥兒倆是一片好心，走吧，到了我們那裏，你就知道什麼叫享福呢！」滿臉橫肉的大漢說時，伸手拉人。

雲彩麗本想跟他們去看看，誰知另一壯漢却伸手來摸她前胸；試想，她如何受得了這，右手輕掙，那傢伙已口噴鮮血，橫着飛出去了！

粗眉大漢顯然未料到雲彩麗有武功，而且手勁奇大，只一招就傷了人，他不禁微微一窒，立即暴怒，抽出腰間單刀，猛喝道：「拿命來！」

雲彩麗眉頭微皺，覺得惹厭得很，纖指輕彈，單刀吃不住勁，往天疾飛！

這一來，大漢知道自己武功太差，與人家相較，簡直是天淵之別，當下撒腿就跑！

雲彩麗怎會讓他跑，左脚輕踢一顆石子，「嗤！」的聲往前疾射，剛巧打中軟麻穴！

橫眉粗眼的大漢撲地倒下，動彈不得了！

正在這時，突然有人從林中走出，遠遠喝道：「什麼人在此打架！」

這時，雲彩麗只好說道：「是我！」

「咦，是個女的，上前看看，」人隨聲現，兩盞燈籠在前面照着，來人竟是幾名公差大老爺。

當先一人，似乎是個捕頭，見地上躺着二人，立刻喝問道：「怎麼回事！」

雲彩麗只好據實答道：「這兩人意圖不軌，被我打倒！」

「噢，姑娘有一身上好的武功，眞想不到！」捕頭倒相當客氣呢！

「幾手莊稼把式，對付這等小毛賊還可以，碰到硬手就差遠了，」雲彩麗笑笑道。

捕頭立即轉頭喝道：「把他們兩個鎖起來帶走，回去好好審問審問！」

雲彩麗望住他們，沒有出聲。

「姑娘住在那兒，待問出了結果，我再派人通知你一聲！」捕頭笑道。

「我住在楓林鎭周大娘家！」雲彩麗老實道。

「好，到時我會通知；夜深了，姑娘也應該回去休息，荒山野嶺的，到底不方便！」捕頭說完，轉頭走了！

雲彩麗心內暗笑，今晚竟然經歷不少事，兩個小毛賊只怕要嘗嘗鐵窗滋味了！

第二天，雲彩麗下午出門，伴着莫世雄，東逛逛，西蕩蕩，表面看來，似乎少年男女相悅，結伴遨遊；其實，雲彩麗借此觀察當地人家，看看有什麼碍眼人物沒有！

突然，雲彩麗微微一頓，望住莫世雄笑道：「你家在什麼地方，我還未見過，

想來地方一定很大吧！」

「就在前邊，姑娘高興，請過去坐坐！」莫世雄道。

本來，像這樣的事，該由男孩子提出，雲彩麗今天竟然提出，莫世雄還以為她想早點找個家，女孩子一個人，孤苦伶仃的飄蕩，總不是事！

由於莫世雄有一身過得去的武功，雲彩麗自然想查清楚他的底細，如果像平常女孩子，等對方提出邀請，不知是那時候的事，實在等不得！

莫家還眞不錯，在這荒僻小地方來說，的確算得上富豪之家！

雲彩麗老實不客氣，東望望，西瞧瞧，看了個似細，毫無少女害羞神色，莫家僕婦暗暗竊笑。

最後，莫世雄介紹雲彩麗給父母見面，地點就在大堂上。

莫老頭傲氣凌人，雙眼望天，只用鼻子長哼一聲，算是應了，雲彩麗恭恭敬敬叫了兩老一聲，也在暗中細細打量！

「雲姑娘，這楓林鎭地方，你還喜歡吧！」莫家老太太拉住雲彩麗雙手，笑容滿面，問東問西，似乎很熱心。

雲彩麗心內暗暗好笑，口內仍然敷衍着。好像做戲一樣挨到散場，雲彩麗自個兒笑個不了；今天總算看出莫老頭有一身高明武功，決定要去探個明白，心內暗忖道，楓林鎭地方小，距襄陽只兩百里左右，長江上下流走旱路的，很多經過這兒，所以仍然相當旺盛！

當晚，周大娘熟睡之後，將近三更，雲彩麗扎束停當，還蒙上塊面罩，只露出兩隻眼睛，立即趕去莫家，一探究竟！

力殲羣魔　公子多情

那座後園門上一把鎖，已經生銹，看起來有點古怪，日間不能進去看，晚上先要去查個清楚！雲彩麗施展絕頂輕功，趕去莫家，她雖然是藝高人胆大，此時却是為了查探人家底細，不是比武爭勝，所以行動特別小心！

好大一塊園子，靜蕩蕩的，沒半個人影，雲彩麗眼耳並用，小心觀察了好半晌，仍然未發覺什麼異狀！

一陣微風吹過，隱約有人聲，雲彩麗蛇行鼠伏，往人聲處進發！

原來一列大樹在前面，後面有座小樓也給遮住，人聲正是由小樓傳來，更妙的是，未發現燈光，雲彩麗越發小心了！

她先縱上株大樹，小心從樹葉叢中向前探望，顯然窗門給黑布之類的東西遮住，因為這樣，這裏面一定有花樣，所以雲彩麗更有精神行動了！

好不容易翻上屋簷，施展一個倒掛珠簾身法，伏身往內望去。小樓上有人，正在飲酒談心，莫老頭坐中間，另一人赫然正是昨晚見到的捕頭，還有一人，也是六十來歲的老者，像貌威嚴冷峻，像做慣法官，總是擺出審人的嘴臉。

「老莫，楓林鎭附近太少，而且資質也差，還是向外地發展，最好向行旅中下手，比較穩當！」那法官樣的老者道。神態語氣，完全是一副發施號令的姿態。

「侯老意見很好，我也想在襄陽、南昌及潯陽各碼頭開設旅店，那就方便多了！」莫老頭緩緩道！

「這法子不錯，我們可以試試！」那捕頭笑道。

「尹老弟說昨晚見個女的，生得什麼樣子？」莫老頭突然問道。

「四川口音，二十來歲，像貌清秀美麗，功夫極優，張福與阮致寧兩個，連對方出手都沒看清，就給人打倒躺下了！」捕頭道。

「嗯！」莫老頭心內十分震驚，顯然想起了什麼。

雲彩麗心頭大喜，這幾名主兒集合於此，也可說是老天有眼，誤打誤撞，給自己找到了，怪不得捕頭公差來得那樣巧法，原來是打好的圈套，兩名賊子失手，公差立即出現，犯人總是交給公差，誰會懷疑他們是一夥的呢？果然好計謀！

聽他們三人的說話，雲彩麗獨自感覺到，自己經驗不足，打草驚蛇，為了兩個小毛賊，露出自己行藏，要不是今日誤打誤碰聽到他們談話，至今還矇在鼓中，那時只怕吃的虧還大呢！

今晚，要是闖進去，大打出手，或者可以重創此獠，但一時拿不出證據，那時恐怕反為不妙，如今還是不動聲色，繼續偵查他們罪行證據，再下手捉人！

三人再說下去，仍是江湖上的事蹟，雲彩麗只好耐心聽下去。

莫老頭突然神色一凜，肅然道：「紅葉山莊那夥人，只怕惹厭得很！」

「火獼猊郭敏、風神李度以及小雷神胡德仁等，也是武林中有名有姓的人，紅葉山莊的江湖朋友很多，萬一激怒他們，全力追查，或是請來什麼絕頂高手，對我們的事只怕有妨害！」法官形的侯老頭接口道。

「嗯，」捕頭微微點頭，似乎同意二人說法，突然一瞪眼，恨聲道：「都是張福、尹致寧兩個混帳，事前不帶眼，像昨夜就差差點丟了命！」

「以後叫他們小心在意好啦！」法官形的侯老道淡淡道，似乎不願意追究兩名手下。

「是！」捕頭應了一聲。

「時候不早，我們走吧！」侯老頭說時站起身來，敢情兩條腿比常人長多了，這等特殊標誌應該好認，只不知是武林中那號脚色！

雲彩麗小心翼翼，遠遠跟在後面，莫老頭送到門口，即轉身回去。

捕頭與侯老頭大搖大擺，往前走去！在路上，二人絕不談剛才的事，甚至於很少開口說話。

突然，雲彩麗感到奇怪，他們二人已重覆在一段路上轉了兩次，這是玩什麼花樣？莫不是喝醉了酒吧？

還好沒有第二次，又往前繼續走！

漸漸地，雲彩麗感到有人靠近，而且為數還不少呢，聽上去，全是絕頂武林高手！

颼颼颼，二十幾人由黑暗冒出來，將雲彩麗重重圍住。

「哈哈……」侯老頭突然放聲狂笑。

雲彩麗知道是追踪時給發覺，這是自

己經驗不足，像剛才他們重走兩次舊路，就是有古怪，自己仍然不警覺，還有何話說！

「咦！」

「是個女孩子！」

看清楚時，只是個妙齡少女，在場的人大感意外，紛紛發表己見。

捕頭立即大聲道：「各位，這女孩子有一身極好武功，不可等閑視之，今晚必須要生擒或者殺死，否則，我們就相當麻煩！」

「是這樣的麼，待老夫試試！」一名滿臉麻子的老者，大踏步走入場中，其餘的人站立原地不動！

雲彩麗發覺這麻子步伐沉穩有力，太陽穴高高鼓起，一身內外功都有相當火候，是個不可輕視的對手！

麻子走到雲彩麗面前一丈地方，立即停下來大聲道：「老夫錢麻子，人稱花豹，你要小心啦！」

「你更要小心！」雲彩麗淡淡道。

「哈……」花豹錢麻子似乎感到極度快意，忍不住縱聲狂笑起來。

雲彩麗相信在場之人都不是善良之輩，決定下辣手，所以口頭上先加以警告，並非是與錢麻子鬥口。

「殺！」笑聲倏停，花豹錢麻子暴喝一聲，全身突然鼓脹起來，雙足疾蹬，人已凌空縱起，往雲彩麗撲去，活脫就是一頭活豹！

雲彩麗全身紋風不動，雙掌蓄勢以待，花豹錢麻子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凌空下擊，更加威不可當。

「轟」的聲暴響，那是雲彩麗左掌拍出後，像睛空霹靂般猛烈强勁，排空蕩氣，發出震天大响！

「掌心雷！」旁觀衆人驚叫。

花豹錢麻子像碰到顆炸彈上，整個人給彈回去，翻翻滾滾，跌在三丈開外草地上，鮮血狂噴，經已失去知覺，再也爬不起來！

這一來，在場高手眞正認識到，雲彩麗的武功深不可測，頓時凜然心驚，全神戒備！

雲彩麗並未趁勝追擊，她要堂堂正正與羣醜決戰，固然是兵不厭詐，她相信師門絕學足以制勝。

侯老頭突然左手一揮，二十幾人立即進攻，有的凌空攻擊，有的施展地趟刀突襲，其餘的由四方八面殺到，這班人悍不知死，勇猛狠辣，而且配合嚴密，端的是不可小視！

雲彩麗施展出護身罡氣，首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雙掌疾拍，七人中掌翻出，連環腿配合出擊，羣盜已倒了少半！

侯老頭大怒，悍不畏死的衝到，雙掌合十擊出，一股滾熱的氣流强烈襲到，雲彩麗的渾身護身罡氣，突然受到極大震動，她不由大驚，這老頭是何許人，掌上功夫威力絕倫，當今天下，掌力有此成就的不會超過五個，看來是個勁敵！

「殺呀！」二十幾人狂性大發，喊聲震天，齊往雲彩麗衝殺！

雲彩麗咬緊牙齦，將師門絕學盡情施展，下手毫不客氣，片刻間已倒了五人，這時所剩下的只有捕頭及那侯老頭二人而已！

三人彼此凝視，不言不動，蕭蕭西風，吹得樹葉簌簌作响，天地充滿了肅殺之氣！

侯老頭緩緩伸手穿進寬大袖袍之中，似乎掏東西，當然是兵刃，雲彩麗知道這人武功極好，在這羣人當中，屬他武功最高，自己護身罡氣，幾乎爲他掌力震破，其修爲之深，可想一斑！

像他這樣的高手，如果用兵刃，那當然也是非同小可的神兵利器，所以雲彩麗提醒十二分精神戒備着！

一枝尺來長的黑棍子，黑黝黝的，隱隱泛出股藍光，顯然不是凡鐵！

侯老頭手裏拿起這枝黑棍，神色益發莊嚴，緩緩將黑棍高舉過頭。

雲彩麗大爲疑惑，老傢伙究竟攪什麼把戲？

捕頭此時站在左側，窺隙進攻！

突然，十數枝細如牛毛般的小針，從捕頭脚尖疾射而出。

雲彩麗心內大怒，侯老頭裝模作樣，吸引自己注意，這混帳捕頭才施展陰毒暗器，但細針份量太輕，所以發射時不會太快，雲彩麗輕易避開。

她本來有護身罡氣，不畏懼這牛毛小針；但剛才受了侯老頭掌力震動，不知有何影响；再者，二人陰毒狠辣，暗器說不定又有花頭，閃避比較穩當！

正在這時，侯老頭短棍揮出，三顆鐵丸射至，却不是打向身上，而是往雲彩麗身前地面投射。

波、波、波，三聲輕响，白烟往外疾冒，迅即佈滿四周，簡直是對面不見人！

雲彩麗怕烟中有古怪，身形疾退七丈，全神戒備。

待得山風吹散白烟，侯老頭及捕頭，經已人影不見，逃之夭夭去也！

天色已漸亮，山色隱現，前面不遠處，正是縣衙大牢！

雲彩麗本想衝進縣衙，苦於無證據，只好暫時放棄，往第二條路想法子！

紅葉山莊的人手可以調動，但這捕頭及那侯老頭，必是主兇，必須抓住他們，救出被刦人口，才算大功告成，又那裏去找他們呢？

思維再三，雲彩麗決定先回去，捉住莫老頭，由他那裏追查，可能比較方便！

兵貴神速，雲彩麗怕他們通風報訊，所以急急趕回莫家！

鄉下人起得早，但雲彩麗趕到莫家，仍然太早些，大門還未開！

雲彩麗微一提氣，翻身入牆，兩名僕人駭了一大跳，定睛看時，正是他們少爺的未來媳婦，心內雖嘀咕這位姑娘也太心急了，那有大清早找上門的，連大門都來不及喚，竟自翻牆跳進來，世上怪事雖多，只怕很少像這樣情況吧！

另一僕人趕緊陪笑道：「我們少爺在練功，小的去喚他去！」

「不，我是要見老爺，有要緊的事，請你趕快帶我去，遲了就來不及！」雲彩麗急道。

僕人聽如此說，不敢怠慢，立即放下手中掃把，口中道：「請跟我來！」

雲彩麗一面走一面運神細聽，怕有人趕去通風報訊，莫老賊逃脫，那時就麻煩了！

還好，莫家沒有什麼動靜，三三兩兩的男女僕婦，都在開始做事！

莫老頭正坐在廳上喝茶，一見雲彩麗，頓時臉色大變，稍爲呆了一呆，立即換上了副笑臉道：「姑娘早；李媽，快將上好的雪耳端來！」

「不用了！」雲彩麗道。

「阿財，你先出去！」莫老頭知道不對頭，立刻吩咐僕人走開。

「是！」阿財恭應一聲，轉身走開。

「有什麼事請說！」莫老頭淡淡道。

「侯老頭與張捕頭已招供，請你去對證一下，」雲彩麗只好用點心機！

「什麼！」莫老頭幾乎是吼叫，整個人跳將起來，手中那杯茶也濺出一小半，其內心震駭程度可想而知！

雲彩麗只是冷靜站着，不發一言！

莫老頭深深吸口氣，將情緒安定下來，平靜問道：「姑娘是什麼人？」

雲彩麗本來懶得多說，動手就捉人；但還是忍不住說道：「在私的來說，我以江湖人的身份，不容你們做此傷天害理之事；公的來說，拿你去受國法制裁！」

「如此說來，姑娘定有一身上乘武功！」莫老頭仍在試探深淺。

「你如果想動手的話，我們就不妨試試，看來很多人都是這樣，不到黃河心不死，來吧！」雲彩麗冷笑道。

「好，乾脆，想不到武林中又出現了一位少年高手，姓莫的不自量力，也要伸量伸量！」莫老頭說時，緩緩站起身來。

雲彩麗微一提氣，身形平滑前立，伸手就抓，簡直不將對方放在眼內。

莫老頭雙掌疾圈送出，一股强勁的內家眞力排空蕩氣，往對方打去，他內心主意打得不錯，一個年青女孩子，武功怎樣好，內功火候受了限制，總無法與自己數十年功力相抗衡！

雲彩麗暗自冷笑，左手竟自停頓，左掌迎出，一股有質無形的先天罡氣發出，只聽到嗤嗤破空聲，莫老頭大驚失色，連念頭都來不及轉，胸口如受千斤鐵錘重擊，頓時受了極重內傷，「托」一聲跌坐在太師椅上，臉上像塗上層白蠟，無絲毫血色！

「還要試麼？」雲彩麗冷峻道。

經過剛才一試，莫老頭知道比人家差遠了，再動手也只有自取其辱，當下頹然道：「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你如果合作，我會盡力替你開脫！」雲彩麗道。

「好吧，請跟我來，將綁來之人口名單及送出去之地點，全部交給你，也算我盡一份心力！」莫老頭道。

雲彩麗一聽，心內暗自高興，有了這份名單，不僅可以救回被擄少女，且可捉拿各地歹徒！

莫老頭一下子好像老了許多，連走路都站不穩，搖搖晃晃往後走去！

書房地方很大，莫老頭請雲彩麗在張太師椅坐好，他自己拉開小框取文件。

雲彩麗心內相當高興，這次下山，事情進行得相當方便，師父一定高興！

「克察！」突然一聲輕响，雲彩麗雙手已給鐵環套住，連脚下也雙雙套住！

「你……」雲彩麗大驚失色，只能說一個你字，其它的還有何話來，功敗垂成，自己喜歡得太早些，到底是經驗不足，又中奸計！

「哈……」莫老頭縱聲狂笑。

雲彩麗眞的無話可說，心內懊悔，恨不得一頭撞死，如今只有等死的份兒！

「嘿嘿，小丫頭好大的胆子，我莫天泰縱橫江湖，豈是如此容易受制的麼，待我去縣城看看，回來再消遣你，」莫老頭說罷轉身走出房門。

雲彩麗越想越氣，自己也太性急點，如果事先通知紅葉山莊一聲，或者還有可解，如今眞個只好坐以待斃，想到此處，忍不住長長嘆口氣。

反正無法可想，索性閉目養神。

突然，房門輕輕打開，雲彩麗連眼睛都懶睜了，因爲事情到了這地步，還會有什麼奇蹟出現不成！

「托！」一聲輕响，雲彩麗手脚鐵套似乎鬆開，她仍然不相信有此事，安坐如故！

「姑娘，是我！」聲音輕軟，說不出的柔情蜜意。

雲彩麗心神猛震，睜眼看時，不是別個，正是對自己痴情一片的莫世雄，看來手足鐵套正是他鬆開的。

望住他那柔情一片的臉上，雲彩麗眞不知如何說好，他爲自己，竟然背叛了自己父親，這份情如何不令雲彩麗感動呢？

「我老早知道父親不端行爲，但我無法勸阻，如今姑娘來此，我再不能坐視，快走吧！」莫世雄說時，眼淚緩緩流下。

雲彩麗又覺心酸，當下收起文案，不敢怠慢，急往紅葉山莊跑去。

火獨猊郭敏等人一時驚呆了，世上竟有如此怪事，他們簡直連想都不敢想，捕頭公差與匪徒勾結，做此黑道上三濫罪行，的確令人可恨！

「我們到莫家門口等，今日別讓他們跑了！」紅葉山莊衆高手一齊出動。

大夥兒埋伏好，專等魚兒上鈎。

不消片刻，官道上蹄聲答答，八騎疾衝而到，當先一人，正是莫天泰、張捕頭及侯老頭都在，幾人喜氣洋洋，以爲今日可以消滅心腹大患，如何不喜呢！

嗤嗤嗤，幾顆細石破空飛出，打折馬腿，八人騰身躍起，當站立在地上時，前後左右有二十幾名高手，團團將他們圍住，當先一人，正是雲彩麗。

「上！」大家一見這陣仗，知道無法善了，大喊一聲，全力衝上廝殺！

雲彩麗再不客氣，施出十二成功力，掌心雷連發，衆人像拉枯摧朽般紛紛倒下。

「綁起來！」火獨猊郭敏一聲令下，八人全變成階下囚，等候審判。

大牢底下，就是窩藏之處，未逃走的少女，還有十七人，更令人驚奇的，牢中江洋大盜，却變成了捕頭獄吏們手下殺手，證據確鑿，他們只好認罪！

大功告成，雲彩麗悄然離開楓林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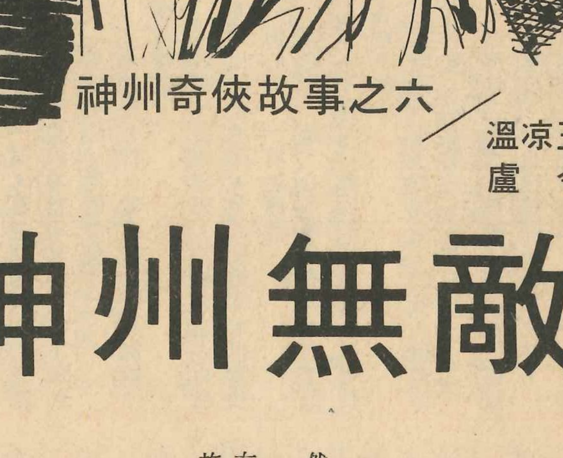
在她芳心底處，仍然留着一人的影子，不知她以後會來這地方否？抑或是探望她心中的朋友？

那可有留待以後再說了！（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六

溫涼玉·文
盧令·圖







神州無敵（一）

兩敗俱傷

費仇

終於到了棋亭。

× × ×

棋亭上大局已定。

在亭子附近，有七八具死屍，死的當然都是費家的人。

鉄鑄的亭子外，東、南、西、北，各有一人，竹笠覆臉，四色繽紛，正是上官族的高手。

只有亭子內沒有死人。

而且還有活人。

兩個活人。

× × ×

兩個活着的人，正在下棋。

一個坐着，一個站着。

坐着的人，似已坐了很久很久了，佝僂着背，皺着眉頭，連眼睛都快打不開來了；但他安然地坐在那裏，却給人一種泰然如磐石的感覺。

站着的人，隨隨便便的站着，一膝踏於石櫈，一手托頭，但給人一種蒼松臨風的傲然不拔的感覺。

坐着的人右邊銀眉有一道深深的疤痕，是一枚鐵蒺藜嵌進去的痕跡；那是他當年與唐門第一高手唐堯舜格鬥的結果：那暗器打斷了他的眉運——他聳揚的眉本來可以使他三十歲以後名噪一時——但他却是唐堯舜一生戰役中唯一的活口。

可是他現在面臨的是一付殘局。

玉石俱焚

殘棋。

所有的進子被截殺。所有的退路被封死。所有的先機喪盡。所有的守勢塞絕。

一個人如果到了這局棋的地步唯有跳下山去尋死，而他現在遇到的正是這樣子的棋局。

他嘆了一口氣。

對方拾起了棋子，果然下了那一着。

殺着。

他已沒有生機。

對方顯然也看出了這點，而且斷定了這點，他用手頂了頂頭上的竹笠，現出他那縱錯刀疤猙獰的臉；他彷彿也嘆了一口氣道：「你沒有路了。」

言下不勝婉惜。

坐着的老人把雙手插進衣袖裏，肩聳得老高，揚聳了幾次眉，終於舒出了一口白茫茫的烟氣，道：「我這棋局敗了。」

站着的人就是上官族的「家長」上官望，他說：「你要自戕還是要我動手？」

那坐着的人無辜地抬頭說道：「爲什麼？」

「原來你不懂？」上官望殘酷地笑道。「在江湖上，敗了就等於死。」

「哦。」坐着的人恍然道，「我的棋局敗了，死的是棋子，不是我。」

「我不能死。」這坐着的人眸中發出了凌厲的精光：「我沒有敗。」

「因爲我心裏還有生機。」

坐着的人當然就是費家老大費漁樵。

上官望凝視着他，目光却生出了刀刃一般的寒芒，好像從未見過這個人似的。

這時蕭秋水等恰好渡過了「鷂子翻身」，走上「博毫」來。

× × ×

蕭秋水遙望見兩人下棋，就知道這兩人定力、內力都很了不起。

「棋亭」裏的棋子奇大，而且是鐵鑄而成的，兩人居然隨隨便便、稀鬆平常的拎着下，一點都不以爲意的樣子。——這要非常功力。

亭外死了那末多人，不管是自己人，還是敵對，至少都經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厮鬥搏殺，但兩人平心靜氣，淡然對奕，——這要非常定力。

蕭秋水方才走過去，那四人立即就動了。

動得奇快無儔——一下子，蕭秋水變成了那亭子。他們就似塞死那棋亭一般地截殺了蕭秋水的攻路或退路。

現下蕭秋水只有一條路——

後退。

後面是懸崖。連鷂子也飛不上來的深崖。

所以後退的路是死路。

而蕭秋水目前只有這條路。

蕭秋水顧不顧走？

× × ×

上官望笑了：「你現在當然只有一條路。」

「退回去！」上官望雙目中精光閃動，「你打前鋒有功，我答應不半途向你出手。」

蕭秋水搖首。

上官望目中殺氣大現。一隻鳥雀，不知如何竟掠到這兒來，忽然沉下山崖去，只在衆人眼中那末一幌而過。

「如果你守信諾，費家也不會有今天了。」蕭秋水說：「費家伉儷，也不必做一對沒有臉目的夫婦了。」

費士理、皇甫旋激動得全身發抖，正要上前，蕭秋水一把攔住。上官望的目光如刃，冷得就如一塊鐵砧：「他們把往昔都告訴你了？」

蕭秋水的目光橫掃了回去，就似一柄厲斧敲打在鐵砧上，星火四濺：「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上官望怒笑，刀疤縱橫的臉容有說不出的可怖：「若果沒有藍鳳凰的指引，你那裏找得到華山來？那你的朋友就死定了。藍鳳凰是柳隨風的人，柳五是李帮主手下的人——而我們也是『權力帮』的支持者，你跟我們作對，有沒有考慮清楚這一點？」

「毋庸考慮了。」蕭秋水正色道，「如果權力帮是利用我剔除費家，首先沒有得過我同意。」

「我是不受人利用的。」蕭秋水歛容道。

「可是你已殺了費家很多人，而且，費家的人也抓了你底朋友。」上官望喋喋笑道：「費家與你，血海深仇。」

「並無深仇，」蕭秋水冷冷地道：「他們也並沒有殺害我底朋友，並且準備把他們釋放出來。」

「我確實殺了不少費家的人，而費家也殺害了我的外祖母；」蕭秋水緩緩地道：「不過，我可以把復仇先擱置一邊，先料理了你們乘人之危者再說。」

「你跟傳說中的激情少年，果有不同，我是低估了你，」上官望睇着狡詐陰毒的眼珠子道：「不過，你以爲憑你那點能耐，可以對付得了我們？」

蕭秋水却言而顧他：「上官族的高手代表，就只你們五人？」他又加強了一句：「就你們五人？」

上官望因這句話含意的侮辱，而變了臉色，滿臉的刀疤，顯得越發可怖。

× × ×

費漁樵一直望着他們兩人對話，臉上露出深思的面容，這時加了一句話：「我們先除上官族的人，再與你決一死戰。」

他是向着蕭秋水說話。那個「你」字，當然係指蕭秋水而言。蕭秋水忽然心裏昇起了無由的感動。費漁樵那句話很不討好，但很老實。如果不老實，他也不會傻到被上官望利用，而且捉拿梁斗等來威嚇蕭秋水交出「天下英雄令」了。

——就算退敵後，費漁樵要和自己决一死戰，蕭秋水還是要先與費漁樵逐退上官族的人。

——上官族太卑鄙。

這時四個包圍蕭秋水的人，突然都多走了一步。

走多了一步，即是踏前了一步，也等於向蕭秋水迫近了一步。

包圍圈驀然縮小，强大凌厲的煞氣，迫得任何人都要向後退出至少一步。

——蕭秋水也想先退半步——拉好距離，再擺好架勢，以便反擊。

但就在這刹那問，他硬生生把欲退的脚步頓住。

——不能退！絕不能退！

退就是死路！只要有了後退之心，無形中等於承認了死路！

而且這四人配合無間，所散發出來奇厲的殺氣，無疑是經數十年來的配合，爲的就是先將敵手迫退——先喪其胆，再奪其魄！

四人眼見蕭秋水有退意，腰間五行輪正要出手，一擊搏殺——就在這時，蕭秋水陡然頓住。

凌厲的劍氣咄咄反逼了過來。

這一下雖無半點聲息，但勝過霹靂雷霆，四人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問，欲迫的脚步如遇鐵壁，猶疑問反退了半途！

就在這時，蕭秋水出手！

他一劍攔腰反斬，紫電穿雲，勢所無匹！

四人怔住——就在這刹問，那在亭中的上官望叱喝：「回來！」

四人飛掠，分四個方向，落於亭內。

蕭秋水一斬而空。

——這是蕭秋水自從經八大高手調訓以來，第一次失手的出擊。

× × ×

四人四種色調的衣服，在白茫茫潑墨般的山水下，特別明艷的一閃，即落到亭子裏去。

這四人中，已無一人敢輕視那年青人叫蕭秋水的。

蕭秋水的那一劍，無疑已震懾住他們

的魂魄——要不是有上官望及時的呼喚，只怕眞的魂飛九霄去了。

上官望也神色凝重，沉聲道：「準備四象陣法！」

四人頷首，自腰間拔出五行輪、日月輪、龍鳳輪、金銀輪，他們極有信心——蕭秋水再强，也强不過連柳隨風都認爲「四象陣猶勝武當『兩儀劍陣』，媲美少林『十八羅漢陣』。」上官族能保迄今，多虧這陣仗不少。

上官望始終注意着費漁樵。

只要費漁樵稍動，他就動手。

他與這四名愛將合起來的「五行陣勢」，却是比「四象陣」還要强上十倍，堅不可摧。

可是費漁樵沒有動。

他只是笑了。

笑得極是滄桑。

「上官，寃有頭，債有主，你，逃不了。」

× × ×

上官望正想弄清楚費漁樵爲何要這樣說的時候，他身邊的黃衣人已慘吼着倒下去。

他齊腰被斬成兩段——上官望又驚又怒，這時對面的綠衣人也發出一聲哀嚎。

上官望叱喝：「快退！」

其實不待上官望呼叫，其他二人，已迅若彈丸，飛出了亭外，惶恐萬分地、口呆目瞪地怔住。

只見一個比費漁樵更老但更瘦小的老頭兒，自棋亭桌下攢了出來，正把一柄墨色的刀自綠衣人腹內狠狠地抽拔出來，他是一個獨腳人，右腿空蕩蕩地，窄臉上也有一種空蕩蕩的笑意：「怎樣？姓上官的？費家的奇門遁甲術還是技高一籌罷？」

× × ×

上官望即一拳打掉自己頭上的竹笠，露出惡鬼也似的臉孔，却好似見到鬼一般地尖嘯道：「你沒有死？你是費仇！你沒有死！」

上官望

那人怪笑，囁嚅道：「不錯，我是費仇，我沒有死。」

上官望囁嚅道：「你……你……你不是死了麼？那晚我……我明明一杖擊中你的後腦……」

費仇癡癡笑道：「不錯，你確是擊中我，就在『玉枕穴』上；哪，你看——」

他指指後腦，腦骨勺子確是凹下去一大片，可見當日一杖之鉅力所造成的傷害。

「可是，我並沒有死。我活着，我留下來殺你。」

上官望瞠然道：「你……你……你——」一連幾個「你」字，驚恐無已，竟說不下去。

費仇嘻嘻笑道：「那晚你恩將仇報，偷襲於我，我捱了一擊，未暈倒前使用這柄刀——」他抬起了那墨也似的黑刀，上官望目中驚懼之色更甚：「……連斬中你十數刀，你居然能掩臉逃生——這點連我也佩服你。」

費漁樵這時突然開口：「上官望，你已經沒有望了。」

× × ×

在上官望的「四象陣勢」、「五行陣法」未破前，却是誰也不敢說這句話。

但是鬼使神差，就在上官望等五人注意力被蕭秋水所分散之際，造成了斷足的費仇一擊得手的機會：連誅兩人，使到上官望的陣式不能運行，再加上費士理、皇甫璇夫婦，以及蕭秋水、陳見鬼、秦風八、劉友等人的聯手，上官望已是佔盡了下風。

這點費漁樵是清清楚楚的：——沒有蕭秋水的出現，縱他早知老父親費仇匿伏桌下，但依然不可能如此急遽直下，順利得手的。

但是他一開口，依然挑明了蕭秋水：「蕭少俠，現在費家與上官族已勢均力敵，你大可不管，或與我們對敵。」

上官望目光閃動：「蕭大俠，只怕他們殺了狡兔，便要毀了良弓——先助我剷除他們，再救你的朋友，才是穩當。」

蕭秋水耳渲目濡，見聞兩家相互殘殺，實在不忍，忍不住道：「你們……兩家又是……又是何苦……身列爲『天下三大奇門』，就算……就算你們毀滅了另一家，何況還有……還有排名第一的『慕容世家』啊！」

上官族冷笑道：「慕容世家？……權力帮會讓慕容世情再得意兩年，那才是怪事！」

蕭秋水心內一寒……陡想起李沉舟那空負大志的眼神，與柳隨風淡若春水的眼神，彷彿驟然目瞳漲大，成了狂熾熱烈的眼神，如火團一般，焚燒過來……明明是熱切的，蕭秋水却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費漁樵沉聲道：「蕭秋水……若兩家都不帮，請站到一邊去……待料理了上官族的人，再還你朋友，『天下英雄令』的事，不用提了，至於死傷，就當我們咎由自取，不關你的事！」

蕭秋水默然，上官望見蕭秋水兩方面都不偏帮，總算也放下心頭大石。緩緩地擷下腰間的一根短棒。

費仇的笑容凍結在臉上，那痴呆的眼光，這樣看來更爲呆癡：「這就是你的『降魔杖』？」

上官望發出一種近乎粘滯的聲音，而眼中發出魔幻一般的凶光：「不錯……這就是今日取你項上人頭的魔杖。」

「哈哈哈……」費仇陡地暴笑起來：「墨刀對魔杖！費家墨刀對上官族魔杖……哈哈哈！今日可眞是熱鬧哨……」

就在這時，上官望的杖頭「噗哧」一聲，猝然打出一蓬細如牛毛的飛針，噴向費仇臉門。

費仇仍在笑。

眼看針要襲到，他的墨刀驀然一遮。一柄墨刀，突然漲大，變得如一彎摺扇般，把細針都吸了進去。

但聞一聲慘呼，費士理撫腹栽倒。

原來上官望向費仇噴出飛針的同時，杖尾同時打出一枚無聲無息的白骨釘，直打了費士理腹中，這一下聲東擊西，費士理果爾着了道兒，連在一旁的蕭秋水，也估計不到對方作困獸之鬥，猶如此狠毒，一時搶救無及，費士理已臉色慘青，栽倒下去。

只聽皇甫璇哭喚道：「二哥……」

蕭秋水只覺一陣愀然，也不禁義憤塡膺，就在這時，「哧、哧」兩聲，費漁樵向那紅衣人及藍衣人射出兩枚鐵棋！

上官望與費仇已交手數招，兩人手中的奇異兵器更詭招殺着齊出。上官望邊返身吼道：「不要接棋——！」

紅、藍兩人，紛紛跳避，「轟」地一聲，棋子打空，竟炸了開來，那兩人在跳避中却擷下了竹笠，「呼」地飛旋向費漁樵激轉了過去！

原來竹笠邊沿，嵌滿藍汪汪的利刃，顯然塗有劇毒，費漁樵在炸藥烟霧中，竟似避不過去，身形歪曲，竟「刷、刷」二聲，爲二帽沿切中——

紅衣人日月雙輪一起，歡呼道：「中了——」

藍衣人臉色凝肅，一攔，大聲道：「不對——」

就在這時，費漁樵如鬼魅一般，自兩人背後浮現，兩掌打出。

但是這兩人反應也極快，居然在這千鈞一髮間，竟沉入土中去，費漁樵臉色陡變，叱道：「嘿！居然在我面前施『遁土法』——？」

「噗、噗」兩聲，雙掌竟直插下去！

蕭秋水這時見這情景，驀然想起「落地生根」馬竟終——他也是這樣力擊土中，擊殺「千手人魔」屠滾的——現在他已逝去：他妻子歐陽媚一不知可好？

但現下的血光，可凌厲十倍！

費漁樵右手一抽，拔出來時，竟挖了一顆活生生的人心。連素來胆大的曲江劉友，一覩之下，也幾昏倒。

但費漁樵拔出另一隻手時，五指已被削斷——他痛得白了臉，就在這時，一道藍衣人影，破土而出，靈蛇般鑽入棋亭旁一株松樹幹去。

費漁樵怒叱一聲：「藏木？」一揚手，那松樹就炸了開來，炸得四分五裂，成了碎片，爆射半空，一抹藍衣人影長嗥飛去。

蕭秋水這才眞正見識了武林三大奇門：「慕容、上官、費」的奇門異術，就在這時，費漁樵宛若多長了一雙羽翼，長空飛起，截擊而去！

「博台」那邊，也正打得激烈。

倏然人影交錯，費仇突而彈起！

這時藍衣人正掠過棋亭。

費仇的一柄墨刀，忽然變成了一枝長矛。

至於刀如何變成矛，則快如電光火石，無法瞧得清楚，一剎那，刀已變矛，矛已飛出，穿入藍衣人腹腔！

藍衣人慘嚎，墜下，腹部撞地，矛破背而出！

鮮血也同時飛綻！

費仇一舉殲殺藍衣人，但落下時，因僅有一足，身形倉惶，上官望的降魔杖尖，猝地噴出一索飛爪！

飛爪抓住費仇胛骨，爪端繫有一絲金索，上官望用力一抽，爪即深嵌入骨，用力把費仇扯了過來。

可是費仇本來赤手空拳的雙手，忽然往腰間一插，即多了一副手套——嵌滿尖齒般利刃的黑色皮套，令人不寒而慄。

他雖負傷，但仍舊鬥志未消，要與上官望近身肉搏戰——可是上官望手中降魔杖，「喀察」一聲，竟彎折爲三，成了一枝三節棍，可近可遠，一迴臂，已箍住費仇的咽喉！

費仇即刻吐出了長舌，凸瞪了眼睛——可是他戴上皮套的雙手，也立即放到三節棍沿上。

只聽「咯哧、咯哧」二聲，三節棍頭尾二節，竟被費仇的手剪斷！

但是上官望立即放棄三節棍頭尾二節，反而抓住中節，由左至右，用力一抹——費仇的咽喉，立即如噴泉一般，「嗤」地噴出一抹血水來。

原來第二節棍子的中央，嵌有鋼鋸般的犬齒，露於棍沿，上官望如此一拉拔，登時要了費仇的命。

費仇瞪露着眼珠子，捂住咽喉，搖搖欲墜——他與上官望死敵多年，終於還是喪在對方手下，自然不甘，但上官望爲了對付他，也花了全力，連手中武器也沒了，他「嘩呀」一聲跳了起來。

蕭秋水在他跳起來之後，才發覺費漁樵在他的身後，用一種冷竣歹毒的眼神，冷冷地望着跳嚎起來的上官望。

上官望跳起，落下，背靠亭柱，右手拄牆，但不禁將背貼牆，在場誰都可以嗅到一種血味：「你……你……」

費漁樵冷沉地道：「你完了。」

上官望如虎咆哮般吼了一聲，嘶聲嘎道：「胡說！我……我還沒有死！」

費漁樵凝視着他，奇怪的是眼神中反而流露出一種哀傷。

「但是却快死了……」

「不，不！」上官望仰天長嗥，忽然語音一瘂，「嗖」地一聲，一柄墨色的刀尖，竟自他胸前凸露了出來！

他驚詫不信地俯望胸前刀尖，聲音裏充滿了驚訝與不信：「我……我終於是……死於這把墨刀之下……？」

只聽在他背後拔出藍衣人腹中長矛，再折合爲刀，暗狙上官望的皇甫璇悽笑道：「不錯……你最終還是……還是死於我們之手……」

只聽費漁樵發出一聲短促的斷喝道：「二嫂，快鬆手——！」

可惜已經遲了——

上官望已經發動了。而且是全力發動。他瀕死的一擊，是何等莫可匹禦。皇甫璇飛出，落地，上官望尖呼，旋轉搶前，還待再擊，蕭秋水一攔，反擊，上官望稍退，沙石滾落，他變作一聲嘶吼，直墜入萬丈深崖。曲江劉友扯住皇甫璇，皇甫璇已出氣多，入氣少，眼睛却是亮的，好像很愉快的樣子。

「快。」

「快送我到內子去。」

她扒到了費士理屍身前，慘笑着用手往他臉上一抹，「嘶」地扯開了臉上的膜皮，現出了本來眉清目秀的五官來：「二哥，我們終於可以……終於可以眞面目見人了……」說完她也撕去臉上的膜衣，現出相當秀美的臉容，悽笑道：「……大仇已刃，這次可以……可以無愧於心了……可惜的是，費家無後，皇甫家也沒有了復仇的人了……」

說着揉撫着她丈夫的手掌，溘然逝去。可是她臨終的話，留給蕭秋水一個疑團——皇甫璇確屬昔日皇甫世家的後嫡，難道皇甫高橋不是麼？

× × ×

蕭秋水目睹那千變萬化的墨刀與魔杖，詭秘莫測的異術，以及那慘烈的戕殺，心中猶載一塊鉛鐵，無比沉重。

這名動武林的兩大家，現下落得個兩敗俱傷——比兩敗俱傷更慘，簡直是玉石俱焚：上官族一流高手已死盡，費家一門卻只賸費漁樵一人，而且一隻手也形同殘廢。——眞的是要在互相殘殺，彼此鬥爭、吞噬、戮戕中才能生存下去嗎？

三對傻鳥

蕭秋水等要離開「博台」時，邀約費漁樵一道下山。

……他左手被削，華山「鷂子翻身」處如此凶險，怕不能輕易渡過。

蕭秋水心中確如此臆測，所以邀費漁樵下山。費漁樵卻愴然婉拒。

「我不下山了。費家完了，我就呆在這裏罷。」

「家都沒有了，我下山，已沒有任何意義：你們自己下去罷。」

「你們毋庸替我担心，家父苟且偷生了這許多年，就是爲了要手刃仇人。他要我把最後一博引到『博台』來，就是爲了他獨腳不便於行，將上官望等誘來此處，令他難有退路，再拚死一擊。」

「僥倖有蕭少俠在，分了他們的神，家父才能連狙殺兩人，破了他們的陣勢；否則，唉，眞不知能否復此大讎——」

「家父謫居於此，已備多年乾糧，而且還有甬道通山徑，諸位就此下山，到南峯去救援同道罷，老夫留在這裏，諸位也毋須多勸……」

「誘拿少俠的友人，以求『天下英雄令』，並乞望朱大天王垂憐，是我短淺的眼光……幸而也沒傷了人命，至於你闖山救人，所弑之人，就算不經由汝手，也必歿於上官族之手，算是費家咎由自取，應有此報罷……」

× × ×

蕭秋水等一行四人，於是拜別了滄桑的費漁樵，再渡「鷂子翻身」，接近了華山南峯。

南峯係華山五峯中的最高峯。峯頂上有「仰天池」，終年不涸。池邊鏤鑄了許多大字：「太華絕頂」，「兒視羣峯」，從峯頂俯瞰秦嶺遠眺，太白、太華、終南諸山，顯得如衆星拱北，無法與華嶽南峯那澎湃的氣魄相比齊。

由南峯西下，便可以到「老君廟」。神話故事裏的孫悟空，大鬧天宮後，便據說在這兒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被玉皇大帝派遣天神天將擒着，故進丹爐裏煉熬，經過了不到七七四十九天，金睛火眼的孫猴子却闖了出來，連一根毫毛都沒有燒焦，上花菓山做他的「齊天大聖」去了！

而今在「太上老君廟」困的不再是孫悟空，而是這一羣重義輕利的武林豪傑之士——梁斗、孟相逢，孔別離、林公子、鄧玉平、唐肥、鐵星月、邱南顧、歐陽姍一等人。

蕭秋水憑着費士理給他的鑰匙，一一開啓了機關，在交迸英雄虎淚的歡呼聲中，解開了他們爲「天下英雄令」所負上的枷鎖。

梁斗看見蕭秋水來了，只靜靜地說了一句話：「你終於來了。」

蕭秋水有跪地的衝動，因爲梁斗知道他一定來。

梁斗沒有看錯。

他果然來了。

× × ×

鐵星月見蕭秋水出現，也講了一句話：「他媽的兔崽子王八羔子媽拉巴子去他媽的驢！」

在旁的邱南顧不禁低聲問了一句：「你在罵蕭大哥？」

鐵星月板着臉孔道：「不是。」

邱南顧奇問：「那你說那些話是什麼意思？」

鐵星月粗着嗓子道：「我只有在非常快樂時才說這些話，」他瞪住邱南顧道：「我現在非常快樂，」他越說火氣越大：「如果你不在這裏聽噪，我更加快樂。」

「——更加快活一百倍！」

他發出一聲大吼！

旁的人都靜了下來，不知道這一種穪綫的傢伙又在做什麼？

× × ×

一路下華山，經長空棧道，懸空橫木，僅貼于山壁，驚險之情，尤勝老君犂溝，千尺幢，百丈峽，甚至鷂子翻身都遠不及之！

但是鐵星月、邱南顧可沒因着山路險絕而停止他們的嘴吧：「你可不可以停止你的說話？」邱南顧忽然很認眞的問鐵星月。

詎料這却惹起鐵星月長篇大話。「什麼？我爲什麼要閉上嘴巴？我天生一張口，就是用來說話的，我說起話來滔滔不絕，流利乖巧，言不由衷，鞭辟入裏……有什麼不好，用得着你來管？你要我不開口，是不是妒嫉我有天生這樣的口才？不甘心我有這樣的辯才？」

邱南顧光火了：「我妒嫉你？」

鐵星月「哇哈」笑道：「這可是你親口說的？」

邱南顧怒道：「我叫你不要說話，又不是叫你閉口。」

鐵星月更似抓到對方痛脚似的爆笑起來：「嘻嘻……哈哈……好啦……你沒有語言的天份，偏來說話，你看你看，現在一說就錯啦……叫我不說話，不是等於叫我閉口？難道我不是用咀巴說話，用腹語來說不成？就算我會『腹語』，那我嘴巴不用來說話，都是用來做什麼用？放屁是罷？……」

邱南顧氣得截斷了鐵星月的話：「對！你的嘴巴就是用來放屁的！」

鐵星月瞪眼一翻，用鼻子哼哼道：「嘿，嘿，你說我用嘴巴放屁，這下好啦，我練成絕世內功啦，居然把腹間疝氣逼上喉頭，再舒放出來，——這下我是一流高手啦，你那是我底對手，當我徒孫都不如啦。」

邱南顧也不知怎的，大概最近弩氣多，豪氣弱，居然一時辯駁不過鐵星月，氣

得雙眼發綠，只能氣呼呼地道：「閉——閉上你的狗嘴——」一時說不下去！

鐵星月「哇哈」笑道：「看哪，看現在那個先閉上的狗嘴呀！」

在旁的曲江劉友頗看不過去，也接道：「喂，老鐵，人家罵你狗嘴，你可眞個長不出象牙來。」

鐵星月冷笑道：「我人長狗嘴，可不得了哩，是讚美哇，——我的易容術眞高明，別人是男扮女裝，或者少充老樣，我却是化裝成一條狗——更不簡單的是，我只化裝了最難化裝的部份：狗嘴巴！」

瘋女無可奈何，啐罵道：「看你，口橫飛沫，齜牙露齒，——眞係條狗！」

鐵星月一招回擊道：「你呢？——嘿，眼睛小小，像鷄眼一樣，一排哨牙，好像要刨西瓜。」

曲江瘋女一時爲之氣極：「你——你——」「你」不出話來。

鐵星月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樣子，眉開眼笑道：「怎樣？想罵架？找我老鐵，簡直有眼不識……什麼山，哦！對！那個阿里山——！」

那邊的「閻王伸腿」秦風八也看不過眼，趁機罵道：「有眼不識泰山——連這句諺語都不會講，那裏來的小混混，眞是沒見過世面？」

「哈！」鐵星月眞係「越戰越勇」！「你我見過世面囉！看你那副尊容，男孩子穿裙子，簡直是網開一面，至於你旁邊那個蜷髮的，簡直是捲土重來，啫啫啫——好難看唷！」

鐵星月居然把「鍾馗伸手」陳見鬼都罵了進去，眞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陳見鬼雙目滾睜，一句回敬過去：「你罵人少缺德好不好，眞正男子漢、大丈夫，少作人身攻擊，談話溫文儒雅點，好不好？」

鐵星月怪笑道：「你說話怎麼那末娘娘腔，你是男子，又不是大姑娘，什麼溫文儒雅？想選個老公嫁人是麼？——我老鐵可是柳上惠，不是你勾搭得了的呀！」

秦風八笑罵道：「什麼柳上惠？是柳下惠！」

鐵星月大不服氣：「我說的是柳上惠，我上面不惠，下面惠！」

陳見鬼吼道：「難聽！難聽！難聽死了！」

秦風八接道：「趕快去洗耳！」

鐵星月却有「突如其來」的才氣，「哇哈」笑道：「洗耳恭聽對不對？」

陳見鬼、秦風八聯合起來都辯不過這「神經兮兮」的鐵星月，就在這時，忽然響起了一個朗誦般，嬌嗲嗲的女音：「星月，你在幹什麼？」

發話的是唐肥。原來在這些日子裏，唐肥雖對鐵星月窮凶，心底裏却愛上了鐵星月的粗獷豪邁，鐵星月本來最懼唐肥，但唐肥一旦戀上了他，他便心裏期期艾艾的，換句話說，是「吊起來賣」了。亦因此對唐肥不那末畏懼，但聽唐肥這般一喚，心裏先酥麻了半爿，旎聲應道：「嗨，阿肥，我在談天說地哩。」

陳見鬼等聽得可謂「毛骨悚然，不寒而慄」，低聲喃喃道：「我的媽呀！」

秦風八也囁嚅道：「好肉麻唷！」

劉友也囁囁道：「如果這也叫『吃豆腐』，那這一道就是——」

「『痲婆豆腐』！」邱南顧接道。

這六個怪人，說說鬧鬧，衆人聽着趕路，也不覺路遙，便翻到了華山山下！

× × ×

「理應先到湖北，」一路上他們都聽到將要舉行在當陽的「神州結義」盟主擂台大會，「麥城一帶是當年蜀國大將關羽敗亡之地，也是昔時張飛長板坡喝退曹操追兵之地，這一趟去，少不免又是幾番龍虎風雲了。」孟相逢說。

「不過目下以人品、武功、行止，皆以秋水呼聲最高，」孔別離一面揣摩一面繼續說下去，「這當然是毋庸置啄的。不過皇甫高橋的聲譽也正隆——這人不知何方神聖，直至最近，才聲名大崛，似有實力在後台支持，不可不防。」

蕭秋水早巳在一路把大雁塔內的血案與疑雲，一路上詳述給諸人知道。梁斗道：「那凶案確教人費解？」梁斗沉吟又道：「究竟是誰，操縱這一件事，冒充你的樣子，而且有着相當的武功，才可一舉殺却數名皇甫公子座下高手——」

「如此一來，」鄧玉平簡潔地道：「皇甫高橋對蕭老弟很可能有了誤會。」

「這幕後有人攪鬼！」邱南顧憤慨地道。

「這裏邊一定有文章！」鐵星月也搶着道。

「而且可能還有人操縱！」秦風八也不甘示弱。

「十成是有人在利用！」陳見鬼也補加上這樣一句。

「不管如何，」蕭秋水卓然道：「我們先到麥城再說。」

「好嘢！」曲江瘋女爆出一聲歡呼。

「到當陽去準沒錯，」劉友興奮得幾乎流口水：「我們的兄弟朋友，全在那裏呢！」

——想到那干「兄弟朋友」，蕭秋水也不禁瞇着眼笑了：金刀胡福，「黑豆」李黑，「雜鶴」施月，「鐵人」洪華，還有大肚和尚等……想必都在那兒，如同慣常一般，愛湊熱鬧罷。蕭秋水忖思到這裏，不覺微微地笑開了！

「清遠吳財痊癒了。」瘋女興奮地道：「好好玩，他被廢的雙腿一臂，奇蹟似的被人醫好了。」

「眞的？」蕭秋水的眼睛又亮了：「是誰有那末大的本事？」

原來「舞棍」吳財在丹霞山一役中，與「駝背」勞九，想勸「紅鳳凰」宋明珠及「別人流淚他傷心」邵流淚的架，結果被「大家早，大家好」的宋明珠打得一即刻身亡，另一被廢雙腿一臂。被廢的人當然就是吳財！

而今蕭秋水聽說吳財巳痊癒，心中自然愉悅無比。只要曾是蕭秋水的朋友，就算不在一起闖蕩江湖，只要不曾出賣大家，蕭秋水便關心他，希望聽見他奮起，看到他振作，蕭秋水從前是對生活上充滿熱切的人，現在雖然變了，但他對生命中仍充滿了熱愛，有些人受的挫折再大，他的信念仍是不改變的。這種人才是眞正有「原則」的人。 （以下轉入六十六頁）

俠義中篇故事

七龍傳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眞教教主游龍眞人率領門下弟子百多人，與丐帮長老陶長空所率領的丐帮衆數十人，直搗天絕教一處巢穴——大黑墓，將據守大黑墓的天絕教徒衆殺得一個不留。這一役，雖然陶長空壯烈身殉，但金松鼠終於將被天絕教囚禁於大黑墓的魚猴雙帝救出。大黑墓這一場變故，可說來得極其突然，而一直掌管這巢穴的萬毒妖姬對這場變故竟懵然不知。當她帶着十二名壯士回到這裏時，才發覺自己已陷入重圍之中。游龍眞人帶了金松鼠、魚猴雙帝在古墓前出現，更使萬毒妖姬既驚且怒，她正想施展狐媚誘敵，游龍眞人已一聲號令，佈下陣勢……

洛陽猨烟起　正邪大會戰

怒劍誅妖姬

（一）

三十六把劍同時出鞘的聲勢，着實驚人。

三十六人同時暴喝，同時發出斷殺的叫聲，那種聲音更是令人有心驚肉跳的感覺。

萬毒妖姬靜立在十二武士的核心，臉上的表情却是絲毫不爲所動。

在她身旁的武士，四個使劍，四個用刀，還有四個人用鏈子槍。

玉眞教發動的陣勢，是迴影三十六絕劍陣。

三十六個道士，每個人使用的都是同一種劍法，但每個人使用的招式都並不相同。

他們使的是玄門迴影三十六劍。

南方玉虛道人使出第一招，他身旁的玉眞教弟子却同時使出第二招，如此推算，三十六人所用的劍法雖然相同，但招式却完全迥異。

迴影三十六劍，每一劍都是劍術中的精萃，每一劍都有三種變化，退可守，進可攻，也可以攻守兼備，虛虛實實，眞眞假假，令人無從捉摸。

一人使出玄門迴影三十六劍，已具有極强大的威力，更何況由三十六個精研劍術的高手一起策動攻勢，那種力量，實在不容漠視。

但那十二個武士組成的陣法，居然能擋住這三十六個道士。

激戰已展開，萬毒妖姬在陣中，似乎毫不動容。

游龍眞人冷笑道：「老妖婆，妳若能闖出劍陣，貧道就給妳一條活路。」

萬毒妖姬却不理睬他。

十二武士終於倒下了三個。

但玉眞教的道士，也有六七人或死或傷。

但迴影三十六絕劍陣仍然保持原來的面貌，因爲每有一道士倒下，立刻又有另一名道士加入陣內。

但萬毒妖姬的武士，就缺乏了這種源源不絕的補充。

對於那些武士來說，這自然是極其不利的事。

但餘下九人，非但沒有心寒，反而越戰越勇，越殺越狠，又有四五個道士躺了下去。

游龍眞人臉色一變。

看來，他是看輕了這些武士的力量。

萬毒妖姬忽然掠出武士組成的陣外，直向玉虛道人飄去。

玉虛叱道：「妖婦看……」

他只是說了三個字，喉頭忽然一陣痳木，就像是忽然被毒蜂螫了一口。

他沒有被蜂螫咬，只是給萬毒妖姬的指尖輕輕劃了一下！

但萬毒妖青的指尖，竟比毒蜂尾上的刺針還毒。

玉虛挺劍向前怒刺。

但他的視綫忽然變得一片模糊，甚至連脚步也已站立不穩。

萬毒妖姬一陣怪笑，人已遠去。

玉虛只是刺出了這一劍，就仆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來。

萬毒妖姬又再出手，她依樣葫蘆，向玉眞進擊。

玉眞臉上只有怒意，並無懼色。

玉眞是玉虛的師弟，師兄被擊敗，生死未卜，玉玄又怎能輕易放過萬毒妖姬？

然而，他又豈是萬毒妖姬之敵？

他的劍還未刺在她的身上，萬毒妖姬尖銳如針的指甲已向他的咽喉上劃去。

這和剛才對付玉虛的手法，可說是如出一轍。

突聽游龍眞人暴喝道：「妖婦休再逞兇！」

他沒有拔劍，以掌攻向萬毒妖姬。

一股凌厲的勁風，向萬毒妖姬側面擊了過來。

萬毒妖姬乍然一驚。

游龍眞人掌力之强，實在出乎她意料之外。

她顧不得去對付玉玄，身軀「霍」的一聲從地面上竄起，避開游龍眞人這凌厲無比的一掌。

一聲叱喝，她已經繞到游龍眞人的背後，雙掌突然拍出，直向游龍眞人雙肩擂了下來。

這一着出手快捷而兇狠，等閒之輩絕對難攖其鋒。

但游龍眞人又豈是等閒之輩？

他就沒有回頭，只是身子向下一沉，接着旋身發出一爪。

這是「游龍探爪」。

萬毒妖姬急展身法，疾轉閃開。

然而，游龍眞人却在這個時候突然拔劍。

萬毒妖姬已看見他拔劍，也知道游龍眞人的劍法，實在是不容漠視。

但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游龍眞人的劍才出鞘，劍尖已到了自己的眉心。

這是何等快速的一劍。

萬毒妖姬身形雖然矯活，但却還是避不開這一劍。

颯！

她的臉龐忽然出現了一個血洞。

她尖嘯、怒嘶。

游龍眞人雙眉倒豎，劍尖垂下。

鮮血從劍尖向下滴，不絕如縷。

× × ×

就在同時，一聲霹靂响起，黃豆般的雨點撒下。

山雨忽來，風轉急勁。

萬毒妖姬雖然倒下，武林中的暴風雨却未平息。

（二）

暴雨，夜深，黑龍谷。

在黑龍谷口的一株榕樹下，神龍張埋葬了蚌娘。

他還沒有忘記，蚌娘曾經在這株榕樹下，劍不離手，氣吁吁的坐着。

那時候，他們還沒有認識。

想不到命運的安排，他們不但因動武而認識，最後更成爲一雙夫婦。

然而造物弄人，蚌娘已長埋黃土之下，只是留給神龍張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 × ×

神龍張已渾身濕透，他全身上下，幾乎每一寸地方都可以榨出一桶水來。

但他還是痴痴的站在這榕樹下，新墳前。

沒有人勸解他。

龍在田雖然也在黑龍谷中，但他的心境也是很沉重。

一直以來，江湖上的人都認爲南三龍與北三龍不和，其實那是錯誤的。

他們並非眞的「不和一，只是近十餘年來，互相之間疏於來往，加上北三龍比較自負，所以江湖中有人傳出，他們非但不和氣，而且還行將發生「嚴重衝突」云云。

但那只是以訛傳訛。

南三龍和北三龍仍然是老朋友，到眞正發生事變的時候，他們仍然是聯成一氣的。

龍在田的心境很沉重，因爲他也知道北三龍之一的怒龍上人已經死了。

再加上藏龍坳曾經被突襲，韓巨龍、花雨傲、潘若侯，全都下落不明，生死未卜，這就更令龍在田爲之忐忑不安。

至於那地刼法師，本與龍在田同出一門，彼此份屬師兄弟，但現在却已勢成水火，他日碰頭，必將是一番兩不相讓的殊死惡戰。

這又是龍在田不願意看見發生的事。

但這種事情若要降臨，那是誰也無法可以改變的。

神龍張的事，也令到龍在田爲之黯然神傷。

蚌娘與神龍張能夠結成夫婦，龍在田總算是個不大不小的媒人，在這樁婚事上，他也曾下了不少功夫。

神龍張終於有了一個家。

然而，蚌娘却又在這時候，死於歹人之手！

「唉！」龍在田不由長嗟短嘆。

他又想念着七郎。

在此中原武林風雨飄搖的時候，七郎負着的担子，可說是相當的沉重。

左思右想，越想越是心情煩悶。

到最後，他還是到谷口去找神龍張。

（三）

龍在田是南三龍中，輕功最卓絕的一人。但他沒有施展輕功，只是在滂沱大雨中，帶着一把黃油紙傘，蹣跚地來到了谷口。

他心情沉重，步履也是同樣沉重。

當他來到谷口的時候，他不但看見了神龍張，也看見了衞七龍、黑龍姥姥甘碧齡和風苑莊。

甘碧齡的臉色很青白，很難看，就像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只聽得她帶着震怒的聲音問神龍張：「是誰害死蚌兒的？」

神龍張木然。

甘碧齡一頓拐杖，喝道：「你爲甚麼不說？究竟是誰害死蚌兒的？」

神龍張的臉一直低垂着，直到這時候，才慢慢的抬起頭，對甘碧齡說出了幾個字：「是我害死她的。」

甘碧齡神色劇變。

「是你殺了她？」

神龍張凄然一笑，搖頭。

但他隨即又說：「雖然不是我殺了她，但她畢竟還是我害死的！」

衞七龍吸了口氣：「三師父……」

他才說了三個字，却是欲言又止。

神龍張凄然道：「我若能好好的護着她，她就不會……」

甘碧齡怒喝，突然一杖向他迎頭擊下去。

但她的杖才劈下一半，人已站立不穩，險些跌倒。幸而衞七龍和風苑莊在旁，急急扶着她。

龍在田上前，皺着眉問衞七龍：「七郎，姥姥怎樣了？」

衞七龍還沒有說，甘碧齡已喘着氣，道：「老身已武功盡失，以後的事，還要你多點出氣出力……」

龍在田面容一凜，忽而長嘆！

「老夫這條老命，早就已準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想不到老夫的性命還未拚完，姥姥已然武功盡失，唉……」

「別垂頭喪氣，」黑龍姥姥揮了揮手，道：「老身雖然暫時失去武功，但將來還有復原的希望，只是眼下奸邪當道，你們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龍在田道：「蚌娘是給高大名殺死的，我們一定要找他算帳！」

黑龍姥姥目注墳墓，良久無言。

神龍張雙拳緊握，仰首望天，道：「不殺高大名，神龍張誓不爲人！」

龍在田拍拍他的肩膊，道：「老弟，你儘管安心，高大名就算有三頭六臂，遲早難逃公道！」

（四）

同日同時，洛陽城同樣是滂沱大雨。

在丁府中，丁獵有點醉了。

他已回到了自己的家。

雖然，他的容貌受到極可怕的創傷，但丁府中人，還是認出，這個容顏醜陋的人，就是丁獵。

丁獵一定要回到洛陽。

他的家在洛陽，他的朋友也在洛陽。

他不知道，當自己回到洛陽的時候，將會發生些甚麼事。

但無論洛陽會發生些甚麼事，他都一

定要回去，就像是鴿子一定要飛回自己的老巢一樣。

他回到洛陽已有十日。

在這十日之內，一切都平靜如常。

丁獵很少外出，甚至很少離開自己的房子。想不到在這暴雨的晚上，他喝了幾斤陳酒之後，居然獨自離開了家，跑到了石獅橋上。

此際已是夜深，又是天氣極惡劣的時候，每一條街道上都是杳無人跡。

但在這條石獅橋上却居然站滿了人！

同心同德禦邪教

（一）

大雨中，石獅橋上擠滿了人！

總共是七十八人，像是七十八桿鐵槍般筆直地站在石獅橋上。

他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還有三個和尚，四個道士，六個衣履殘破的乞丐。

站在最前的兩人，其中一人衣飾華麗，另一人却是白衣儒士。

他們的年紀，都在四十左右，在洛陽城中，也很少人會不認識他們。

那個衣飾華麗的中年人，是洛陽豪傑鏢局的總鏢頭——掌刀無敵秦天樓。

那白衣儒士，是洛陽三秀的老大無情書生易亮青。

這兩人在洛陽城長大，也在洛陽裏幹了不少令人側目的事。

在洛陽，人人都知道他們是丁公子的朋友。但不少人都在懷疑，這種朋友，乃酒肉之交而已。

這也難怪，在洛陽城裏，的確有不少這種人存在。

但丁獵知道，秦天樓和易亮青都不是這種人。

× × ×

丁獵雖然容顏已毁，但他仍然沒有蒙着自己的臉。

他向來都喜歡光明磊落，無論甚麼事情，都不必刻意掩飾。

秦天樓面色沉重，忽然道：「丁公子，你消瘦了！」

丁獵一笑，聳肩道：「秦總鏢頭相約小弟到此，未知有何見教？」

秦天樓道：「你現在的心情一定很不好，正因爲心情不好，所以瘦了。」

丁獵又是一笑：「來來去去，你還是說小弟瘦了。」

易亮青淡淡道：「我們都是老朋友，誰都不願意看見自己的朋友形銷骨立，瘦骨嶙峋。」

丁獵嘆了口氣：「莫不是兩位有甚麼辦法，可以讓小弟胖起來！」

「不錯，我們已有這個打算，」易亮青目光一閃：「只要你的心情轉好，那麼很快就可以胖起來的。」

丁獵道：「你們知道，怎樣才可以令小弟心情轉好嗎？」

秦天樓點頭。

他忽然把腰間的銀狠刀拔出，以指彈刀鋒，大聲道：「只要咱們把天絕教的兔崽子都趕出洛陽，你的心情就會立刻不同了。」

易亮青慢慢的接道：「老秦此言，可說是一針見血！」

丁獵臉色一變，喝道：「兩位休要輕學妄動，這是非同小可的事！」

「當然是非同小可的事！」秦天樓朗聲一笑：「若是芝麻綠豆的小事，也不必勞動到咱們七十八人同時出動！」

「阿彌陀佛！秦檀樾之言，貧僧深有同感。」一個耳長身胖的大和尚忽然說：「貧僧與師弟二人，俱覺得天絕教乃中原武林各大門派心腹之患，不趁早剷除，將來是後患無窮。」

丁獵一怔，半晌才道：「川雲大師之言，雖然不無道理，但要誅滅天絕教，還須從長計議。」

川雲大師背後一道人冷笑道：「天絕教目無餘子，再任由此等鼠輩橫行，後果更是堪虞。」

這道人年逾六旬，揹上一口長劍，劍鞘上鑲滿了寶石，乃是名聞天下的「王者神劍」。

這道人毫無疑問，乃是終南四絕之首的坤萍道長。

坤萍道長與丁獵相識逾廿載。

當丁獵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坤萍道長就很喜歡他，而且還教他一套劍法。

坤萍道長道：「在這裏的七十八人，全是與你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你的煩惱，也就是咱們的煩惱。」

丁獵說：「在下沒有甚麼煩惱……」

「休騙貧道！」坤萍道長冷冷一笑，忽然從人叢中走了出來，直視着丁獵，「你可知道，貧道與游龍眞人，本是同胞兄弟？」

丁獵吸了口氣，終於點頭。

坤萍道長冷冷一笑：「如此說來，花雨傲該是貧道的師侄輩！」

丁獵又點頭。

坤萍道長面色一寒，冷冷道：「花雨傲、龐巨龍、潘若侯等人，全都在丁府之中，是也不是？」

丁獵默然。

秦天樓神色凝重，緩緩道：「藏龍坳被襲，若不是坳中早已安排着秘道可以逃生，恐怕龐巨龍、花雨傲、潘若侯已死在魔徒之手。」

坤萍道長嘆道：「此事貧道已知道得很清楚，丁公子若拒絕貧道等人協助，那是太瞧不起朋友！」

丁獵道：「在下絕無此意。」

易亮青道：「既然如此，我們就該齊心合力，對付天絕教！」

秦天樓神情肅穆，道：「唇亡齒寒，丁公子若在洛陽城中站不住，我們將來的處境也是相當不利。」

易亮青點頭不迭，道：「所以我們這一次的行動，並非完全是爲了你，這本來就是大家的事。」

丁獵長長的吐了口氣：「各位有甚麼打算？」

坤萍道長沉吟片刻，道：「目下府上已成爲天絕教虎視眈眈之地，據貧道所知，天絕教早已集結一股力量，要大舉進攻丁府。」

丁獵道：「道長之見，該當如何？」

坤萍道長眉心一聚：「我們就在府上，等候魔徒來犯。」

丁獵道：「道長之見，他們一定會來

麼？」

坤萍道長肯定的說：「或遲或早，他們一定會來，對他們來說，這一戰可說是志在必行，而在我們而言，也是無法避免的。」

丁獵默然。

大家都不再說甚麼。

這七十八人，終於跟隨着丁獵，一起到丁府。他們就像是赴上沙場的戰士，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是充滿了戰意。

這無疑是一枝精兵。他們是一隊不容任何人輕侮的精銳戰士。

× × ×

大雨中，這七十餘人的步履異常迅速，很快的就從石獅橋外的長街上消失了蹤影。

直到他們完全離開之後，石獅橋上忽然又來了兩個人。

其中一人身穿一襲灰衣，手持雨傘。

他手裏沒有武器，但他的人却像是一把冷酷而鋒利的刀。

這人赫然竟是殺手元帥楚多情。

楚多情雖然手持着雨傘，但却仍然渾身濕透。因爲他的雨傘並不是用來遮着自己，而是遮着另一個人。

這人神色肅穆，但却不是他臉上的眞正表情。

因爲他的臉上戴着一副青滲滲的面具，而這副面具，看來就是那麼肅穆、深沉的。

他不但臉上罩着一副面具，連一雙手也戴着閃閃發亮的銀手套。

這人正是天絕教的「虎爵」。

（二）

楚多情無疑已是個很可怕的人。

再加上莫測高深的虎爵，這兩人的力量就更不容漠視。

虎爵忽然淡淡的對楚多情說：「照你的看法，憑我們在洛陽的實力，能否一舉攻下丁府？」

楚多情默然半晌，才緩緩說道：「不大容易。」

虎爵淡淡的說道：「你是認爲那七十八人很難對付？」

楚多情道：「丁獵多了七十八個援手，對我們來說，自然是相當不利。」

虎爵悠然一笑：「那倒未必。」

楚多情眸子一亮，臉上忽然也露出了曖昧的笑意。

虎爵又是一聲乾笑：「你現在該已明白，那七十八人之中，其中已隱伏着本教中人。」

楚多情點頭。

虎爵語氣一沉，接道：「你要緊記着，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殺了龐巨龍、花雨傲、潘若侯、丁獵！」

楚多情臉上木無表情，眼中已浮現出殺機。

（三）

暴雨變成絲絲細雨，昨天還是盛開着的花朵，已在這場暴雨後凋殘逾半。

這裏是丁府前院的花園子。

天色已漸明亮。

秦天樓早已醒覺，每天清晨，他總是喜歡到街上徘徊，這幾乎成爲他生活的一部份。

這一天，他仍然保持着這種習慣。

他並不是個喜歡擺架子的人，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對待門下弟子很嚴厲，但對待鏢師、趟子手却是隨和得很。

在街頭上爲口奔馳的販夫走卒，幾乎沒有人不認識他，因爲他雖然是堂堂總鏢頭，却樂意和任何人打交道。

只有一種人，是秦天樓從來都不喜歡跟他們談話的，那就是算命先生。

他不喜歡算命，也從來不相信相學這一回事。

他認爲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裏的，對於那些「能知過去未來」的算命先生，他一向避之則吉。

但這一天，他才踏出丁府的大門，就已看見了一個身穿黃袍的算命先生，捧着一塊寫着「靈中靈趨吉避凶」七個大字布幡，笑瞇瞇的向秦天樓走了過來。

秦天樓眉頭一皺，閃身繞過。

但這算命先生居然也移動着身子，阻攔着秦天樓的去路。

秦天樓搖搖手：「我不算命。」

算命先生一笑：「晚生靈中靈，只要是晚生說的，一定靈。」

秦天樓沒好氣的回答：「這也與我無關，請讓路？」

算命先生靈中靈却嘆了口氣，道：「這條路讓不得。」

秦天樓臉色一沉：「尊駕此言，是何用心？」

靈中靈答道：「晚生此言，是一片苦心。」

秦天樓一楞。

靈中靈接道：「晚生若讓開一條路，只怕你連十步都走不過去。」

秦天樓冷笑：「你的說話不靈了。」

他說着這句話的時候，人已急越過靈中靈，向前踏出了六七步。

靈中靈沒有瞧着他，只是不斷的在冷笑。

秦天樓又再向前跨出了兩步。

就在這時候，一個灰衣人突然在他的眼前出現。

灰衣人身上揹着一個包袱，這包袱也是灰色的。

秦天樓還沒有看清楚這人，一道燦爛奪目的金光突然從這包袱裏暴射出來。

秦天樓立時旋身閃避。

他的反應已不算慢，但這道金光却像是蛇兒般，也順着勢子向他的頸子上纏了過來。

秦天樓突然臉如土色。

因爲他的頸子已被一條金索子套着，而且纏得很緊！

灰衣人很快又把那金索子收回。

但秦天樓竟已在這霎眼間被活活勒死了。

靈中靈嘿嘿一笑。

他的說話果然靈驗了。

（四）

秦天樓之死，僅是決戰的序幕。

丁獵很快就接到了這個消息。

「醉臥中原」龐巨龍聞言，立刻把手裏的銅酒壺一手丟開，冷冷的說：「好大胆的兔崽子，竟然從藏龍坳窮追龐某，一直殺到洛陽來了！」

大廳院中，早已羣雄集結。

糊塗神醫潘若侯道：「敵人已兵臨城下，只好一戰！」

丁獵沉吟片刻，道：「以目前的形勢，天絕教必然會發動一次龐大的攻勢。」

龐巨龍抖動着大鬍子，冷笑道：「與其讓他們攻過來，不如咱們先攻過去！」

潘若侯搖搖頭，道：「以靜制動，以守爲攻，更爲上算。」

坤萍道長也同意潘若侯的說法：「不錯，敵人不會不來，我們也不必急着闖出去跟他們拚命，倒不如佔據地利，作背城借一之戰。」

這時候，外面又傳來一陣激烈的拚鬥聲——金鐵交鳴悶哼、暴喝、慘呼之聲此起彼落。

川雲大師高喧佛號，緩緩道：「是洛陽十五義在負隅頑抗。」

丁獵臉色一變，人已向外飛掠出去。

龐巨龍也緊隨着，問丁獵：「洛陽十五義是不是高手？」

丁獵道：「他們武功不錯，而且也極齊心，相信總可以抵擋片刻……」

話猶未了，一個黑衣漢子帶着渾身鮮血，巍巍巔巔的衝了過來。

丁獵急扶着他：「耿十五，他們怎樣了？」

耿十五一聲慘笑：「我已是……最後一個……」

說到這裏，人已嚥氣。

他背上最少挨了七八刀，左腿也幾乎被削去了一半。

「耿十五！」丁獵熱血翻騰，怒聲嘶言：「你們絕不會白死的！」

他忽然很後悔。他後悔讓這七十八人留在自己的家裏。

丁府遇襲

（一）

沒有人能想到，以洛陽十五義的力量，竟然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裏，就已給敵人像是砍瓜切菜般全部幹掉。

連丁獵都沒有想到。

這不是他的疏忽，而是敵方的人數和武功，都遠遠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

那個算命先生靈中靈，其實就是鬼神谷的總護法。

他不是甚麼「靈中靈」，而是江湖人聞名變色的「鬼令神符黑心客」宗一靈。

宗一靈在鬼神谷的地位，僅遜於鬼神二尊者，但江湖傳言，這位宗總護法的武功絕不會在鬼影尊者或是血神尊者之下。

如此一號人物，自然不是洛陽十五義所能相比的。

但宗一靈也根本沒有出手。他只是一個灰衣人站在一旁，神態從容的指揮着一隊穿着青紅相襯衣裳的武士作戰。

這一隊武士爲數共十人，他們都是屬於天絕教總壇槍組的武士。龐巨龍看見這十個手持鐵槍的武士，不由心中有氣。

「他奶奶的，竟然敢闖到這裏撒野！你們都不想活了。」

龐巨龍是北三龍之一，這一陣怒叫，端的令人爲之嚇了一跳。但那十個槍組的武士，好像完全沒有半點反應。

宗一靈也不敢小覷龐巨龍，神態顯得有點緊張。但在他身旁的灰衣人，却連看也不看龐巨龍一眼，彷彿天下間再也沒有甚麼人值得他瞧在眼內。

在這時候，實在使人很難相信，當這灰衣人遇到虎爵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竟然會變化得這麼大。

他就是楚多情。

（二）

天絕教龐大的攻擊已開始！

楚多情似是這次攻擊行動的主帥。

除了槍組的武士之外，天絕教和鬼神谷都已出動了不少高手，參與這一場大會戰。

龐巨龍很快就和槍組的武士展開激鬥。他赤手空拳，闖入槍陣之內。

五桿鐵槍幾乎同時向他的身上刺去。

龐巨龍身形胖大，那五桿鐵槍看來不難命中目標。

但龐巨龍那雙巨大的手，却像是磁石一般，居然一下子就從一個武士的手中搶過了一桿鐵槍。那武士簡直驚的呆住。

其餘四武大依然槍如電閃，不斷的向龐巨龍猛刺。但龐巨龍一槍在手，彷彿立時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也使動鐵槍，而且使的還是金陵岳家槍法。他的槍法，居然比槍組任何一個武士都更厲害。

颯！颯！

兩個槍組的武士，咽喉中槍倒下。

其餘武士睹狀，莫不臉色驟變。

楚多情立刻沉聲喝道：「刀組！」

「刀組」二字甫出口，十個黃衣黑褲刀手，分從兩旁掩殺而至。

龐巨龍冷笑：「還有甚麼法寶，一起使過來好了，怕的就不是好漢。」

丁獵冷喝：「你要以多欺少！」

劍光一閃，丁獵力戰刀組十武士。

這時候，坤萍道長、易亮青、川雲大師等人也已加入了戰圈。宗一靈力戰坤萍道長，楚多情則與川雲大師殺得難分難解！羣雄集結了力量，天絕教與鬼神谷的人已無法佔着上風。

川雲大師以一根八尺禪杖，與楚多情全力週旋。楚多情的金索沒有動用，只是以一雙肉掌應付川雲大師。

川雲大師杖影如山，攻勢有如排山倒海。但楚多情身形飄忽，川雲大師雖然看來佔盡上風，竟是無法傷得了他分毫。

川雲大師攻勢更盛。

但丁獵却已看出這位出家人已是強弩之末，不出十招就要傷在楚多情的手下。

但他却被六個刀手苦纏着，一時間無法抽身相助川雲大師。

坤萍道長却在這時候逼退了宗一靈，揮劍援助川雲大師。

楚多情已在這一刹那間，突然一爪扣住了川雲大師的咽喉。這是致命的一擊。

坤萍道長急叫：「大師小心。」他的劍已同時飛刺出去，直刺楚多情的胸膛。

這也是致命的一擊，楚多情若要避開這一劍，他必須先放了川雲大師！

這一點已在坤萍道長計算之中。

他沒有算錯。他這一劍果然令楚多情放了川雲大師。但坤萍道長却萬萬料不到，川雲大師的禪杖竟然會在這一刹那間劈向自己的胸膛。

（未完）

武林軼事

麥海雲・文
盧令・圖

七煞搶棺記



飽嘗鐵窗味

武功的深淺可以看出一個人是否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如果他的武功確係登峯造極，能够空手入白刃，下海鬥蛟龍，威震武林，沒有人敢捋虎鬚，可惜人生如寄，任何一個人都會衰老，活到晚年，當然氣力不繼，倘若老而且病，那就是更加失去武功，舊日的仇人登門算賬，不是玩的，故此同門子弟，必然傾全力保衞上一輩的師叔伯，對於師傅更加敬重，務求他老人家壽終正寢，並非死於仇人之手，儘管如此，師傅謝世之後，後輩有時仍會中伏，發生惡鬥，可見練武之人應該善養浩然之氣，盡量不要跟別人結怨，當時廣東十虎還沒有成名，陸阿采獨步武林，後來他年事已高，索性把武館交與黃麒英主理，他自行隱居，至於黃麒英，尊師重道，每月必從授徒所得的酬金撥出一半，送到陸家，故此陸阿采隱居的三幾年仍可照常過活，頤養天年。可是，活到六十五歲的一年，春節過後，他忽覺右腹上端發生隱痛，人也逐漸消瘦，想盡辦法提氣，仍是無用，自知難享高壽，趁住他仍可多說幾句，然後歇息，索性派人叫黃麒英與鐵橋三同來，兩人立刻趕到病榻之前侍候，問他有何吩咐，陸阿采嘆息一聲，說：「有生總有死，中年我恃着勇武，得到少林眞傳，殺戮過多，晚年仍懼仇人登門算賬，承蒙兩位以及同門的師侄多人護衞，十分感激，我就快魂歸地府了，只有一宗事心未了，故此派人邀請兩位到來晤談，因爲我

垂頭喪氣去

不想犬兒國樑跟仇家結怨，從小就不准他學習武藝，當時我只是從保家這方面着想，近來我忽又想到，假如我的仇家不知道犬兒沒有武功，趁我病逝，向他襲擊，豈非弄巧反拙！此念一起，我就睡不交睫，爲了避開仇家暗算，我盼望兩位在我死後將棺木送回原籍安葬，更望兩位沿途保護犬兒，北上之後，叫他切勿再來廣州，那就安全得多，未知兩位能否鼎力協助？」

黃麒英聽了，連忙跪下，說：「徒弟必然傾全力去做這兩項工作，相信鐵橋三師叔亦肯担當，師傅放心。」跟着鐵橋三點頭答應，並說護送棺木北上，不止他們兩人，還有許多武林高手，決不會發生搶棺之事，同時不會被仇家襲擊公子陸國樑，陸阿采聽了，然後臉露笑容。

陸阿采只是在病榻之上說過幾句，至於他担心的仇家究竟是何人呢！他沒有談及，故此鐵橋三跟黃麒英離開陸家，仍是十分沉悶，事後鐵橋三說：「黃麒英，陸師傅臨危托孤，相信他必有所懼，你是他首徒，盼望你在三日之內再到病榻之前侍候，乘機查問，我則分別跟同門各人聯絡，到時多找幾個武藝高强的人，拔刀相助，你有甚麼消息，立刻到報知寺找我。」

說完，兩人分手，那時鐵橋三以居士身份在報知寺居住，方丈智修禪師亦有武功，待他有如自己人，故此他叫黃麒英有秘密事情，可以在寺內直說。三日後，黃麒英晚間走進報知寺，看見智修禪師跟鐵

橋三在禪房喝酒，欲言不言，鐵橋三說：「智修方丈乃係自己人，如果陸師傅病逝，找和尚做法事，他必然鼎力帮忙，你打聽到一些甚麼消息，盡言無隱。」

既然鐵橋三這樣說，黃麒英就把他在陸阿采病榻之前多次密談的經過情形說出來，原來陸阿采近來發生隱憂，因爲他隔牆聽到橫街窄巷的木魚聲引起，那些木魚聲特別沉重，顯然是從一個內勁極强的和尚敲打的，它使他憶及二十年前的遭遇，故此不安於心，可以說是他懼怕二十年前他用武功擊敗的山西七煞那帮人前來尋仇，那些人只知他在廣州近郊居住，不知他眞正住宿之地，故此夜間巡遊，敲打木魚乃係和尚的習慣，他的內勁極强，無意中打出宏响而又沉重之聲，這種聲响挑起舊事一頁恩怨。

鐵橋三獲悉這種秘密，沉思一會，說：「山西七煞怎會牽涉到陸阿采呢？這件事情，極不尋常，你有沒有向陸阿采查問呢？」

黃麒英已經問個明白，聽了此言，便把他查到的一頁武林龍虎門講述出來。此事發生在二十五年前，當時陸阿采三十九歲，正宗少林高手，不同凡响，如果街坊閭里有甚麼人欺負善良之輩，他必然挺身而出，力挫强敵，故有大俠之稱，當時他仍未開設武館，只是協助一個世伯經營醬園生意，某日，他從醬園的伙記口中獲悉，最近有一個貌類不正的秃頭和尚出現，只用右手托起了一個石臼，那是用來舂米的農舍用具，沿街而行，看上了某一間店戶，便即把石臼放下，它剛剛放在該店出入必經之路，跟住拿出木魚來，朗宣佛號，除非給他一元數角，決不肯走，要是給他三幾個銅仙，他抓住使勁一揑，銅仙就捲曲起來，有如鋼鉗鉗過，所有商家都怕他幾分，一元數角乃係小事，只好付出，故此他愈來愈加放肆，目中無人，恍如江湖大盜。

陸阿采聽了，怒不可遏，說：「我們這一間醬園，那個無名妖僧有沒有到來騷擾過呢？」店伴回說：「沒有。」陸阿采說：「我在店內的後進工作，如果妖僧到來騷擾，立刻通知，由我對付他。」

事有湊巧，三日後，那一個從來沒有說出法號的妖僧走到味珍醬園外面，依照他一向的規矩去做，實行强乞，店伴發覺，飛報陸阿采，陸阿采從內進走出，先就聽到一陣木魚聲響，知道那個和尚的武功不弱，進而看見石臼，重百斤過外，妖僧單手把它托起來，到處遊蕩，可見是臂力特强了，不可輕敵，他稍爲想想，便即沉住氣走到妖僧前面，叉手而立，說：「這個石臼是你放下來的嗎？」

「是的，施主，給我一塊錢，便即把它移開。」妖僧很率直的說。

陸阿采仍未動火，問：「你要錢財銀兩幹甚麼？」妖僧說：「用來重建魔門寺。」他似乎覺察到陸阿采並非尋常之輩，再說一句：「我說的是山西魔門寺，我們信奉的是魔教，由西藏傳入，共有七人主持，叫做山西七煞，料不到有一晚傾盆大雨，魔門寺被雷轟毀殆盡，故此我們分別下山募捐。」

陸阿采哈哈大笑，說：「好一個魔門寺！你們信奉的是魔教，料想你們幹的不是好事，受到天誅，寺門也被火燒毀！這一座城沒有一個人信奉魔教，你要是知趣就快些滾開！」

自稱山西七煞的妖僧向陸阿采瞪了一眼，說：「施主不願意佈施，那就算了，何必出口傷人呢？坦白點說，施主能夠單手提起石臼來，把它交到我的手上，我就滾開。」

妖僧講話之際，目光浮動，透着殺氣，陸阿采担心他俟機偷襲，不肯依他的話去做，只是提起一條腿來，在石臼上面使勁一踏，突然聽到逼卜的一聲，石臼中間裂開，陸阿采順勢用脚橫掃，把它掃出一丈過外，望着妖僧微笑，說：「山西七煞，石臼已給搬開了，你還有甚麼花樣？快些搬出來。」

妖僧怒不可遏，立刻發招，以波浪拳出擊，拳拳打到盡，向陸阿采中上門出擊，陸阿采不想跟他硬碰硬的打鬥，先行躲閃，俟機出擊，妖僧看在眼裏，發生錯覺，以爲他怯戰，愈打愈勇，雖然有幾拳打中陸阿采的手臂，只是滑過，陸阿采沒有損傷，最後，陸阿采認爲這樣苦鬥下去，永無了期，逼於起脚踢去，那種脚法係由前鋒馬踢出的，誘敵進攻，然後發招，脚出如箭，一脚就把妖僧膝頭的菠蘿蓋踢爆，妖僧痛極倒地呻吟，捧住右邊的膝頭發抖，陸阿采看了，惻隱之心頓起，走過去扶他，正想協助他站起來，扶他走入醬園施救，怎料得到陸阿采雙手剛伸到妖僧那邊，抓住他的手臂，突然覺得左邊後腦一陣風聲，立刻轉身，施展回馬穿心腿，向那一個蓄意偷襲的人反攻，這傢伙一條鋼鞭向他迎頭打落，因爲他看也不看就閃開，那一鞭收不住，竟然打落妖僧的身上，妖僧已經傷了沒法抵擋，給這一鞭打到血肉模糊，慘叫一聲暈倒，握鞭的朋友嚇呆了半截，冷不提防陸阿采剛剛轉身就回馬踢出穿心腿來，如何能夠躲閃呢？只是一脚，他就仆倒在地，渾身發抖，嘴角有血流出來，七尺長的鋼鞭也拋掉，傷勢十分嚴重。陸阿采連敗兩人，論理他應該自豪，可是，他發覺這兩個遠道而來的武林中人敗在他的手上，傷得如此厲害，看了也覺心寒，不單是沒有傲然之感，還深白引咎，叫店伴協助他把兩個傷者扛入醬園，店伴趨前，還沒有把傷者扶起，眼前黑影一晃，已經來了兩個黑衣人，他們沒有向陸阿采動武，只是瞪眼望住他，說了一聲：「後會有期！」便把傷者帶走，每人托一個，健步如飛，轉瞬就失去了踪影，如果石階上面沒有血跡，很難相信該地發生過一塲血淋淋的龍虎鬥。

因爲捧石臼求乞的妖僧自稱山西魔門寺的僧人，亦係七煞之一，他受了傷，即時有人加入戰團，兩人受傷之後，很快就有兩個黑衣人出現，把傷者帶走，分明四個人都係山西七煞了，他們遠道而來，幹些甚麼？何以打輸之後就飄然而去，沒有一句話留下來呢？

這些問題在陸阿采的腦袋之內忽起忽落。

半年之後，他然後從山西的一個鏢師口中獲悉眞相，原來魔門教的人在山西站不穩，打算到廣東發展，七煞先走一步，

他們以爲廣州只是南海縣一隅之地，未必有高手坐鎭，先行借故强乞，向拳師挑戰，試探虛實。

如果沒有敵手，魔門教的人就滾滾而來，幸而陸阿采把他們殺退，不敢放肆，七煞狼狽而逃。這個消息由一個姓陸的鏢師講述，陸阿采更加不安於心，一直担心有一天山西七煞再來尋仇，故此十多年來朝夕苦練洪門的武功，不敢荒廢，百忙中，他還收了黃麒英父子爲徒，早作準備，萬一他活到晚年有人挑戰，他們仍可加入戰團，多兩個帮手總是好些。

這番話由黃麒英口中轉達，鐵橋三聽了，稍爲想想，說：「陸阿采既然指出敲打木魚的僧人內勁極强，說不定山西七煞獲悉他病危，一窩蜂的南下，找他算賬，我們僅得兩人，除了保護陸阿采，還要保護陸公子國樑，此事不妙，趕快多找幾個帮手。」

黃麒英說：「我必然盡力而爲，首先叫大兒黃飛鴻找少林的同門商量，我則分別通知周泰以及黎仁超各人備戰。」

兩人在報知寺密密計議一番，以爲陸阿采可多活一兩個月，殊不料翌日獲得陸家通知，陸阿采已經病逝，不勝感慨，立刻由鐵橋三出頭辦理喪事，並將陸阿采的棺木暫時留在西山寺義庄寄存，盡快擇吉出殯，另一方面，黃麒英負責通知少林子弟，多找一些人到陸家保護公子陸國樑。

當時廣東十虎當中正式開設武館的是蘇黑虎，周泰以及黃澄可，周館的門人最多，他們預料出殯之日，有三間武館派人舞獅，開路，另有樂善山房的鑼鼓助興，大概不怕七煞搶棺了，如此安排，放心得多。

至於西山寺的主持卓然大師，跟報知寺的方丈智修禪師相熟，鼎力相助，看來更加不會發生麻煩。

話雖如此，黃麒英總是不安，百忙中對鐵橋三說：「我覺得卓然大師似乎心懷不軌。」

鐵橋三問：「何以見得？」

黃麒英說：「或者是我多疑，亦未可料，至於我懷疑這個和尚，並非絕無根據，因爲他碰上甚麼人寄棺停放在西山寺，必然諸多需索，伸手要錢，這一次陸阿采寄存棺木，他却盡力帮忙，且說義務帮忙法事，不收分文，論理他是不應該如此慷慨的，可能言中有詐，此外，他是北方人，走動的時候微跛，我懷疑他正是以前被陸阿采踢爆膝蓋菠蘿骨的妖僧，亦即山西七煞之一！」

鐵橋三哈哈大笑，說：「黃麒英，你似乎過慮了，假如他是七煞之一，陸阿采的棺木放在西山寺內，他隨時可以搗亂，使棺內的屍骨殘缺不完，根本就不必搶棺，至於他的走路姿勢，有些不雅，可能是風濕之症，何必多慮呢？再者，陸阿采大名遠播，武林中人對他十分敬重，報知寺的方丈智修禪師介紹我謁見他，故此他鼎力相助，或者他本人練習過功夫，知道陸阿采的大名，又或他跟智修禪師，有相當厚的交情，故此自願，一切相助，收費亦廉，不必多疑。」

黃麒英說：「鐵橋三師叔，我亦細心考慮過，覺得自己多疑，不過，防範之心，絕對不宜拋掉，我們最好派人每晚在西山寺內守靈，直到出殯之日爲止，至於陸公子國樑，不宜露臉，比較安全，到了出殯之日，各懷武器在身，那就更加放心了！」

鐵橋三說：「師侄放心，守靈之舉，我早已辦妥，出殯之日，我們這邊有廣東十虎，且有三間武館的徒弟舞獅，一百幾十人同在一起，怎會怕山西七煞呢？假如你認爲必須戒備，不妨把各人平時慣於使用的武器放在樂善山房的鑼鼓隊伍之內，隨時取用，却又不至於被人發覺，豈非更妙了。」

黃麒英喜形於色，說：「三師叔確是神機妙算。」

當時兩人談過，便即分手，到了陸阿采出殯之日，黃麒英暗中牽了鐵橋三一把，同到比較僻靜之處密談，說：「西山寺的名稱甚爲古怪，它只是在十多年前建立，反過來讀，便是山西，說不定那些和尚正是魔教中人，預先在郊外築寺潛匿，和做根據地，俟機大舉出擊，企圖把廣州各派拳師一網打盡，陸阿采已經逝世，無法反抗，他們破棺加害於他，毫無用處，反之，七煞搶棺，送殯的拳師必然不服，展開械鬥，他們獲勝，便可威震武林，倘有此事發生，他們有備而戰，我們屈居下風，不可不防。」

鐵橋三搖搖頭說：「直到目前爲止，西山寺內十分寧靜，你不必担心，假如他們斗胆搶棺，我們就全部出動，拚個你死我活！」

兩人略談數語，便即入寺，依照俗例在靈堂瞻仰遺容，跟住扶柩緩行，準備魚貫而出。

就在此時，有一個渾身黑色打扮的怪客走近前來，對大家說：「你們不必急急忙忙的搬運棺木，將一個棺木運出南海縣境，沿着公路北上，一定要有縣令批准，並由孝子護棺，你們是否具備南海縣令批准的公文呢？」

鐵橋三說：「公文已經携帶在身，我隨時可以送呈把守關卡的官員查閱。」

「這就好了，誰是孝子？」

怪客說了這麼一句，一雙眼睛露出兇光。

陸國樑剛剛挺身而出，向他點了一點頭，他就長嘯一聲，凌空飛起七八尺高，越過棺木，一招「歸雁投林」，向陸國樑當胸打去。

沒有人料得到他的輕功這樣出色。

陸國樑不懂武功，沒法受得起這一招的。

各人看在眼裏，嚇呆了半截，幸而黃麒英早已吩咐黃飛鴻，寸步不離的攙扶孝子。

那時各人站立之處，距離太遠，無法相助。

黃飛鴻却非如此，他大喝一聲：「來得好！」即時踢出過頭腿來，雖然他只有十六歲，並非特別高大，不過，踢出來的脚高過他的頭，那就剛剛踢到怪客的胸膛，及時搶救，替陸公子解圍。

各人突然聽到「逼卜」之聲，定眼看時，倒下來的人竟然是黑衣人，登時振奮起來。

黑衣人絕不示弱，被黃飛鴻一脚撐倒之後，剛從地上爬起，身形一抖，七節鋼鞭已經從腰間拿出來，向陸國樑橫掃。

由於鋼鞭厲害，黃飛鴻沒法用脚迎戰，故此在場目擊決鬥的武林中人都替他揑一把汗。

不過，黃麒英却很放心，因爲他早已把担幡買水必用的幡竿改爲白蠟桿，即是花槍的槍身那種木料，滑而且靱，兼有彈力，拋開引魂上路的紙幡，用它出擊，便是齊眉棍。

他知道黃飛鴻臨危不亂，故此放心，果然不出所料，黃飛鴻剛剛踢倒黑衣人，立刻奪了幡竿，一手推開陸國樑，化棍爲槍，一招蜻蜓點水，向黑衣人刺去，對方雖有七節鋼鞭，無法打中陸國樑，反而碰到强敵，只好收鞭改向黃飛鴻打去，不過慢了一綫。

這時候，扶柩而行的拳師就紛紛走到陸國樑的身邊，加意拱衛。

黑衣人發覺他不能取勝，索性露出眞面目來，站定脚步，大聲呼喝，說清楚是七煞之一，準備跟廣東拳師交手，還說寺門已閉，不敢迎戰的可以投降。

鐵橋三怒不可遏，一馬當先直衝過去，叫黃飛鴻速下，由他出戰。

就在這時，寺內一片喊打喊殺之聲，預先埋伏的七個黑衣人紛紛躍出，各執古怪武器，襲擊廣東十虎。

各人睹狀，知道這一場惡鬥無可避免，雖然沒有武器在身，靈堂之內有的是椅，索性把它作爲武器使用，就在靈堂交手，展開龍虎鬥。

鐵橋三畢竟是老拳師，經驗豐富，他雖然手中沒有刀劍，腰間却有一條縐紗帶，用它纏住七節鋼鞭搏鬥，以柔制剛，佔了上風，只是交手了三個回合，他就用縐紗帶捲住七節鋼鞭，使勁一拉，把黑衣人連人帶鞭拋到二丈過外的一處，然後跌下來。

黑衣人落地之處正是黃麒英的身邊，他看了喜出望外，立刻使展虎尾脚，用後脚踢出，踢中了黑衣人的胸膛，慘呼一聲，唇角流血，身受重傷，無力再戰。

黃麒英乘機檢起七節鋼鞭來，向七煞聚着的方位揮鞭橫掃，一招天女散花，就把兩個人的肩胛打傷，繼續追擊。

周泰亦抓住一張木椅迎戰鬼頭刀，對方一刀斬過去，木椅分爲兩截，他乘機把兩邊椅脚向此人的臉孔拋掉，遮住對方的視綫，下邊飛脚踢去，少林眞傳的低撐脚異常出色，很快就把這傢伙的膝蓋骨踢爆，奪了鬼頭刀，加入戰團，協助黃麒英等勇戰七煞。

七煞當中傷了四人，剩下三人，無心戀戰，正想退下，突然聽到一聲呼喝，叫他們停手，定眼一看，嚇呆了半截，他們看見蘇黑虎把卓然大師攔腰抱起來，隨時脫手拋出。

大叫各人停戰的人正是卓然大師，蛇無頭而不行，知道大勢已去，只好低頭認輸，放下武器。

卓然大師以前係山西七煞之一，後因年事已長，索性退位，另有別人補充，他本來叫做八空和尚的，改稱「卓然」，十多年前潛赴廣州，在城外居住，並把他帶來的銀両建立西山寺，替山西七煞開路。

因爲他向南海縣府申請，做個義庄，收入漸豐，那時他認爲時機成熟，通知七煞南下，正如黃麒英所料，打算在陸阿采出殯之日，一躍而出，便把陸公子殺掉。然後關閉寺門，在寺內展開決鬥，他們以爲自己有武器，對方手無寸鐵，且有一片哀傷之情，必然抵擋不住，如果他們擊敗廣東十虎，毀了陸阿采的棺木，然後開門殺出，那些武館的徒子徒孫一定鬥不過他們，那就可以樹立聲威，把山西魔門寺移到廣東來。

殊不料陸阿采臨終前的幾天，只是聽到木魚聲响，含有殺機，已經預知山西七煞即將出動，想盡辦法預防，果然奪取勝利。

這一戰奠定了廣東十虎在武林的地位，兼且氣走了山西七煞，人心大快。

那天卓然大師跪下認錯，講好了條件，廣東十虎然後罷手。

陸阿采仍是在當天出殯，三大武館的人仍照原定計劃，舞獅開路，送到縣境交界爲止，另有廣東十虎護棺北上。

至於山西七煞，拘送南海縣受審，他們判刑三月，期滿出獄，廣東十虎派出護送棺木北上的人已經安然而歸。

卓然大師把西山寺移交正式廣東僧人主持，此事在三個月內辦妥。

三個月後，他就跟出獄的山西七煞聯袂北上，永不回來。

（完）

神州無敵

「是三個人，」劉友道，「三個很奇怪的人，竟用不同的音樂令吳財痊癒。」

——那三個人……？

蕭秋水一恍惚，竟不是先想到「三才劍客」，而是先想到了唐方。……唐方……唐方？唐方！就在這一彷彿間，依稀已過了多少個無聲息的晌午，那情懷都變得挫骨揚灰都不能忘懷了……

——就好像是歐陽姍一對馬哥哥的恪守罷？……原來到了華山山脚，歐陽姍一即懷抱着形同槁木死灰的心情，拜別了諸人，懷着一甕馬竟終的骨灰，往河北臨榆關（山海關）一帶去，原因是那兒是歐陽姍一的師父「散花天女」連菊劍寓邸之處。

——敢情對唐方的懷念，也如歐陽姊的懷抱，不管人在不在，那情感都可以大

（本文承自第56頁）

到無所不在罷！

——毋論走到千山萬水，仰望千重萬嶂，但心底的那條小徑還是往那飲泣無淚的深念常行去！

「唉！」蕭秋水心裏不禁暗暗自歎。梁斗那飽經風霜並未變俗而變得明亮含憂的眼神又清澈了起來，笑道：「也許……也許等江湖風波平定後，二弟……該到川中去一趟。」

蕭秋水有些靦覥，但他眞摯地說：「要去的，一定要去的！」

× × ×

爲了這句話，爲了要實踐這句話，蕭秋水日後果眞做到了！

可是付出了代價。很大很大的代價。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勾魂手

巧施美人計　偵破月圓敎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紫薇身爲苗小姐的秘書，了解到苗小姐的一位得力助手愛絲受了月圓敎的指使，爲了達到控制苗小姐的目的而曾對苗小姐有過曖昧的舉動，苗小姐嚴詞拒絕，現在紫薇成爲苗小姐的心腹了，愛絲又把目標轉向紫薇，希望從紫薇的身上下手，以達到控制苗小姐的目的，這天，愛絲帶紫薇到一處瘋狂的場合中，那是一處私人的小島，建築了一座行宮式的別墅，而裏面簡直是像座大酒店，愛絲帶着紫薇進入一小房間內，紫薇旁敲側擊，希望能够見到墅別的主人鮑耀光先生，以便了解內裏的秘密，但是這別墅的主人始終沒出現。

「這很好呀，」金夫人說，「既然她自己送上門來，那大可以由你自己負責在她的身上下功夫。愛絲好像不能夠找到入手的途徑，所以才把她帶來。」

「我不能夠做這些事情的！」鮑先生說道，「怎可以每一件小事情都由我來做呢？」

「這也不算得是一件太小的事情，」金夫人說，「這個女孩子也不差呀。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呃——全相，有什麼缺點都遮不住了。你來看！」

「我不感興趣！」鮑先生相當氣惱似地咆哮道。

「那就等着瞧下去好了，」金夫人平靜地說，「反正她已經落進了我們的手掌，我們大可以慢慢決定用什麼方法泡製她，使她能够爲我們所用。」

鮑先生沒有做聲。那邊的愛絲及紫薇也是沒有做聲。兩個人又睡在床上了，愛絲是仰天而躺，而紫薇則是伏着，以便身體能够有較好的保護。愛絲暫時不去騷擾她，是因爲她正在考慮着紫薇剛才這個提議。

紫薇的眼睛正在頑皮地閃爍着，後來忽然伸出一隻腳去碰碰愛絲。愛絲給她這樣一碰，倒嚇了一跳，忘記了可以乘機接近她。紫薇說：「我正在想，我們可以到那粉紅色的屋子裏去遊歷一下，看看這個近乎帝王的人的私人地方是怎樣的。我們當然知道他吃東西不可能比普通人多幾倍，但是住又會住得怎樣奢侈呢？」

「我相信這不容易，」愛絲說，「那裏是不歡迎別人進去的。當然，假如你跟鮑先生相熟了之後，他也許會讓你進去。但是我無法知道鮑先生對你是不是感興趣。事實上我也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不在這島上，亦不知道他可能在什麼地方。」

「他不在這裏也好，」紫薇說，「我們可以自己進去。那鐵絲網又不是很高，要爬進去是並不難的。」

「你瘋了！」愛絲叫道。

「三更半夜爬進去應該不會有人發覺

。」紫薇說。

「這怎麼可以？」愛絲說，「那裏是不歡迎外人進去的。」

「有什麼關係呢？」紫薇說，「我們不過是進去看看吧了，又不是進去偷東西。我們是客人，即使給人發現了，充其量也不過是給請出來吧了。難道會給送上警局或者給打一頓嗎？」愛絲沒有做聲，她又說：「怎麼了？我還以爲你是一個很大胆的人，原來你這樣怕！」

「讓我想一想——」愛絲拖延地說。

又沉默了一陣，床頭的電話響起來了。愛絲抓起聽筒，聽了一下，說：「好，我們也許會下來的。」她轉向紫薇解釋：「厨房通知我們晚飯準備好了。」

但實在那不是厨房打來的電話。

那是金夫人打來的電話，金夫人對愛絲有所指示。金夫人在電視中也聽到，知道愛絲面臨一個困難的決定，所以打個電話來對她作一些指示了。

紫薇說：「我的肚子不餓，遲一點才去吧。」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愛絲說。

「什麼好主意？」紫薇問。

「我們進去探一探，有什麼損失呢？」愛絲說，「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們到這裏來就是找尋刺激呀！」

「我們多帶兩個人一起去好不好？」紫薇問。

「不，」愛絲搖搖頭，「人太多就不好了，還是我們兩個人自己去吧。」

「這也好，」紫薇又頑皮地笑着，「這樣就更加刺激些了。」

愛絲也沒有再向紫薇作那方面的進攻了，大概是因爲知道那種手段似乎不能夠打動紫薇，而紫薇現在又自動向她提供了一條可行之路。

後來，她們在小睡了一陣之後，就叫厨房把晚飯送上來，也懶得下去吃了。這裏眞的是一家酒店一樣，有的是僕人，因此這是一件相當方便的事情。晚飯之後，紫薇還要洗一個澡才願意出動，愛絲則沒有這個需要，便就躺在床上等着。當紫薇在浴室裏的時候，愛絲似乎無聊地打開她的手袋找了一遍，找出了紫薇那瓶藥丸，拿在手中細細地研究着。

當紫薇出來的時候，愛絲還是拿着那瓶藥丸。紫薇心裏吃了一驚，但是不能夠不盡量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愛絲舉一舉那瓶藥丸說：「你要這個幹什麼？」

紫薇聳聳肩：「這是楊先生給我的樣辦止痛藥，我那東西快要來了，一來就痛，要預先服下去，這種藥，楊先生說對那個也很有效，我就帶在身邊了。」她乘機把藥丸拿過來，用開水服一粒，因爲她此行反正是要服的了。

愛絲咭咭地笑起來：「怎麼你這種事情也告訴他？」

「我當然沒有告訴他，」紫薇說，「不過他說是有這種用途的，我也有這種毛病，所以我就留下來吧了。」

愛絲也沒有追問這件事情，似乎並不表示特別的興趣，但是紫薇還是担心的。不過沒有辦法，她也祇好硬着頭皮，暫時詐作若無其事了。

她們離開別墅出去散步，外面天已經黑了，事實上夜也相當深了，不過在這裏都是荒唐的人，在這個時間出去散步也是沒有什麼特別。事實上大廳之中還有幾雙男女如醉如痴瘋狂跳着舞。

天上沒有月亮，她們很容易就隱沒進了黑暗之中。紫薇吃吃笑着：「我從來沒有做過賊，這還是第一次！」

「其實我們也不算是做賊呀！」愛絲說，「我們又不是去偷東西，這不過是探險吧了！」

紫薇小心和分析着自己的身體上的感覺，發覺那藥倒是很好的，並沒有任何副作用，她一點特別的感覺都沒有。

那間粉紅色的屋子在昏黑之中再也看不見粉紅色了。紫薇低聲說：「裏面亮着燈的，看樣子也許有人在裏面吧？」

「有沒有人都是亮燈的了！」愛絲說，「這樣有錢，難道還會吝惜那一點電費嗎？而且假如是黑沉沉，對於風水也不大好。有些迷信的人，晚上從來不熄燈。」

她們到達了鐵絲網的面前，紫薇伸手輕輕一觸，說：「幸而不是通電的！」

愛絲笑起來：「別傻吧！防盜也不會在這裏來防了。這遙遠的一座小島，有賊也難得來到！」

她們開始爬過那鐵絲網。那鐵絲網不高，本來以紫薇的身手，是很容易就越過去的，但她也不能不裝出毛手毛脚的樣子。愛絲則是眞的毛手毛脚了，以她的紀錄，她雖然會是受了某一種影响，但她決沒有機會受過這種影响。兩個人毛手對毛脚，互相攙扶着，總算翻過了鐵絲網而到了另一邊。

她們就從正門進去。並沒有看見有什麼人在守衞着，也看不見有什麼僕人。也許僕人都去睡了。

也許是的，不過鮑先生與金夫人則是並沒有睡。金夫人還是通過閉路電視機看到她們的一舉一動，鮑先生則還是坐在黑暗的角落中。

金夫人說：「她們進來了！」

「唔，」鮑先生說，「我希望她們會依照我們的指示去做！」

「愛絲是應該會服從命令的！」金夫人說，「唔，她們進入了你的打坐室。」

她一按電視的掣，電視螢幕上又變換了另一個場景了。這電視有很多掣，每一個掣管的是不同地方的綫路，因爲電視眼是不能夠走路的，不能夠跟着人走，因此祇有在每一個地方都設電視眼，人走到這個地方，就改用這個地方的電視眼。這樣做當然是很花錢的，但是以鮑先生的財力而言，這則祇是很小的花費而已。

金夫人看着愛絲與紫薇的時候，那邊鮑先生所在的地方也忽然亮起來了，那是因爲他也扭開了一隻閉路電視機。不過他所看的却並非愛絲與紫薇，而是另一間睡房，顯然就是外面的別墅中的另一間房間。那裏面一雙男女正在熱情如火親熱着。

鮑先生失去了興趣，哼一聲，說：「年輕人！」便又按掣轉了另一個畫面，這一次，他也是看愛絲和紫薇了。

愛絲和紫薇現在已經溜入了金夫人所講的那間「打坐」室裏。假如紫薇知道這就是叫打坐室的話，也許就會奇怪一個人在這裏面如何能够情緒安定下來了。這裏

面的佈置眞是千奇百怪，地板是透明的玻璃或者是水晶或者是塑膠的，燈光設計很巧妙，因而地板上那一層物料看來就是透明得幾乎不存在了。在踏進來之前她們一時也不敢舉步，因爲可以看到地板下面似乎是十多呎深的一個大洞，洞底是一片水面。踏上去才知道人是不會跌下去的。那透明地板之下的究竟是實景抑或是一幅圖畫之類，那可就不得而知了。總之她們就像走在空中，比如履薄冰更加提心吊胆。

這房間的牆壁則是充滿了怪異的浮雕，都是男男女女一起纏結着的，而且並不是一對一對，有許多還是一連串編以複雜而巧妙的方式連在一起。也並非全是人類，有些是獸頭人身的。紫薇知道這些都不是隨便創作出來，而是有典籍根據的仿製品，主要是古印度，亦有南美洲的，不過要她準確地把來源指出來，則一時還是辦不到。

她們小心地走到地板的中央，那裏有一張巨大的圓形座墊。因爲地板是透明的，因此這張座墊看上去就像是浮在空中似的了。也就是這張座墊使他們知道這裏是有着透明的地板。要不是有這件東西，她們眞不敢踏進來。

「老天！」紫薇低聲說，「這裏……這眞是一個瘋子的地方！」

「鮑先生並不是一個瘋子！」愛絲提醒她。

「但是這個地方實在很特別！」紫薇說。

「這裏——」愛絲走到一邊牆壁的前面，那裏有一隻古式的架子，上面放着一些酒瓶及飲具，那欵式則像是從一千零一夜裏面拿出來的。她拿起一隻瓶子，把瓶塞拔開了，嗅一嗅，說：「這眞香，要不要試一點？」

「別亂來！」紫薇說，「怎知道裏面是什麼？」

「這當然是喝的，」愛絲說，「難道是毒藥嗎？假如眞要體驗一下這裏的帝王生活，那我們就得試一試了——」

就在這時，忽然有刺耳的鑼聲傳來，愛絲和紫薇都吃了一驚，愛絲差點把瓶子也丟掉了。那房間沒有窗子，雖然大，但是正因爲大，所以鑼聲就迴响着，歷久不散。幸而祇是响了兩下。要是繼續响下去，那眞會使她們頭昏腦脹了。

「快走！」紫薇說。

愛絲遲疑着，看看腕錶：「我看這也許祇是報時訊號吧了，兩下，現伺在是凌晨兩點鐘！」

「唔——也許是吧。」紫薇說，「眞的是怪人！要是用這方法報時，屋裏的人還可以睡覺嗎？」

愛絲又拿起酒瓶，在兩隻杯子裏斟了兩杯，堅决地說：「我一定要試一試，也許這就是所謂瓊漿玉液了！」

紫薇與愛絲可以說是各懷鬼胎。祇不過紫薇佔優的地方就是在她知道愛絲很有古怪，而愛絲則並不知道她有什麼古怪。現在紫薇知道愛絲要她喝這個是一定有一個目的在其中的。雖然她已經吞下了那顆「止痛丸」，有所防備了，但是她對止痛丸並沒有絕對的信心。當自己給拿來作爲一件試藥的工具的時候，就很難有那麼充足的信心了。萬一那止痛藥無效，那她豈不是可能受了催眠，而把什麼都招供出來了嗎？但另一方面，假如那藥是有效的，她應該有某一種反應却沒有，那亦是可能會給人家看出破綻了。

紫薇走到愛絲的身邊，接過愛絲遞給她的一隻杯子。愛絲首先呷了一口，說：「這眞好味道，不會是毒藥！」她既然先行以身作則，紫薇對這飲品就應該是會比較放心了。

紫薇也淺淺地呷了一口。愛絲是講得沒有錯的。那味道芬芳甜美，很動人的一種飲料。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不過必然是用酒調成的，同時不是烈酒，可以嚐試出酒精的成份並不濃。愛絲又呷了一口。

紫薇忽然把酒杯放下，走到另一邊，說：「你看看這個！」

那邊有一隻小小的古董架子，上面擺着好一些古董之類，走近了就可以看到都是小型的塑像，而且都是不同的神像，一個人是不可能同時崇拜那樣多種的神的，因此這些東西放在這裏應該是取其賞玩價值了。紫薇拿起來的是一隻透明的神像，一轉動之下就豪光眩目。

「這會不會是鑽石？」紫薇說。

「怎麼可能有這樣大一塊鑽石？」愛絲說，「未經雕琢的時候，豈不是像一塊磚頭那麼大了？」

「但看來不會是玻璃，」紫薇說，「像鮑先生那樣富有的人，難道會藏着一件玻璃的東西嗎？」

「我看這應該是水晶，」愛絲說，「也許不是貴在珠寶價值，而是它本身另有來歷的。但是你放下來吧，我們又不是來偷東西，拿着就有很大嫌疑了。」

紫薇把神像放下，走過去拿起她的杯子，把液體傾進愛絲的杯中。

因爲杯子並不是斟滿了的，而愛絲喝了的又比她多，所以她可以把自己那一杯斟了一半到愛絲的杯子裏。她說：「我喝不了那許多，醉倒在這裏就不妙了。」

現在愛絲那一杯也有她那一杯中的液體，假如她那一杯有什麼古怪，看看愛絲如何逃避吧。

愛絲也過來拿着杯子，說：「別傻吧，不會醉的。告訴你，上一次我跟鮑先生見面的時候，他也是給我喝這個，不然我怎會敢喝？」

她又把她的杯中的飲料的一部份斟回紫薇的杯中。

紫薇微笑：「爲什麼你不早點告訴我呢？免得讓我担心呀！」

愛絲又把杯子舉到唇邊，紫薇也放心了，與她一起一飲而盡。現在，假如這飲料會引起反應的話，愛絲也會引起反應。她祇要學着愛絲的反應就是了。

愛絲放下杯子，咭咭笑着在那圓形的座墊上坐下來。她說：「不知道鮑先生是不是在這裏跟女人親熱。」

「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紫薇說。

「給我就多謝免了，」愛絲說，「老是要跌下去似的，還會有什麼情趣？」

她站起來，却顯得腿子發軟，而明明是要向紫薇走過來的，却變成走向另一個万向，要兜一個圈子才能够走到紫薇的身邊。那飲料果然是有古怪，效力發作得很快。

事實上紫薇也有些微的頭痛了，不過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她那顆止痛丸顯然是有一定的功效的。

「我們——再到另一個地方去參觀一下吧。」愛絲說。她的咬字也含糊起來了，顯然舌根已不大受控制。

她拉拉紫薇。紫薇也模仿她的反應，不大穩地向前踏了一步，指着那墊子，傻傻地說：「那東西……在動！」

「現在什麼東西都活起來了！」愛絲說，「你看，牆壁上那些人都在動！」

她咯咯笑起來。紫薇看見牆壁上那些浮雕仍然是不動的浮雕，但她也咯咯笑起來，說：「唔，這地方有鬼，我們還是快點逃走吧！」

「逃到什麼地方去？」愛絲笑着問。她的聲音已經明顯地提高了，似乎忘記了她們現在是正在偷偷摸摸的。

「唔——唔——去——去——」紫薇的手指劃着，却指不出一個什麼方向來。因爲她對這裏面的情形根本就不熟，很難決定應該到什麼地方去，何況她是已經「受了某種藥物的影响」，她是更不應該說出什麼理性的話來了。

「走！快走！」愛絲說，「我接受你的意見。你說到哪裏去，我們就到哪裏去好了。」

紫薇根本並沒有說到哪裏去，但是愛絲的神智現在實在是不大清醒的，紫薇的手指劃一番，她就以爲紫薇是已經指出了一個方向了。既然愛絲也是在嘻嘻哈哈的，紫薇也不怕跟着她嘻嘻哈哈一番了。兩個人拉拉扯扯着走出了外面，吵得很，假如屋中有人在着，別說是守衛了，就是睡着了的人，也是會給她們吵醒的。

她們到了外面，又是另一條走廊。這條走廊她們當然是已經見過的，因爲她們來的時候就是通過這條走廊來的。不過現在，她們看見這條走廊却似乎已經有了改變。

紫薇注意到是光綫有了改變，比來時黑暗得多了，變成一片漆黑，然而很奇怪，她看愛絲，却又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她這時才發覺，原來燈光有了改變。那究竟是什麼燈光就不大清楚了。但也許是這裏的牆壁、地板及天花板的質地是特殊的。這也許是不受光的質地，因此燈光照在上面完全照不出什麼，而由於走廊中祇有他們兩個人在着，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所以她們祇是看見人而已。她們就像是正浮在黑暗的空中，似乎連地板都沒有了，使紫薇連舉步也不大敢了。

愛絲則似乎沒有感覺到什麼。

紫薇緊挨着她，嚶嚀着說道：「我害怕！」

「怕什麼？」愛絲咭咭笑着說：「跟着我走，就什麼都不怕了！」

紫薇實在是不敢舉步，怕踏着什麼，既然愛絲是帶她到這裏來的，愛絲就應該懂得怎樣走了。現在她就讓愛絲帶着她走了。她們沿着走廊向前行。

當然不是走向門口的方面，而是向裏面走，更加深入這座行宮了。看看再進去是如何別有洞天！

她們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前行，一面嘻嘻哈哈着。紫薇極力學着與愛絲差不多的表現。那走廊却似乎愈走愈長。紫薇記得這走廊是沒有那麼長的，雖然她不能肯定她是否受到了那些飲料的影响，以致對於距離的判斷有了錯誤。但是她相信並不是的。

她覺得她們似乎已經是走完了那條走廊，現在已經到了另一個地方了。假如走廊盡頭的牆壁在黑暗中悄無聲息地移開了，那她們就可以繼續前進而走到另一個地方的了。而事實上，證明紫薇是沒有猜錯的。

忽然之間，周圍又變得較爲光亮了，紫薇可以看到她果然是處身於一個空曠的地方，可能是一座大厦之類，不過看不見牆壁，也許是光綫集中在她們的身上，並沒有到達這座大厦的邊緣。是的，光亮起來是因爲頭上出現了一隻月亮。頭上就像是一片黑色的天空，而天空的中央有一隻圓圓的滿月，光綫照下來，集中在她們的身上。這看上去是一隻眞正的月亮，但紫薇知道這必然是一隻人工的月亮了，因爲她們是從外面進來的，在外面的時候她可以看清楚了今晚是沒有月亮的，而日子亦並非月圓之夜。

這隻月亮使紫薇心中一動，這就是她調查的目的，月圓教。月圓。這裏的月圓，是比司馬洛所講，從紀錄片中看到的那月圓的黑袍是更有味道了。

跟着愛絲就忽然離開了她的身邊，不知到何處去了。

紫薇現在是沒有什麼作爲她的準則了她，就祇好隨機應變。她顯得略爲慌張地伸出手去向四面摸索，低聲叫道：「愛絲，愛絲！你到那裏去了？」

「用不着害怕！」一把男人的聲音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聽起來顯然是從一隻很精良的擴音器中出來的，而且在音質方面似乎還經過若干調整，使這把聲音比原來更加富於磁性。

紫薇抬起頭來看着天上那隻月亮。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應該以爲那聲音乃是來自那隻月亮的。

她並沒有看見人，剛才愛絲雖然是嘻嘻哈哈，但現在躲起來了之後，却已經是變成一聲不响了。紫薇祇好像一個人正在崇拜什麼神似的看着那隻極像眞的人造月亮，等着。

那把聲音又說：「你是誰？」

「我是——我是——」紫薇一時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她服了那飲品之後，神智受了影响，是否應該把眞話說出來呢？抑或是應該語無倫次？不過理智告訴她，愛絲答應把她帶到這裏來，一定是將計就計，必然有一個目的。這個目的，决不會是爲了讓她胡言亂語一番。因此她决定告訴他們一些他們所知道的事情了。她報上姓名，然後又說：「我……我不是來偷東西的！」不顯得太清醒，但又不顯得太糊塗。

那把聲音咯咯笑起來：「偷東西是小事了。你知道你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嗎？」

「我是在——我是在——這裏是什麼地方？」紫薇决不相信那種飲料就能够令她不必動腦筋而自動製造答案，因此認爲

不妨提出一問。

「這裏是不到天也不到地，」那聲音說，「假如你還不贖罪，那你就可能直沉下去。地獄是沒有底的，你會永遠下沉，有時沉進火裏，有時沉進水裏！」

「不……不要！」紫薇哀求地說。

「假如你聽話，」那人說，「也許我是可以救你的。」

「救我！」紫薇顯得六神無主地說。

「把衣服脫下來！」那把聲音命令，「你必須保持乾淨！」

紫薇也照辦了，反正現在這也不算得是怎麼一件了不起的事了。對方要看，早就已經可以看過，而對方的目的不會祇是看看她而已！在如此的月光下，紫薇的身體必定是晶瑩如玉，十分之好看了，就可惜沒有鏡子。

「跪下來！」那把聲音又命令。

紫薇也是依着吩咐做了。跟着就是一陣靜，然後那把聲音有了奇怪的轉變，喃喃地唸起來，似乎是在唸什麼經文，紫薇聽清楚，原來唸的是一連串的數目字。

起先聽起來，似乎那人祇是在亂唸一通而已，不過，紫薇是一個受過訓練的人，她的頭腦是機靈而精密的，她漸漸就可聽出，這些數目字是有系統的，就像一個人正在不斷地重複着一個電話號碼，不過這人現在所唸的號碼則是一個十位號碼：79482765624，頭尾接起來唸下去，就像是亂唸一通了。

紫薇不知道應該對這個作一些什麼反應，不過也許這是要使她記熟這些號碼吧了，於是她就全神貫注地聽着。後來，那喃喃的聲音終於停止了。

紫薇還是等着，靜了好一陣。紫薇小心地四面望望。什麼都沒看見。又沒有聲音，又沒有動作。

跟着，忽然之間，頭上那隻月亮也不見了，她便陷入了絕對的漆黑之中！她嚶嚀地說：「愛絲！」

愛絲沒有回答，她自己的聲音在這個空曠的地方迴响着。那把聲音却又响起來了。那把聲音說：「不要害怕，現在你已經安全了，你已經不是一個罪人，祇要你有意思贖罪！就沒有什麼值得害怕的！」

「我……應該怎樣贖罪呢？」紫薇疑惑地問。

「回答我的問題！」那聲音又說，現在又已恢復了先前的充滿磁性以及威嚴。

「我回答，」紫薇答應道：「你問好了。」

那把聲音在那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向她盤問，問她的姓名，問她的歷史，紫薇都一一回答了。莫先生是已經爲她準備好了一本詳細的個人資料的。

後來那把聲音又問：「你跟苗小姐感情很好，是嗎？」

「唔——我們很合得來，」紫薇說，「相處得不錯。不過……她到底是我的上司，而我爲她工作的成績令她很滿意。」

「呀，你也明白了，」那把聲音說，「她到底是有錢的人，階級是不同的，你有利用的價值，所以她對你好！」

「不過——」紫薇說，「我相信她是喜歡我的。她——很信任我。」

「這完全是因爲你有利用價值，」那把聲音說，「不然她才懶得睬你！」

「也許正是這樣吧。」紫薇無可奈何地說。那人顯然是在進行挑撥，要在她的潛意識中種下不滿的種籽。雖然那人所說的並不錯，但又不見得完全對，世界根本就是這樣的了，人與人之間相好，一定要歸根結底地去研究其原因，那亦不外乎是利用價值而已。所謂不同道不相爲謀，一切條件距離太遠，就不容易成爲朋友。

「不過，」那人又說，「目前，她的確是很信任你。她讓你在她的家裏跟她一起睡覺。」

「是的。」紫薇說。她在接受盤問的時候亦已說出了她與苗小姐之間的親近程度，但當然她並沒有說出她與苗小姐講的一些話以及她與苗小姐一起的眞正目的。她祇是把對她有利的話說出來——她認爲在目前對她有利的。

「利用的信任，」那人顯得不屑地說，「不過，你亦可以利用她對你的這種信任。」

「怎樣利用呢？」紫薇問。

「現在你已成爲了月亮的女兒，」那人說，「你應該服從月亮對你的命令！」

「我會服從的，」紫薇虔誠地說，「你現在要我做一些什麼呢？」

那人却又一連串地唸那數字。紫薇靜在那裏。她相信，假如那人是在對她進行催眠的話，那麼這一連串的數目字，就可能是一種口訣，一種暗號，將來要向她命令，祇要向她一講這個號碼，就會使她進入催眠狀態了。

現在她又作出迷惘的樣子，似乎她的神智眞的是受了影响了。她等待着。那人唸完了，又是靜寂。過了好一陣之後，那月亮忽然又高起來了。

這時，紫薇就發現前面多了一件東西。那是一塊正方形的透明立體，是玻璃或者是塑膠的，似乎目前是當作一張小几用，現在這上面就放着一隻瓶子，黑色，很精緻的，看來像是一瓶香水。那把聲音又嚴肅地命令道：「拿起這隻瓶子！」

紫薇慢慢地走上前去拿起這隻瓶子，心中又一陣緊張。假如這又是什麼飲料，要她喝下去的話，那就很不好了。

她的「止痛丸」，也沒有把握一連兩次消除一些藥的藥力的吧？不過好在那個人並不是命令她這樣做。那個人說：「好好地保管，這是十分貴重的東西。現在穿上衣服，回去睡覺吧！」

紫薇如獲大赦地連忙把瓶子小心放在地上，然後動手穿上衣服，再把那隻瓶子放進褲袋裏。這個時候，那隻月亮就隱去了，忽然之間，她周圍又黑暗了下來。什麼都看不見，也不能舉步，她祇好等着。

過了一陣，又有光亮起來了，這一次却又是完全不同的光，也可以說是正常得多的光，因爲這就是她們來時所見的那種光，走廊中應有的燈光。事實上現在她發覺她又是身在走廊之中了，而並不是一間空曠的大房間裏。一定是剛才在黑暗之中牆壁又有過一番移動。她是也可以感覺到那股氣流。

愛絲則還是不見踪影。

不過紫薇也不打算等她了。既然那個人並沒有命令她找愛絲，祇是叫她自己回

去而已，那她就自己回去吧。

她摸索着向來時的路走出去。其實她用不着摸索，認得很清楚，不過爲了表示她是受了影响，她還是要作摸索狀的。她很難抵抗一種心理上的衝動，那就是要在這屋中探索一番。然而她也知道她必須自制着。一次過是不能够做太多事情的。今天晚上，收獲已經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大了。她走到外面那鐵絲網，發覺鐵絲網上的門已經開了，她用不着爬過去，就這樣出去就行了。

她回到外面的別墅，這個地方既是像酒店一樣，就仍然是燈光輝煌的，那大廳之中還有一些男女跳舞。有一個喝得很醉的男人走過來拉着她的手，吃吃笑着：「來呀，過來，我們跳舞！」

紫薇要把他甩開，但是辦不到，那人捉得她很緊，紫薇又不願意使出普通女人不應該有的力氣來。她祇好跟他跳舞。好在那些新潮的舞蹈通常是並不貼身的，兩個人都祇是扭扭擺擺的。她扭了幾扭，轉了幾轉，愈轉愈遠，就溜開了，而那人是在醉中，也根本沒有發覺。

紫薇既然是奉命回去睡覺，她就要盡快回去睡覺。

她回到房間裏，發覺原來愛絲已經在床上睡着了，連衣服也沒有脫。似乎愛絲是疲倦到連衣服都懶得脫下，而就這樣睡着。既然愛絲是這樣，她也應該是這樣了，紫薇也在床上躺下來，睡着了。

她第二天上午就醒過來，愛絲却要中午才醒，她也祇好等着愛絲醒過來才起床了。

「老天，」愛絲進了洗手間一次，揉着眼睛出來，「辛苦得要命，我眞希望現在能够回家。」

「現在不能走嗎？」紫薇問。

「這怎麼好意思呢？」愛絲說，「要人家特別爲你開船回去。好在我泡了一個熱水澡，還舒服一點。」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紫薇說，「我也來一個！」

事實上她也有點頭痛，她就跑進浴室裏放了一大缸熱水，泡了一陣，果然舒服得多。她是把門鎖上了才洗這個澡，而且在浴室裏面才脫衣服。因爲那隻瓶子是收藏在她的袋裏，她要好好地把這隻瓶子保管着。

她也不怕在浴室裏把瓶子拿出來看看，而且打開來嗅嗅。雖然是一瓶香水的樣子，那瓶中的藥物却並無氣味，而因爲瓶子是烟黑的玻璃，她不能够肯定瓶中那些液體是什麼顏色，不過看上去是清澈而透明的，就是有顏色也不會怎樣深了。直覺上，這似乎祇是一瓶清水吧了。

後來，她與愛絲一起出去到海灘上散步，打發餘下來的時間。愛絲已經停止了在她的身上打主意。

她又沒有提起昨夜的事，紫薇却不能不試探一下。紫薇與她一起坐在海邊的岩石上，望着海，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安全的談話之所，便說：「昨天晚上……」

「還是別提這個的好！」愛絲說。

「怕什麼呢？」紫薇說，「我們又沒有做什麼犯法的事情。」

愛絲用兩手掩着臉，搖着頭。「我們是不應該這樣做的！」她的聲綫顯出她似乎是感覺到非常後悔。

「不要緊，也沒有機會再做了，」紫薇說，「黃昏我們就要走。」

紫薇沒有特別看愛絲，不過她是明顯地感覺到，愛絲的態度是有所轉變了。實在不是她明顯地感覺到，而是愛絲表現得太明顯了，難道愛絲這是因爲任務已經完成，而鬆了一口氣嗎？照道理，愛絲是不應該表現得那麼明顯的。她一直以來的演技都不錯呀。

不過，那隻瓶子是幹什麼的呢？那把聲音祇是叫她加以好好保管而已，並沒有叫她拿去幹什麼，究竟這是什麼作用呢？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第二天，紫薇與愛絲又要上班了，兩個人又都忙起來。她們本來就是那麼忙的。她們要輔助苗小姐做許多事情，這其中包括接見一些比較重要，但是又並不重要到需要苗小姐親自接見的人物。

接近午飯的時候，又有一個推銷的經紀來了。這個又不是上次把止痛藥丸交給紫薇的人，而是一個瘦瘦削削的人，推銷的是原子粒收音機等等的電器。他也是一個莫先生的手下。莫先生手下的人多着，用不着每一次都派同一個人來的。

這個人在外面已經等了很久，紫薇擺出的樣子是不大想接見他的，不過他却乘着最後這幾十分鐘硬闖進來。他以前也是來過的，當然在紫薇到這裏工作之前則是沒有來過。這個人已經擺明了乃是紫薇在以前的公司工作時認識的，現在他也利用以前的關係來兜生意了。

「你又有什麼好介紹呢？」紫薇沒好氣地看着他。

「送你一隻樣辦，」那人說，「你看，這是最新出品，烟盒那麼大的收音錄音機。」

「你在開玩笑，」紫薇接過來說，「雪茄烟盒那麼大就差不多了。你們經紀的咀巴眞鄿靠。」

「音色很好呀，」那人說，「放在家裏用也不錯。」

「我家裏有的是高級的音响設備，」紫薇說，「我才用不着這種粗的東西。」

「帶在手袋裏也不錯呀，」那人說，「還有耳塞。你可以試試看。」

紫薇把耳塞放進耳朵，就聽到有一段錄音，聲音相當熟悉的。

那是一個男人的演講，是爲一個什麼慈善中心的成立及開幕禮而致辭。講辭很短，祇有草草幾句話就結束了。有一個很明顯的原因，那就是因爲他有相當嚴重的口吃毛病。

紫薇把耳塞拔下來。那個經紀說：「這錄音是不容易找到的。你也明白是爲什麼了。」

「唔，」紫薇緊皺着眉頭，「這聲音我是認得的。正是他，不錯，不過，他並沒有口吃。」

那就是鮑先生的聲音。莫先生特別把一段鮑先生的錄音找來。由於不能够請鮑先生來親自錄一下音的，所以就祇好找一段這種錄音來了。現在就正實了鮑先生就是那神秘聲音的主人了。不過，那把神秘聲音却並沒有口吃的。

「這可能是催眠的作用，」那人說，「這種病，最有效的辦法還是用催眠。他可能是已經給用催眠術治好了？」

「但既然如此，他爲什麼不多些露面呢？」紫薇說。不過這樣一講出來了之後，她就感到自己是相當傻氣了。

那人也把她傻氣的地方指出來。那人說：「即使已經治好了，他也是不方便就此以正常的姿態在人家的面前出現的，不過這就要好一番解釋了。他已經有了一個固定的口吃的形像，改變過來，就會引起人家的一番討論了。」

「唔，」紫薇說，「那麼，那瓶子裏究竟又是一些什麼藥呢？」她亦已取出了一些，交給莫先生拿去化驗了。那是很簡單的，她拿一隻乾淨的空瓶子，滴了一點進去，把瓶子放進門外的垃圾桶裏，這樣，莫先生的人就可以把瓶子取去化驗了。

「那不過是清水。」那人說。

「你在開玩笑嗎？」紫薇說。

「這是眞的，」那人說，「那不過是清水。裏面什麼也沒有。假如有，我們沒有理由化驗不出來的。」

「我不明白，」紫薇說，「爲什麼給我一瓶清水？」

「這一定有一個原因的，」那人說，「等下去就知道了。至於那一組號碼，我們的專家認爲，那是一個催眠的暗號。你在他們的心目中是已經經過了催眠的，他們再提那個號碼的時候，就預算你會再進入催眠狀態了。」

「這個我也差不多猜到如此了，」紫薇說，「我當然是已經準備好了隨機應變的。不過，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今天早上起來時還是覺得頭痛，我拿出那瓶止痛藥丸來要吃一顆，但是，我發覺不見了六顆。」

那人看着她。

紫薇說：「我是有數着的，決不會記錯，假如他們化驗出來的話……」

那人緊皺着眉頭：「這個——我們的成份是極難化驗出來的。我們所用的藥，當然止痛的成份最多，而其他的成份，跟鎭靜劑沒有很大分別，就是配搭及份量的方面有秘訣。即使他們把成份化驗清楚了，也是不大能够肯定其眞正作用。到底這的確是眞正有止痛之效的。」

那人的態度，也顯出他並不是很肯定的。事實上他也是說不能絕對肯定。

「這個也沒有辦法了，」紫薇說，「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假如他們一定要懷疑，那即使我帶着眞的祇不過是一瓶止痛丸而已，他們也還是會懷疑的。」

「是呀，」那人說，「不過，不見了六顆，這裏面就有點奇怪了。假如要化驗，一顆就已經可以了。拿走了嗎？拿走六顆，這豈不是等於告訴你他們拿走了嗎？拿走了一顆你不容易發覺，還可能懷疑是自己看錯了，但是一共失去了六顆那麼多，你是沒有可能不發覺的。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們做了好些沒有理由的事情，」紫薇說，「例如給我一瓶清水。」

「是的，」那人說，「不過照理他們不應該對你有太大的懷疑的。假如有懷疑的話，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就是不碰你，而不會把你帶到那島上去。無論如何，現在我們都知道這個姓鮑的是很可疑的了，即使他能够把你消滅，對他也是沒有好處的，他的嫌疑總之是洗不脫的了。」

「我就是不明白。」紫薇說。

「見機行事好了，」那人說，「好了，我也得走了，這錄音收音機你留着。這裏這個掣就是可以把錄音洗去的。」他替她按了那個掣，把錄音洗去了。

那人走了之後，紫薇再做了一些工作，就下班出去吃午飯。她以爲愛絲可能會等着她，與她一起出去吃飯之類，由於她們現在是已經那麼相熟了，愛絲似乎更應該趁機會與她親近一下。然而愛絲又並沒有這樣做。這使她有一種感覺，覺得愛絲是正在開始迴避她。

× × ×

司馬洛坐在車子裏，看着那座巨大的住宅。在黑夜之中，那裏也是一片黑暗，起碼看不出花園的牆頂上有什麼燈光，似乎屋中的人是早已睡着了。

但他知道屋中的人並不是睡着了。

他看看錶，還差十分鐘才是他應該行動的時間。

他聳聳肩，利用這段時間，在腦子裏分析着紫薇的遭遇。他現在所在的地方，與紫薇所在的地方雖然相隔甚遠，但紫薇的事情他是知道的。莫先生的手下所分佈的範圍相當之廣闊，已經有人馬上傳達給司馬洛了。當然，這些事情是不適宜張揚的，就是莫先生的組織內部，也並不是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情。不過司馬洛的身份則不同。司馬洛是應該知道的。他奇怪是不是紫薇發現了更重要的目標，而他遠遠跑到這裏來，反而是白費了氣力。不過，紫薇所做的事情，他不能够代替去做，而他現在正在做的事情也是不能够換了紫薇來做。他們現在是正在分工合作。既然事情已做開了頭，也祇好繼續做下去了。

他再看看錶，便悄悄地從車上下來，向那間屋子走過去。到了花園的門前。那裏有一度大鐵柵，關上了的。

司馬洛伸手把門推一推，門沒有動。他伸手進門內，發覺並沒有鎖，祇是一支鐵門閂插進了地下的一個洞裏，祇要把這支鐵門閂拔出來，門就可以打開了。

他正要把那鐵門抽起來時，兩個男人就從門內的不知什麼地方閃出來，其中一個人把他的手打開，另一個人低聲喝道：「你在幹什麼？」

「我來找我的太太。」司馬洛愚蠢地說。他現在是裝出一副四肢比較腦筋發達，因而也比較擅長用暴力解決問題的樣子。這個他可以裝得很像，而且他也可以拿出暴力來證明。

其中一人向他的同伴揮揮手，示意由他來開口。他打量着司馬洛，問道：「誰是你的太太？」

「愛蓮。」司馬洛說。

「誰是愛蓮？」那個人含有嘲諷意味地問。

「她就是——我們雖然沒有結婚，」司馬洛說，「但我們是住在一起的。」

「那你爲什麼不回家找她？」那人說，「你又不是住在這裏。」

「她到了這裏來，」司馬洛說，「我來接她回家。」

「你這個愛蓮是什麼樣子的？」那人問。

「美國人，」司馬洛說，「有一把金色頭髮，很美麗的！」

「沒有這樣的人。」那人說。

「我看着她進來的。」司馬洛說。

「你是不是喝醉了？」另一個人嘲笑地說，「你喝了多少？」

第一人又揮揮手制止他用這樣態度，然後又說：「我看你是找錯了地方了，朋友，這裏沒有這個人。」

「也許你忘記了吧，」司馬洛說，「你讓我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別開玩笑，」那人說，「這裏不是一個隨便能讓人進來玩玩的地方。」

「但是我的太太在裏面，」司馬洛說，「我不放心！」

「即使她是在裏面，」那人說，「她也是自己願意來的。你也說過你們並沒有結婚，所以她是有權到任何地方去和做任何事情了。你不能够進來亂攪。」

「讓我進去跟她談談好了。」司馬洛說。

「我看你還是走吧，朋友，」那人陰沉地警告道：「我們不想有麻煩，所以你也不要給我們麻煩。」

他這個警告也是有實質根據的，這樣說着的時候，他的身後又另外有兩個人出現了。他們四個人都是打扮得相當講究而斯文，但是在講究的衣服下面是結實而粗壯的身軀。他們的臉也顯得並不友善，很明顯地表示出他們是隨時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的。目前人數是四比一。

司馬洛也顯出明白目前的情勢。他說：「我也不想麻煩，你們通知她，叫她跟我回去好了。」

「你還是走吧，」那人說，「我已經說過了，這裏沒有這樣一個人。」

司馬洛沉默了一陣，看着這個人，這個人也是毫不退讓地看着他。司馬洛似乎知道他是無法採取强硬手段的，祇好氣憤地說：「你告訴她我等她回家，我會把她好好地打一頓的！」

「那是你的事情，」那人說，「你把她好好地打一頓好了！」

司馬洛轉身走了。那人還是站在黑暗的門內看着。後來他看見遠處一部汽車的車頭燈亮起來，移動了一段距離，又熄滅了。那人繼續看了一陣，對他的同伴說：「他的車子並沒有開走。他還是在那裏看着。我看這個人是來找麻煩的。」

「把人還給他好了。」他的同伴說。

「不，」那人說，「這個女人對我們是有用的。你們在這裏等着，讓我去再勸他一勸，叫他回家去。」

那人輕輕打開鐵門，閃了出去，向剛才車頭燈光熄滅的地方走過去。他自信他是把方向認得很準的，然而當他到達的時候，他却並沒有找到車子。他相當尷尬地走來走去，終於在一個相當接近屋後的地方把車子找到了。但是車子却是空空如也。並沒有人在裏面。

他懷疑地四面望望，連忙向屋子走回去。他那個同伴的黑影還在鐵門內等着。

他說：「媽的，他不見了，說不定是從屋後爬牆進來，我們找找他。」

「他是進來了！」那同伴以完全不同的聲綫說。跟着一把槍就抵到他的肚皮上。他這時才發覺這個並非他的同伴，而是司馬洛。司馬洛說：「對不起，我不能够讓我的女人在這裏給你們利用的！」他執着這個人的領帶，把他一拉，使這人轉過身來，槍管就敲在那人的後腦上。

那人暈過去，倒下來了。司馬洛迅速把他縛起來。

就像把餘下的三個人縛起來一樣。用的是寬條的膠布，這可以作繩子用，亦很方便把一個人的咀巴掩起來，司馬洛是有備而來的。不錯他正是從屋後進來的。那三個負責「維持秩序」的人的注意力既然都是集中在前面的門口，這就使司馬洛的行動方便得多了。他們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就已經相繼被擊暈。到那個出去察看的人回來的時候，他們早已經給縛好了。當然，司馬洛這樣亦是佔了攻其無備及早有計劃的優勢，而除此之外，他亦不是一個等閒人物。普通人是很難做得到這件事情的。

他知道解決了這四個人之後，他就沒有什麼值得恐懼的了，因爲園中沒有其他人。於是他從容地向屋子走去。

這屋子雖然外表看來是黑沉沉，似乎沒有什麼動靜，甚至不像有人，但是實在却是熱鬧得很。祇不過窗前都垂下了厚厚的黑色窗簾，把燈光都阻隔了，而且此外又有隔聲設備，把聲音也隔住了，透不出來。

司馬洛轉到了屋後，就可以看到這屋子裏是人多着的明證。那就是停車場上停了不少汽車。要不是有許多人在這屋子裏，那又何來那許多汽車呢？

而且那些全部都是名貴的汽車，因此可以看得出，到這裏來的人也不會是等閒人物了。起碼在財富方面來說並不是等閒人物。

事實上司馬洛知道這也不是一個普通的集會。這是一個月圓教的集會。他的「太太」愛蓮就是正在參加這個集會。沒有錯，這個金髮美女愛蓮現在果然是正在這屋子裏。

這時，愛蓮正在給一個男人引導到樓上去。

現在的愛蓮經過了刻意的打扮，更加是風采逼人了。她的美麗眞可以說不讓任何西片的女明星。

這月圓教的集會似乎有許多種等級，這裏的情形，與司馬洛曾經在紀錄片中所見到的又完全不同了。這裏顯然是爲了遷就參加者的身份而設。那些人都是打扮得很講究的，一看就知道是富裕的人——他們是乘那些車子來的。而大致上，他們就像是在這裏參加一個舞會。有酒、有跳舞，別的舞會沒有的是牆壁上那一大片黑色的布帳。

軟布帳上有一隻白色的滿月。加上技巧的燈光，看來就相當像是眞的月亮。燈光是暗的，他們就像置身於月夜的月下。有美妙的音樂，有酒，有跳舞。並不是那紀錄片上所見到的那樣，宗教氣氛那麼濃厚，以及人們都失了常性似地狂熱。

一雙一雙的男女正在跳舞或者交談着。那些男女却是不大登對了。好像完全弄

錯了，老或醜的男人與千嬌百媚的女人一起，而老或醜的女人則與英俊壯健而年輕的男人一起。就是交換舞伴的遊戲，也沒有交換得那麼均勻。

愛蓮那個男伴，與她的登對程度也是一樣的。這位男人雖然不算太醜，但年紀對於她來說則絕對是太老了。有資格作她的祖父。愛蓮就是給這個男人領到樓上。在上去之前他給她喝了一小杯芬芳的不知名飲品，然後他告訴她，他要帶她上去欣賞一些很名貴的珠寶！她對珠寶眞感興趣嗎？

美麗的女人，對珠寶是感與趣的。

他們一起到了樓上。那裏亦是有一座大廳。

大廳之中却是空的，連椅子都沒有一張。

愛蓮說：「你在跟我開玩笑嗎？這裏……什麼都沒有。」

那人微笑：「你別急吧，忍耐一點。」他走過去把門鎖上了。就在這個時候，燈光忽然完全熄滅，愛蓮什麼都看不到，祇是看見頭上有一隻月亮亮起來，就像是一隻眞正的月亮似的，她呆在那裏了。

她那個男伴不見了，而她亦似乎對這個人失去了興趣。她迷惘地四面望望。當然，她並不知道她的遭遇與紫薇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司馬洛不能夠告訴她這個，因為司馬洛對她乃是雙重利用的。

脚下也似乎變成空虛了。在這奇妙的光綫之下，脚下的地板也像是變成了透明或者不存在似的。她就像是正站在空中。她不知所以地站在那裏，似乎神智已不能把持。

過了一陣，那隻月亮之下出現了一個披着黑袍的人。好像是她不知不覺地退後了，其實，是那隻月亮移動了。移過去照出了那個黑袍的人。她也迷惘地看着這個人。

這個披着黑袍的人以嚴肅的聲音用英語對愛蓮說：「你知道你現在正在什麼地方嗎？」

因為那個人的面目都給那黑袍遮住了，愛蓮看不見，因此還是那隻月亮比較吸引她的視綫。那隻月亮似乎是正在轉動着，使人的視綫不由自主地被吸過去，這點愛蓮相信，是有催眠作用的。就像一個催眠師進行催眠時在對象的眼前吊着一件閃光的東西，或者一片轉動的圓形圖案。不過她並沒有受到催眠。似乎司馬洛給她服的那顆藥丸是很有效的。她不知道那是什麼藥丸，但司馬洛說假如有人向她催眠，這顆藥丸就可以抵抗。她當然不知道她所服的也正是紫薇所服的那種止痛藥丸了，愛蓮根本不知道紫薇這個人。愛蓮說：「我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呢？」

「這裏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那人說，「這裏是介乎天堂與地獄之間。你可能升上去，也可能沉下去，我們這個世界就是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地方。」

「我……我不要到地獄去。」愛蓮囁嚅地說。

「這就要看你做一些什麼事情了。」那人說。

「我——沒有做什麼壞事呀——」愛蓮也在扮演愈來愈迷惘的態度，因為假如她不是服下了那藥丸，她相信她是應該會有這樣的表現。

「不是做壞事就可以的，」那人說，「你必須相信！」

「我，沒有宗教……」

「你知道我是誰嗎？」那人說，「我就是月亮！」

「月亮……」

「你是月亮的女兒，你想不想成為月亮的女兒，你想不想成為月亮的女兒？你想的，因此你必須服從我的命令，」那人現在不再是游說了，似乎認為愛蓮是已經進入了唯命是聽的狀態，「以後你都要服從我的命令……」接着他就急促地唸起一連串的數目來。

愛蓮好像完全給控制了似的呆在那裏，極力記憶着那些數目。她也分辨出了這些數目並非亂唸一通，而是有一定次序的一組十個數目字。

跟着那人忽然又停止了唸數目而命令道：「現在，把衣服脫下來！」

這件事愛蓮是做得很好的。她以美妙的姿勢把身上的衣服褪下來。她的皮膚是那麼白，而那金色的頭髮在現在這特殊的光綫之下又是閃閃發亮，而且變成了銀色似的。她就像是一位仙女。

那個黑袍的人看了她好一陣，然後說：「你記得基爾摩先生嗎？」

「基爾摩先生——他是帶我到這裏來的。」愛蓮說。

「你要對他好好的，」那人說，「盡你的能力使他快活。這是我的命令。」

「很好，」愛蓮說道，「他現在在……」

「你會看見他的，」那人說，「到那門裏去吧。」

愛蓮看不見有什麼門，不過跟着頭上那月亮又移動起來，那個黑袍的人給黑暗吞沒了，而月亮的光照到了牆壁，那裏有一度門。愛蓮慢慢地走過，把門推開，踏進去。那門是有彈簧的。她一放手，門就自動掩上。

那裏面是一間寬大的睡房，那個帶她來的男人基爾摩先生就在房中踱着，吸着一根香烟，顯得相當緊張的。愛蓮出現了，他才似乎鬆了一口氣，走過來把愛蓮擁進懷中。

愛蓮的兩手溫馴地搭在他的頸子上。

因為門已經關上了，愛蓮就看不見外面了。外面那座大廳之中，燈光也亮起來了，景象恢復了正常。那個黑袍的人把黑袍脫下來，舒了一口氣。他是一個瘦削的男人，頭髮是棕色而鬈曲的，聽過他那有力的聲音再看見他的人，就會感到失望了，他並不是一個雄壯的人，看上去還像是有氣無力的。雖然他是講得一口純正的英語，他却不是一個歐洲人，看來是一個歐亞混血兒。他拖着緩慢乏力的脚步走到門口，拉開門要出去的。一把手槍向他迎面指過來，他吃驚地的連忙張開嘴巴，槍嘴也就塞進了他的嘴巴。他的臉上馬上冒出了一陣大汗，雙手也難以控制地發抖着。拿槍的人就是司馬洛。司馬洛故意把槍提高，使這人不能不用脚尖站着以遷就那角度。

司馬洛把他推回房中，吃吃笑着：「

你的戲做得眞好，月亮。不過，我雖然是凡人，却有槍，所以你要服從我了！」

這個黑袍的人，在沒有了黑袍的掩護之後似乎就打了一個非常大的折扣，不再是那麼權威了。他也沒有企圖向司馬洛發施命令或者進行催眠而祇是哀求起來：「不……不要，有什麼事情可以慢慢講！」

那槍嘴塞着他的嘴巴，使他講起話來相當之困難了。

「對了，」司馬洛說，「我就正是要跟你講講！我們到那房間裏去。正如你所講，我們去好好地取悅基爾摩先生吧，月亮！」

「我們——不好攪他，」那人說，「他正在——總之……是不大方便，你明白的。」

「你眞會開玩笑，」司馬洛說，「你把我的太太的衣服剝掉了，把她送進一間房間裏跟一個男人在一起，你還要對我說我不方便進去！」

「你說什麼？」那人瞪目道。

「我說我的妻子！」司馬洛說。

「你——你究竟是誰？」那人吶吶着問。

「我當然就是她的丈夫了！」司馬洛說。

司馬洛管不了他同意不同意，已經把他推到了那個門口，一腳把門踢開。那個基爾摩先生正脫剩一件襯衣和一條柳條的內褲，正把脚從褲管內抽出來，這時吃驚地連忙把長褲抽起。他看來就像隨時要心臟病發作似的。很可能他以後要興奮起來的話是會有點困難了。

愛蓮則已躺在床上，一張薄被蓋着身子，她迷惘地看着這二個進來的人。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沙察斯？」那個基爾摩先生氣急敗壞地叫着問，祇是抽着褲子，而忘記了祇要把鈕子一扣就可以放手了。

司馬洛把門一腳踢上。這裏對他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不容易受到別人的打擾，為了基爾摩先生的樂趣，這必然是早已經安排好了的。司馬洛說道：「基爾摩先生嗎？床上的是我的太太，看來你是上錯床了！」

「你的——」基爾摩先生扭轉頭，懷疑地看着愛蓮。

「愛蓮，」司馬洛說道，「你告訴他吧！」

「我是跟他住在一起的，」愛蓮迷惘地說，「但是月亮告訴我——」

「放你個月亮的屁！」司馬洛說，「這個就是月亮了！你看他是什麼樣子？」他的槍嘴威脅地在沙察斯的嘴裏一動，好像暗示槍正插進他的喉嚨裏似的，又命令道：「你告訴他吧，沙察斯！你們那一套騙不了我！我看着的！」

「呃——呃——」沙察斯說。

司馬洛把槍拿進來，改為抵着沙察斯的額，又命令道：「你使她清醒過來！你可以的！」

沙察斯的喉核上下動了一陣，又恢復了那把很有說服性的聲音。他唸了那組號碼，跟着說：「你回來吧！愛蓮！」

愛蓮實在根本沒有「走」，不過為了配合她的角色，她當然又做出如夢初醒的樣子了。她把被子拉高，遮着身子，囁嚅地說：「這……這是怎麼回事？我為什麼在這裏？」

「你這個笨母狗！」司馬洛罵道，「回家才跟你算帳！現在你躺在那裏閉上嘴巴！」

愛蓮果然很服從地躺着。似乎她這個「丈夫」的那一套也是不輸於沙察斯的。

「沙察斯！」基爾摩先生憤怒地說，「我不能容忍這種事情！你好好地解決，我要走了！」

「你走，」司馬洛說，「我就在你的褲檔處放一槍！」

基爾摩先生呆在那裏了。

沙察斯說：「朋友，我們弄錯了！很對不起，我不知道她有丈夫。你可以把她帶走！」

「道歉是不用花錢的，」司馬洛說，「你把你的太太給我弄一弄，然後我告訴你對不起，我弄錯了，你可以帶走，那時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那你想怎樣呢？」沙察斯說，「就是打我們一頓，也沒有什麼好處呀！」

「所以我不打！」司馬洛的姆指與其他手指擦着，「我要錢！」

基爾摩先生立即瞪着沙察斯：「這又是什麼把戲？我已經給了你不少錢了。」

顯然基爾摩先生是一個有錢人。

沙察斯作出一個痛苦的微笑：「基爾摩先生，我們要錢的話，我們也不會用這種方法的，這樣可以拿你多少錢呢？」

沙察斯這樣講，倒是一個很有力的自辯，基爾摩先生也可以相信。他知道沙察斯用這個辦法的話，的確是等於殺鷄取卵．長遠來計算是得不償失了。於是他又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則微笑着：「那正好了。你們認為不算是多少錢的數目，我則認為是很多。既然你們認為不多，那拿出來就容易了。」

「我得先警告你，朋友，」沙察斯說，「第一，我們並不是好欺負的人——」

「這一點我也知道，」司馬洛說，「我也是一樣的。我也不好欺負。而且我比你們更不好欺負。你以為我是怎麼進來的？你在花園裏有些朋友，不會那麼容易放過我的。」

「你——殺了他們？」沙察斯恐懼地看着他。

「沒有，」司馬洛說，「殺人是一件很值錢的工作，沒有人付錢給我，為什麼我要殺人？他們祇是給縛起來了。一會兒，你把他們解開就沒事。不過，以後，我贊成你找些比較能幹的人來做這種守衞的工作！」

「唔——呀——呀——」沙察斯顯得很尷尬。

「你剛才說了第一個理由，」司馬洛說，「還有第二個理由呢？」

「第二……」沙察斯明顯地是又洩氣了，不能夠像他舉出第一個理由的時候那麼強硬，「我們沒有多少現金在這裏。」

「我有信用卡，」基爾摩先生說，「不過你不是商店，我給你也沒有用的。」

「你們當然有支票簿，」司馬洛說，「每人簽一張支票給我好了。」

（未完）

浪子奇行錄／馬雲・文　盧令・圖

痴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夜間連續發生的兩宗大事，一是一支警槍被刦，一是一位警員被人槍殺，使得胡德警司澈夜忙碌，而此刻又有一位神秘男子打電話恐嚇胡夫人——蘇莎，胡德警司在公私兩忙之際，只好請求他的好友——畢基，來陪伴蘇莎，並希望畢基能查出半夜來電話恐嚇蘇莎的人，畢基唯有答應了胡德警司的要求，他一早跑去劉福私家偵探社內，請求劉福爲他追查蘇莎過去的歷史，因爲他懷疑神秘男子可能與蘇莎有關，另外還向劉福借了一些電話錄音儀器……

前度檀郎　痴心不息

進來的人果然是畢基。

畢基看得出蘇莎神色有異。

「胡警司上班去了？」畢基進來後第一句話就問道。

「是的，局長要見他。」蘇莎說。

「剛才你——」

「聽電話。」

「又是他？」

「嗯——」蘇莎點點頭。

畢基嘆一口氣，將手中的儀器放下：「我又來遲一步。」

「這些是什麼東西？」

「偷錄電話的儀器。」

「正用得着啊。」

「他還會再撥電話來？」

「一定會！」蘇莎說道，「肯定會再打來的！」

畢基回過頭來瞪住她：「你怎麼知道一定會呢？」

「嗯——我只是猜測。」

其實畢基也明知神秘客不會就此罷手，只是他很希望從蘇莎口中知得更多。

因此畢基又問：「剛才他說了一些什麼？」

「他說要對付我丈夫。」蘇莎道，「但他不是罪犯。」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罪犯？」

「因爲我曾經懷疑他是剛剛出獄的罪犯。」

「他否認了？」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我却相信他不是個有案底的人。」

「爲什麼？」

「我有一種預感，他……」蘇莎欲言又止，「他可能是認識我的人。」

畢基希望聽到的，也正是這句話：「你眞的有此感覺？」

「是的。」蘇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我一時之間，實在想不起他是誰。」

「你好好的想吧，這對我們非常重要。」畢基一邊說，一邊已展開了他的安裝偷錄電話的儀器。「坦白說吧，我早想到此事可能有存心報復的成份在內。」

「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以前有許多

男人追求過我。」蘇莎輕輕嘆息着說，「我以爲結了婚之後，一切都有了個結果。想不到……」

畢基很有耐性，一邊追問蘇莎過去的戀愛故事，一邊靜心分析。

蘇莎除了詳細說出接聽電話的經過之外，還將過去的私情揭露。

她明知到了這時候，實在不該再隱瞞什麼，否則只有將事件弄得模糊而已。

蘇莎在未說出她過去的私情之前，顯然鼓起了很大的勇氣。

她曾支吾了良久，才吶吶地說：「我過去的確有過許多男朋友；甚至直言非常愛我的，也有好幾個，可惜沒有一個是我喜歡的。」

「當然你最喜歡的一定是胡警司，否則你也不會嫁給他。」畢基說，「我想知道，在你決定嫁給警司之前，有沒有誰提出異議或恐嚇過你？」

「我只有一個我，但是喜歡我的男朋友却有好幾個，因此，我決定嫁給胡德之後，難免會令好一些男人失望。讓我想一想……」

蘇莎很認眞，很審愼的想了片刻。她說：「可能有一個，但又似乎不可能。」

畢基問：「爲什麼不可能？」

「他在外國。」

「他是誰？」

「他叫彼得。姓任，是我以前較親切的一位男朋友。」

「他現在何處？」

「美國。」

「你有沒有與他連絡？」

「嗯——」

畢基很了解男女間的感情，自然更明白蘇莎內心的矛盾。

他說：「你放心好了，你我之間的談話，我決不會轉述於胡德。」

「彼得很痴情，當我決定嫁給胡德之前，曾致電告訴他，當時他以爲我開玩笑。」蘇莎道：「但我確實在電話中告訴他，我不能等，我一定要嫁給胡德。」

「不能等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畢基問道。

「嗯——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曾是熱戀中的情侶。後來，我發覺他原來在美國已經結了婚。他也承認。」

「他到底是什麼人？」

「一名富家子。」

「胡警司知道這個人嗎？」

「不知道，我很少提過去的事，以免他發生不必要的誤會。」

「那彼得既然結了婚，爲什麼還追求你？」畢基問。

「可能是寃孽。」蘇莎說，「我們偶然相遇於一個朋友的宴會席上，他堅持要送我回家，就此展開對我的追求，直至我們的感情深了，我才知道他有了妻子，這次他只是回來渡假，凑巧跟妻子鬧意見之際，所以才立了異心。我當時很生氣，認爲他欺騙我。」

「他怎麼答覆你？」

「他要回去跟他妻子離婚。然後，再回來與我結婚。」

「這種男人，你也相信他？」

「如果我相信他，我就不會嫁給胡德了。」蘇莎嘆了一口氣，「我曾坦然告訴他，我在任何情況底下也不會再約晤他，叫他死了這條心，他返回紐約去了　」

「以後你們還有沒有連絡？」

「有，是他主動的。」蘇莎道：「他給我信，也給我電話。」

「他有什麼表示？」

「他叫我等他；他正與他妻子辦離婚手續。」蘇莎嘆氣道。

「你又有什麼表示？」

「我已說得十分坦白。我說，我不會嫁給他，叫他死了這條心。」

「但是，他很痴心，是不？」

「是的，我在電話中聽到他發誓。他說他非常愛我　」

「他可能是眞心的。」畢基說，「但是，你的態度可能不够清楚。」

「你的意思是：以爲我玩兩面手法？」蘇莎瞪大了雙眼。

「我也是男人，」畢基說：「男人最痴心的時候，你不該有所猶疑，斬釘截鐵的告訴他，你不可能與他在一起，否則，他會更痴更狂！」

「你放心，我不是那種人。我叫他不要跟他妻子離婚，因爲我不想製造悲劇。但是，他說，他已向他妻子攤牌。這件事本來我以爲完結了，豈料有一天他又來長途電話，警告我，萬萬不能嫁給胡德。」

「他警告你？」

「是的，他說，我決不可以嫁給別人，因爲他已爲我作了最大的犧牲。」

「所謂最大的犧牲，當然是指他與妻子離婚這件事。」

「我想是的。但是，我覺得他太過野蠻，因爲自從我發覺他有了妻子之後，從未說過愛他，或者準備嫁給他，所以我生氣地，將長途電話掛斷了。」蘇莎道。

「後來他有沒有再來長途電話？」畢基援問道。

「有，但每次只講幾句我就掛斷。」

「後來他還說了一些什麼？」

「他說他很愛我，還說了許多肉麻的字句，我才掛綫。」

「他有沒有說過什麼恐嚇你的話？」

「沒有。只是對我說：他這一生之中，只愛過我一個女人。」

「我想，當初他對他妻子也是這樣說的。」畢基笑了笑，「他有沒有說過類似：如果你不等他，他就採取行動？」

「沒有。」蘇莎道，「他只說，他有一天會回到我身邊。我叫他忘了過去我倆的事，因爲他根本不適合我。」

「那麼，你在電話中，應該認得他的聲音。」畢基道。

「我不敢肯定，因爲他可能用手掩住咀巴講電話。」

「我以爲，你早應該將這件事告訴胡警司，先查查任彼得是否回來了。」

「不　我不想這樣，他可能怪我。」

「我相信胡警司不是這樣人。」畢基道，「何況你們已是夫婦，坦白些，對彼此信任有許多幫助。」

「你以爲我如何開口？」蘇莎又在嘆氣，「我根本不想提起彼得這種人。」

「讓我告訴他好不好？」

「不，我信任你，然後才告訴你這許多。你不能悔約失諾。」

畢基想了想，道：「事到如今，你仍採取這種隱瞞態度，只有讓事情更加複雜化而已。」

「除非你有辦法證明他已回到這裏，又有辦法證明是他搗鬼，否則，我不想舊事重提。」

「你意思可是：只許我暗中調查？」

怪電話又來了

「無論如何，我是不想把局面弄得尷尬。」

「好吧！」畢基最後無可奈何地呻了一口氣，又說：「我們只有耐心一些等下去，如果他再有電話來，你要引他講多一些說話，迫他承認自己的身份。」

「我試試吧！」

「如果彼得就是那個用電話恐嚇你的人，那麼，他極可能與一連串的事件有關，例如奪警槍，殺死警探等等。」

蘇莎嘆息道：「然則，就是我害苦了胡德。」

畢基安慰她道：「算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反正你只要全心全意繼續去愛你丈夫，他一定會諒解你的。」

蘇莎默默地，垂下頭來。

在警局裏，胡德警司忙得不可開交。

他一方面要向他的上司交代和開會，另一方面又忙於吩咐下屬去辦事。

胡德警司的上司，當然就是警察局局長，他一向很尊重胡德，但這一次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令到警方的面子十分難過。

局長於是親自回來主持了一次緊急的臨時會議。

胡德警司差些兒給一枚炸彈炸死，他也只好在會議中提出了。

同事們都一致認爲：這是匪徒向警方挑戰，而非單單爲了針對一個胡德而已。

一觸即發的炸彈所以安裝於胡德的座駕車之上，大概也是由於他是警方偵緝部門的一個首腦而已。

那枚炸彈已被送往檢驗。

胡德警司感到「公私難以兼顧」。

當他返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之後，立即致電家中找他的妻子。

頗令胡德警司感到意外，而且還有些生氣的，就是畢基竟然沒有留在他的家中陪伴他的妻子蘇莎；那豈不是只留下蘇莎一個人麼？

胡德這邊正想派一名助手帶人去保護蘇莎，他辦公桌上的另一具電話却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那是畢基的電話。

胡德警司不等畢基開腔，首先就問他：「你現在那裏？」

「劉福的私家偵探社。」畢基說。

胡德幾乎要開口大罵：「你怎麼可以讓蘇莎獨個兒留下來？」

「你別生氣，回頭我會向你解釋。總之，你相信我，我不是一個糊塗的人。」

「爲什麼要回頭解釋？現在你就應該告訴我，到底你是否私務太忙？」

畢基也許已聽得出胡德在電話中生氣，所以他只好忍聲說道：「你的辦公室裏是否有你的下屬們在着？」

「是又怎麼樣？」

畢基很愼重地說：「那麼，請你把他們叫到門外去吧。」

「爲什麼？」

這一回輪到畢基生氣了：「事情是你的，你究竟還要不要我來帮你這個忙？」

胡德只有把所有人請出他的辦公室。

畢基這才說道：「你的私事十分麻煩而複雜，如果我留在府上，那傢伙可能永不露面，所以，我只有改用另外一種方法了。」

「什麼方法？」

「對不起，爲防隔牆有耳，我不想說得太多，你信我就應該信到底。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却希望知道你那邊的情形如何。」

「我差些兒死於炸彈之下……」胡德把離家後的情形告知了畢基。

畢基道：「這件事似乎有些眉目。」

「你說什麼？」胡德在電話中感到無限驚奇，「你有新發現？」

「不！一切只是假想；不過，我並非幻想，而是有根據的。」

「別賣關子了，我現在正忙得不可開交。」

「我要你派個得力助手來，但是，這個人一定要有權力，又要靠得住。」

「可以的，本來我就剛想派李督察帶人去保護蘇莎。」

「蘇莎表面處境孤立而危險，其實她非常安全，你根本無須爲她担心。但是，我這方面却要你的助手帶來權力，去查一個人的下落；這個人可能已由外國回來。」畢基又說：「由於法律所限，我相信很難獲得有關機構的合作。」

「這點你放心，只要你提出充份的理由，我的助手李帮辦必然會盡其所能的令你滿意。」胡德表露出無限的希望。

畢基又千叮萬囑的說：「你最好吩咐李帮辦不要太過聲張，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胡德也十分明白畢基的意思。他說：「你放心，我定會依你吩咐去做。首先感謝你的帮忙。」

× × ×

蘇莎獨個兒留在家裏。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也是畢基個人的主意。

畢基只佯說外出購買食物，並未作出任何特意安排。

蘇莎只以爲他不久就會回來，可是等了很久，畢基却踪跡全無。

蘇莎很害怕。

她的害怕是有理由的，因爲她過去數十小時以來的經驗告訴她，每當屋子裏留下她一個人時，就有事發生。

果然，電話又响了。

她幾乎不敢伸手過去接起聽筒，因爲她怕聽到那冷酷得驚人的聲音。

但是回心一想，那可能是她丈夫，或者畢基撥來的。

於是她終於又拿起聽筒了。

「爲什麼這麼久才來接聽？」對方又是那討厭的男子聲音。

她幾乎要把聽筒摔掉。

不過，當她想起畢基的話之後，又咬實牙關聽下去。

「又是只得你一個人在家裏嗎？」那聲音似是關懷，却又充滿諷刺。

「你怎麼知道？」當她問的時候，却放眼望向窗外。

窗門是打開了的。

但是，對戶並沒有人瞭望過來。

「我當然知道。」那男子笑了笑，「只因爲我太過關心你，所以我什麼都會知道。」

「你是誰？」

「想想吧，你應該認得我的，蘇莎，因爲在電話中，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交談。我們是老朋友嘛。」

「你是彼得？」

「你總算還記得我。哈哈哈……」

「爲什麼你要這麼樣鬼鬼祟祟？」

「誰叫你這麼樣對我？你一定也聽過，因愛生恨這句老話吧？」

「我們何不見面談談？」

「不！太遲了。現在我只想問你幾句話，第一，爲什麼你要嫁給胡德？第二，爲什麼你不聽我的忠告？」

「你只是我的男朋友，怎麼可以這樣無理的質問我？即使是我父母，恐怕也沒有足够的理由阻止我嫁胡德。」

「你父母沒有理由阻止，但我有。」對方的語氣非常硬，「我是你最好的男朋友；我在你身上花了不少時間和金錢。」

「你是要跟我算賬了？」蘇莎十分生氣，「我早巳告訴過你，我們不能結合，因爲你是個有婦之夫。」

「但是，我已爲你跟她離婚。」

「我早叫你不要這樣做。」

「可惜太遲了，我已經做了。」

「那是你自己的事，我根本不會再喜歡你這種人。」

「你可以說得更狠心，但我喜歡怎樣做，却又是我的事。」

她怕他掛綫。

她記得畢基吩咐過她：要讓對方講得更多、更深入；雖然她不明白畢基的用心何在，但是，她却照做了。

她又說：「你別生氣，我們到底是朋友，有事可以見面談談。老實說，我不願意看見你被警方找着。」

「本來你已令我心軟了，因爲我任某畢竟愛過你。只要你答應跟我走，我可以放你丈夫一馬，但是現在，你提起『警方』，却又令我內心起了反感。」

「我只是一番好意，彼得，別這麼小氣，讓我們安排見一次面好嗎？」

「你眞的願意見我？」

「是的。」

「嘿！」對方忽然又冷冷地說：「你好計謀，可惜我也不是傻瓜。」

她當然明白對方爲什麼會這樣說話；他可能已偵知了電話偷錄的裝置。

本來畢基已做得很好；他先落下了窗簾，然後才將電話錄音裝置安放在隱蔽的餐桌下面。

對方又怎會知道？她很吃驚。

對方又說：「你如果眞的肯離開他，我可以保證，我們一定幸福。」

「但是，我們怎麼可以名正言順？你應該給我時間，讓我先跟他離婚。」

「不！你不會眞心跟他離婚。以其浪費時間，不如跟我悄悄地走。」

「你如何離開這裏？」

「我當然有我的辦法。」

「你還愛我？」

「是的。否則，我又怎會由數千里以外回到這兒來？」

「好吧！」她故意在電話中嘆了一口氣，「我們先約個地方見面。」

「是誘捕之計麼？」他十分機警而敏感。

「不，相信我，我的確很想單獨見見你。」蘇莎道。

「那麼，你現在就離家外出，然後到街口的路邊電話亭等我。」

「你開車來接我？」

「看情形吧，我知道你正受到保護，你必須巧妙地擺脫那些人，我們才可以冷靜的談談。」他說：「你在電話亭中，我會給你電話指示。」

「爲什麼現在不先約個地方？」

「你家中的電話可能已有人偷聽。別嚕囌了，照我的話去做吧！」

蘇莎連「喂」了幾句。

但是，對方已將電話掛斷。

綁架

蘇莎匆匆穿好了衣服。

她不敢使用客廳中的電話，因爲她怕讓對方窺見了她的行動。

她在她的臥室裏致電去找她丈夫。

她的臥室巳落了窗簾。她希望可以瞞騙得過對方。

但是，當電話接通了之後，她才知道她丈夫因公出外未返。

她只好留言，同時叫警司的助手替她去找畢基，而且越快越好。

蘇莎很希望在她見到任彼得之前，先與畢基連絡好。

但是，聽筒剛放下，電話又响起來。

「誰？」

「你用電話通知你丈夫？」

「沒有這回事。」

「但是，剛才我接不通你的電話。」

「是外面接入來的，有人找胡警司，我已叫他撥到辦公室去。」

「你切勿耍花樣，否則，你可能後悔也來不及。」

「我明白你的心情。」

「那麼，快些出來，我已在電話亭等你！」任彼得在電話中催促。

「請你稍等一下，我正在換衣服。」

「不！我不能等得太耐；我們沒有時間了。」他又說：「如果你是眞心愛我的，不該再浪費時間。」

「好吧！我立刻就落來！」

話雖如此，她却希望再阻一些時間，直至她丈夫或者畢基與她連絡上爲止！

她不難想像得到：如果就這樣赴約，那是十分危險的事！

她並不打算離開她丈夫，何況她根本沒有愛上任彼得呢！

她很乖巧，極力避免引起對方的不滿；但是，對方這時候有如驚弓之鳥，那種心情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她在想：如果就這樣下去，說不定任

彼得眞的就候在街口的電話亭之內。

他們見面之後將會有些什麼事發生？他可能將她擄去；也可能致電電話亭，要她轉轉折折的，到另一處不爲人注意的地方會面。

總之，這時候她到電話亭去，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她當然不會這樣蠢！

正當她感到萬分焦灼之際，電話又一次响個不停！

她以爲又是任彼得。

但是，却是畢基——她希望接到的電話終於到了！

「你找我嗎？」畢基在電話中問。

「是的。」蘇莎說，「他又有電話來，而且還要約見我。」

「什麼時候？」

「就是現在。」

「在那裏？」

「他要我到路邊電話亭等他！」

「你去吧！要佯作若無其事。」

「現在就去？」蘇莎難免會爲自己的安全而担心。

「是的，千萬別引起他的懷疑。」畢基在電話中又說，「你放心出去，我已派人在附近監視；你切勿慌張。」

蘇莎早已聽她丈夫說過，畢基是個很周到的人。

如果她早知道畢基派人在附近暗中監視，她就不必這麼慌張了。

×　×　×

派在那幢住宅大厦四周監視的人，都是劉福私家偵探社的年青探員。他們有些還是由警察訓練學校出來的，有些則是退休警探。

他們奉命在這裏附近保護蘇莎；表面上，他們是看更人、司機、小販以及諸色人等，看來都無關重要。

其實，他們早已奉了畢基之命，隨時留意一些可疑人物。

他們都很年青，也很機警，而且每一個都懂武功。

畢基不讓蘇莎事前知得太清楚，無非怕她誤事。

他要她眞的表現得十分吃驚的樣子。在歹徒面前，不露痕跡。

現在，蘇莎既然可以令到對方上釣了，畢基也就讓她知得更多，讓她可以安心赴約。否則的話，蘇莎可能連門口也不敢踏出一步！

分別在大厦附近暗中監視的人，都先後接到暗示！

他們紛紛採取戒備行動！

由於畢基的密令特別提及電話亭，所以他們留意着每一個在電話亭附近出現的行人，以及用電話的人。

那是附近唯一的路邊電話亭！

在這裏，電話十分普遍；所以路人要借用電話，只須向街上的商店借用，根本不須付錢。因爲這兒的電話收費是按每一季計算，不限次數的。

但是，有些住宅區，或者很難借到電話的地方，仍有公衆電話亭的設備。以方便市民使用。當然，這是收費的。

如在台北市，則隨處可見收費的電話亭；即使商店讓顧客借用，也是收費的。

×　×　×

蘇莎已作好了心理準備，穿好衣服之後，就離家外出！

她知道她住所附近早已有人暗中保護和監視，一切應該十分安全了。

現在她應該担心的，反而是任彼得會不會墮入陷阱？

又或者，當她到了路口的電話亭之後，對方又要新花樣。

她鎖好了門，然後走進了電梯裏去！進了電梯之後，她按了「G」字。

按照一般情況，電梯應該下降，因爲當時的電梯之內，沒有其他人在着。

但是，電梯却出乎意外地，上升了。

無論如何，蘇莎也沒有像上次那麼驚慌；上一次不但是晚上，而且，心理上也絕對沒有什麼安全感！

這是日間，而且畢基派來暗中保護自己的人又在樓下。

她心裏想：只須到了樓下，她就更加安全了。

可是，電梯門開啓了之後，她心裏便開始感到不妙。

有個人走入來！

那是一個男人。

那男人的身形十分熟絡，只是無法可以看清楚他面部的輪廓。

因爲他戴上了黑眼鏡之外，也戴上了一頂鴨咀帽。

他將帽舌拉得十分低！

那樣子的確惹人思疑，也未免太過神秘了。

蘇莎心裏一凜！

對方已一把將她拉了過去！

她嚇得想叫！

但是，她的咀巴却被人掩住！

她用力反抗，可惜她的氣力却又鬥不過對方；而且，她很快就失去了知覺……

×　×　×

畢基一邊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指揮劉福私家偵探社人員的行動，一邊與劉福匆匆駕車趕到現場來視察！

較早時，畢基曾與胡德警司的助手李督察等人，會晤於劉福的辦公室內。

畢基須要利用警方的權力，去追查任彼得的行踪。

因此，畢基就把他的企圖和目的，告訴了李督察他們。

李督察於是帶人到移民局和人民入境事務處去了。

李督察他們走後不久，畢基就得到胡警司辦公室轉來的口訊，知道蘇莎正急於要找他；而當時胡德的確因公外出去了。

畢基故意離開胡德的住所，讓蘇莎一個人在着，目的亦無非等對方上當，如今魚兒既然上釣了，他的心情難免也感到有些緊張。

劉福不但是畢基的好朋友，也是胡德警司的舊同學。他們之間，關係密切。

當他們的車子在街上走着的時候，仍然一邊以無綫電通話系統與私家探員們取得連系。

畢基開始覺得奇怪，爲什麼蘇莎還沒有到街口的電話亭去？

按照時間程序推算，這時候蘇莎應該出現於電話亭；而約晤她的人，最少也應

該有所表示才對。

即使對方不出現，也應該有電話撥到電話亭去！

但是，蘇莎似乎臨陣退縮了。

又或者，她再次接到對方的電話；對方又改變主意！

畢基只可以偷錄電話，却無法作出追查電話來源的安排。

因爲前者是私人的事，後者則是警方的事。偏偏胡德警司又不想讓這份「私事」驚動到警方去！

畢基無可奈何，惟有利用自己的方法了。

他好不容易才等到這機會，但看來事情可能又發生了變化。

×　×　×

畢基到了大厦附近，與一名化裝成抹車工人的私家探員接觸。

那人是劉福私家偵探社裏面的一名探員。

「看見她出來麼？」畢基問道。

「還沒有。」探員答，「我們一直留心着那門口，以及路口的電話亭，並無可疑人物出現。」

「那就奇怪了。」畢基覺得不妙，他下意識地，仰首望向大厦上面去。

然後，他又向劉福道：「我們快些上去看看！」

二人衝進大厦裏去！

首先，他們的行動引起了大厦那名僞裝的管理員的注意。

那名管理員是由劉福一名手下冒充的；他一直在監視大厦每一名住客。

畢基急不及待地問：「看見了胡太太嗎？」

那探員道：「她還沒有下來！」

畢基和劉福立即由電梯上去！

他想像到：蘇莎可能被人要脅住，留在屋內。

換句話說：任彼得也許臨時改變了主意，冒充住客上樓去找蘇莎。

雖然胡警司的住宅有鐵閘，而且畢基又特別吩咐過她小心門戶；如有陌生人强行入內，就向樓下管理處求助。

但是，意外事件往往都是令人意料不到的。

畢基和劉福到了胡宅門外，按過了門鈴，但裏面全無反應！

畢基更加吃驚！

他想像到兩個可能性：——

第一，蘇莎正被人要挾住在屋內。

第二，蘇莎已被人擄去了！

上述兩個可能性，畢基如果有權選擇的話，他寧願屬於第一類。最低限度，他還可以設法去拯救蘇莎。

可惜，他根本沒有選擇的可能！

×　×　×

劉福和畢基把大門弄開了之後，裏面果然是見不到蘇莎的影子。

然而，屋子裏一切又顯得井井有條！

既然沒有掙扎的跡象，蘇莎大概不會是被人入屋擄去的了。

畢基首先開啓了電話錄音裝置！

他和劉福都可以聽到了蘇莎與任彼得的電話交談的內容。

他沒有猜錯，任彼得果然苦纏住蘇莎；要不是蘇莎早已對他說得如此明白，畢基可能還聽得一頭霧水。

憑這條電話錄音帶，任彼得似乎已經返回到這兒來了。

可惜，任彼得沒有談及「殺警、奪槍」的事；到底那些事情會不會也是他做的呢？

畢基立即致電胡德！

雖然他明知這件事很難向胡德交代，但在情理上也應該以第一時間向他報告。

胡德警司大爲緊張，答應立刻放下公事，帶人趕到現場來。

×　×　×

大隊警方人員將整幢住宅大厦團團包圍住。

根據畢基和劉福二人的現場調查之後，他們認爲蘇莎仍會留在那幢大厦之內。

因爲樓下那名冒充管理員的探員，根本未見到蘇莎外出！

胡德警司決定要進行逐屋搜查。

雖然這可能被人非議，但爲了救他的妻子，也顧不了這許多。

眞正的管理員告訴畢基他們，這大厦的住客，一般都是住了很久，只有一伙是最近才搬入來的；那就是八樓A座。

八樓也就是電梯按「8」字那一層。

許多大厦對樓宇層數的稱呼，「中」與「西」並不統一。例如二樓，電梯則按「1」字，那很易造成混亂。

所以，現在已有不少人索性將二樓用阿拉伯字「2」代替。

胡德警司忽然覺得自己太過大意，爲什麼從不想過大厦其他住客？

能够這麼清楚他行踪的，必有原因；所以，如果他够機警的話，早該想到了。

畢基覺得管理員這份口供非常有用，最少他已提供了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同時亦可以避免「逐層搜索」的麻煩；那必然會造成許多住客的埋怨！

今時不同往日，警方的行動假如沒有充份理由，隨時會被輿論抨擊！

胡德警司的住宅就在「7」樓A座；管理員口中的「8」樓A座，剛好就在他的頂上那一層。

這是否意味到一切都是一項十分有計劃的行動？

潛望儀器的妙用

胡德警司和畢基等人，在管理員的陪同下，來到了八樓A座門外。

警方人員如臨大敵！

便衣警探們荷槍實彈，躲在梯間轉角處。

左隣右里的住戶，經由管理員勸告，暫時不要開門外出，以防不測。

門鈴由管理員去按。

胡德和畢基的見解一樣，準備先由管理員誘屋中人開門，然後才一湧而入。

當然，一切只是假想而已！

也許這一戶人家，根本與這件事完全扯不上關係。但是，根據管理員說：他們這裏的住客都住了一兩年以上。

只有八樓A座是前些時才搬來的；而且只有一個男子。

既然沒有其他人同住，又是一個單身男子，就更覺可疑。

門鈴响了很久仍無反應！

管理員回頭對胡德警司說：「他可能外出未返。但我記得今天未見過他。」

胡德等人躲在梯間一角。

他問管理員：「那人住進來之後，常常躲在家裏嗎？」

「是的，他很少外出。」管理員又說，「有時外出之後，會去到三更半夜才回來。」

「他叫什麽名字？」

「我們只知道他叫史先生。」

畢基忍不住插咀問道：「這位史先生有多大年紀了？」

管理員說道：「三十餘歲，身裁頗高大。」

畢基心裏想：這與蘇莎口中所講的任彼得差不多。

胡德對管理員說：「你可有這住宅的門匙？」

「有是有的，不過——」管理員很猶疑地眨着雙眼。

「你放心！如有問題，一切後果由我負責！」胡德警司道。

管理員無可奈何，用存放於管理處的後備門匙去開八樓A座的大門。

在這刹那間，警方人員更加緊張，因爲屋子裏的人，隨時可能反抗！

說不定有人一湧衝出來！

說不定有人開槍突圍！

因此，警方人員紛紛在戒備下，盯住管理員的每一個動作。

門開了！

各人躲在管理員後面。

只見大門打開，身穿避彈衣的警方人員，首先衝入去！

但是，在槍管監視下，屋子裏却顯得一片沉寂！

探員們迅速採取行動，入屋後立即走到屋內各處搜查！

他們紛紛注視一些隱蔽處，也到了後門和太平梯一帶監視。

但是屋前屋後，根本就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何况是人呢！

胡德警司又驚又洩氣！

他不知道是否找錯了門路，只覺得他的妻子這一回總是凶多吉少了。

屋內的傢俬十分簡單。

這是典型的王老五住宅。

管理員現在倒有些担心起來：他担心那位住客史先生突然回來。

「對不起！」胡德警司是個明白法理的高級警官，他晓得這樣做是非法的：除非有證據證明這裏的住客犯罪。否則，這樣子沒有手令入屋搜查，法理上很難說得過去。

胡德警司又對那管理員道：「也許只是一場誤會，史先生如果埋怨你，請他找我，讓我來解釋吧！」

管理員還來不及答話，畢基已由那邊叫了過來：「警司，請你到這邊來！」

胡德也知道畢基不是一個大驚小怪的人。

他可能有了什麼新發現：因爲當警方人員正在忙個不了之際，他却躲在一角，一會兒利用手中的無綫電對講機講話，另一方面又示意劉福到處搜索。

畢基不是警方人員，所以他手上的無綫電對講機也不是跟警方人員連絡的：而是跟劉福的手下們取得連絡。

畢基原來一直有派人在隣近高層的大厦天台監視。

現在畢基就是要問他們有沒有任何發現。

他站近窗口，但派在高層大厦天台的人，却見不到他，那可能是角度關係。

既然對戶大厦天台的探員見不到畢基，那麽，即使在此之前，這窗口有任何活動，對戶天台的人也同樣見不到。

畢基現在透過無綫電通話機，就是要問這些有關情形。

畢基爲什麽這樣注意這個窗口？

因爲這窗口對下，就是胡家的客廳，兩者的窗口是同一直綫的。

那邊，劉福已找到了一些設計特殊的東西——一支可以伸縮的「潛望鏡」——就像潛水艇所用的原理差不多。

這正是畢基想像中的東西。

原來畢基曾想像到居住在這裏的人，如果就是任彼得的話，他可能利用一種特殊設計，窺伺胡德家中的情况。

若非如此，他又怎會如此清楚胡德警司的一舉一動，以及胡家的虛實？

胡德外出，怪電話立即就到。

畢基離開胡家，怪電話就會來！

諸如此類的情形，都足以引起畢基的懷疑。

畢基於是想像到：第一，任彼得可能在胡家對戶那幢大厦居住，利用望遠鏡監視着胡家的一切。

第二，任彼得可能在胡家之內，偷裝了竊聽儀器。

但是，在另一角度看，胡德又是什麽人？

胡德是警方一名高級偵緝警司，他的警覺性十分高。

因此，任何人要在他的住所內動手脚，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此，畢基首先用行動去證實「第二個假想中的可能性」。

他小心搜查過胡家的每一角落：雖然胡德是一名高級警司，仍然難免爲人所乘。主要還是由於胡家只得一個蘇莎經常留下，此外就是那名鐘點女傭。

結果，畢基並未發覺胡家藏有偷聽儀器：證明他的「第二個可能性」不存在。

直至他在不久之前，聽到這住宅大厦的管理員說：八樓A座租給一名單身漢。畢基才恍然大悟！

對了，畢基早該想到有「第三個可能性」的存在。

爲什麽一個單身漢會花費那麽多的租金稅居於此？

除非他是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否則，他一定十分富有。

因爲這兒是高級住宅，每月的租金數以千計。

管理員又說：此人——史先生，很少外出，有時可能在黃昏後出去，一去又是三更半夜才回來。

畢基至此更加肯定第三個可能性——經常騷擾蘇莎的怪人，就住在她的頭頂那一個住宅單位。

只有這樣，對方才可以對胡家的一切，瞭如指掌。

現在胡德的同事兼好朋友——劉福，終於找到了證據，證明畢基想像中的「第三個可能性」確實存在！

劉福從衣橱中找出的東西是一支可以伸縮的「潛望儀器」。

畢基爲了證明自己的想法正確，就地試用那支特殊設計的潛望鏡！

果然，由這兒窗口，可以從鏡中窺見下面屋內的情形。

那支不銹鋼的伸縮金屬管，可以伸長至一丈過外！

但是，如果懂得運用的話，只須小心地伸展至下一層的窗門外一角，已經可以見到屋子裏面的一切！

如果每次只伸至窗口一角，相信蘇莎，甚至胡德亦未必發覺！

因此，畢基的設想應該全對了。

胡德警司正待下令全體撤離現場，以免被這屋子的主人責怪，但從此發現之後，情形自然又不同了！

警方人員不但沒有撤出現場，相反，他們更展開了地毡式的搜索！

新發現

胡德警司的一名高級助手——李督察帶領着一名探員，匆匆趕到胡德警司的家中來。

胡警司的家，已變成臨時指揮中心，主要還是由於蘇莎被人神秘綁架。同時又在樓上一個單位發現了可疑的綫索。

李督察已經在人民入境事務處查過了，任彼得的確已經回來了。

任彼得是經美國領事館正式簽證入境的，時間已有個多月。

他報稱住址是美國人經營的一家大酒店。但是，李督察帶人去找過了，酒店方面說：他只住了三天！

胡德警司已從畢基口中獲悉蘇莎過去的「戀愛史」。這是他在以前從未聽說過的！他一度奇怪畢基，如果這浪子一直留下陪伴着蘇莎，事情就不致發展至到這地步！

但是，畢基却有他的理由，他在無法解開這僵局的情形下，冒險一試是無可奈何的抉擇！

現在蘇莎生死未卜，但是，却給畢基找出了答案來。

最低限度，他已知道任彼得和蘇莎過去的微妙關係！

就憑此綫索追查之下，又進一步證明任彼得果然回來了！

「這傢伙一定是心理變態！」胡德警司又驚又懼！

驚的是蘇莎目前的處境，任彼得可能因愛生恨，對她不利！

胡德警司本來不想讓這私事公開，但既然事到如今，也無可奈何了！

他惟有循正式手續，派人與美國領事館方面連絡。

他希望取得一切有關任彼得的資料，由警方正式發出通緝令！

在那幢住宅大厦之內，畢基和劉福也正在忙個不了！

他們分頭在大厦各層展開搜索！

因爲根據守在街上和樓下的私家探員的口供，蘇莎並未露面，也沒有任何陌生人在那段時間內離開該大厦！

那就是說：蘇莎可能仍在大厦之內，被人要脅住！

另一個可能性是：他們由後門離去！

但是，後一個可能性雖然存在，却不大。因爲後巷也同樣有私家探員把守。

此等屬於劉福私家偵探社的私家探員，分別化裝成各式人等，分別盤據於大厦四周，任何人出入此間，也難逃他們的雙眼！

因此，畢基帶人登上了天台等處去觀察！

畢基想像中，對方可能利用其他方法離開這幢大厦！

由於各大厦之間相連建築，所以由天台或其他地方爬到隣座大厦去，那是極有可能的事！

畢基一邊到各處找尋綫索，一邊不斷和他手上的無綫電對講機與對面大厦天台的私家探員們連絡。

盤據在對面一幢大厦高處的一名私家探員，在畢基的無綫電指揮之下，不斷轉換角度與位置，目的是要對各處可能逃走的路綫展開更細心的觀察！

終於有了一項非常重要的發現！

那是八樓走廊盡頭處的一個窗口外面，竟然給他們發現了一條繩梯！

原來位於左隣的是一幢七層高的舊樓，所以由八樓沿住繩梯再下一層，便是該舊樓的天台之上。

那窗門一直掩上了，而且有鐵枝構成的「窗花」！

所以，當初警方人員根本沒有留意到窗外的一切！

現在經私家探員用對講機通知了畢基之後，畢基走到那兒小心檢查，發覺那窗門曾經被人做了手脚！

那窗框可以隨時打開。

窗框本來在建築時，已經燒焊，除了那扇玻璃窗門之外，窗框是固定的。但是現在，它竟然可以拉開。

這是公衆走廊，除非打大風，落大雨，否則大厦管理員巡邏每一層樓時，亦未必會留意到這裏！

畢基現在就由繩梯爬落去！

另一方面，胡德警司已接到報告，立即派指紋組人員，趕到現場，印取歹徒可能留下的指紋和綫索！

畢基和劉福則在隣居的天台之上，展開連串的搜索！

× × ×

那七層高的舊建築物，正門是面向另一條橫街的。

那位於右隣的舊建築物，住客十分複雜，而且沒有管理員！

不過，由於那是接近胡德住所的地方，所以私家探員仍然注意到該處横街的動靜！

根據一名僞裝成小販的私家探員憶述：他似乎見過一名清道夫打扮的人，由該七層大厦將一個竹籮搬上了一輛垃圾車之上！

除此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可疑人物出現於該處了！

垃圾車，竹籮，一切可能都是偽裝而已！

畢基覺得在這一場鬥智的過程中，他顯然功虧一簣！

儘管蘇莎可能已經被人帶走，警方仍然在該七層舊樓之內，展開了地毯式的搜索！可惜，一切努力只是枉然！

× × ×

警方已從有關方面找到了任彼得的照片。

經大廈管理員辨認之後，證明照片中人就是八樓A座的住客史先生。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非常有計劃的行動！

任彼得因愛成恨，特地由美國回來，以史先生名義租下了八樓A座，目的無非監視胡德兩夫婦！

畢基懷疑蘇莎可能還隱瞞了一些事實，例如，當任彼得由外國回來後，曾致電找過她，或企圖約會她！

但是蘇莎怕丈夫知道，可能拒絕了，甚至事後也沒有提及這個人！

正是由於蘇莎隱瞞事實，才令到這件事變得更複雜。

現在最令畢基担心的，就是任彼得用偷渡方式，把蘇莎帶到外地去！

因此，胡警司立即通知有關部門，發出了通緝令！

任彼得的照片，迅速分發給各大報章和電視台！

怪客現形

「你還記得我麼？」

一個男子，意氣悠閒地，捧住一杯酒，笑淫淫地瞪住蘇莎！

蘇莎剛從昏迷中甦醒過來！

她是被人用染了「哥羅芳」迷藥的手帕，在電梯內焗暈之後，帶走的。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是你！」蘇莎含恨地盯住他！

他並非別人，正是任彼得！

任彼得嬉笑着說：「我們本來是天生一對，無奈你太不識趣！」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誰叫你是個有婦之夫？」蘇莎斜倚在沙發之上！

她不敢反抗！

因為任彼得的手上有一支槍——那是一支實彈手槍！

蘇莎的丈夫是一名警司，她不會連這些常識也沒有。

那支手槍不但是實彈的，還是一支有編號的警槍！

任彼得說道：「為了你，我已經辦了離婚手續，關於這點，我已在電話中告訴你！」

「但是，我已經嫁了。」

「你為什麼不可以像我一樣？」

「我不想離婚，因為當你玩膩了之後，同樣會離開我！」

任彼得一邊放下酒杯，一邊站了起來：「蘇莎，聽我說，我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離開你！」

蘇莎看見他目露不尋常的神色，一步一步的走過來，心裏十分害怕。

她在沙發上退縮。

可惜，她退無可退！

任彼得已迫近了她！

那陣陣濃烈的洋酒氣味，令她感到十分難受！

他彎腰俯首去吻她！

她閉上眼睛，以雙臂攔住對方。

突然之間，她感到無限吃驚！因為由雙臂之間的空罅迫近她臉頰的，不是熱灼灼的咀唇，而是冷冰冰的槍管！

她吃驚地張開了雙眼。

她發覺他目露兇光！

「你到了這地步，居然還有胆令我難堪！」任彼得的食指指頭，扳在槍機機掣之內！

「你有種！」他又冷冷地說：「可惜，你更貞節，那傻瓜也不會相信你。」

蘇莎急出了淚：「求求你，放過我！男女間的事，你應該相信緣份。」

「你的意思是：我們並無緣份。是嗎？」任彼得滿臉不高興！

「如果我們有緣的話，早該結合了，又何必弄到這地步？」

「緣份應該是人為的，如果他不是一名警司，你又怎麼會對他另眼相看？」

「一個警司也算不了什麼，如果我要找個有財有勢的丈夫，也不會揀他！」

「你太不識趣，也不會揀丈夫，你除了我之外，有許多男朋友，為什麼你偏偏要嫁給這渾蛋？」任彼得狠狠地說。

「我早說過了這是緣份，我覺得他對我太好了！」

「我更加不錯，我對你更好，但你却諸多冷落我！」

「你已有了妻子，你不該為了我而自毀前程。」蘇莎用哀求的目光瞪住任彼得，「我們還是冷靜些談談好嗎？」

「沒有什麼好談的。我已被他們通緝，除非你答應先跟我一齊走，否則，我們只有同歸於盡！」

「走？我們還能走到那裏去？」

「只要你答允我一定有辦法！」

「你何必這樣？」蘇莎說，「我們都不是孩子，你這樣等於玩火，終會燒死自己！」

「我已是勢成騎虎！」任彼得道：「為了你，我不遠千里而來，如果你還負我，我也無話可說了！」

蘇莎含淚哽咽道：「我眞不明白，我有什麼這麼吸引你！」

「你不是相信緣份的麼？我們應該歸咎於緣份吧！」

任彼得透了一口大氣，頹然在蘇莎的身邊坐了下來！

蘇莎似乎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了，最少目前對方沒有強迫她做愛的企圖！

她寧願冒險，也不甘心被他凌辱！

他手上有槍！那是他的武器。

但是，在另一角度看，也是蘇莎的「機會之一」！

只要她能及時奪取那支手槍，她就可以反敗為勝！

當然，那是非常危險的事。

任彼得並未將手槍放下！

蘇莎靈機一觸，此時此地，她似乎要動動腦筋了！

「我很餓！」蘇莎忽然放軟了聲音，「彼得，有吃的東西麼？」

「雪櫃裏有鮮奶，盒子裏有麵包。」任彼得示意道！

蘇莎故作嬌慵無力！「你給些什麼東西將我迷倒？」

「哥羅芳而已！」

「可是，我現在已是渾身無力。」

「嗯——」任彼得回過頭來，瞪住她：「你想怎麼樣？」

蘇莎斜睨他一眼：「瞧你！這才像樣一些，剛才那副兇相太嚇人了！叫我如何敢親近你？」

任彼得彷彿被電殛了一下：「蘇莎，本來我也不想這樣，只是你迫我如此而已！如果你跟我一齊離開這裏，我可以保證令你一生一世得到幸福。」

「你眞有辦法離開這裏？」

「是的。」

「但是，剛才你不是說：他們通緝你麼？」蘇莎說。

「我們可以偷渡離境！」

「你有門路？」

「當然有。」

「嗯——」蘇莎故意作了十分審愼的態度，「可否讓我考慮一下？」

「好吧！」

任彼得一邊回答她，一邊站了起來。

他跑到雪櫃那邊去！

蘇莎看見他槍不離手，知道他仍未相信自己！她也故意站了起來！

果然，任彼得的反應非常敏感。

轉身，挺槍！

「不要動！」

任彼得彷彿面臨大敵！

蘇莎忍不住笑道：「你這算什麼？」

「坐下！」

任彼得用命令的口吻，將手槍的槍咀擺動着！

蘇莎無可奈何！她唉聲嘆氣！苦笑搖頭：「你簡直把我當囚犯！」

「我曾把你當我愛人，可惜你不接受！」任彼得道：「你以為我是傻瓜嗎？我有第六感；我當然知道你想怎樣！」

「你簡直神經過敏！」蘇莎道：「你如此多疑，我幾乎連考慮亦屬多餘。」

「你太不明白我，目前我被迫如此。當我們到了外國生活之後，你一定會見到我對你陪盡細心！」

他從雪櫃中取出了一瓶鮮牛奶，遞到了蘇莎的手上！他沒有說錯，他的確是個十分小心，十分敏感的人！

因此，槍不離手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同時，他也目不轉睛地，盯住蘇莎，即使伸手替她取麵包，也顯得小心翼翼。

蘇莎暗自嘆息：她似乎陷於絕望之境地——她沒有辦法反抗了。

她惟有先吃喝完了，再想辦法！

於是她喝着鮮奶，吃着麵包！

任彼得也有點餓了，他從桌上取來麵包，又從雪櫃中取出了一瓶凍啤酒……

× × ×

胡警司居住的那幢多層住宅大廈，仍有警探在暗中把守住。

八樓A座仍有探員留守！

警方人員已從現場印取了不少任彼得的指紋，電梯中也有！此外，大廈八樓走廊盡頭處的窗門之上，也有他的指紋。

任彼得在本地警方的犯罪檔案中，並無任何紀錄。但是，最近發生的二宗大案——「殺警」與「當街奪警槍」，警方却有理由和證據證明與他有關！

原來在地下賭場內找到的一支曾失去的警槍之上，發現了任彼得的指紋。

在此之前，此等指紋對警方人員似乎毫無意義！因為目前當地警方還未能用電腦處理數百萬人的指紋。

一般情況下，警探在案發現場找到的指紋，首先由指紋組人員，核對過去的犯罪檔案。也就是說：看看是否由「有案底」的人做的！

然則，查起來也就簡單得多了！

如果不是「有案底」的人做的，才由指紋組人員分門別類的，向其他方面去追查。例如人口登記檔案等等！

但是，指紋專家竟然無法在人口登記檔案中找出這一組指紋。因此，當時警方已有理由懷疑這是「非法移民」做的。

但經此一役之後，警方人員由八樓A座取得的指紋，顯然與地下賭場找到的一模一樣。由此證明任彼得就是殺警兇手！

毫無疑問，任彼得存心令胡德警司難堪！一切都是有計劃的行動！

畢基這時候正歎在八樓A座的客廳裏，他不想留在七樓胡德的住宅內，並非怕胡德警司對他諸多埋怨，只是希望再在八樓找到一些有關任彼得的綫索！

「鈴鈴鈴……」

八樓A座客廳中的電話响了！

畢基因為當時正想得出神，電話鈴聲把他從夢中驚醒似的，令他下意識地嚇了一跳！然後急不及待地伸手過去接聽。

「誰？」

「史先生嗎？」

「嗯——」畢基差些忘記了「史先生」就是任彼得的化名！

他吶吶地反問：「你是誰？」

「朋友，別裝蒜了！」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我為了你，差些兒落入警探的手上，現在我等錢用，想求你帮帮忙！」

畢基靈機一觸問道：「你在那裏？」

「路邊一個電話亭。但不是府上街口那處，而是公園橫門的電話亭。」

「你這次又要多少？」

「二千元。」

「太多了吧？」

「一點不多，當你看過了電視新聞，或者報紙上刊出的照片之後，你就知道，這價錢非常值得。」

「你有沒有與警方接觸過？」

「暫時沒有。但是，如果你拒絕我的要求，我可不敢担保。」

「那麼，我如何見你？」

「你到公園橫門附近，我在那兒等你！」對方說完立即掛綫。

畢基彷彿注射了一服興奮劑。

他雖然不知道對方是誰，但這却是一條有用的綫索！最可惜的，就是對方怎麼個樣子，他根本也不知道。

他試從對方的談話中找綫索。

對方說，差些兒落入警探之手」，這等於說，他差些兒被捕，還是會有其他用意？無論如何，畢基決定親自到公園去看看究竟。

（下期續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魔刀

黃鷹·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勝衣因爲跟踪方直，在小巷中遭到歐陽立、臥兩兄弟的夾攻，雙方展開激烈的拚鬥，最後，歐陽立、臥兩兄弟敵不過沈勝衣，歐陽立立卽逃去，剩歐陽臥留下對付沈勝衣，從歐陽臥口中得知他們是受人指使來對付沈勝衣，正因爲沈勝衣好奇心過重，以致對方派出歐陽兄弟來對付他，而　使歐陽兄弟的是一個魔，他所用的是把魔刀，歐陽臥又說艾飛雨、方直都與此人有關係，沈勝衣爲了探清眞相，他又越牆跳進怡紅院中，總管尙威出手阻擋，但是，他豈是沈勝衣的敵手……

君子成浪子　死人變活人

沈勝衣的身形並沒有停下，接向前走去，那些大漢沒有一個看得出尙威已經吃了一個那麼大的虧，看見沈勝衣走來，立時拳腳齊施，亂棒打下！

這些人武功雖然有限，力氣實在不少，他們也顯然經過一番嚴格訓練，這一頓拳棒落下，竟有如一張巨網也似網下來！

沈勝衣倒是意料之外，他當然不會被這些拳棒擊中，身形閃動間，兩手雙飛，並同時施展！

驚呼叱喝聲此起彼落，人影亂閃，到沈勝衣停下來，四個大漢已經給送上了滴水飛簷，三個相纏在一起，還有七個，在一旁發呆。

他們的手中本來拿着一條大棒，現在那七條大棒都已給沈勝衣抄在手中。

尙威也知道這些人擱沈勝衣不住，可是到他一定神，要喝止的時候，那些人經已出手。

這種結果倒是他意料之內！

那位三姐已經來到了閃進迴廊之前，聽得叱喝聲，回頭望一眼！

只一眼她的腳步便不由停下來，然後他的眼睛便鴿蛋一樣睜大。

沈勝衣雙手卽時一揮，那七條大棒散落地上，身形接射出，向三姐那邊射去！

那位三姐看見沈勝衣箭一樣射來，雙腳都軟了，她實在很想開溜，可是一雙腳完全都不聽使喚。

尙威看在眼內，刻不容緩，身形緊接射出，凌空一劍又刺向沈勝衣。

這已是他的第四劍。

沈勝衣有如卸風飛行，那位三姐走了好一會的路，眨眼間便已走盡。

尙威第四劍又落空，可是他的身形並沒有停下來，一落卽起，緊追在沈勝衣後面。

那幾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跟在三姐身後，三姐回頭，她們亦回頭，便變了擋在三姐之前！

可是，沈勝衣還是一掠就到了三姐面前，這眨眼之間，那些女人都已經左右散開。

她們的腰肢纖巧，閃動起來，也自然比那位三姐靈活。

那位三姐已實在看得發慌，但到底見過世面，沈勝衣來到她面前的時候，她情緒已經能夠穩定下來。

也許她已經發現沈勝衣來得雖然快，神態卻一些也不兇，這之前，她也見過沈勝衣用的只是怎樣平和的語氣。

所以待沈勝衣停下，她的腰肢能夠挺起來。

沈勝衣飛燕一樣落下，立卽回頭，尙威仍然在兩丈之外！

尙威實在急得要命，只是急不來，他的身段已經放盡！

沈勝衣等尙威掠到來。

兩丈距離，眨眼卽至，尙威人到劍到，刺到一半，三姐已喝一聲：「住手！」

這語聲居然也頗爲鎮定。

尙威的劍却是有去無回之勢，幸好沈勝衣的出手奇快，一探已然在劍下，同時一托，尙威那一劍立時從他的頭上刺了過去。

沈勝衣身形接轉，左手迅速一帶，尙威的身形不由自主一旋，正好在三姐旁邊停下，就好像還是及時擋在三姐之前。

別人儘管瞧不出，尙威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第六劍再也刺不了出去。

他也知道是沈勝衣給自己面子，於是說話也沒有客氣，立卽道：「朋友，有我在，你還是不要胡來！」

沈勝衣淡然一笑。「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一些惡意也沒有。」

尙威的語聲更响：「朋友——」

沈勝衣揮手截住，方待說什麼，那位三姐已一步跨在尙威之前。

尙威脫口一聲：「三姐小心——」忙亦搶前一步，劍自然指向沈勝衣。

「別裝模作樣了。」三姐却伸手將劍推開，「你以爲我瞧不出？」

尙威當場怔住，神色尷尬。

三姐目光落在沈勝衣面上。「我雖然只練過幾年武功，甚至還比不上我這個護院，可是我的眼，也很利。」

沈勝衣笑笑。

「我也是姓尙，排行第三，所以有人叫我尙三娘，或者尙三姐，你喜歡怎樣叫也可以。」

「叫三姐好了。」

尙三姐一笑。「高姓大名？」

「沈勝衣。」沈勝衣並沒有隱瞞。

尙威一聽，面色大變，目定口呆！

三姐亦顯得非常詫異，但很快就回復正常。「我聽過你的大名！」

沈勝衣早就看出這個女人厲害，也無意拿名字唬對方，道：「若不是實在有這必要，我也不會在這時候，這地方騷擾我那位朋友，希望三姐能够通融一下。」

三姐失笑道：「以你的本領，硬闖進去，相信也沒有人阻得了，你這樣叫到，我若是還拒絕，那是我自討沒趣。」

沈勝衣沒有作聲，三姐笑問：「你看我像不像一個會這樣自討沒趣的人？」

「不像！」

「尙威——」三姐接吩咐。「你替我送這位沈公子到阮公子那兒，說話舉止可着意一些。」

尙威只有應一聲：「是。」

三姐接擺手。「公子請——」

「麻煩三姐。」沈勝衣表現得非常有禮。

「不麻煩。」三姐接將路讓開。

尙威隨卽道：「沈兄這邊請。」舉步走前去！

沈勝衣一聲有勞，緊跟在尙威身後。

目送兩人轉進走廊卜見，三姐才有氣無力的揮揮手。「別呆在這裏了！」

那幾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一湧上前，一個道：「媽媽，這個人就是名聞天下的大俠沈勝衣？」

另一個接道：「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一般人，不簡單的了。」

三姐冷冷的道：「無論他是不是沈勝衣，與你們好像都沒有什麼關係。」

「他的朋友是這裏的客人，會不會他是這個藉口……」

三姐冷截道：「你們都不是小孩子，怎麼還這樣幼稚？」

她的語聲冷得簡直已可以結冰，那幾個女人不由得都怔住。

三姐接揮手，這一次明顯的很用力。

「同你們的房間去。」

那幾個女人方待舉步，三姐又喝住：

「慢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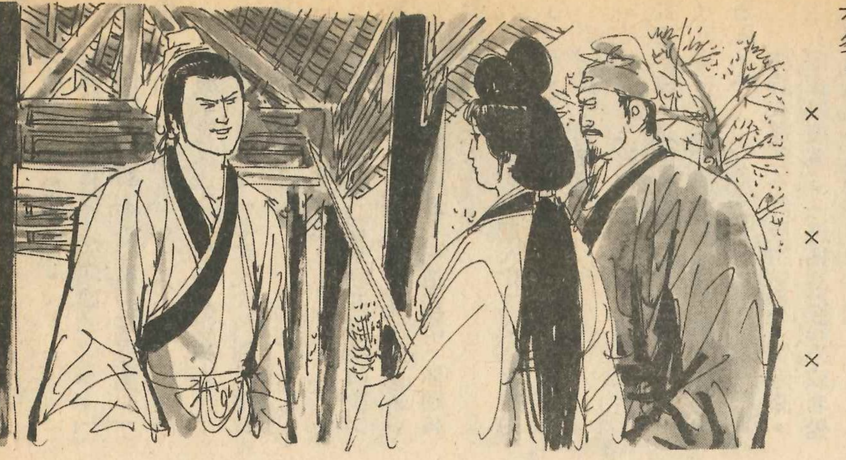
「媽媽還有什麼吩咐？」

「這件事最好你們立卽就忘掉，不要跟任何人說，這對你們，對怡紅院，都沒有好處。」三姐扳起臉，說得很認眞。

那幾個女人還是第一次看見三姐這樣緊張，知道事情不簡單，忙自點頭，一旁散開。



三姐目光一掃，喃喃自語道：「江湖



人的事情，還是少管爲妙。」

這好像說給那些大漢聽，又好像只是說給自己聽，然後她亦舉步離開。

那些大漢一個個呆在那裏，給沈勝衣送上了瓦面的也不例外。

沈勝衣這三個字着實嚇了他們一跳，他們的武功雖然不好，對於這個姓名却並不陌生。

不知道有沈勝衣這個人的人，事實並不多。

× × ×

迴廊曲折，到處不太靜，但也不怎樣熱鬧，時間到底仍然早。

沒有絃歌聲，兩旁的房間，偶爾傳出一陣聽來令人心動神旌的聲音。

沈勝衣只是覺得很不舒服，他雖然不是一個君子，一向也討厭到這種地方。

他雖然有時也會到這種地方，但是每一次，都是因爲在這種地方出了一些令他不能不到一趟的事情。

他實在很奇怪，在他的朋友中，竟然有那麼多喜歡在妓院出入。

更令他奇怪的是，那些事總是離不開死亡的。

這一次他當然希望例外。

尙威一路上沒有說話，沈勝衣知道他實在也不很舒服，這一次的失敗，極有可能影响到他在怡紅院的地位，沈勝衣也只能够說一聲抱歉。

他並不希望破壞別人的衣食，就是這一次，他也已盡了心力。

那位尙三姐眼睛的銳利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忽然有一個奇怪的念頭。

——那位尙三姐除了眼睛之外，身手會不會也一樣很出人意料？

他想問尙威，但他亦知道，尙威就是肯回答，也不會告訴他實話。

所以他只是默默跟在尙威身後。

× × ×

尙威終於在一個房間之前停下來。

那個房間不怎樣起眼，不像是紅人所有，這附近也是比較簡陋。



尙威腳步才停下來，就發出了一聲冷笑。「沈大俠名震天下，相識也是遍天下，但能够成爲沈大俠的朋友，未嘗不是一件很光采的事情，可惜這只是沈大俠的光采。」

沈勝衣聽得出尙威是什麼意思，淡然一笑道：「嫖妓並非一件可恥的事情。」

「也不是一件光采的事情。」

「這要問他個人才知道。」沈勝衣目光落在房門上。「正如有人鄙視在妓院裏工作的人，但這種工作是否應該鄙視，也是因人而異，而個人的感受同樣是最重要的，拿閣下來說，也許閣下認爲這是一件很光采的工作。」

尙威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這房間住的是秋紅，雖然不是這兒最便宜的一個，也差不多的了。」

沈勝衣搖頭。「美與醜與生俱來，老與少，更不是任何人能够控制。」

尙威笑了笑。「你錯了。」

沈勝衣淡淡的「哦」一聲。

尙威道：「秋紅現在才不過二十歲，論姿色，在怡紅院中，要能比得上她的，只怕還不到十人。」

沈勝衣有些詫異的轉望向尙威，沉吟着終於一問：「那是爲什麼？」

尙威冷冷的一笑，說道：「她的肺有病。」

沈勝衣一皺眉。

尙威冷笑着接道：「與她接觸的客人，極有可能被感染，而她每一次接待客人，病勢總會重一分。」

沈勝衣歎息。「那爲什麼還要强迫着她工作？」

「沒有人强迫她，三姐還不是一個那麼沒有人情味的人，只是她認爲這樣白吃白住不好，所以有客人找她，她都絕不會拒絕。」

沈勝衣無言。

「可是儘管她的價錢很便宜，她的客人並不多。」尙威似乎亦有些感慨。「這大概因爲除了要冒着染病的危險之外，還要忍受得住她的不停咳嗽，還要有鐵石一

樣的心腸。」

沈勝衣雙眉皺得更深。

尚威盯着沈勝衣，帶嘲諷的說道：「閣下這位姓阮的朋友，心腸的確與鐵石一樣。」

沈勝衣脫口道：「他不是這種人。」

尚威冷笑道：「看來沈大俠對於這位朋友還不怎樣了解。」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尚威沉聲道：「近來秋紅很多時咳出來的是血，院裏的姑娘大都瞧不過眼。」

沈勝衣沉吟着道：「這些話，你應該對三姐說。」

「這裏的事情沒有人比三姐更淸楚的了，可是連她也勸不服秋紅。」

「這件事有些奇怪。」

「根據三姐的觀察，認爲你那位朋友很有辦法，這是說他有一種特殊的本領，秋紅每一次都給他弄得死去活來，已爲他着迷。」

沈勝衣那種不舒服的感覺又冒起來。

尚威繼續道：「這種話你聽來或者覺得太惡心，但都是事實。」

沈勝衣微喟。「也許我應該勸止他再這樣下去。」

尚威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沈勝衣目光又落在門上。「奇怪。」

尚威道：「你懷疑我的話？」

沈勝衣搖頭。「我只是奇怪，你的聲音這麼高，房裏却一些反應也沒有。」

尚威說道：「這些雖然都不是廢話，我所以說這許多，主要也是要給他時間出來。」

沈勝衣突然問道：「這房間有沒有窗戶？」

「有——」尚威目光一轉，「只是從那個窗戶跳出來，還是要經過這條走廊才能夠離開怡紅院。」

「很好，」沈勝衣吁了一口氣，「我這位朋友並不是聾子，他既然不肯出來，我們只有進去了。」

語聲一落，他右手試在房門上一推。

一推即開。



崩的接一聲異响，三支弩箭品字形接向他們迎面射來。

據說妓院裏姑娘的房間，除非沒有客人，否則都會緊閉。

這一點尚威當然最是淸楚，所以門一推即開，他當場一怔。

一怔已足以致命，那三支弩箭雖然只有一支向他射來，却正射要害，到他閃避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幸好他身旁有一個沈勝衣。

沈勝衣也是一怔，却沒有影响他的反應，在一怔的同時，他的身形已然向一旁偏開去。

「颼颼」的兩支弩箭向他的胸前旁射去，他右手同時一伸，食指中指一夾，將射向尚威咽喉那支弩箭夾住。

那支弩箭鋒利的鏃頭距離尚威的咽喉已不過三寸，說險當眞是險到了極點。

尚威甚至已感到那支弩箭的尖銳，一股寒氣由背脊直冒上來，不由得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射空的那兩支弩箭射進了對門牆壁，沒入三寸。

尚威回頭一眼瞥見，面色又是一變，一聲「多謝」尚未出口，沈勝衣已然掠進房間內。

沒有其他的襲擊，沈勝衣的劍也未出鞘，一直掠到床前，才突然停下。

床上有人，死人！

一個雖然美麗，却瘦骨嶙峋的女孩子身子赤裸，頭髮披散，仰倒在錦被之上。纖腰一束，胸膛小巧，這個女孩子實在瘦得可憐，膚色更就是蒼白得彷彿連一絲血色也沒有，但仍然光滑，在燈光下散發着一種令人目眩的白芒，襯着那一頭黑蛇也似的盤纏散髮，說不出的妖異。

妖異而迷人。

她的眼睛緊緊地閉上，一雙手緊抓住那張錦被，十指深深的陷進錦被內，一面既痛苦，又快樂的表情。

她也就在這種快樂與痛苦之中死亡。

方直却是死在恐懼之下。

他亦是赤裸着身子，壓在那個女孩子



之上，一張臉向着門那邊，眼睛仍然睜大，眼瞳中充滿了恐懼。

十二支弩箭深嵌在他的後背之內，其中最少有六支正中要害。

那些弩箭都是三支一組，成品字，弩箭之外，還有一支長劍。

就是這支長劍直沒至柄，穿透方直的身子，再插入那個女孩子的體內，將兩人一起釘在床上。這支長劍當然也致命，方直到底是死在劍下還是箭下？

血仍然在奔流，兩人當然是死了才不久，沈勝衣只看這仍然在奔流的鮮血已知道，他也就怔在床前，雙脚就像是給釘子釘穩在地上。

尚威跟着走進來，看見這種情景，亦不由怔在旁邊。

沈勝衣沒有理會他，一雙眼盯穩在方直的屍體上，劍眉深蹙。

這絕無疑問是殺人滅口，沈勝衣不能肯定的只是，方直的被殺，到底在歐陽兄弟的襲擊他之前還是之後。

表面上看來，這應該是之後，但之前，亦不是全無可能。

道理很簡單，那既然是有足夠的時間殺方直，亦應該有足夠的時間讓方直離開怡紅院，這殺機，在發現沈勝衣追踪方直進入那條小巷的時候也許便已經引發的了，歐陽兄弟的襲擊目的未嘗不可能只是在暫時牽制他的行動，阻止他與方直接觸。

方直到底知道了什麼秘密？

沈勝衣雖然不知道，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經可以看出關係重大。

尚威等了一會，看見沈勝衣仍然在那裏發呆，不由試探道：「沈公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沈勝衣果然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淸楚，苦笑道：「我也不淸楚。」

尚威「哦」一聲，顯然有些不相信。

沈勝衣接說道：「也許他知道得太多了。」

「很多什麼？」尚威追問，這個人的好奇心顯然也大得很。

沈勝衣搖頭，「由開始到現在，幾乎沒有一件事不是在我意料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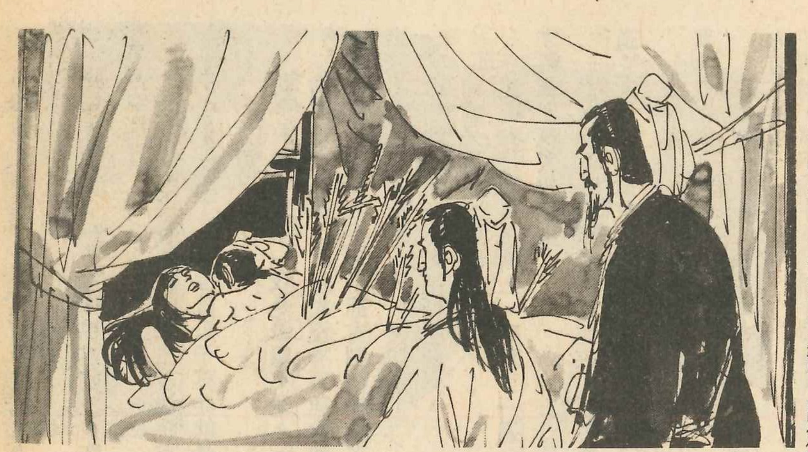
他說的是事實，艾飛雨的殺人，方直的嫖妓，歐陽兄弟的出現——

甚至方直的喜歡摧殘秋紅這個有肺病的弱女，又何嘗不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尚威詫異的望着沈勝衣。

「這些事每一件都是與我的兩個好朋友有關，偏偏又給我遇上，所以我來了。」沈勝衣苦笑了一下。「也許就因爲我的出現，使得整件事變得更複雜。」

尚威沉吟道：「你意思是說，因爲你



發現了你這位朋友有些不安，要追問究竟，迫使某些人殺人滅口。」

「表面上看來，就是這樣了。」

「那個兇手——」尚威面色突然一變，放目四顧。

沈勝衣看在眼內，歎了一口氣。

尚威目光轉回沈勝衣面上，有些尷尬的道：「那三支弩箭……」

沈勝衣探手用力從枕旁取出一個箭匣子。

那個箭匣相連着一條綫香粗細的繩子，繩子的另一端斜繫在一側的門框上，門若是在外推開，撞在繩子，繩子就牽動着機括。

弩箭也就是因此射出來。

這種裝置雖然簡單，却亦見心思，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能夠安排妥當，安排的那個人縱然不是老手，心思也必然遠在一般人之上。

尚威目光一落，神色更尷尬，道：「我應該注意到的，却沒有注意。」

沈勝衣道：「怡紅院這之前相信還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沒有。」尚威微喟道：「這些日子實在過得太舒適了，所以我的反應才會變得這樣遲鈍，兇手若是仍然在房間內，我就是不死在弩箭之下，他除非不出手，否則我只怕也很難保得住性命。」

沈勝衣沒有再作聲，又仔細打量了那兩具屍體一眼，劍眉皺得更深。

尚威目光亦一轉。「殺人的最少有兩個人。」

沈勝衣緩緩道：「是不是因爲除了弩箭之外還有一支劍？」

尙威轉問：「以沈公子看來……」

沈勝衣道：「箭與劍亦可能是出自同一個人，那一劍的目的，很可能只是要殺死秋紅。」一頓接又道：「那些弩箭誰也可以看得出，已足以致命的了。」

尙威道：「是不是秋紅已認出他是什麼人？」

「也許，」沈勝衣沉吟着道：「但亦不無可能，這個人很特別，只要秋紅說出來，我們就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人。」

尙威道：「以我看，這個人這麼容易找到這裏來，對於怡紅院的環境必非常熟悉。」

沈勝衣沉吟着道：「就是怡紅院的常客亦不足爲奇。」目光又落下，歎了一口氣。

那一劍的目的，會不會只是要將方直的醜態留下來？

沈勝衣倏的生出這個念頭。

尙威已經在留意着沈勝衣的表情，看見他這樣，不由又問道：「公子好像還發現了什麼？」

沈勝衣沒有說出來。

尙威試探着又問：「公子好像對於這位阮公子的所爲很詫異。」

沈勝衣脫口應道：「他本來應不是這種人。」

尙威道：「也許他一直都隱蔽着，表面是一套，實在又一套。」

沈勝衣道：「他就是能够騙過我也不能騙過其他朋友。」



「這位阮公子的朋友很多？」

「很多。」沈勝衣奇怪地問：「你們對他好像完全陌生。」

尙威沉吟了一下。「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對我說過，他很像一個人。」

他忽然笑了起來。「他說他很像方直，這當然，絕沒有可能是方直，因爲方直是一個君子。」

「人所共知，一個眞正的君子。」沈勝衣顯得有些兒無可奈何。

「好像他那樣的一個君子又怎麼會嫖妓？」

沈勝衣說道：「所以你根本就沒有在意！」

尙威的笑容突然僵結，呆望着沈勝衣，訥訥道：「這……這位阮公子莫非就是『君子』方直？」

沈勝衣微喟道：「我是希望不是。」

尙威怔在那裏，沈勝衣沒有再理會他，沉吟着緩緩伸出手，將那支劍緩緩拔了出來。

血狂湧，看來仍然是那麼鮮亮。

尙威呆看着，一聲也不發。

沈勝衣目光落在劍上，細看了一遍，才將劍在枕旁放下來。

尙威從咽喉發出了一聲輕咳，忍不住道：「這支劍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

沈勝衣點頭。「隨便在那裏，都可以買到這種劍。」

尙威道：「兇手看來早已經考慮到這方面。」

沈勝衣淡淡的道：「劍雖然普通，用劍的却是一個高手！」

尙威的目光這才落在傷口上，沈勝衣接道：「只有高手才能够刺出這麼精彩的一劍！」

尙威却看不出這一劍精彩在何處，他雖然很想知道，却沒有追問。

沈勝衣也沒有再說那一劍，揚起右手看了看夾在指縫中那支弩箭，隨又在劍旁放下。

尙威目光隨着一轉，試探問道：「這種弩箭看來頗不簡單。」

沈勝衣道：「用得起這種弩箭的人一定不會是守財奴。」

尙威立卽道：「這就是綫索。」

「不是——」沈勝衣搖頭。「這種弩箭乃是神機營定製，用的是特別金屬，配合强弓，十五步之內，可以洞穿甲胄。」

尙威道：「除了官家，外面的人是不可能買得到的了？」

「買得到，只是價錢比一般的要貴上五倍。」沈勝衣一面伸手扳着方直的雙肩，一面道：「雖然這樣，買的人仍很多，據說單就是四川唐門，就曾經一次買去了十萬支之多。」



尙威嘟喃道：「唐門也放心買的東西，其他的人當然就更放心了。」

沈勝衣小心翼翼的將方直的屍體翻過來。

尙威倏的一聲苦笑。「看來我的江湖經驗實在少得可憐。」

沈勝衣道：「因爲你已經算不上是一個江湖人。」

尙威歎息。「本來是的。」

沈勝衣淡然一笑。「能够退出江湖當然是退出江湖的好。在江湖，很多事都身不由己，性命也比較一般人短促。」

尙威沉默了下去，沈勝衣雙手隨卽在方直的面上摸揑起來。

他的動作很慢，但很仔細，在額頭耳後頷下更加仔細觀看，尙威一旁越看越奇怪，忍不住問道：「他的臉又怎樣了。」

「很正常——」沈勝衣的語聲明顯的透着强烈的失望，接又歎了一口氣。

尙威忽有所悟，道：「你是懷疑他可能是別人易容？」

沈勝衣道：「不錯。」

「看來你要失望了？」

「很失望——」沈勝衣頹然放開雙手，「既不是易容，天下間又怎會有這麼相似的兩個人？」

尙威訥訥地問道：「你是絕不會認錯人的了？」

沈勝衣苦笑。「我們的記性一向還不壞，對於這個朋友也一向特別留意。」

尙威追問：「留意什麼？」

「一個眞正的君子，一般的行動看來都非常有趣，有時留意一下，也未嘗就不是一種樂趣。」

尙威亦不由苦笑起來。

沈勝衣頹然退下，在一張椅子上頹然坐下來，尙威突然又說道：「不親眼看見，相信你也絕不會相信方直會來到這種地方，做出這種事情。」

沈勝衣點頭。



「方直要變也應該早就變了，等不到現在。」尙威苦笑道：「看來這只能解釋是你這位朋友，突然迷失了本性。」

沈勝衣緩緩道：「江湖上有一種傳說，某些人能够利用藥物控制別人服從他們的命令，做出一些違反本性的事情，但我這位朋友顯然不是這回事。」

尙威道：「他不是第一次到這兒，一直看來一些也不像失去常性的樣子。」

沈勝衣歎息着道：「我雖然只跟了他一段路，却不能不承認他一切看來都很正常——這當然是對不認識他的人來說。」

尙威道：「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却是像變了第二個人。」

「是進入了小巷，認爲沒有人看見才變的，這種變可以說是非常正常。」

尙威沉默了下去，沈勝衣亦沒有再作聲，腦袋中却也沒有什麼，就像是突然給抽空。

也不知過了多久，尙威才又開口道：「這件事公子準備怎樣處置？」

沈勝衣沉吟着道：「我現在應該走一趟方家，也許在那裏可找到一絲綫索。」

尙威急問道：「這兩具屍體又怎樣處置？」

沈勝衣道：「暫時不要動，等我回來。」長身而起。

尙威呆望着沈勝衣，沒有任何表示，他事實亦什麼主意也沒有。

沈勝衣舉步走了出去，腦筋又活動起來。

毫無疑問，他是一個聰明人，但卽使他怎樣聰明，也不會想到，一個無可救藥的死人竟然會復活！

× × ×

夜色已深濃。

沈勝衣走出秋紅的房間，忽然有一種感覺，就像是走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怡紅院到處都已經亮起了燈光，該明亮的地方光如白晝，不該明亮的地方，燈光却用得非常旖旎，也當然非常恰當。

兩個小丫環等候在迴廊外，看見了沈勝衣，一齊迎了上來。

是尙三娘吩咐她們等候在那裏，等候沈勝衣出來，然後引到內堂。

× × ×

內堂是尙三姐欵待貴客的地方，沈勝衣到達的時候，尙三姐已經等候在那裏。

只有她一個人。

她的神態很平和，面上雖沒有愁容，但一絲笑容也沒有，倒是顯得有些懶洋洋的。

桌上準備了名茶，芬芳撲鼻，弦歌聲一陣陣傳來，環境也實在很好，沈勝衣却一些喝茶的心情也沒有。

他也沒有坐下。

尙三姐看着沈勝衣，悠然道：「怎麽不坐？」

「要趕去一處地方。」

「很重要的事？」

沈勝衣點頭。「雖然去到也許已不是時候，但還是要走一趟。」

尙三姐頷首轉問：「秋紅的房間裏出了什麽事？」

「死了兩個人。」

「秋紅是其一，你那位朋友……」

「也死了。」沈勝衣補充一句。「死在弩箭利劍之下，殺他們的是高手。」

三姐的面容居然沒有變，突然問：「你那位朋友到底是不是眞的叫阮環？」

沈勝衣搖頭。「他本叫方直！」

三姐這才變了面色，但驚訝之色更濃，脫口一聲：「沒有可能！」

沈勝衣苦笑。

「你沒有認錯人？」三姐這句話出口亦知道是廢話，隨又說道：「這實在不可能。」

沈勝衣很明白三姐的心情，除了苦笑之外，亦無話可說。

三姐歎了口氣。「這裏的事，交給我可以了。」

沈勝衣一聲「多謝」，轉身再舉步。

好像「多謝」這種話他一向不慣說，今天說來却非常流利，就連他也不禁有些懷疑自己是不是有些失常，在失常之下，又將會做出什麽令人意外的事情來。



× × ×

兩個小丫環接待沈勝衣到怡紅院大門，就像是送客也似的送了出去，只差在沒有幾句塲面話。

——若是有朋友現在看見，不知道他們又會怎樣？

此念一動，沈勝衣不由苦笑了一下，急步走下石階，往方直城中那幢屋子的方向走去。

長街兩旁的夜店這時候都已亮起燈火，行人很多，聲音嘈雜。

沈勝衣垂着頭走着，倒不是因爲方從妓院出來，只是心緒太亂，想清理一下。

他的頭垂得並不低，眼睛也沒有因爲心情影响看不見迎面走來的人。

幾個人迎面走來，但都沒有撞在沈勝衣身上，有兩個雖然瞎貓一樣，還是給沈勝衣讓開去。

這些人之後，差不多有兩丈距離沒有人再迎面走來，沈勝衣的心緒好像平靜了很多。

然後他看到了兩隻好像在那裏見過的鞋，看到了一襲也好像在那裏見過的青布長衫。

那個人站在沈勝衣面前沒有動，就好像在等着沈勝衣撞上頭。

沈勝衣沒有撞上去，非常突然的脚步一頓，又非常突然的抬起頭。

那刹那，他簡直就像突然被電殛，混身猛一震，怔住在當塲。

認識他的人，這時候若是看見他，不難會懷疑是第二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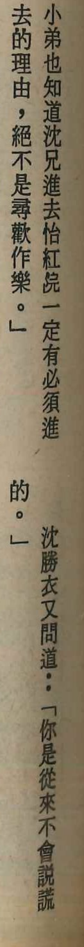
相信到現在爲止，沒有人看過沈勝衣的面色會變成這樣，神態會變成這樣。

沈勝衣那刹那的面色簡直就像白紙一樣，突然蒼白了起來。

他的雙眼睜得很大，口半張，幾乎可以塞得下一隻鴿蛋，顯出一種極其震驚的神態。

他縱橫江湖，出生入死，也不知經歷過多少兇險的環境，接觸過多少可怕的人物，能够令他震驚的事情實在不多。

令他震驚到這樣的更就是絕無僅有。





非獨震驚，而且還有一股難以言喩的恐懼，陡然在他的心底湧上來。

在他面前的那個人，混身上下却沒有任何令人恐懼的地方，就是那張臉也很正常，只不過實在太像一個人。

太像他的一個好朋友，而他這個好朋友在片刻之前已經變成了一個死人！

一個無可救藥，百分之一百的死人。

——方直！

站在沈勝衣面前，擋住沈勝衣去路的，竟就是不久前已經變成了死人的君子方直。

他看見沈勝衣那樣子，亦爲之一呆，然後露出了一絲笑容。

這笑容並無任何不妥，但看在沈勝衣眼內，却爲之毛骨悚然。

「方直——」沈勝衣從咽喉中發出了這兩個字，那簡直就是呻吟。

方直面上的笑容又多了一些，恭恭敬敬的道：「沈兄好。」

「不好——」沈勝衣苦笑，情緒已完全穩定下來。

方直乾咳了一聲，接道：「小弟遠遠看見沈兄走來，滿懷心事的模樣，若突然上前招呼，只恐驚嚇着沈兄，所以恭迎在這裏，想不到還是嚇了沈兄一跳。」

沈勝衣聽得很用心，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這絕無疑問，是方直的聲音，語氣舉止與平日的方直也並無兩樣！

——好猛的鬼！

那刹那，沈勝衣突然生出了這個念頭，不由得苦笑一聲。

方直接着又道：「罪過罪過，恕罪恕罪。」

沈勝衣只有苦笑。

「沈兄別來無恙。」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一直都很好，只是方才險些給你嚇死。」

方直笑笑。「沈兄好像並不是第一次從妓院走出來。」

沈勝衣冷冷的道：「你看見我走出怡紅院大門？」

「沈兄氣宇非凡，所以小弟老遠就認出來。」方直又笑笑。「沈兄就是不說，小弟也知道沈兄進去怡紅院一定有必須進去的理由，絕不是尋歡作樂。」

沈勝衣緩緩問道：「你以爲我是進去嫖妓，給你這個正人君子撞上，所以嚇一跳？」

「小弟絕沒有這個念頭。」方直慌不迭否認。

沈勝衣上下又打量方直一遍，突然問：「你是個君子。」

方直歎息道：「我只是做自己認爲應該做的事情，無意做什麽君子。」



沈勝衣又問道：「你是從來不會說謊的。」

「不是不會，只是總覺得，沒有說謊的必要。」

沈勝衣沉聲道：「那我現在問你一句，你就老老實實的答我一句。」

「沈兄請問。」

「方才你去過什麽地方？」

「在離店之前，一直留在店子裏。」

「離店之後？」

「就是從這邊走，正好遇上沈兄。」

「你沒有進過怡紅院？」沈勝衣冷冷的追問！

「若是有進去的必要，我也會進去的，不過到現在爲止，還沒有這個必要。」方直一面詫異的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冷截。「我只是問你方才。」

方直苦笑。「一直以來都沒有，方才當然也沒有的了。」

沈勝衣怔住，到現在他才發覺自己非獨心緒又亂起來，而且變得有些兒語無倫次。

他怔怔的望着方直，好像現在才看清楚這個人，方直也是怔怔的望着沈勝衣，到底是因爲沈勝衣這樣望着他，還是因爲沈勝衣的説話態度令他深感詫異，抑或是故意裝成這樣，相信就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

最低限度，沈勝衣就已瞧不出來，在他眼中，那好像每一種都有些，他也從未這樣懷疑過方直。


（未完）

新派武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無顏獨自前往不樂島，被李銀川發現，李銀川依照早先計劃讓海無顏上船，之後在海上擺起梅花陣，想在途中把他解決掉，此時忽見一小舟硬闖進陣中，李銀川大怒，只見小舟上一老婦和一少年若無其事的划着，秦大力怒極，出手將獨脚銅人力擲過去，而老婦人却輕易接住，各人方知對方身負絕藝，是不樂島在外壇服務的桑氏母子……李銀川正在高興來了兩名高手，心想可帮他除去海無顏，正想到隣船查看時，桑氏母子出手劈殺薛濤，李銀川見狀就跳水逃遁，海無顏及時用一枚黑狗釘結果了李銀川的命。

混身不樂島 誓雪戴天仇

桑老夫人用手指了一下一旁的桑平：

「——要問起這件事，怎麼和不樂帮結下的仇，可就要從平兒他爹身上說起，哼……只是現在還不是說話的時候！」

海無顏正在凝神靜聽，忽然側窗似有異動。

這番情景自是難以逃開桑氏母子觀察之中！

桑老夫人話聲一停，右手翻處，「嗤！」的打出一物，隨聽得窗外一人「喔！」了一聲，一條人影猝然間由船篷翻落，「噗通！」一聲，落向水裏！

與此同時，桑平霍地拉開艙門！

艙門乍開，一個人正在作狀竊聽，還來不及閃開，即爲桑平快出一劍，正中前胸。

這個人「哇呀！」大叫一聲，身子一翻，「噗通！」倒臥地上！轉了個身，登時了賬！

連同李、薛二人在內，不過是片刻之間，已解決了四條人命！

桑老夫人看向海無顏，冷笑道：「怎麼樣，海少俠，這一次總可以信得過我母子吧？」

海無顏微微一笑，略含歉意的道：「老夫人不必見責，既是同舟之人，往後尚多彼此關照！海無顏失禮了！」

桑老夫人呵呵笑道：「言重了，言重了，老實跟你說吧，我老婆子含辛茹苦，等待的就是這一天到來，這一次前往不樂島，早巳抱定必死之心，打算先以本帮同僚身份，混進島上，然後再聯繫島上的無憂公主，侍機發作，想不到中途遇見了你——也就沒辦法再按照原定計劃行事了，只好提前發作了！」

海無顏肅然起敬道：「這麼說，誠是在下莽撞，壞了賢母子大計了！」

桑老夫人又是一聲大笑：「什麼話，什麼話！」

桑平縱身艙外，觀看了一下，遂即轉回，冷笑道：「這些賊子都巳發覺，眼下怕要有一場大戰了！」

老夫人獰笑道：「怕他們甚麼？李銀川跟薛濤巳死，那個勞什子『海星陣』八成是施展不開了，我們正好以逸待勞，看看他們還有什麼施展？」

海無顏微異道：「什麼海星陣？」

桑平插咀道：「海兒有所不知，不樂帮爲了對付外敵入侵，特別演排了一些厲害船陣，這個海星陣又叫『鐵梅花』，當於適當時機，在大霧中展開，他們有意要用這個陣勢將海兒你困於海上，然後火焚大船，你說毒也不毒？」

海無顏倒是沒有想到對方還有此一招，猝聽之下，却也不禁吃驚！

桑老太道：「你的本事剛才我們見識了，確是高明之至，正因爲如此，我們才怕你藝高胆大，着了他們的道兒，所以迫不及待的趕來這裏。想暗中助你一臂之力——我這麼一說，你總該明白了吧！」

海無顏抱拳道：「承情，承情！」

話聲方住，即見他坐在位子上的身子猝然向上一挺，「嗖！」地掠身而出！

幾乎與他身形不差先後，「嗖！」的一支火箭，亦向着這邊射來！却被海無顏縱出的身子迎了個正着，探手一抄已接在

了手中！

桑氏母子見狀亦迫不及待的雙雙由艙內趕出，三個人分三個方向站定！

「老傢伙！」桑老夫人大聲叫着：「說到火，可他娘地眞的就來了！」

說話之間，「嗖嗖！」一連又射過來了兩支火箭，一支正好被桑平用劍劈落海水，另一支却又被海無顏巧妙的接在了他的手中！

這才見四條快船，作等距離的巳把桑老夫人等座舟困在中間！

四船船尾，各有一人手持彎弓，正在一支支向這邊放着火箭，只是在三人嚴防之下，却是沒有一支射中。

先時在海無顏手下幾乎喪命的侯騰與秦大力卓英等三人，又復神氣活現的在船上督戰！四條船上總共有二三十名水手，各人身着油綢子水衣靠，手持分水刀，擺出一副準備要水戰的樣子。

秦大力手持獨脚銅人獨立船頭大聲喝道：「呔！姓桑的母子給我聽着，妳母子要是知道時務進退。還不趕緊把姓海的擒下來，也好將功贖罪，要不然火攻之下，燒得你們片甲不留！」

話聲方住，只見一條人影忽悠悠直由對面船上飄起，敢情是快到了極點。

雙方距離少說也在五丈開外，況乎船上運功比不得陸地。對方如無絕對的把握，豈敢如此施展！

來者正是桑老夫人——那個難纏的老女人！

像是一隻碩大無比的海鳥，順着一陣海風陡然間來到了秦大力所乘坐的這條船上！

秦大力一驚之下，才似忽然明白過來了！

桑老夫人手下可是更不含糊，身子方一上船，兩隻手巳陡地探出——各自抓着一隻長及尺許的鐵棒鎚！掄施之下，「碰！碰！」兩聲，巳把站在船邊的一雙漢子打落水中！

敢情她手勁兒奇大，而且出手奇準，每一棒都擊中對方頭上要害，被擊者登時腦漿迸裂，死於非命！

秦大力大驚之下，足下連着幾個墊步，巳經竄到了她近前：「老東西，去你的吧！」

咀裏嚷着，獨脚銅人忽悠悠盪起了一陣狂風，直向着桑老太太身上揮了過去！

他滿心以爲桑老太太必將會以手上一雙鐵棒鎚去迎接，那可就着了他的道兒，非把她給震飛了不可！

那裏知道這個老婆婆機靈得很，隨着對方獨脚銅人力揮之下，全身滴溜溜一陣子打轉，秦大力由於用力過猛，臨時想收住勢子那裏還來得及？只聽得「克察！」地一聲，船板上打了個大洞，木屑紛飛裏，這條船霍地向前一伏，繼而高高竄起，濺起了大片浪花，簡直都快要翻了！

桑老太太臉上現着不屑的怒容，一任這條船巔沛起伏得多麼厲害，她的兩隻脚就像是釘在了船上一樣結實，絲毫也不見移動！

秦大力霍地自船板上提起了「獨脚銅人」，却見桑老夫人單足點地，目注自己，由其神態器宇觀來，儼然大家之風，敢情這個老婆婆具有非常身手，自己今天遇見了她，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形勢既巳如此，除了一拚之外，別無善策。

秦大力咀裏喝叱一聲，身子第二次撲過來，獨脚銅人改直爲橫，直向桑老夫人腰上掃去！

「王八羔子！」

一開口就是刺耳的粗話，話聲出口，只聽見「噹！」的一聲，手裏的鐵棒鎚架在了對方的獨脚銅人上，借着這一架之勢，桑老夫人整個身子「呼！」地直竄而起，像是一片雲也似的巳落在了秦大力的背後！

秦大力原巳三分心虛，自知不是對方對手，這時見狀那裏再敢留片刻？手裏的獨脚銅人往船上一丟，足下用力一點，「嗖！」地縱身而起，直向着大海裏縱去！

打不贏就溜，倒也有他一手！可是偏偏這原是十拿九穩的一手，這一次竟然會失了靈！

秦大力身子巳縱了出去，所施展的是「燕子抄水」的一式，眼看着一頭巳經扎進了水裏，以爲他進了水裏，可就無可奈何他了！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一條人影直向海面上抄了過來，姿態之美，簡直美妙絕倫。

秦大力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覺得背上一緊，像是着了一把鋼鈎似的，巳被對方一隻手凌空抓住！

隨着這人「海燕掠波」般的一個起勢，秦大力跳是跳出去了却又被人家戲劇性的給帶了回來！

來人正是那個可怕的、年輕的主兒海無顏！

其實在他來此之前，先巳在隣船上施展了一番手脚，六七個漢子，連同那位巡海第七小隊的令主卓英在內，不過是轉眼的工夫，竟然全部被他擺平在船，一個個像是活死人似的，直直的站在船上。

完成了以上任務之後，他才有餘興又管了這邊的閒事，秦大力巳經縱出去的身子，竟然又被他自空中給提了回來！

隨着他落下的身子，右手抖處，秦大力偌大的身子忽悠悠給摔了出去，「噗通！」一聲摔倒在船板上，登時就像一具屍體般地直挺着不再動了。

桑老夫人呵呵笑道：「眞有你的！趁熱打鐵，還有幾個點子就一併解決了他算了！」

說話之間，這個老婆子霍地振臂拔起，直撲上五六丈開外處的來時座舟！緊接着第二次騰身，却撲向另一艘快船之上！

桑平直揮動一口長劍，在那條船上力戰數人，他母親的猝然加入，自是如虎添翼，母子二人聯手之下，區區幾名小盜又算得了什麼，轉眼之間俱巳被紛紛制服，點穴在船！

四條快船，轉瞬間巳去其三，下剩的一艘，在巡海第九小隊令主侯騰暫時指揮之下，發覺路數不對，那裏再敢多作逗留？掉頭就走。

雙方距離巳經遠拉十丈，偏偏海無顏竟是放他不過，眼看着他縱出的身子，在

水面上一連點了三次，輕如鴻鳥也似的已撲上了那艘快船！

快船上起了一陣大亂！

海無顏一隻腳方自踏向船邊，弓弦一响，一支箭弩已迎面射到！

然而這支箭來得快去得亦快，在海無顏力封之下，倏地反彈了回來，「噗！」地一聲正中發箭人前胸，當場仰身倒斃而亡。

侯騰早已是驚弓之鳥，意欲不戰而退，又恐落下一個罪名，將來遭受帮規處置，打吧，實在等於送死，少不得應付一二招再說！

一念之興，當下順手由地上操起了一根長篙，當下一個箭步，抖起兵器，照着海無顏身上就扎！

海無顏一聲冷笑，右手輕起，「噗」一聲，已抄住了長箭的尖端。

雙方力擠之下，這根竹箭頓時有如彎弓一般的彈了起來，侯騰那裏挺得住這等力道？一下被彈起了半天之上——在空中他身子一個倒仰，成了頭下腳上之勢，原想將錯就計，就勢拋進水裏，卻不知海無顏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手，右手抖處，這根長箭「嗤！」地穿空直起，「噗！」一聲射了個正着！

侯騰在空中慘叫了一聲，直直地墜落下來，叭喳一聲，水花四濺，大片的海水都被染紅了。

這條快船上共有五個人，下剩的三個人乍見此景，早已嚇得魂飛魄散，有了前車之鑑，這一次連向海裏逃的念頭也不敢再興，三雙腿幾乎是同時之間一齊彎下來，「噗通！」跪在了船上，一時叩頭如搗蒜的討起饒來！

海無顏緩緩的走過去，打量着這三個人。

一艘船影已經移近過來，緊接桑氏母子縱身過來！

桑平道：「好了，都解決完了。」

桑老夫人看着地上跪着的三個人，冷笑道：「這羣禍害留不得！」

說時正要縱身過去，海無顏橫身而阻道：「算了，就饒了他們吧！」

桑老夫人翻了一下眼皮，忽然一笑道：「說的也是……此去不樂島還有老長的一段路，非得有人帶路不可！」

海無顏道：「那就正好。」遂向跪着的三個人道：「你們都站起來！」

三人聽說饒了他們，俱都喜出望外，紛紛叩頭站起！

海無顏遂道：「我們要去不樂島，你們就帮忙操船帶路吧！」

三人連聲說是，忽見桑老夫人縱身而前，各人大吃一驚，還來不及作出反應，每人背上又着了一掌，當時只覺得身上一麻，三個人早已是驚弓之鳥，猝然遭受如此，俱都由不住鬼也似的叫了起來，相繼頹倒在地，鼻涕也似的不肯起來！

桑老夫人喝叱道：「再不起來，都活不成！」

這聲喝叫倒是眞有用，三個人嚇得一個咕嚕都爬了起來。

「你們聽着，」桑老夫人道：「我已經在你們每個人身上都點了死穴，十二個時辰之內，如未經我親手解救，都活不成，你們只要好好聽話，小心把船駛到不樂島，一路上不生別的事，不玩花樣，我就爲你們解開，要不然你們自己心裏明白，你們可聽明白了？」

三個人聽她這麼一說，嚇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那裏還敢說個不字，紛紛叩頭討饒，聲言不敢違背，這才退了下去！

這艘船就在他們三個人駕駛操作之下，離開了現場，直向不樂島方面駛進。

由於這是一段相當長的水程，三個人遂即轉向內艙坐定，三個小盜巴結十分盡力，不待招呼即爲各人獻上香茗，這艘快舟以相當快的速度直向前進！

海無顏坐定之後，重向桑氏母子見禮，說道：「此行蒙老夫人與桑兄義助，眞是感激不盡，不知道老夫人下一步行止如何？」

桑老夫人才收斂起嬉笑怒罵，玩世不恭的神態，輕嘆一聲道：「海大俠你有所不知……這件事我也就不仔細說了……總之，我母子與不樂島結下的仇是不共戴天，今天我們來原就打算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絕不活着離開，你不必爲我們担心，也談不上謝，我們是同仇敵愾，理當聯合起來！」

海無顏點頭道：「這就太好了，但不知老夫人與桑兄此行之計劃如何？」

桑平道：「小弟與家母原來計劃混入島上，想法子與島上的單老前輩取得聯繫，看看他老人家的意見如何，再謀下手之策，只是眼下這條計看來是行不通了！」

海無顏奇怪的道：「你剛才說到什麼單老前輩……？」

桑老夫人一笑道：「這個難怪你不知道了，只怕當今人世，知道這個怪人的還不多，他的出現，對不樂島來說，算得上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於是他母子遂即把單老人的生平向海無顏說了一個大概，海無顏大是驚異，一時喜形於面！

「哦——」他目放異彩的道：「若不是老夫人提起來，我幾乎忘記了這個人……我一直認爲這位老前輩早已不在人世了，想不到他老人家依然活着……這麼多年來他忍辱偷生，誠如老夫人所說，過着無異於蛇鼠一般的生活，他的遭遇未免太過淒涼了！」

桑平說道：「正因爲這樣，他老人家才練成了一身無所不能的武功造詣，哼哼，高立那個老賊，這一次大概是萬難倖免了！」

海無顏輕嘆一聲，吶吶道：「但願如此，這麼多年來，不樂島所犯的罪也實在太多了！」

桑平忽然想起來，好奇的打量着海無顏道：「外面傳說，這一次高立在海兄你手裏吃了大虧，不知詳情是否如此？」

桑老夫人聽兒子提及這件事，似乎甚是注意，一雙眸子向海無顏注視過去！

海無顏點點頭道：「我們曾交過手倒是眞的，但是說到他吃了大虧卻不儘然，事實上那一次交手，我們之間似乎並沒有分勝負……」

桑老夫人的臉上立刻現出了驚異的表情。

「我懷疑——」海無顏思索着這個問

題，緩緩的道：「……那一次高老頭他並沒有施展出全力……他可能別有用心！」

「你的猜測很有道理！」桑老夫人吶吶的道：「事實上高立這個人正是如此，那一日他很可能留了一手，你要對他特別注意！」

海無顏冷冷一笑道：「老夫人所見極是，因爲那一天，他並沒有施展出他最負盛名的『醉金烏』手法……我因此懷疑他別有用心！」

桑平「哼」了一聲道：「話雖如此，他的醉金烏手法，如果遇見了單老前輩，諒他也難以施展！」

「你知道什麼？」桑老夫人直斥兒子的無知輕敵：「高老頭的那一身功夫，豈是你所能瞭解的，他如果沒有十分出類拔萃的傑出造詣，豈能稱雄於天下數十年之久？」

海無顏雖不恥高立之爲人，可是論及對方一身武功造詣時，卻不敢存絲毫輕視之心，聆聽之下，也不禁點頭附和，認爲老夫人言之有理！

桑平被母親一斥，顯得有些不服，卻是不敢頂撞，在他感覺裏，那位一直藏匿在肇慶行館的單老人，該是無所不精的人，高立的武功即使再高，也難以勝過他，可是桑老夫人似乎卻並不如此認爲！

看着海無顏，老夫人道：「如果你認爲高立最稱拿手的是那一套醉金烏的手法，可就錯了！」

海無顏聽得一驚，說道：「難道不是嗎？」

「哼！」桑老夫人冷冷的道：「這你就不清楚了，醉金烏確是他深藏不露的手法之一，但是還有一門更厲害的功夫，我揣摩着他這幾年大概也已經練成功了！」

桑平聽母親這麼說，顯然大爲驚奇的道：「啊——還有這件事？……」

老夫人看了兒子一眼，像是在譴責說你知道什麼？

她遂即注視向海無顏，吶吶的道：「武林中有一門失傳已久的功夫叫做『鷹翅功』，不知少俠可曾聽說過？」

海無顏一驚道：「老夫人說的是『先天無極門』失傳的那門功夫？」

「不錯！」桑老夫人含着微笑點了一下頭道：「你果然見多識廣，這是一門失傳已久的冷門功夫，居然你也知道，我倒要再請教少俠一下，你可知擅長這門功力的人是誰麼？」

海無顏點點頭道：「老夫人指的是『無極先生』李元春？」

老夫人十分嘉許的連連點頭道：「就是他，這位李先生在生平只練成一種功夫，卻是走遍天下難逢其敵，這門功夫，就是剛才我們所談到的鷹翅功！」

桑平道：「可是怎麼又會和高老頭扯上關係的？」

老夫人哼了一聲：「這當中當然有關係——」

她看着海無顏道：「自然，這些都無關宏旨，不過談談也是無妨，據我所知，無極先生李元春生平沒有傳人，只有一女，卻又嫁到遠方爲商人之婦，像鷹翅功那種深奧的絕學，是不適於傳授她的，李元春無奈之下，才將他這門畢生成就的武林絕學書刻在他家居後院的假山石上……哼哼……」

說到這裏，桑老夫人一連冷笑了幾聲道：「表面上看來，似乎人人可以學得，其實那可就錯了，除非有極深武學造詣，和聰明智慧之人才得悟透！」

「高立就是這麼得到的！」桑老夫人對於這件事知道得十分清楚：「據說，他是最早得到消息的一個，當時他在李家後院苦思三天仍未能悟出，一怒之下，竟然持紙墨，將石上留字抄下，當場將假山石震碎，使後來者無從着手，這個老兒用心之卑劣誠可想知了！」

海無顏點點頭道：「原來如此，雖然如此，老夫人又怎麼知道他已練成了這門功夫？」

「我知道他已練成了……」

桑老夫人緩緩的說着，神態充滿了自信：「……雖然我說不出爲什麼……但是我確信他已經練成了這門功夫……你知道練習這門功力，最重要的在於兩肘兩膀，一旦成功，這雙膀臂堅若鋼鐵……哼哼哼，你可曾見過這高立這個老兒攜帶過兵刃麼？」

桑平點點頭道：「娘這麼一說，果然有些道理……我……有一次我聽青荷說，高大爺的手比鋸子還快——」

海無顏與老夫人同時一驚！

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這一次出擊，他們都抱有必勝的意念，敵人的虛實關係至爲重要，能够事先多一分對敵人的瞭解，一旦上陣就減少了一分本身的危險。

是以在聽到了桑平所說之言後，海無顏不禁大爲驚覺，目光向桑平注視過去！

桑老夫人也一樣有同感，冷笑一聲，看着桑平道：「既然你早有聽獲，爲什麼一直沒有聽你說過？」

桑平怔了一下，尷尬的笑了笑。

「那是因爲桑老夫人聽從單老人之言，曾禁止桑平與青荷來往，是以桑平才不願出口！

桑老夫人自然明白，望着海無顏的面，她也不便面斥，倒是有關高立以手鋸樹之事，提起了她的興趣，因爲這件事可以進一步證明她的猜測是否正確。

「你說高立的手比鋸子還快……？」

「是……人家這麼說的！」桑平吶吶道：「據說高立平日常喜用手鋸樹，他所居住的嶺上古樹極多，而多少年以來差不多都快被他鋸光了！」

「怎麼樣？」桑老夫人轉向海無顏，冷冷一笑道：「這麼說，我的猜測就是全沒有錯了，他的鷹翅功看來已有十分的火候了！」

海無顏微微皺眉道：「既然如此，在西藏高原我與他邂逅那一次，他卻是藏拙的厲害，這又爲了什麼？」

「這就是高老兒最陰險狠毒的地方了！」桑老夫人冷哼了一聲：「等着看吧，這一次他就會對你施展出來了，他要你對他鬆弛了注意，然後才會出其不意的對你下毒手！」

海無顏微微一笑，嘴裏沒有出聲！

——誠然，他對高立前此一戰裏，也作了相當程度的保留，很多險招也都沒有

施展，尤其是得自邵一子的鐵匣秘笈，更是他私心打算用以來制勝高立的關鍵。

現在當他聽說到高立也已練成了「先天無極門」的絕技「鷹翅功」時，內心之震撼，誠可想知，未來之一場大戰孰勝孰負，却是未可預卜了。

窗外海風陣陣吹進來！

汪洋大海裏，竟然不見一片帆影，意識着此去不樂島似乎還有一段路途。

海無顏感覺到有些氣悶，站起來慢慢踱出艙外，海風甚大，把他身上一襲長衣揭起來，吹得獵獵有聲！

桑氏母子也陸續跟了出來。

日影偏西，顯示着天將黃昏，桑老夫人忽然跨前一步，站立在海無顏的右後側方！

「海少俠，久仰你一身內外功夫都甚了得……老身不才，想要討教一二，可施得麼?」

桑老夫人嘴裏說着，足下已緩緩的前跨出一步！

海無顏當然已感覺到了對方驚人的「無敵罡氣」，對於老夫人的這一突然舉止，令他頗爲吃驚！

武林中越是具有非常身手的人，越是不甘居人之後，桑老夫人莫非因爲如此而向海無顏出手?——除此之外海無顏實在想不出什麼別的理由了！

「老夫人您太客氣了！」

嘴裏正說着，海無顏已緩緩回過身子來。

桑老夫人微微含着笑道：「只是印證一下手法而已，別無惡意……你可不要介意！」

海無顏道：「豈敢——」

說話之間，他已感覺到對方身上逼傳過來的那陣子勁道節節逼人，很顯然的她已展露了她强者的姿態！

海無顏早已體會出桑老夫人對自己的隱隱敵意，當然這種敵意與對付眞正的敵人是大有差別的，只是某種程度的不信任而已！

——也許在桑老夫人的意識裏，海無顏的眞實武功還是一個謎，有進一步瞭解的必要！

雖然這樣，她可沒有一點點胆敢輕視對方的心意！

海無顏遂即立刻明白了對方的心意，內心不由暗暗好笑，雙手微微抱起，道了聲：「請！」

桑老夫人一笑道：「足下這一拉開架式就顯著不凡，這大概是『龍虎雙抱拳』的式子吧！」

海無顏心頭一驚，着實佩服，點點頭道：「不錯，老夫人進招吧！」

一面說時，他的身子已經緩緩蹲了下去。

就在這一刹，桑老夫人已迎風陡地掠身而起，起勢之快如風飄絮，驀地已臨近到海無顏眼前！

帶着一聲長笑，桑老夫人的一雙脚尖，霍地直向着海無顏一雙眸子上直踢了過來！

那眞是既快又險的一招！雷霆萬鈞，冰雪一片！——然而對方海無顏却已胸有成竹！

一來一往，勢若走馬模樣！

桑老夫人的一雙天足陡地踢出了一半，海無顏已挾着一片旋風，呼！地來到了她的背後。

——這種挪移的身法，觀諸今日武林人物，已是不多見，桑老夫人立刻就覺出了身後强風襲背，禁不住大吃了一驚，嘴裏驚呼一聲，脚下猛地向前搶進一步，施了一招「犀牛望月」之勢！

「呼！」强勁的大片掌風，滑着桑老夫人的背脊後腦穿了過去！

雖然沒有擊中，可是這一擦之威却也令桑老夫人感覺到皮層奇熱如焚，一驚之下，這才知道對方敢情不是易與之輩，顯然是懷有罕世身手，名不虛傳！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按說既是彼此印證，到此大可休矣，奈何桑老夫人却還沒有罷手的意思！

桑老夫人鼻子裏哼了一聲，右脚尖力點之下，身子向前一個猛撲！

「海少俠，接掌！」

張開的五指，活像是一把鋼鈎，一掌直向着海無顏當胸擊來。

也不知是這個老婆婆動了眞怒，抑或是她存心試一試對方的實力，總之這一掌力道猛極了。

强勁而充實的掌力，形成了一道無形的力柱，這種情形之下，對方躲閃便是不智，祇有實力一接了。

海無顏怎敢怠慢。他知道再想藏拙是不行的了，對方既以單掌來，說不得以單掌相迎！

一念之興，海無顏已陡地自丹田之內提吸一股眞力，由於桑老夫人所發出的這股勁道十足，海無顏亦只得以十足勁道相迎！

算得上是少見的一次實力接觸！

兩隻手掌初交的一刹，整個船身忽然間起了一陣子震動，那種情形就像是船行淺水，忽然觸了礁岸一般，船身在一陣沙沙的疾烈震蕩之後，兩側船舷邊，霍地揚起了滔天大浪。

嘩啦啦！船上灌滿了水！

海無顏與老夫人亦不能倖免，猝然揚起浪花，把他們全身都打濕了。

也虧了這一大浪花，——兩隻交接的手掌，總算分了開來！

海無顏神色自若的一揖道：「老夫人，承讓了！」

桑老夫人顯然已經退了好幾步，臉色顯現着無比的驚異，却又似有些駭然！

她頻頻起伏的上胸看來，可以看出來她喘息得多麼厲害！

她總算接下了海無顏十足勁道的一掌，誠然是十分的不容易了！

× × ×

閃爍的燈光，照着死者那一半黃焦焦的臉——另一半却是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死者——劉嫂。在她死後數日，屍體才被人發現，由深澗寒谷裏搬移出來！

現在，她就直挺挺的躺在門板上。

她的左腕折失，右膝碎斷，瞠目，咬牙，顯示着在她臨死以前，還經過一陣子痛苦的掙扎。

守侍在她身邊的杖期夫——劉公，一句話也不說的只是睜着一雙紅眼，靜靜地打量着她！

結婚數十年，這還是第一次夫妻離別——應該說是「死」別，從此天各一方，算是「緣盡於此」了。

陳列的屍體還有好幾具，只是全由白布蓋着。

大廳裏由於多了這幾具屍身，立刻就顯現出那種陰森森的氣息——包括高立在內，每一個人的臉色，也都像是罩了一層霧那樣的不開朗！

在徵得高、風二位島主肯首之後，劉公向着站立一旁的侍役揮揮手道：「抬下去裝棺，候期發葬！」

於是，那一具具的屍身也都被抬了下去！

偌大的堡壘廳，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偶而傳來的只是夜風疾叩着桑皮窗戶紙的噗噗聲音。

「這是敵人的陰謀，一個個的分開來消滅，讓我們的實力消失於無形！」

——說話的是負責不樂島整個山區佈防的「野老」婁空——

他似乎顯得怒不可遏，說完之後，上前一步，單膝跪地，向着在座的高立，風來儀，吳明，劉公等抱了一個拳，十分沉痛的道：「屬下佈署不當，才會讓對方有可乘之機，請島主降罪！」

高立冷冷哼了一聲，陰陽怪氣的道：

「這個罪是你担當不了的，說到罪，哼哼，從我開始在座每一個人都免不了，敵人居然混到了島上，我們還朦在鼓裏，眞有點令人不可思議！」

風來儀微微冷笑了一下，沒有說話。

劉公十分懊喪的道：「這個人極之狡猾，而且武功必然是出奇的高——」

高立忽然冷笑插口道：「而且他是無孔不入，就好比現在我們在這裏的說話，很可能他就在窗外偷聽——」

話聲一頓，緊接着一聲輕叱，整個身子已如同鷹隼也似的騰了起來！

於此同時，風來儀，吳明，也雙雙飛身而起，齊向窗外撲去！

高立最先，風，吳二人緊跟着相繼撲出，身法之快，疾若飛星！

三個人先後的顯現，有如旋風一陣，只是窗外靜悄悄的，什麼也沒有發現，風吹草動——一片長草正在冷月之下婆娑輕舞！

最早出來的高立，眉尖微聳，瘦高的軀體，霍地拔起，落向草叢之間！

風來儀跟着襲過來！

這裏草長幾可過人，兩個人分別施展極上輕功，踏立草上，稻草人也似的隨風輕擺不定！

就在這片長草地裏，他們發覺了一些蹊蹺，但只見前去草叢，中分之二，似爲巨蛇所經的留下了一道鴻溝，風來儀細眉微挑，霍地振衣而起，循着這條溝跡一逕的追了下去！

月色之下，她的動作極快，刹時間去而復還，又復回到了眼前地方！

是時，室內各人俱都來到了眼前地方，燈光火把照耀得一派通明！

劉公奇怪的察看着面前草叢，一面向怒容滿面的高立請示道：「大爺莫非發……現了什麼?」

高立先不答他的話，冷笑一聲，目注向風來儀道：「三妹，妳發現了什麼?」

風來儀搖搖頭道：「沒有追上，難道不是人，是一頭野獸！」

「不會的！」高立肯定的道：「是一個人！」

他冷峻的目光接着注視向劉公：「殺死劉嫂，傷害晏官事的這個人就是他！」

各人聆聽之下，頓時神色爲之一變！

高立冷笑了一聲：「這個人我已經注意他很久了，由種種零星所顯示的形象來看，這個人很可能是個殘廢，是一個奇怪的人……」

吳明一驚道：「一個殘廢人，竟然會有如此武功?眞是不可思議！」

劉公恨聲道：「大爺所見極是，賤內遇難之處嶺上，有很多奇怪的足跡，似人非人，卑職看了半天，亦不能確定是人是獸！」

高立冷笑道：「豈止是劉嫂遇難的現場?只要留意，這個島上到處都是，晏管事遇害的現場也有，我可以斷定他是一個人……不過是一個什麼樣的怪人，可就不得而知了！」

風來儀微微一笑道：「不要急，他就要現出原形了。」

高立微微一怔道：「原來妳也注意到了?」

「我早就注意到了，只是事情還不敢十分認定罷了！」

「三妹妳以爲呢?」

「很難說！」風來儀揚了一下眉毛：「信不信由你，我已經注意到了一條他平日出入的道路，只可惜有兩次都被他逃脫了！」

劉公驚異的道：「這……這又爲了什麼?」

風來儀笑了笑，目光向現場各人一轉道：「你們都退下去吧！」

各人領命躬身告辭而去！

現場只剩下了劉公，吳明，風，高等四個核心人物！

高立道：「三妹現在可以說了！」

風來儀道：「大哥說的不錯，這個人多半是個殘廢，我猜想他必然與我們不樂帮結有深仇大恨……」

劉公喃喃道：「這又會是……什麼人呢！」

高立冷笑道：「何必傷這個腦筋?見面就知道了，三妹，妳有什麼計劃吧?」

風來儀看了這位長她許多年歲的師兄一眼——多年以來他們誠所謂相知甚深，彼此都把對方的習慣脾氣摸得十分清楚，就像現在，高立只憑察言觀色，就猜出風來儀腹內機關！

「是這樣的！」風來儀說：「這幾天經我細心觀察，被我找到了一條那個怪人經常出入的道路，只可惜兩次都沒有堵住他，也許是時間不對！」

說到這裏，微微停了一下，點點頭道：「大哥，你來看看！」

說罷縱身而起，一路騰馳如飛，頭前帶路。

高立等三人，各自展開輕功緊後跟隨！轉瞬間來到了另一現場。（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公孫為我的巧妙安排下，嚴慕光與令狐楚楚、陰素梅及其稚子終於得以在天心谷內團聚；而聶小青、謝小紅也得以重會故主。久別重逢，各人均難免有恍如隔世之感，正當彼此悲喜交集，互訴離情別緒之際，谷外突傳來葉元壽叫囂之聲，於是謝小紅遂與各人計議，要一挫葉元壽的狂傲之氣，決定由聶小青、陰素梅、令狐楚楚逐個現身顯技。計議既定，聶小青先自出現，葉元壽一見，頗感奇怪，正驚詫間，聶小青揚言她父親神通廣大，有通天澈地之能，神鬼莫測之妙，功參造化，舉世無敵，葉元壽聽罷，面露不服之色……

舊侶慶重逢　同肩蕩魔任

兩少俠左擁右抱

聶小青妙目雙翻，向他瞪了一眼，說道：「你哼什麼？不但我爹爹，連我兩位姊姊，一個哥哥，在當世武林之中，也絕無敵手！」

葉元壽搖頭狂笑說道：「小姑娘，你眞會吹，我不相信！」

聶小青佯嗔叱道：「不信你就試試，我是我們家的最弱一個人，也能把你教訓教訓！」

語音方了，身形立飄，一招「怒海騰蛟」，便向葉元壽電疾攻出！

葉元壽哂然一笑，側身斜跨半步，駢指如風地，點向聶小青的「腕脈」要穴！

聶小青玉腕微沉，招勢急變，一變「海上山崩」，二變「手揮五弦」，三變「力劃鴻溝」，迴環併發，掌影如山，攻得葉元壽大驚失色地，退出一丈八九！

她獲公孫為我眞傳，在內力眞氣方面，雖遜於曾受公孫獨我功力轉注的葉元壽，但招術手法的精奇變化，卻不僅不弱，甚或還有過之！

尤其葉元壽大意疏忽，略存輕視之下，自被聶小青這疾風暴雨，千變萬化的連環三招，攻得險象環生，倉皇後退！

他一面後退，一面驚愧交集，暗中功貫雙掌，只等聶小青乘勢再攻之時，便要給他來個迎頭痛擊！

誰知聶小青度德量力，乖巧異常，她在佔了這點小小的便宜之後，不僅未加追擊，反而飄身後退，閃入大堆嵯峨亂石之間！

葉元壽憤然叫道：「小丫頭！你不要走，是好的，便再與我鬥五回合！」

聶小青那裏理他，帶着一陣意存輕視的格格嬌笑，便自隱去身形，不見踪跡！

葉元壽一來不甘心被她戲弄，二來尚欲尋找嚴慕光的踪跡，遂厲嘯一聲，向聶小青隱身之處，凌空撲去！

他身形剛剛凌空縱起，忽見聶小青所去的亂石堆中，也自縱起一條曼妙無儔的白衣人影！

來人正是陰素梅，半空中便揮出玉掌

，一招「推山填海」向葉元壽猛力擊出！

葉元壽愕然之下，別無考慮地，只有揮掌接架！

雙掌凌空互接，罡風勁氣四散狂排！

葉元壽居然不敵，生生被對方震出了五六尺外！他身形落地，簡直驚訝欲絕，雙目死瞪陰素梅的臉上，心想這位嬌滴滴、俏生生的素服美女，究竟是什麼來歷？怎會具有比自己更強的內家眞力？

陰素梅本懷罕世絕藝，再與令狐楚楚合研「血神經」以後，內力更增，見自己猛力一掌，已把葉元壽略略震退，不禁也好生讚許地，暗覺此人確實天生麗質，將來必成為蓋世英雄，值得聶小青，謝小紅雙雙下嫁！

葉元壽見陰素梅也在看他，四目相對，不禁臉上一紅，羞中帶怒問道：「你與我風萍不識，為何要出手打我？」

陰素梅秀眉雙揚，「哼」了一聲說：「你與我家大妹，也是風萍不識，却為何要欺負她？」

葉元壽搖頭叫道：「那裏是我欺負她，却是她欺負我呢！」

陰素梅冷笑說道：「你這人簡直渾蛋！你自己跑來我們靜居的『天心谷』內無故滋擾……」

葉元壽被陰素梅罵得眉頭深蹙地接口辯道：「我不是無故滋擾，是來找人！」

陰素梅冷笑道：「這『天心谷』中，共住我兒子，我家二妹，我家大妹，我，我姊姊，我哥哥，我爹爹等七人，以及餵我兒子吃奶的四隻母老虎，你究竟找誰？是人的對頭？還是獸的同類？」

葉元壽道：「我是找你哥哥！」

陰素梅聞言，目閃神光問道：「我哥哥叫什麼名字？」

葉元壽被她問得一愣，囁嚅答道：「他……他……」

陰素梅佯怒叱道：「你連我哥哥的名字都不知道，却為何來找他？定是年少輕狂，看中我家大妹二妹姿色……」

話猶未了，令狐楚楚忽然緩步走出，向陰素梅含笑問道：「梅妹，這人是誰？和他爭吵則甚？」

陰素梅高聲答道：「姊姊快來，這是個輕狂少年，窮追大妹……」

葉元壽聽得氣急幾分，厲聲叫道：「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我此心已冷，今生決不再婚，怎麼還會追你大妹，有甚輕狂舉措？」

令狐楚楚俏生生地走到葉元壽的面前，向他仔細看了幾眼，揚眉笑道：「你是個頗能獲得女子歡心的美少年呢！為何有『此心已冷，今生決不再婚』之語？是不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呢，失過戀了？」

葉元壽觸發悲懷，俊目之中淚光浮動地，長嘆一聲，搖頭說道：「不是失戀生離，而是失侶死別！不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而是月缺難圓，花殘莫續！」

令狐楚楚失笑說道：「想不到你居然還是位深情之人，但不知你那已隔人天的夢中舊侶，她叫甚麼名字？」

葉元壽舉袖拭去目中珠淚，朗聲答道：「告訴你也不妨，她叫小紅！」

陰素梅「呀」一聲叫道：「天下竟有這麼巧的事，我家的二妹，也叫小紅！」

令狐楚楚妙目流波地，看着葉元壽，含笑說着：「一來我生平最愛成人之美，二來你人品生得也確實俊美不俗，三來你那逝世愛侶，更異常湊巧地，與我家二妹同名，遂想替你們作個媒兒，豈非缺月重圓，殘英再續了麼？」

葉元壽連搖雙手，蹙眉叫道：「不要！不要！」

令狐楚楚不悅問道：「為什麼不要？我小紅二妹的風姿之美，簡直是稱得起月殿嫦娥，瑤池玉女！」

葉元壽叫道：「你便替眞的月殿嫦娥，瑤池玉女作媒，我也不要！世上所有女子，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我的紅妹的一根頭髮！」

令狐楚楚佛然說道：「你說的是小紅，我說的也是小紅，還有什麼分別？我既已立願作媒，便不許你拒絕，非把這樁美滿良緣，完成不可！」

葉元壽氣得俊臉發白地，頓足叫道：「你這人太不講理！男女婚姻，需出自願，那裏能加強迫……」

令狐楚楚柳眉雙軒，接口傲笑說道，「我偏要強迫，你既入『天心谷』，想跑也跑不掉，還是乖乖聽話，做個新郎多好玩！」

黃元壽勃然大怒地，厲聲叱道：「你不要再復囉嗦，我向來不打女人，但你若再說這種一廂情願的狂妄話兒，我就打你一頓！」

令狐楚楚失笑地道：「你能打得了我？我且給你看點厲害！」

說完便自拾起一塊石頭，揚手向峭壁擲去！

她拾起之時，是塊堅硬山石，但發出之時，却成了一綫石粉。

運用內家功力，化石成粉，並不太難，但化得這麼快，却是葉元壽生平罕見！

尤其那綫石粉，出手既凝而不散，打到壁上，又復深嵌石中，等於是巧手匠人，在壁上鐫了一個龍飛鳳舞的大大「令」字！

葉元壽觸目驚心，暗想自己今天眞是撞到了鬼，第一個青衣少女，招術極奇，第二個素服美女，玄功又高明到令人難以相信之地步！以一對一，尚且不妙，以三對一，如何能堪？再不及早抽身，眞難免要被她們留在這「天心谷」內！

他心中起念想溜，眼珠便自動亂轉！

令狐楚楚搖頭一笑，向他哂然說道：「你識得我的厲害，要想逃跑了是麼？但鳥已入籠，魚已入網，却那裏還由得了你啊？」

葉元壽臉上一燒，剛待答話，令狐楚楚又手指東面山壁，揚眉笑道：「你看東面壁上，站的是我哥哥！」

葉元壽偏頭注目，果見自己要找的那位半面俊美，半面醜怪之人，手執金弓，肩負箭筒，在十丈外，倚壁而立！

令狐楚楚繼續笑道：「北面谷口，有我爹爹把守，慢說是人，便是一隻飛鳥，也逃不出老人家的手下！」

葉元壽聞言回身，只見一個葛衣老人，手中執着幾根短短樹枝，正笑嘻嘻地站在「天心谷」口！

令狐楚楚指着自己及陰素梅，又復大

笑道：「西面，南面，則有我和梅妹，負責堵截，這四個人兒，那一個也比你高强，你是否已成了網內之魚，籠中之鳥？」

葉元濤心中不服地，手指嚴慕光道：「你們這家怪人，雖然個個高明，但我仍自不服，我認爲我可以鬥得過你哥哥！」

陰素梅聞言，便自微提眞氣，向嚴慕光笑聲叫道：「光哥，你給這有眼不識泰山，不受抬擧的蠢東西，看點顏色，殺殺他那夜郎自大氣燄！」

嚴慕光點頭一笑，伸手肩頭，抽取了兩根「射陽神箭」！

葉元濤看得好不納罕，正想對方抽箭，有何用處？相距十來丈外，再强的弓力，也難……

念猶未了，嚴慕光業已弓開滿月，弦驚霹靂地，把兩根「射陽神箭」，一齊發出！

兩箭雖然同發，却仍有先後快慢之分，第一根箭兒，宛如電閃劃空，「錚」地一聲，箭身深深射入葉元濤身右兩丈來外的石壁之中，只賸箭羽在外！

葉元濤看得正自心驚，耳邊忽又聽得「颼」的一聲銳響！

他再想閃避，却已嫌遲，竟被嚴慕光所發另一根「射陽神箭」，把長衫衣袖之上，射穿了一個大洞！

葉元濤滿面愧容，驚魂未定，嚴慕光弓弦響處，又是三根「射陽神箭」，銳嘯劃空地，聯翩射到！

公孫爲我怪叫一聲說道：「嚴慕光，你不要逞凶，我老頭子還想留着葉元濤來作女婿呢！」

手隨聲揚，把手中三根樹枝，也自凌空擲出！

這三根樹枝，不僅奇巧絕倫地，從橫裏擊中嚴慕光用弓弦射出，來勢極爲勁疾的「射陽神箭」箭身，並且把那三根「射陽神箭」，擊得斜飛出丈許遠近！

公孫爲我擲箭的手法手勁，雖足以使葉元濤看得咋舌怵目，但他口中的「嚴慕光」却更使葉元濤聽得入耳驚魂！

他飛也似地，閃身搶到嚴慕光身前，顫聲問道：「你……你……你叫……叫嚴慕光？」

嚴慕光方一點頭，葉元濤又顫聲問道：「誰……誰是令……令狐楚楚？」

令狐楚楚與陰素梅緩步走近，向葉元濤微笑說道：「我是令狐楚楚，你問我則甚？」

葉元濤苦笑一聲，目注陰素梅道：「這樣說來，你是聶小青了？」

陰素梅搖頭笑道：「聶小青不是我，是我大妹，也就是第一次與你動手的青衣少女！」

葉元濤長嘆一聲道，搖頭說道：「我正奇怪這『天心谷』內，那裏來的這麼多厲害人物？原來竟是你們！」

令狐楚楚接口笑道：「聽你口氣，你竟服我們了！」

葉元濤點頭道：「我願意服從你及嚴慕光，聶小青的一切命令，但却需把逼我成婚的一事除外！」

公孫爲我縱身峭壁，把嚴慕光所射入石中的那根「射陽神箭」拔出，並向葉元濤問道：「假如我們要逼你呢？」

葉元濤目閃神光，斷然答道：「我既鬥不過你們，也不願和你們相鬥，便尋個自盡而死！」

公孫爲我故作沉吟，緩緩說道：「不如這樣好了，我先把我那小女兒，叫將出來，讓你見上一面，然後你再決定允不允婚……」

葉元濤不願再聽地，搖手叫道：「不必，不必！你那小女兒即使是天仙化人，也不會使我有絲毫對不起我那死去的紅妹之念！」

公孫爲我嘴角微披，怪笑說道：「小夥子莫要嘴硬，假若你看見我那小女兒之後，反要向我求婚，又便如何？」

葉元濤冷笑幾聲，揚眉答道：「我看見你小女兒之後，若是向你求婚，便一輩子作你奴隸！」

公孫爲我搖了搖頭，目注葉元濤微笑說道：「我不要你作我奴隸，只要你泯棄前仇如何？」

葉元濤愕然問道：「泯棄前仇？我不懂你這句話用意！」

公孫爲我「哼」了一聲說道：「你知我是誰麼？」

葉元濤聞言，方想起這怪老頭兒適才所表現的那種「飛枝擊箭」的手法、功力顯已入聖超凡，遂靈機一動，大驚失色地，退了兩步，向公孫爲我瞠目顫聲問道：「……你難道是我師傅生平唯一死敵，外號『長笑大王』、『恨地無環鬼見愁』，及『千影神魔』——的公孫爲我？」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你這娃兒，總算一點就透，還不太笨！」

葉元濤鋼牙緊咬，尋思片刻以後，向公孫爲我點頭毅然說道：「好，我們就這麼決定，我見了你那小女兒，若是竟起了愛慕之念，向你求婚，便彼此前仇盡泯！否則我却要代表先師，與你一搏！」

公孫爲我皺眉說道：「你剛才難道還沒有見識過我們這些人的厲害！你能是我的對手麼？」

葉元濤滿面神光地，毅然朗聲答道：成敗在所不計，我師傅的心願却不能不了！」

陰素梅一旁聽得大聲說道：「你既然這樣死心眼兒，便只有把冤家變成親家再說，我倒看你會不會帮着死去的師傅來鬥老丈人呢？」

嚴慕光也自微笑說道：「葉兄，你雖得公孫獨我老前輩的眞傳，但因年齡火候之關係，却仍不能與公孫爲我老前輩，互相比擬，車輪螳臂，皓月秋螢，勝負之數，無待著龜，你又何必不使令先師公孫獨我老前輩，與公孫爲我老前輩之間，保持一個不分軒輊雌雄，天上人間兩全其美的和諧局面？」

嚴慕光的這一番話兒，說來入理，聽來入情，葉元濤不禁心中微動地，長嘆一聲，低頭不語！

令狐楚楚見時機已到，遂含笑嬌聲叫道：「青妹，紅妹，你們可以出來，見見這位對謝小紅一往情深，不曾絲毫改變的葉元濤老弟了。」

聶小青因知老少羣俠均有意使自己與謝小紅，皇英合嫁，不禁倒有些忸怩起來，含羞却步！

謝小紅則畢竟已與葉元濤互相情深，遂扯着聶小青的手兒，姊妹二人並肩緩步地，姍姍走出！

葉元濤忽見謝小紅與聶小青一同出現，不禁驚訝到了極處，疑係夢境，不住連揉雙目。

謝小紅見狀，不禁失笑叫道：「濤哥，你這樣連揉眼睛則甚？是疑係夢境？還是把我當作鬼呢？」

葉元濤起初看見謝小紅，確實疑係夢中，但如今聽了她銀鈴似的嬌語之後，才知道不是夢境！

兩人執手唏噓，互把別來光景，詳細敍述，謝小紅並將自己與聶小青姊妹情深，不捨分離，寧願同事一人之意，向葉元濤加以敍述！

葉元濤聽得不禁受寵若驚，微露情愛專注，不敢越份之意。

謝小紅那裏容他推托？一番諄諄開導，再加上一番薄怒佯嗔，終於把位初步情場的葉元濤，收拾得宛如柔順綿羊，喜愧交集地，默然承諾。

他們這樁刦後重逢的英皇合嫁之事，既已談妥，令狐楚楚向陰素梅含笑問道：梅妹，你剛才話兒尚未說完，便被葉元濤賢弟前來打斷，如今却可說出妳對『白龍堆大會』的羣雄決戰大會，有何打算？」

陰素梅聞言，遂把心中的話，侃然直陳，說完後，並秀眉深蹙，感慨無窮地，失聲嘆道：「我與眼前的兄弟姊妹，及公孫前輩，是新交，與上官鳳，龍九淵，艾天澤，智通大師，譚幹，赫連英等，是舊友，倘若高蹈遠隱不參與這場『白龍堆大會』，倒也罷了，如今耍參與，却不得不費煞苦心，對一般舊友，儘量設法保全，期以一片祥和，代替滔天戾氣！」

令狐楚楚聽得連連點頭道：「梅妹這番話，是極爲高明之仁人之念，我們無不贊同，只要對方能够放下屠刀，我們決不會過爲已甚！」

計議既定，遂各在『天心谷』中，準備一切！

葉元濤一戰奏捷

流光如電，轉瞬清明！

五嶽三山，八荒四海，所有各門各派，黑白兩道人物，全都紛紛趕來羣集在又名「卓穆塔格沙漠」的「白龍堆」！

「天心莊」中的主人「玉扇眞人」蕭去塵，「旋風客」齊蒙，「七指神魔」汪震宇等三位絕世魔頭，自在羣邪陣中，連那位雙腿俱斷的「百臂殃神」艾天澤，也乘着一頭千里明駝趕到！

「世外八凶」之中，除了已死的「桃花羽士」熊策以外，只缺「禿頂蒼龍」龍九淵及「幽靈鬼女」陰素梅兩人！

但羣俠方面，却缺少了嚴慕光，令狐楚楚，聶小青，謝小紅，葉元濤等，及羣俠不知葉已去世之「冷竹先生」查一溟暨不知葉已出世之曠代奇人公孫爲我。

這樣一來，「西嶽三怪」，「世外五凶」等人，自均趾高氣揚，滿面喜色！

嵩山三友，泰山雙絕，「南嶽神嫗」崔玉等一干老俠，則深凜於那羣邪聲勢太强，個個眉梢不展！

時光約到正午，從「阿爾金山」方面，有條輕靈曼妙人影，宛若雲飄電掣，冉冉飛來！

展眼間，人到場中，正是在「世外八凶」以內，序列第八，功列第一的「幽靈鬼女」陰素梅！

「鳩盤宮主」赫連英一見陰素梅趕到，便向「鐵心王母」上官鳳含笑說道：「上官大姊，我早猜到八妹不會不來參與這場舉世羣雄各逞奇能的『白龍堆大會』，只可惜『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未來，陰八妹尋不出適當對手而已！」

陰素梅到後不久，又有六條人影，電掣馳來！

這六條人影，自然是公孫爲我，嚴慕光，令狐楚楚，葉元濤，聶小青，謝小紅等！

羣俠之中，雖然無人認識公孫爲我，葉元濤，但既見嚴慕光，令狐楚楚率同青紅二女趕到，也自極爲高興！

正邪雙方人物，除了「禿頂蒼龍」龍九淵外，均已到齊，時光也恰值午正！

陰素梅身形忽閃，越衆而出，戟指「南嶽神嫗」崔玉，揚眉叫道：「崔老婆婆，你殺我結盟七哥『桃花羽士』熊策之事，今日應該作一交代！」

「南嶽神嫗」崔玉聞言，正待出陣答話，謝小紅却搶先上前，含笑叫道：「陰姑娘，你不要只會責人，不會責己！雙方結仇之因，是由於『西嶽派』中的『瘦純陽』戴璟，『六指仙猿』米元通二人，暗害衞靈芝，許靈莎等『南嶽雙姝』而起！如今你向崔老前輩爲『桃花羽士』熊策索命，則崔老前輩又該向誰去爲她兩位愛徒，索償血債？」

陰素梅佯怒叱道：「謝小紅，你不要賣舌强牙，『南嶽雙姝』的身份，那裏比得上我熊策七哥——」

謝小紅不等她說完，先自「哼」了一聲說道：「甚麼叫身份？中天皓月與草內流螢，同樣是光，尋常螻蟻與罕世麒麟，同樣是命，何況『南嶽雙姝』玉潔冰淸，一代俠女，又怎會比不上甚麼滿身血債，孽纍如山的『桃花羽士』熊策？」

陰素梅變色叱道：「謝小紅，你再敢信口胡言，我便把你立斃掌下！」

謝小紅嘴角微撇，哂然說道：「你且等我把話說完，再復發狠不遲。」

陰素梅冷冷說道：「好，你說！」

謝小紅朗聲又道：「我認爲冤家宜解不宜結，浩刦宜弭不宜開！『南嶽雙姝』中許靈莎未死，只有衞靈芝一人遭刦，恰好與『桃花羽士』熊策互相抵消——。」

謝小紅話猶未了，「百臂殃神」艾天澤便自厲聲叫道：「胡說，胡說，簡直胡說！縱令衞靈芝的一條命兒，能與我熊七弟相抵，但嚴慕光劍劈『小溫侯』董强右臂，箭射『瘦純陽』戴璟，以及令狐楚楚大鬧『華山三聖宮』，殺死『六指仙猿』米元通連傷『三眼靈官』沙九公，『跛足天君』邢百非，『矮閻羅』晏衍等『西嶽三怪』之事，却應不應該找你們算算帳兒呢？」

謝小紅目光冷睹艾天澤，哂笑說道：你才胡說！當初我主人前往『華山三聖宮』，是爲了尋嚴慕光相公，因『華山三怪』態度，太以驕妄狂傲，『矮閻羅』晏衍

打了我一記『陰風掌』，才把我主人觸怒，出手加以懲戒，但仍體上蒼好生之德，點到爲止——。」

艾天澤截斷謝小紅話頭，狂笑連聲說道：「好一個『仍體上天好生之德』！你難道忘了『六指仙猿』米元通，橫屍血泊之中？——」

謝小紅也截斷他的話頭，揚眉冷笑說道：「米元通是趁我主人在與『矮閻羅』晏衍動手之際，用『黑眚落魂砂』無恥暗算，才被我主人翻身一掌，震散毒砂，人也遭了惡報，這種丟人現眼之事，你還好意思提麼？」

艾天澤辯她不過，老羞成怒地，指着自己兩條斷腿，厲聲叫道：「謝小紅，任憑你舌粲蓮花，脣翻貝葉，如何善於狡辯？但對我兩條腿兒的這筆血債，總無法賴得掉吧？」

謝小紅冷哼一聲，說道：「艾天澤，你兩條腿兒，雖然斷在我手，却曾在『盤龍峽』內，對我暗下劇毒，若非謝小紅吉人天相，死裏逃生，早就慘遭不測，這筆血債，到底應該是你向我要？還是我向你要呢？」

艾天澤理屈詞窮，目射凶芒，厲聲叫道：「我們不必多作廢話，反正今日既來此參加這場『白龍堆大會』，一切恩怨，均須用血洗清！還是按照武林規定，在手底下論是非，刀尖上見分曉，來個眞在假亡，强存弱死！」

謝小紅目光微掃「玉扇眞人」蕭去塵等，「哦」了一聲，失聲說道：「原來你以爲有蕭去塵，齊蒙，汪震宇三個老魔頭，出手相助，便可穩操勢券，才這等豎眼橫眉，飛揚跋扈！」

艾天澤方待答話，謝小紅又自笑道：「但我却不忍不告而誅，先要向你說明，你便把蕭去塵等三個老魔頭綁在一起，也不是我爹爹一隻手的對手！」

艾天澤皺眉問道：「你那裏來的爹爹，你爹爹是誰？」

謝小紅伸手一指公孫爲我，向艾天澤格格笑說道：「那不是我爹爹？艾天澤，你只是斷了腿兒，不是瞎了眼睛，怎麼連他老人家，都認不得了。」

艾天澤目光微注公孫爲我，但因公孫爲我，如今與昔日癱瘓在「哀牢山古森林」之際，完全不像，判若兩人，不禁眉頭微蹙，訝然說道：「他是誰？我怎會認識呀？」

話方至此，公孫爲我便哈哈怪笑叫道：「艾天澤，你簡直瞎了狗眼，怎麼連我老頭子都認不出來？莫非你還能在這大漠之中，放起一把火麼？」

聽了這幾句話，艾天澤立即恍然大悟，但也胆戰心寒地，全身一顫，愁急得面色如土！「七指神魔」汪震宇恰好站在艾天澤的身邊，見他如此愁急之狀，不禁低聲問道：「這位怪裏怪氣的老頭兒是誰？艾兄對他如此懼怯則甚？」

艾天澤遂把公孫爲我來歷，簡略一說，皺眉嘆道：「我眞想不到這怪老頭兒，不曾被火燒死，並站在對方一面，如今只有希望我龍二哥煉成『紫光死珠』及時趕來，否則簡直對他無人能制，不知要弄成一種如何極端不利局面！」

「七指神魔」汪震宇不相信公孫爲我能有那麼厲害，他以爲艾天澤未免言過其實，遂向公孫爲我抱拳笑道：「公孫朋友，汪震宇久仰盛名，今日既在這『白龍堆大會』之上相逢，我願意領教你幾手神功絕藝！」

公孫爲我怪笑說道：「你既知我會神功絕藝，怎麼還領教得起？」

這兩句毫不客氣的話兒，直聽得汪震宇眉頭深皺，苦笑說道：「汪震宇雖然技薄，但自忖還能——」

公孫爲我不等他話完，便自怪笑說道「不必再忖，你那點自以爲了不起的能耐，大概只配和我的女兒女婿，互相比劃比劃！」

汪震宇氣得怪嘯一聲，業巳無法控制地，便待暴怒發作，向公孫爲我叫陣！「玉扇眞人」蕭去塵到底功力最高，比較沉穩鎭靜，搖手止住汪震宇發怒，並低頭笑道：「汪三弟不要發怒，我們先和陰姑娘等商議一下！」

汪震宇聞言，遂與羣邪略一計議，仍由陰素梅出面，向公孫爲我發話說道：「公孫老人家，我們都是武林人物，對於所結恩怨的誰是誰非，根本不必爭論，最好來個『十陣定輸贏』，一人一陣，以勝數多者爲贏，負者服從勝者任何命令，包括剝奪性命的生殺之權在內。」

公孫爲我連連點頭，怪笑說道：「好，我同意這種頗爲乾脆的十陣定輸贏之舉，如今雙方各推十人，但勝負若分以後，却不許背諾負信！」

陰素梅微笑說道：「公孫老人家放心，武林人物向以信義爲重，生死爲輕，尤其當着舉世羣雄，倘若背諾食言，還怎能在江湖再混？」

計議既定，雙方便各自推出了十位絕頂好手！

邪派人物之中，推的是「玉扇眞人」蕭去塵，「旋風客」齊蒙，「七指神魔」汪震宇，「鐵心王母」上官鳳，「白骨彌勒」智通，「藍鷹」譚幹，「鳩盤宮主」赫連英，「幽靈鬼女」陰素梅，及「矮閻王」晏衍等九人，替尙未趕到的「禿頂蒼龍」龍九淵，保留了一個空額！

正派人物方面，推的是公孫爲我，嚴慕光，令狐楚楚，葉元濤，聶小青，謝小紅，「南嶽神嫗」崔玉，「東嶽神醫」柳雲亭，「風雷神乞」公羊懋，獨臂頭陀等十位。

人選推定以後，便立在「白龍堆」沙漠之中，開始舉行這十陣關係整個正邪與衰，武林禍福，石破天驚的龍爭虎鬥！

公孫爲我雙眉一挑，目光電掃羣邪，怪笑問道：「我們這邊，第一場是派我女婿葉元濤出陣，你們的人選是誰？」

說完舉手一招，葉元濤便面含傲笑地，緩步出陣！

「百臂殃神」艾天澤雖因雙腿成殘，不參與十陣之鬥，但他素工心計，却在旁籌劃一切。

如今既見葉元濤出陣，遂向陰素梅皺眉說道：「八妹，你千萬莫要看輕了這葉姓少年，他一身功力，高明得令人難信，我們必須派極强好手應敵，才不會在第一陣上，挫了銳氣！」

陰素梅成竹在胸，目注「七指神魔」汪震宇，低聲含笑道：「汪三莊主——」

汪震宇不等陰素梅說出要求自己出場，便皺眉搖手說道：「葉元濤既是公孫爲我女婿，則我便不能與他這等後生下輩動手！」

陰素梅知道自己結盟兄妹之中，以「鐵心王母」上官鳳的情性最烈最剛，並竭力主張要與舉世羣雄，互相角逐，故而聞言之下，故意踱到上官鳳身邊，雙眉緊蹙，滿面愁容地，自言自語道：「汪三莊主既然自矜身份，不肯出陣，蕭大莊主和齊二莊主，亦必如此，除了他們三位，還有誰能敵得住葉元濤？難道第一陣就要我親自出手！」

這幾句話話兒，聽在「鐵心王母」上官鳳耳中，果然激得她目閃精芒，揚眉笑道：「陰八妹，你上官大姊要向你索討一枝將令！」

陰素梅故作愕然地，目注上官鳳，秀眉深聚，似在思索！

上官鳳不悅問道：「八妹，你在考慮甚麼？」

陰素梅低聲說道：「上官大姊，你若勝了葉元濤，自然極好，萬一——」

上官鳳一頓手中「王母杖」，哈哈大笑地，接口說道：「沒有甚麼萬一不萬一的，上官鳳若以數十年修爲，鬥不過這乳臭未乾的小娃娃，我便從此收山，決不出世！」

葉元濤聽了上官鳳所說之語，遂接口笑道：「老婆婆，你不要倚老賣老，數十年修爲能値幾何？你知不知道『禿頂蒼龍』龍九淵被我嚇得屁滾尿流，『六盤山盤龍峽』內被我鬧得天翻地覆？」

上官鳳一面緩步出陣，一面向葉元濤冷笑說道：「龍二弟所擅功力，與我不同，你這娃娃不妨嚐嚐我手中這根『王母杖』是何滋味？」

葉元濤以不屑的目光，微注上官鳳手中所執的「王母杖」，嘴角一披，哂然說道：「你這根『王母杖』有甚麼驚人之處？不過是用寒鐵所鑄，重量在百斤開外而巳。」

上官鳳哼了一聲說道：「杖身雖重約百數十斤，但在我手中舞動之時，却最少具有兩千斤左右威力，難道還不能把你砸成一堆肉泥骨醬麼？」

葉元濤雙眼一翻，傲笑說道：「兩千斤左右威力，算得甚麼？你若沒有三千斤以上功力，最好善爲藏拙，不要徒自招辱地向我出手！」

上官鳳那裏肯相信他這聽來難信之言，目光如電地，沉聲叫道：「葉元濤，我們在這『白龍堆大會』之上，是鬥技，不是鬥口，你趕快取出兵器！」

葉元濤揚眉問道：「第一陣是鬥兵刃，第二陣却鬥甚麼？」

上官鳳詫然說道：「爲甚麼一陣不够，還要鬥第二陣呢？」

葉出濤狂笑答道：「你們『世外八凶』，全都自以爲是了不起的蓋代魔頭，輸了一陣之後，難免心中不服！故而再給你一次機會，鬥個第二陣，換句話說，我葉元濤不出手便能，既然出手，就要把你『鐵心王母』打得服服貼貼！」

上官鳳又氣又笑地，皺眉說道：「你這娃兒，眞會信口胡言，但既鬥兩陣，何不索性鬥上三陣？江湖高手，多半都是三陣論輸贏——」

葉元濤連連搖手，冷笑說道：「不必！不必！」

上官鳳聽葉元濤說不必鬥第三陣，因而問道：「爲何不必？」

葉元濤說道：「你和別人過手，不妨以三陣論輸贏，但和我動手，却根本無此必要！」

上官鳳越聽越覺糊塗地，苦笑說道：「我還是聽不懂你這『不必』之意！」

葉元濤哂然笑道：「你太笨了！這『不必』之意，極爲明顯，就是你與我鬥上兩陣，定然敗上兩陣，豈非不必再比那毫無用處的第三陣麼？」

上官鳳聞言，直氣得怒髮沖冠，滿頭白髮，飄飄飛起，一頓手中「寒鐵王母杖」，厲聲叱道：「狂妄小兒，趕快亮出兵刃受死！」

葉元濤回顧本陣，向嚴慕光狂笑說道：「嚴大哥，請你把我的『降魔寶棍』給我！」

嚴慕光點頭答應，揚手拿起一根黑壓壓的根兒，脫手飛過！

葉元濤把這條「降魔寶棍」，接到手中，便對上官鳳狂笑說道：「上官婆婆，我的『降魔寶棍』，已在掌中，你怎麼還不出手？」

上官鳳目光微注，不禁氣得全身發抖起來！

原來，葉元濤所謂的「降魔寶棍」，只不過是一根鴨卵粗細，長約四尺的新折樹枝而已！

上官鳳手指葉元濤，顫聲問道：「葉元濤，你知道我——我這根『王母杖』，是——是何物所鑄。」

葉元濤毫不在意地，隨口答道：「海底寒鐵！」

上官鳳又復問道：「你的『降魔寶棍』呢？」

葉元濤答得更爲乾脆，揚眉說道：「樹枝！」

上官鳳無話再說，只氣得白髮亂飄，不住哼哼冷笑！

她一生氣，葉元濤反倒傲色漸收地，微笑叫道：「上官婆婆，你不要這等生氣，年老人萬一氣得有甚三長兩短，慢說兩陣，豈不是一陣都和我鬥不成？」

上官鳳咬牙說道：「你你——你——你——。」

葉元濤不等她往下再說，便自接口笑道：「你這樣氣法，是不是嫌我不應該以尋常樹枝做的『降魔寶棍』，鬥你用『海底寒鐵』所鑄的『王母杖』麼？」

上官鳳叱道：「你認爲這是『應該』？而不是『狂妄』麼？」

葉元濤點頭笑道：「當然『應該』，當然不是『狂妄』！因爲武學練到相當程度，便講究能化腐朽爲神奇！一根尋常樹枝，在我手中，無殊『海底寒鐵』所鑄的『降魔寶棍』！反過來說，『海底寒鐵』所鑄的『王母杖』，在你手中，也無殊是一根尋常樹枝而已！」

上官鳳把這幾句能令人把肚皮氣破的

話兒，聽在耳內，委實怒沖泥丸，無法再復忍耐！也不顧矜持身份，「王母杖」舉處，一招「五嶽當頭」，便向葉元壽猛力砸下！

葉元壽大笑說道：「你早就應該動手，彼此切磋地實際攷驗一下，否則還以爲我眞是亂吹大話，信口胡言。」

他一面發話，一面橫舉那根被稱爲「降魔寶棍」的尋常樹枝，便向帶着狂嘯勁風、當頭劈落、威勢極强的「王母杖」，以一式「金樑架海」，飛迎而上！

除了公孫爲我，嚴慕光，令狐楚楚，聶小青，謝小紅，以及「風雷神乞」公羊懋等幾位深知葉元壽功力之人以外，慢說羣邪方面，便連一干三山五嶽的奇俠英雄，也那裏相信葉元壽能接得住上官鳳這力逾千斤的當頭一擊？

因爲縱令葉元壽天生異稟，接得住上官鳳的千鈞猛擊，但那根尋常樹枝，却怎能在「海底寒鐵」所鑄「王母杖」猛砸之下，保持完好地，不被砸斷？

衆人動念之間，上官鳳與葉元壽的兩般兵刄，業已合在一處！

一聲巨震起處，葉元壽手中樹枝，果然不愧有「降魔寶棍」之稱，不僅絲毫無傷，並把上官鳳的「王母杖」，震起數尺之高。

包括羣凶在內，見了這令人難信之事以後，一齊發自衷心地，叫了一個暴雷大好！

上官鳳則在驚詫萬分之下，仍舊滿心不服！「王母杖」一收一揚，原式未變地，又來了一招「五嶽當頭」！

葉元壽面含微笑地，也自原式不變地，雙手橫舉起樹枝，又來了一招「金樑架海」！

招術照舊，結果依然。

樹枝作的「降龍寶棍」，依然無傷，葉元壽巍立如山，腳下依然不曾移動半步！「海底寒鐵」鑄的「王母杖」，依然被震起數尺。

上官鳳滿頭白髮，根根蝟立倒豎，猶不肯服地，又復狂掄「王母杖」，連發兩招「五嶽當頭」！

葉元壽仍自迎了兩招「金樑架海」，並沉聲叱道：「上官婆婆，我們還是改鬥第二陣吧，你再若不知進退，我便把你這根『王母杖』，震出手去！」

上官鳳髮若飛蓬，臉色鐵青地，收杖切齒說道：「葉元壽，我不和你鬥甚麼第二陣，你若眞能把我『王母杖』震出去，上官鳳便永世歸隱，決不再入江湖，及決不再提『武技』二字！」

語音一了，由單手持杖，改爲雙手持杖，凝足十二成功勁，仍以「五嶽當頭」之勢，猛力砸下！

葉元壽看出對方這次是毫無保留地，盡力一拚，遂也不敢怠慢，雙臂貫足神力，仍以「金樑架海」，托棍承接！

風捲塵揚，黃沙四起。

葉元壽雖然站樁極穩，足下未曾移動絲毫，但兩隻腳兒，卻已陷沙三寸！

上官鳳的「王母杖」則果被震得脫手飛起了兩丈高下，虎口涔涔出血！

正邪羣雄，個個看得驚心怵目，一齊默然！

上官鳳則看了看自己虎口震裂的血漬模糊雙掌，悲嘯一聲，半語不發地，便自東馳而去。

陰素梅因係有意逼使這些盟兄盟妹，知難而退，從此不攖鋒鏑地，善盡天年，自然不肯攔阻，其餘羣邪，也均深知上官鳳羞愧萬分，無顏再留，所以亦未加以勸止。

上官鳳才去，那根被震飛空中的「寒鐵王母杖」，便即垂天而落！

「七指神魔」汪震宇伸手把這「王母杖」接住，日光一注，不禁眉頭微蹙！

原來這根由「海底寒鐵」所鑄，堅逾百煉精鋼的「王母杖」，在杖身中央，業已微呈彎曲。

「玉扇眞人」蕭去塵，「旋風客」齊蒙二人，見了這種情形，也不禁心中暗詫，弄不懂葉元壽是何來歷？竟能在如此年齡，練成如此精湛功力！

葉元壽見上官鳳羞愧東馳，也自苦笑一聲，躍出陷足沙坑，把那根所謂「降魔寶棍」，隨手棄去！

這根號稱「降魔寶棍」的尋常樹枝，在他手中，曾發揮降魔威力，連接上官鳳「寒鐵王母杖」的五記千鈞重擊，但如今一經棄擲，却立即失去棍形，變成了散墜黃沙的一堆木屑！

在場羣雄，都是明眼之人，一看便知葉元壽居然業已練成「眞力一注棉絮成鋼」的運氣及物神功，難怪那大名頭的「鐵心王母」上官鳳，會在他手中，受了挫折了！

葉元壽緩步歸陣，聶小青緩步走出！

陰素梅見是聶小青出場，遂向羣邪低聲說道：「這丫頭雖得令狐楚楚眞傳，但功力畢竟尙淺，那位自覺有把握勝得了她？不妨自行出手，替我們贏回一陣，便可扯成平局。」

陰素梅說話之時，目光微瞟赫連英，似是暗示這位在「世外八凶」中，排行第六的「鳩盤宮主」出陣！

赫連英見狀，自然會意，但因自己前在嵩山，曾以獨門絕學「花開花落百式奇招」，與聶小青鬥過甚久，並未佔得勝面，別來又覺進境無多，遂故作不知地，對陰素梅用目示意之舉，不加理會！

「西嶽三怪」中的「矮閻羅」晏衍，因於「華山三聖宮」內，曾打了謝小紅九記「陰風掌」，認爲「青紅二女」同爲令狐楚楚身旁侍婢，功力必然彷彿，自己既然勝了謝小紅，對聶小青應該也可輕易取勝。

他有了這種想法，便在陰素梅話完之後，怪笑連聲，大搖大擺地，揚長走出！

聶小青一見他那奇醜貌相，及奇矮身材，便恍然含笑說道：「你是不是『西嶽三怪』中的『矮閻羅』晏衍？」

晏衍點頭笑道：「不錯，我是『矮閻羅』，但不知你肯不肯乖乖隨我去往陰曹地府？」

聶小青搖頭笑道：「下地獄，入陰曹，都是你們這種惡孽深重之人的最後歸宿！我們則縱不能餐霞辟穀，證道成仙，也會上天堂，登極樂呢！」

「矮閻羅」晏衍知道令狐楚楚本人，

及身邊的「青紅二婢」均無不巧言善辯，詞鋒咄咄，遂不願與她多所鬥口，祇是冷笑一聲，揚眉說道：「聶姑娘不必多言，你打算和我怎樣比鬥？」

聶小青秀眉微挑，向這「華山派」的最高好手，看了兩眼，哂然一笑說道：「你最拿手的功夫，是不是『陰風掌』？」

晏衍冷笑一聲，說道：「晏某百技皆精，只不過你那同伴謝小紅，曾在『華山三聖宮』中，業已嚐過我『陰風掌』的滋味而已！」

聶小青嬌笑說道：「聶小青與謝小紅是禍福共同的好姊妹，她既然嚐過你『陰風掌』的滋味，我少不得也要嚐一嚐！」

晏衍狂笑說道：「要嚐『陰風掌』還不容易？你只一進招，便可知道滋味！」

聶小青不等對方說完，便即接口笑道：「你自己怎不進招，却要我進招呢？」

晏衍雙目一翻，傲然說道：「我是一派宗主，豈肯對你這年輕後輩，先行發招動手？」

聶小青嘴角微抿，哂然不屑笑道：「姓晏的，你不必在自己臉上貼金，憑你們『華山三怪』的惡蹟孽行，那裏配稱一派宗主，何況彼此毫無淵源，聶小青年輕是實，却絕不願以後輩自居，你若不敢向我發招出手，便請換人出陣！」

「矮閻羅」晏衍氣得目閃厲芒，冷冷一哼說道：「聶小青！你既找死，却莫怨我『矮閻羅』晏衍，以大凌小，心狠手毒了！」

語音方落，右掌便揚，一式「惡鬼推門，」便向聶小青的胸前推去！

手掌才伸，陰風便作，使聶小青宛如身陷千丈冰淵，毛骨生寒，肌膚起粟！

換在先前，聶小青確實禁不起「矮閻羅」晏衍這種毒辣無比的「陰風掌」力，但如今因得公孫爲我不少眞傳，除去天賦所限，內力進境無多之外，其他功行，業已突飛猛進，一日千里，那裏還在乎晏衍所發的這點陰寒勁氣。

「矮閻羅」晏衍招發「惡鬼推門」，掌距聶小青身前五尺，所挾冰寒惡毒陰風，便已把她全身罩住！

但直等他手掌距離聶小青酥胸，僅約二尺之餘，聶小青仍然俏生生的，笑盈盈地，亭亭傲立，一動未動。

晏衍見狀，不禁心中冷笑，暗想自己蓄勁發招，對方未加閃避，全身均爲寒毒無比的陰風所罩，透過毛孔，襲入體內，目前尚難發覺，但彼此過招換掌，氣血流通加速，最多在十來照面之後，便會冷顫不停地，立告暈倒！

對方已受重傷，却不自覺，仍敢如此賣狂，倘若被自己「陰風掌」力，直接打中胸前，則必更應掌飛魂，屍橫就地。

上次令狐楚楚同謝小紅大鬧「華山三聖宮」之時，除了殺死「六指仙猿」米元通外，並使「三眼靈官」沙九公，斷了一臂，「跛足天君」邢百非，受了內傷，又把「矮閻羅」晏衍，點中一指，故而彼此仇深似海，遂令「西嶽三怪」對令狐楚楚及青紅二婢，恨到極點！

由於前仇太甚，「矮閻羅」晏衍如今那肯容情？竟加勁加速地，直向聶小青胸前要害擊到。

距離僅兩尺，對方人猶未動，再加上「矮閻羅」晏衍的那高功力，那快掌法，焉有不中之理？

但世間事往往出人意料，公孫爲我是位通天澈地的絕代怪傑，他所悉心調教出來的義女聶小青，遂也有了泣鬼驚神的靈奇身法！

「矮閻羅」晏衍氣貫右掌，方自加速加大那招「惡鬼推門」的威勢之際，青衣微晃，眼前人影忽杳。

這招眼看必中「惡鬼推門」，竟告打空，「矮閻羅」晏衍自然因招術用老，收勁不住地，向前搶了半步。

若照雙方的身份年齡說來，「矮閻羅」晏衍就這一招打空，便應含羞而退。

但一來「白龍堆」之戰，關係正邪興衰，不到眞正敗跡昭著，不肯甘心低首！二來「矮閻羅」晏衍認爲自己這招「惡鬼推門」，雖未直接打中聶小青，但所挾陰風寒毒，却早已襲入對方體內，只要拖延片刻，等聶小青毒發暈倒，便仍可挽回顏面。

「矮閻羅」晏衍有了這種打算，故在一招落空，搶出半步之後，立即強忍羞慚地厲聲叫道：「聶小青，你不要走！」

語音方落，身後便響起聶小青銀鈴似的笑聲，說道：「聶小青尚未嚐夠『陰風掌力』的滋味，你便叫我走，我也不肯走呢！」

晏衍回頭一看，只見聶小青就在自己身後三四尺處，神態悠閒，笑臉盈盈地，曼然卓立。

對方這份神情，這等詞鋒，眞叫晏衍看得冒火，聽得咬牙，只好索性厚着臉皮，問道：「聶小青，你既然僥倖逃過我一招『惡鬼推門』，怎麼却不還手？」

聶小青目閃神光，嫣然笑道：「我打算讓你三招，也算是武林末學，對於一派宗主的些微禮敬之意！」這幾句話兒，又像是重重一拳，正打在「矮閻羅」的心靈深處！

在羞無可抑，怒無可遏之下，這位「矮閻羅」晏衍，竟起了與聶小青拚命之心，厲嘯一聲，雙手箕張地，向對方飛身撲去！

原來晏衍所練「陰風掌」法之中，有一招詭異身法，名爲「怨鬼纏身」！

這招「怨鬼纏身」，專門如影隨形的，粘住對方不放，逼得對方非要出手攔拒不可！

如今聶小青既出狂言，打算讓自己三招，晏衍遂觸動靈機，施展這招「怨鬼纏身」，倒看聶小青在不肯還手之下，却是如何應付？

聶小青果然想仗着公孫爲我所傳的靈妙身法，再復輕輕地避過「矮閻羅」晏衍的飛撲威勢。

但晏衍這種「怨鬼纏身」身法，確實詭異無儔，任憑聶小青嬌軀連閃，仍未脫離他飛撲範圍，被他如影隨形地追隨在後，聶小青萬般無奈，只有以一式「手揮五弦」，指賽蘭花地，拂向晏衍胸前的「天谿穴」部位。

這種手法，不但極快，極準，並在巧，快，準三者之中，另含蘊着其他精緻變化！

（未完）

指壓自療法

背部的指壓法

蔡浪越大夫・文

（第一操作）
指壓者位於受方左側，如第2圖豎着左腿。受方則俯着，天庭載於枕頭。首先後頭部共3點各壓三次（如第1、2圖）。

第1圖

注：為了背部指壓，受方俯身時，不要把胸部放在枕頭上或胳臂放進胸口。要把胸部完全接觸地板，不要有空隙。

第2圖

（第二操作）
指壓者重疊雙手拇指在脖頸上延髓部分用力地1點壓三次（如第1圖）。

第3圖

（第三操作）
指壓者把左手輕放在受方的前頭部，然後用右手指在後頸部3點如抓似地壓三次（如第3、4圖）。這時要拇指和四指的力量平均地壓。

第4圖

（第四操作）
移開受方的枕頭如第6圖，使受方臉部向左方；指壓者則位於其左肩左半身，右手着地板，用左母指在左肩胛上部朝着肚臍方向的1點壓三次（如第5圖三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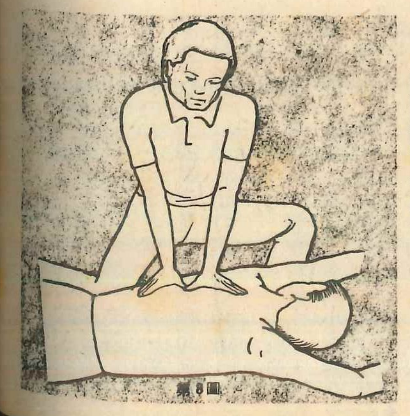
第5圖

第6圖

（第五操作）
指壓者靠近受方左側（如第8圖），豎着左膝，在受方的肩胛間部（如第5、7圖），跟脊椎平行地於5點上各壓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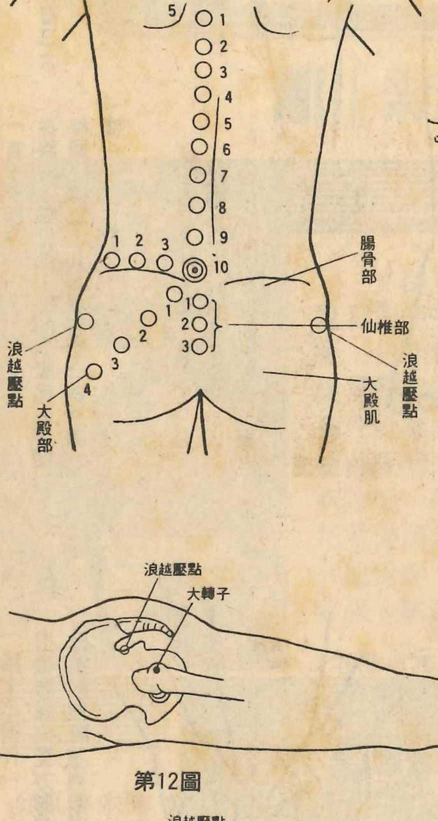
第7圖



第8圖

注：背部指壓（左右後體部）時，注意別壓了脊椎骨。

內臟和骨骼（後面）



第9圖

（第六操作）
指壓者保持第五操作的姿勢，退後一步，把手的方向移向受方的頭部（如第11圖）。

然後，將雙手母指成八字型，從左側肩胛間部5點位到腰的脊椎肌共10點各壓三次；接着從10點位往旁邊的腸骨稜3點各壓三次（如第9、10、11圖）。

（第七操作）
指壓者併齊雙手母指，在仙椎部3點壓三次。接着從仙椎1點位轉到斜方向的大轉子，在大臀部4點上各壓三次（第9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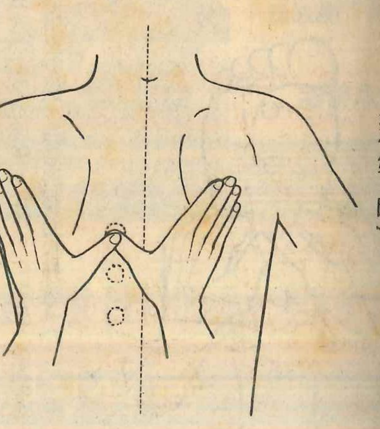
第10圖

（第八操作）
指壓者跪坐在受方側邊，重疊着雙手母指在浪越壓點1點壓三次（如第12、13圖）。

（第九操作）
指壓者豎着左膝，在大腿後側1點位的臀溝（坐骨神經幹上）強壓1點三次。然後，從那兒的大腿後側正中線至膝窩共10點各壓三次（如第14圖）。

第12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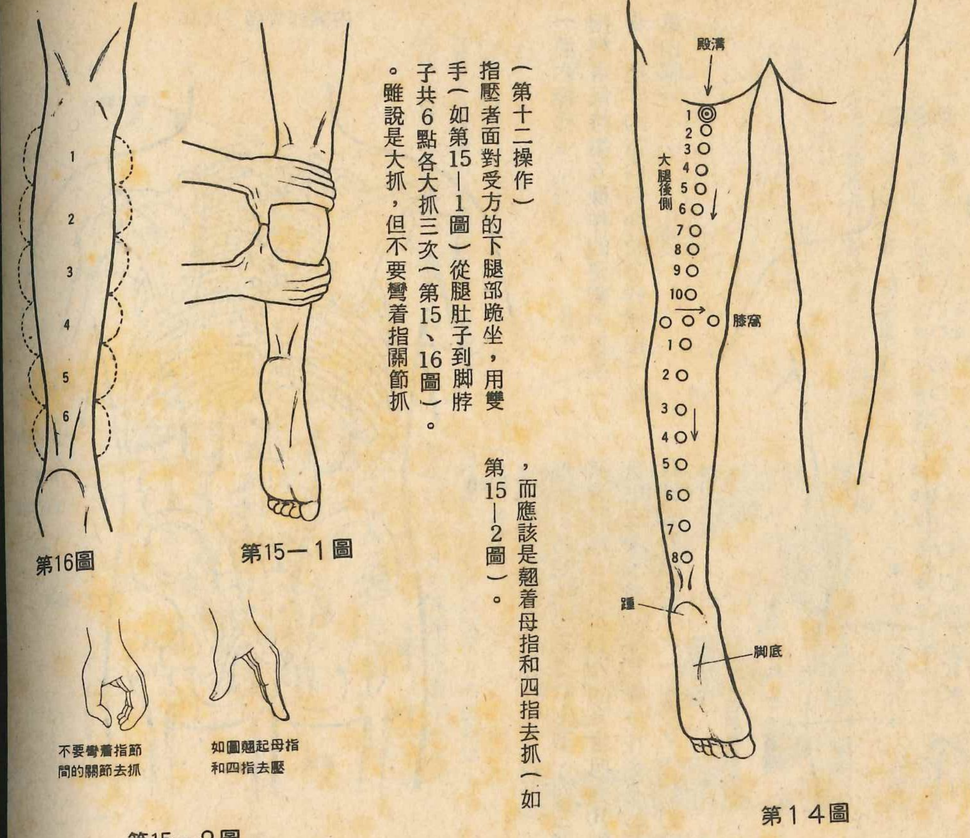
第13圖



第11圖

（第十操作）
從膝窩的外側往內側之3點各壓三次（如第14圖）。

（第十一操作）
從膝窩2點位低1點的位置起到下腿後側的脚跟止共8點各壓三次（第14圖）。



第14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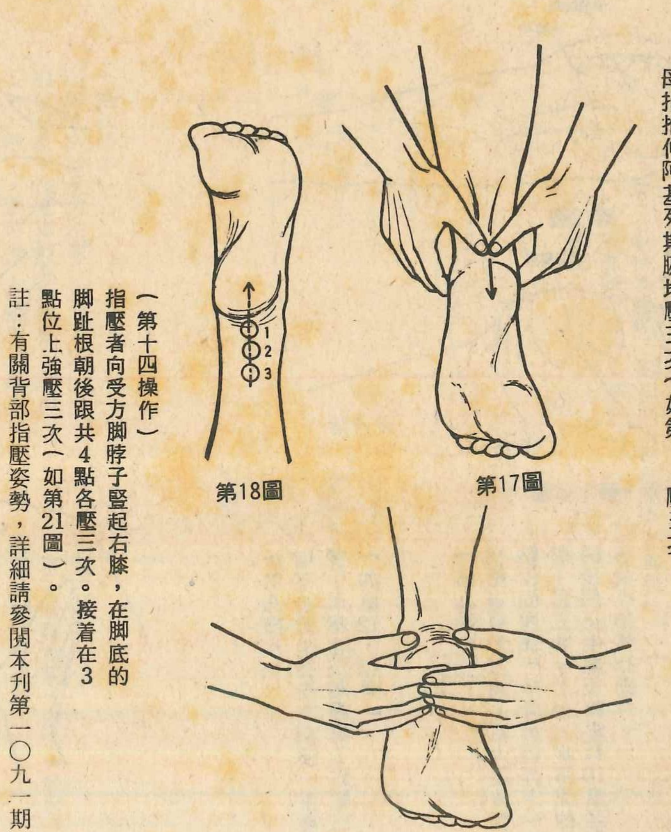
第15—1圖

第16圖

第15—2圖

（第十二操作）
指壓者面對受方的下腿部跪坐，用雙手（如第15—1圖）從腿肚子到脚脖子共6點各大抓三次（第15、16圖）。雖說是大抓，但不要彎着指關節抓，而應該是翹着母指和四指去抓（如第15—2圖）。

（第十三操作）
指壓者面向受方脚脖子跪坐，用雙手母指推伸阿基列斯腱地壓三次（如第17、18圖）。接着在兩邊（如第19、20圖）同時從脚脖子到脚底共3點各壓三次。



第17圖

第18圖

第19圖

（第十四操作）
指壓者向受方脚脖子豎起右膝，在脚底的脚趾根朝後跟共4點各壓三次。接着在3點位上強壓三次（如第21圖）。

第20圖

第21圖

註：有關背部指壓姿勢，詳細請參閱本刊第一〇九一期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